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九五冊目次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註　（元）吳師道補正　元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儒學刻明修本　〇〇一
宋朝燕翼詒謀錄五卷　（宋）王林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二六〇
弔伐錄二卷　清初錢氏述古堂鈔本　二九一
新刊大元混一平宋實錄三卷　（元）劉敏中撰　清鈔本　三七一
大清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三九四
大清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四二三
大清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四九四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校註　（元）吳師道補正

元至正二十五年平江路儒學刻明修本

戰國策校注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
仕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授禮部郎中。事蹟具元史
儒學傳。師道以鮑彪注戰國策雖云糾高誘之譌
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宏續注與彪注參校，而雜
引諸書考正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鮑氏之舊。每條
之下，凡增其所闕者謂之補，凡糾其所失者謂之
正。各以補曰正曰別之。復取劉向曾鞏所校三十
三篇四百八十六首舊第爲彪所改竄者，別存於
首。蓋既用彪注爲藁本，如更其次第，則端緒益棼，
節目皆不相應。如泯其變亂之迹，置之不論，又恐
古本遂亡，故附錄原次以存其舊。孔穎達禮記正
義每篇之下，附著別錄第幾。林億等新校素問亦
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幾。卽其例也。前有師
道自序，撮舉彪注之大紕繆者凡十九條，議論皆
極精審。其他隨文駁正，亦具有條理。古來注是書
者，固當以師道爲最善矣。舊有曲阜孔氏刊本，頗
未是正。此本猶元時舊刻，較孔本多爲可據云。

戰國策

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讋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縠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疏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以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見前

劉序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統也不得後於東周定為首卷)彪校此書四易藁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堅與焉為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正曰嚴遂陽堅事有差互說見周韓策)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閒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此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數誤固宜頗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

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爲他事以會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詐豨與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群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矜重以誑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

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曰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鬬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捭闔之辯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吴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吴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臣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顔公來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諸學官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illegible]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上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鬭爭諸侯矜譽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删衍亦於卑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吴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吴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浚儀陳祖仁

序

戰國策目録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廿一
魏一第廿二　魏二第廿三　魏三第廿四
魏四第廿五　韓一第廿六　韓二第廿七
韓三第廿八　燕一第廿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卅一　宋衛第卅二　中山第卅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凡二十二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為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為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為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為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為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請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凡十三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莘之爲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凡十七章

薛公爲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睪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睢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爲連上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爲六國說秦王章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凡八章

謂秦曰臣竊惑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許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爲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貌辨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爲齊相章
田忌爲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脩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凡八章
韓齊爲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爲齊戰章　昭陽爲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　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爲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顔斶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一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燕攻齊齊破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凡十九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荊宣王問羣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爲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凡十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凡十三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凡十七章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爲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爲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六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爲謂秦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章　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爲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机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魁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凡十九章

爲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蚠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爲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爲魏將章
西門豹爲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獵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爲魏將章　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史195 011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爲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爲田需説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内衆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爲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凡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　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説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絶秦趙章
爲魏謂楚王曰章　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宵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知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章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顔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儆章
觀鞅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一十九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爲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爲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爲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爲韓謂秦王章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　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緤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爲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凡十九章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章　奉陽君李兌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章
宮他爲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旣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舊三章誤[illegible]以後二章爲一姚本第三章乃[illegible]所行[illegible]當自是一章）　齊伐宋宋急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爲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讙章　蘇代爲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章　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爲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 衛 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爲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爲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爲王章　司馬憙使趙章
司馬憙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旣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疑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庶幾得據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校正凡例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殽亂欲從舊本則不見駁正之意已著目録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曰著之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者以一本著之

一大事記與鮑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發者則見之不悉引

一地名等類大事記多取史記索隱正義說今止稱各書或欲著大事記說則稱大事記前見者不復出云

一此書字多通借不[illegible]徧舉今於首一字著其說後止注其字某音某通若不注凡音切擇難曉與易混者釋之或附章末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

[illegible]

安王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自上東以東
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鮑以西周即王故此倖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王周桓
威東武等公胥在史冊獨不見千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烈
指東西二周君故多稱主君其與王者則一附見鮑縣鮑郭鮑止以嚴氏爲賊所以皆
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多時事又誤也用意出韓勸傳會附廖者多正見各章也鮑

嚴氏爲賊驗仲殺韓相俠累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爲五年【正曰】韓策

而陽豎與焉陽豎此作堅字有說非索隱曰紀年韓山堅殺其君累事也韓策上說哀侯見韓小傀也陽堅傀烈侯人韓聞策名注堅即韓嚴遂使紀年殺韓山堅

道周【正曰】周之出四馬

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也乘車一四馬之車

韓使人讓周讓責也然則此時周已不行於諸侯矣篤駟四馬所車謂馬

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正曰】以使此東周小君也此文明曰周

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留之者言告之正語之正直也不容寡人王侯之稱不穀

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亦字【正曰】一本在不以上疑衍字待韓之命

而周君實爲天子何乎當是時周已遠東周而未分以周天王都爲東周是矣大事是王東都周元年謂客之東周時周以來分以文紀而王則主所謂嗣王五年蓋王都東周若何以則則烈王五年盡王都東周若以

赧王京居纔紀宗慎也靚王子歲丁未立西周武公西周惠公【正曰】

西周不當係之王而已論之西周惠公附之王文君雖見史傳然扯成世不可武等公東周惠公附於王餘所附周王章據史非有子不復公東周惠公附也

明事實無所考所附見諸侯考者於此考之無考附所強以西周君王章據史非有可考者不復深考

論○錯京大夢○按周紀西周君楚不居公周君王赧○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

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從之此卒年適錯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正曰】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爲臣明矣道可合爲一周人乎策

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注以周紀之有文莫反正曰主也適猶定也故與

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司馬翦即昭翦楚人謂楚人說

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周子咎請於周立爲太子左成楚人【正曰】

此顯當因得在見當明若或可者可正義其注此也此作國有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

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之以地高注此後多謂作臣非故也不通邊邊

公若欲爲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資之以地者之以

御展子楚相之御比左成告翦之辭告者猶助之也

嗇夫空嗇夫之空其名曰王類欲令若爲之此比與楚王類之猶似

若此言是貴也此健士也此亦健成居中相國不便居相國之不與之國事作言健輔若以其語出

王若之也意然居中不便於相國以中國居中遇之用事故以國從之故不得居相國

相國令之爲太子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爲太子也比周共周恭紀云王閔王之五齊之策齊閔王呂禮王之言王崩云王赧王之十九年周最事周齊閔王也

齊周最（正曰）齊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有五庶子之族

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

於周薦進鮑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
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立鮑
令人微告悍悍補曰悍請令一本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說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作冣索隱云最古聚
字說文同趙策亦作頻聚最史亦作頻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鮑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路建之最特謙立周以爲不肯立告齊正曰附見前章此並無辨王
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函蓋其姓冶官名因以為號補曰劍川姚氏云函姓冶官名因以為號
為齊太公田和也代呂氏為齊侯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也責取之也金也
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注云雖千金猶高買劍紀金鮑注一本
未之其本義若作寶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閱不通若將死劍死氏屬其子
而屬其子屬託其子爲周最辯集曰必無獨知自知其死
為太子周欲立之以必知其不知其無獨知而不肯立不肯告人以告齊
因高注以見有嘗意必無知最特不肯其良當不作獨一句言也
兩知之今則獨同補曰禮記作別之正義曰未定立耳
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
今君之使最
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補曰策注作買當作冒通
亦爲元作謂為補曰一本作冣謂一作嫁
而讓之於最讓亦讓也鮑注
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言欲以賣齊
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
君何不買信貨
哉可信之貨猶言許而獨知之
奉養無有愛於最也鮑云猶使天下見之
之然則見之而立也信最之當立從周紀皆當爲楚王正曰使
之爲君見爲去齊改楚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爲百人甚敬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游騰周人正曰臣謂楚王曰昔智伯
欲伐厹由智襄子瑤之孫高注云厹由狄國也史作仇猶漢志臨淮有厹猶縣史作仇首索隱云韓子作仇由呂氏春秋作厹繇酈氏注水經云厹由城在山西太原孟縣外北俗名原仇山
遺之大鍾載以廣車道路高注欲以啟其路史作厹智伯欲伐厹繇者乃因大鐘遺之
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
故也受其鐘不備正曰
桓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歸之未絕也以
號言伐楚號伐楚言號齊號蔡之故伐蔡之受下叔封蔡爲汝南長蔡
其實襲蔡正曰此據左氏襲無鍾鼓曰襲陸氏注
今秦虎狼
之國也貪如虎狼貪戾其國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
入周國以爲戒也國爲一本以二字長兵戈矛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
而實囚之下有也一字本有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
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王恐亡國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周紀王赧十五年楚圍雍氏韓氏此十五年也
韓徵甲與粟於周紀又云韓雍氏周紀昭王三年有雍氏補曰上黨猶云
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
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
國公仲周元作中下同韓公族中公仲侈也正曰古仲字省
周君患之告蘇代蘇秦之弟雒陽人
蘇代遂往見韓相
有鄴亭在伊闕北高都地云郭縣北京在上黨者非故城在洛陽新城水經云伊水徑高都城杜預云河南新城

亦有諸國微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景皆楚之族劉伯有不重注謂楚王懷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也倉廩空並殺折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木攻之之[索隱]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猶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及[正曰]史作與及自通毋煩改字兼粟於周此告楚病也錯寢以告之飢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也符信行者所執楚之者不通周必有節無節則不通官達於天下[索隱]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聞君為東周[正曰]上義雍於秦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薛其父入封於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閔二十六年也齊薛魏安楚此十二年也[正曰]此據史拔通[索隱]十六年為韓魏攻秦又與韓魏攻秦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通當作十六年而藉兵記報王二十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六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者也凡非本國人皆自仕其國者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宛於東反鄧州縣葉音攝[正曰]宛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年[索隱]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一本而取以北強韓魏宛葉為猶州縣今又攻

以益之益強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迭也猶虛實有時言不可常也周竊為君危之並言韓魏後或為齊薛之患雖今善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不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以示秦弱勿君臨函谷名在弘農[索隱]正義云函谷關在洛州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張去聲[正曰]史破下有不字疑衍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楚之東國也下東國云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攻破元作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之出之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三無晉三晉而處之三晉之西晉居西秦居三晉之西而三晉畏秦故齊重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宛葉小駭[補曰]大事記頗取此懷王要之割地諸侯觀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終不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離秦未有若此其狀有情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豈有以大義而遇桓文之君哉故○橫行而莫之制世為知守餘去聲見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三國攻秦反還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魏王哀王五年[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魏惠王後元年慎靚王三年當魏

襄元年訖見魏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德
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正曰三國不攻秦而
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凛庫正曰邑
落曰聚如慝仫叛陽人叛之類以利元作到補曰一本作利秦若為秦報魏王魏王
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賓之故恐今速東則無賓之
賁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楚圍雍氏後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補曰
姚云餘下曾有為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
韓得二縣魏亡二縣言易地則魏亦有得而亡者多於得也獨所以
爲之者魏雖多亡然且爲之盡包二周東西多於二縣九鼎存
焉漢志武王近九鼎于郟鄏郟屬河南為東周正曰說見前且魏有南陽鄭
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宮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注渭新鄭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起三川震注渭洛補曰杜注在晉山南河共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
戢歲林武公得號鄶之地乃徙其封是爲新鄭內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正曰三川河洛伊
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三車通以閭周室者也秦後成皐滎陽王初置三川郡而包二
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曰正義云方城山在葉縣西補
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葉周最再謚
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故危故易成之
曰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補曰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爲縣屬河南府北有伊闕故關此役秦昭十四
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illegible]之

龍門也諸本犀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爲周最謂李兌趙司寇曰
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止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
復戰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得其土正曰
地人民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元作待待有訛補曰字周之
得持猶探必不攻魏於至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
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
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鄭氏講讀曰媾補曰史甘茂傳秦媾又曰漢史講云
字常雖暴按構媾講和方外今凡爲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爲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放此
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卻秦而定周也
卻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
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不制於人者也而若魏不講而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急之故往
下救補曰大事記秦起東周助韓魏故攻之按策文當作西周魏王昭以上黨之
急辭之意者有華或韓兵也正曰趙兵無考周韓魏其伐秦此時韓魏必和周君反
見梁囿陳留浚儀縣魏惠王自安邑從大梁林池曰囿正曰囿者蓄育鳥獸之所有而
樂之也綦毋恢周人正曰高王作臣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
屬河內言其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
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
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
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
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

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韓言進

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二魏又當李渾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德言

得伊力於此也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

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溫囿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有秦

助則無患乃得游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與溫

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云得辛之而私元作利

利【補曰】姚云錢本作私按作利字則與上協溫囿以爲樂戍得溫囿私也公得其上之

不谷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之前

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之數有

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韓必不加兵趙而贏四十金贏利有餘責致也

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卯即鮑烈注論芒卯致溫囿於周君也送也

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圍其志荒矣故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爲事其君者也【補曰】爲許之爲樂之爲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周指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周昔鄭交惡之杜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正曰】左傳王兩相

相者惡此故反周得相欲王周君稱所秦之重故周以此二代國足之所相使此事人欲且惡臣於秦

而臣不能爲使矣臣願免而行以免順己欲下說復此

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

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而君因相者相以周必惡故敗其

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自雖請必免母

事【補曰】恐當作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字林若且柒

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之亦秦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

祁者【補曰】又皆原石鄗北大西河祁事記取安太皆白起是秦將武

攻用兵【正曰】攻功字言善巧也攻工字無備又有天命也得天之助今攻

梁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

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

發百中發矢發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

射也矣意其自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善我子乃曰可教

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

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正曰】列女傳左手不知

此射之道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

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引也鉤猶矢曲也

【補曰】姚本作鉤音古侯反或通拘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

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

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

梁踐履過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

出也射三十曰食年可之射者柳之射【補曰】反

楚兵在山南山秦地非此所指山兵所扶風嶽高注在周之山南也也所謂嶽山【正曰】山

伍元作吾何吾【補曰】吾當作伍字得注吾作五將爲楚王策軍

屬怨於周屬猶結連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

正【正曰】此謂太子將軍而正迎也史猶正軍之辛也正軍音正辛稷苴傳無注【正】迎

伍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伍

吾得也因泄之楚曰戒稱其言使楚知之周君所以事伍吾
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得之器其欵諸云然王必求
之楚王而伍吾得無効也故猶致也得寶皆得器故無以効未王必罪
之以其欵也鮑謂比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能以此爲莽周禍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作李兗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爲代若正曰諸如七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未見前史不曰蘇秦東周合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道及之正曰河東過洛汭在鞏縣東洛邑北望有河連韓魏必惡之楚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以道出廣鼎可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曰謂暴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爲周君謂魏王曰安無考正韓王周紀作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爲郡言河之南耳正曰河南卽西周所都考王封弟南其名父矣周君聞之將以爲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境爲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也遮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太后養地秦史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毋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作應秦史同徐注新川父城縣應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爲國之計者不攻周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鮑猶名也今見攻周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同焉錯攻無傷三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拼意同而有攻失不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天下合齊而秦戰則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與秦戰合齊而戰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之撥也行紀無有畏

宮他周人作臣正曰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中國伯南陽三晉在春秋時屬晉分晉韓魏三晉乃秦拔我宛也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其亡不秦經飢見不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韓哀侯滅鄭君乙之十一年二邾莒亡於齊曾郡縣故城曹姓國莒嬴姓城陽國故盈姓陳蔡亡於楚陳舜後蔡姬姓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正曰姚本最下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次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諡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諡也善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且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跡余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甫謐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矣凡策所書皆指昔為惠公時事邪○赧王非諡武公鮑引宋忠說誤已見前索隱謂諡法無赧然所謂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謂其為秦然楨也王赧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變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蓋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為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周雄分治王猶在上曰東周君數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云兆氏考春秋後語[illegible]王書之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二十三年史又立注亡之說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補曰】一云盡字劉曾集作畫計與秦[illegible]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illegible]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本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身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問其路所從出[illegible]上有徑塗上有[illegible]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臣步道也請言假余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少【補曰】少一作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塗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撓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章華之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曰】甀[illegible]音[illegible]器說文[illegible]也一本醯壺此文殺少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正曰】左[illegible]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人為卒徒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略古之耳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兵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已備者稱此徧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補曰】姚本已作以【正曰】稱比者被此均等擔夫言此物須吳謂士衆貫鎖具胄乾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

史195-022

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頻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邁云東首載此以爲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戒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爲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拔之七年也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府福昌縣城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黽池二殽皆在竟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凡步閱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書伐八年書拔昇擧故韓在八年）周君謂周累曰（補曰一本趙累大事記引）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有說補曰茂一作戊後多作古字通）羇旅也（數羇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益援宜而言秦私故陽之云補曰秦策爲章許楚漢中楚權一卜逆所請有秦私者寄謂此策上旣言秦之必之不謂則兄而又曰不如肯泰援宜陽意味恐此勝有武謂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妄有者子援字句作援勸之恐秦矣待秦旣援然後遊乎乘夷敝當秦懼之韓恐之江文得賂以爲判下文秦援宜則景翠果進兵果守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令於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拔時言之爾甘戌韓楚舞合韓不爲韓氏胃先戰國巴頃知之矣）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

也（乘謂同而攻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救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字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惠恩之也補曰爲寡爲己之爲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擧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爲己援以）齊明（疑楚人兩見楚策補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弃明豈不可爲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智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溉[illegible]上流[illegible]下章指）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illegible]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illegible]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illegible]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爲去聲仰疑向反補曰）而受命

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鮑謂此策不可行東周人也為西周說而豈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也

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傾其所擁蘇子東人也不可奪一為東周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必以為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東周則西人可以制其死命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以得金豈足深辨也此可不究哉然則又何足深辨也正曰據此策則西人能保其不奪乎又知

昭獻在陽翟策屬楚潁川韓周君將令相國往獻與會往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

也主君令陳封之楚皆仕周下令向言此時仕在相之事陳向

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

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

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言必自往君周君曰善乃止

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黶韓史疑即黶義云爲賊於黶二反正曰謂周君曰君何

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廣也爲亟以

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

使使之楚秦必疑使楚相國之國使周不使秦使楚故秦疑其國己

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

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

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八十年

有國之士設公之計無不出於計若此者君子之

二怨也下章次之正曰總意導周故謂行

所可怨與前注

爲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食米也時秦與韓周以米餉之

傳橫也音張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

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

之故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爲周最謂蘇子秦元竹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周王

君也此時與張儀王其稱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周地

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爲之合於齊其怨最而

地故必怒稱故若特爲齊與楚善合齊與子與

以合齊與強楚產子楚爲齊與國可至再世產子

言易世也與宗與也正曰劉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

衣翁云更字當作更平聲故爲周最也前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

同合魏趙此厲本其事

與游辭耳故爲周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魏爲最

最也正曰若不發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本作赫正曰赫一將以觀秦之應趙

宋將絕齊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

敗也據此時秦欲敗之三國不敗將

十八當作十七年正曰哀當作襄丁同

與趙宋合於東方三國即以秦亦將觀韓魏之於

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則秦也則兵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揣之曰賣

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才非宋人一本

賣趙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魏日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皆相之不

雖其稅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則秦趙必相賣以合

其交之固正曰雖去聲

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衰正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illegible]趙不敢戰[illegible]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illegible]秦趙爭齊[illegible]而王無人焉[illegible]不可王不去周最[illegible]合與收齊[illegible]而以兵急之[illegible]急則伐齊無因事矣[illegible]

謂周最曰魏王[illegible]以國與先生[illegible]貴合於秦以伐齊[illegible]薛公故主[illegible]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illegible]而公獨修虛信[illegible]為茂行[illegible]明群臣[illegible]故主[illegible]不與伐齊[illegible]產以忿強秦[illegible]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illegible]而有變[illegible]臣請為救之[illegible]無變王遂伐之[illegible]且秦為齊怒也[illegible]如累王之交於天下[illegible]可[illegible]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illegible]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illegible]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illegible]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illegible]趙乃還之

杜赫[illegible]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illegible]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illegible]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illegible]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illegible]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illegible]

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
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必後此務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被滅王賦赧一楚
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云此在楚懷王王三十一年當慎靚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赧王三十一年書
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赧王三年為三十年自慎靚王三年至此為七年則翠之與赫何
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鮑十八年主見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當作七[補曰]策隘阸字通此當乙革反周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變
侯之東國也處其所為三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下衍重周二字重周
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此故猶舊也有
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取
周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是
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解
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昌下同此書作宮不一昌[正曰]且當從俗不文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
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言以輸告之要東周大喜西
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周作肖齊作並故後唐且史作睢裴[正曰]亦曰唐睢以
華顯悟秦也此西人下周[正曰]且當依本文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
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昌他以為遺之又問書
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
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自取之也[正曰]

白注少久字似不必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曰西北一候雎曰
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
周立殺[宮]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
昭翦曰何也[曰]據此字不必[正曰]古書多如此西周甚憎東周
[常]元作堂常古通[補曰]當作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
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元作西周二字西周[補曰]
字有疑未詳之於王也楚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
賊已自此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西善翦則楚亦翦惡東必善西
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楚惡之西見西周秦主於楚東周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
周之衰君二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如此其能後之口而無有特操之慮死如此其避亂固其
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
王[正曰]當傳蓋頗晉有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無務當缺據有呂錯年相本魏氏不少齊尚山後類
出○奔主齊奔大魏事據記表有呂十一年後相秦不呂昭奔在
則紀下弁齊奔魏事據記表及秦奔襄侯奔呂禮之從紀
紀誤接事按破宋記呂禮相秦及孟嘗君在紀在二十一年後
十而紀禮之亡呂宋文之奔年歸秦後錢傳十二秦一戌
齊則紀下年孟嘗前後奔事有當時年侯書
十九年乃題亦紀索亦奔為也說是禮前自大事至奔首尾
九後六年解來題紀此以為說
請令齊相子秦攻齊故可使之也齊先攻齊使禮使之也相齊欲曰子何不以齊攻齊臣
必無[處]元作處[正曰]前後字義當同此與齊俱事秦子以齊事秦
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矣子因令周下衍周字周
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文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補曰史記秦
相齊欲困蘇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予孕
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祟祝弗史作親弗索忌
謂策得之一本祝弗聽祝弗人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二補字此一然
上章所謂以齊事秦補曰注據史以二字
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下章齊合亦然
齊合弗與禮重矣
本秦欲取秦齊合則秦自見省文如也言二國合
秦齊合呂禮重矣其二人重於齊視策史齊合弗與
弗與呂禮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二禮重策正曰史語簡而親
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國合則人重於齊視齊史補曰齊
勝上文秦字周下字衍用補曰史
省尤可見有周字衍作用齊有秦字二言者子
有周補曰齊
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
能左右之以據攻秦與以秦和趙欲合
急其兵者策趙史齊恐攻下秦和欲合是
魏前章秦以是時齊與齊有恐章齊合
則趙恐魏貴合秦一以攻趙從魏交下攻合
故云伐可見皆秦以時事也秦與齊趙為攻也
如此急比之兵趨趙之和應齊魏而相與以攻齊地
急方此之兵促趙以秦魏也趙趙合促也謂不
魏策而周最入齊秦議魏魏秦曰大國欲急兵則
理不相異巳趨即齊秦此親正同難時有後先而事
後文從其爾以亦呂續趙此史語正同此策在時有後先而薛
其後齊成計入齊乃文乃文齊其乃秦齊謂病歸之
兵哉召齊伐宋齊必文已魏害又乃秦在伐文謂之吉
收周最後召秦王之則可文平以伐齊之史亦豈為之
於秦合也也秦之則可文平之之已魏收周最以為後行
欲當從史無為欲作後收最周最以為後行
正曰事之文秦當從史無為作從後收最作最用之可下益國受後最宰本行晉於
齊今齊逐之學故以同最以義於後收最作最宰用行之可下益國受後
學其行上文之學故學收取以同最義
攻之信反也正曰使齊不用禮以且反齊王之信合齊今與趙
合攻秦取信今也又之使齊不用禮合也以又禁天下之率從者也
謂從齊取之合則齊并禮用也補曰孟嘗君又禁天下之率
合則并齊禮用周君補曰史作孟嘗君又云齊秦二趨之皆逆合
果弗必走正曰史記齊弗走則秦無天下集齊親與趙魏必趨則走齊
下果字當從史作齊祝弗必走無秦天下集之親與趙合必走齊
禮弗而相禮弗齊走祝弗謂齊無秦則天下集齊不及趙魏合而齊禮者
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傳言有正曰必文者必重也
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
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謬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天下則益強故不能存
夫秦見上注
無以下齊則故天下得齊不能行天下齊
云兵字尤明矣
秦急以示秦則弗
齊合則趙恐伐之故急兵以示秦
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猶
伐趙趙以攻齊則得齊趙同齊必不處矣不與齊擇也
理以趙攻齊則得其理同齊必不處矣不與齊擇也秦
而獨不攻齊亦得趙與兵故亦攻齊而趙不
兵故也正曰注難通兵其理同齊猶擇也秦理
之理也言理在天下受兵於趙歸秦正曰義未詳出故用祝弗即天下
周相呂倉君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後傷工師猶毀籍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
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一不可用好毀人工師謂
籍不悅也人之德言
不恥何也
後書公別東周之
熱也訓患公
免正
周文君正曰周文君不悅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
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
必有誹譽也訓謗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
時以為臺而民非之一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
子罕釋相為司空親執扑以主工築者是也子罕
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正曰也為七市女閭家人婦
管仲故為三歸之家曰婦人謂嫁曰歸三歸取三女也以掩蓋

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毁之仲非桒於毁也其意欲盖掩公耳一說
仲欲掩公之非字自毁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
而蓋見譽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
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故衆庶成強言郎籍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
不免卒相倉也
溫人之周溫時爲西邑蘩毋使請之也正曰西周得溫圖耳周不納並東周客
即對曰主人也續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云云韓非子文同
問其巷補曰韓非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盖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疏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己正曰無考而又知趙之難子
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發齊救又不害齊故齊罷伐齊下衍韓補曰韓字韓疑衍
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如故而爲
墟壚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
子屬上黨蓋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
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啓商之國故也徐爲之
東爲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降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擢

戰國策秦卷第三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爲重今考其并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見魏策正曰此據史記謂公孫衛之公孫也無孽公子也非蓋因爲中庶子而生此文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商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注今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號曰商君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極至也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爲甲札以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之位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莅臨也頃集韻讒商君告歸歸謂誅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身君之今秦婦人嬰兒女集曰韻嬰號曰兒補曰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養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

君歸還時自商欲歸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余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立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爲從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正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說秦惠王曰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積煩并狗之類泉說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爲黔中郡後爲武陵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民施元等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補曰左氏注殽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

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饒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書攻守此所謂天府府聚之富言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於攻守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效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勞大臣今先生儼然矜莊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言遊宦也俟成順然後來教以此知爲惠補曰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
黃帝伐涿鹿谷名上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伐驩兜
書止言憂之豈肯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反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下言
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續之此不過皆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
足辨故此舜伐三苗【曰】國名縉雲氏之後【正】事見書不必引禹伐共工
伐乃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
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眾【補曰】
轂擊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約說也【補曰】後語字結言吉卦古辭協也下文悉然撝書態書
蜀王聊音服藏共又信兵昔又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文謂辯也飭飾同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

國策卷三　三

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簡策
也大事書之於策多也言有司文書多聞者昏亂【正曰】稠多濁亂也百姓不足上下
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也章亦明也謂明【正曰】
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辭之言文者三語文勢同兵甲愈起辯言偉服
偉一奇也作為【補曰】戰攻不息繁稱文辭言游說者教也令【正曰】明言
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稱偉既備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正】稠濁天
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謂敢死之士綴甲厲兵厲兵磨兵
也【正曰】屬即醜效勝於戰場效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
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

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戟有支矛撞手擣也【補曰】
持戟也直兵又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彊
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也身讀凌當侵尚人詘敵國詘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元善
也民之類善故稱元元臣諸侯言敵國則言諸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沈猶溺溺於辭溺謂沒為以
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絕貨也貲去秦而歸嬴縢方言齊楚陳宋之間謂繩也【正曰】一本嬴作
時是嬴屬嬴字皆用纏之又易言嬴其角嬴其孔穎達云拘纍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縢
卽蹻所謂偏也注誤下與不倫而擔橐又已言矣履蹻蹻履也【正曰】史蹻作
蹻通蹻與負書擔橐高注橐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橐
也蹻通蹻從此說則上縢字當從巾橐也
橐無底囊有底【正曰】高注橐囊也一言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元作歸
本作橐高注橐囊也集韻黧黑色
黧黑色犂黧通集韻犂音黧謂黑色犂
通當作黧歸【補曰】史記亦云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紝機縷也
一作紝言自若不下機也嫂
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喟太息也妻不以
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
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
謀陰符兵法非太公所著也【正曰】陰符經恐非太公兵法是以為揣摩伏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也簡擇揣量其情或摩研之也取其情或揣量之術或游說之術也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錐之類也血流至足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耆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補曰】甚注闕塞名也見說趙王肅侯
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奉高闕也抵掌而談集解抵擊也趙王
大說封爲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爲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
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四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使木反白璧百
雙【補曰】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補曰】鎰說見前以隨
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
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
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粮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
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廟東西序廟以享先祖人君之居謂
之覽廟廟堂尊嚴之稱【正曰】文穎云廟殿下外屋顏師古云堂下周廟又稱巖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
與廟也廟堂宇見徐樂傳福傳劉向大業王遵注人君爲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爲
廟堂蓋謂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
鎰水元從溢【補曰】此書溢鎰通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使趙
炫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爲從也
大重爲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補曰】掘即鑿垣爲門
索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書伏死掘穴楚策以有桑户棬樞之士耳
門說料木爲之如門挂稀木而也伏軾撙銜軾車前橫木撙集韻撙挫也銜猶頓銜勒也蓋
橫歷天下歷過也猶橫行也庭說諸侯之主猶庭致云杜左右之
口杜猶塞也天下莫之伉集韻伉當也一本【正曰】姚云天下莫之能抗鐵劉作抗
伉抗字通古將說楚王威王路過洛陽漢屬南郡父母聞之於
清宮除道清汎掃也張樂設飲張定郊迎三十里連於
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行不直伏音
匍匐匍匐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跪拜膝地也蘇秦曰嫂
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譙周曰秦字季子此嫂呼小叔爲季子【正曰】司馬貞曰季子未必字也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
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略同趙肅侯十六年四年止合從左之
所泰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之間是亦可謂
祿徒耳睹所見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
廢數歲因歸見弟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
陰符讀之以揣摩乃說周顯王弗信文至秦說
惠王弗用乃出之趙奉陽君弗說之燕去
之至趙奉陽君死乃遊說燕侯與合從說楚
後還過洛陽肅侯卒遂說韓魏齊楚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謂虛言恐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正曰】山東當之君從
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
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
亦明矣連雞謂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
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曰墮自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能美善我國家【正曰】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王五

年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補曰]以昭二十九年為丈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
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列一人上既言武安了起而下止言武
安子盖起字蜀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相及[補曰]使諸侯之使去聲辭如字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平魏因喪取我陘山郝襄六
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
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共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恐汾字
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誑也說見彼條○從通鑑在惠後六年高注作惠魏許秦以上
洛屬弘農以絕秦於楚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荊州
郡非楚武所謂秦責賂於魏責求地魏不與營淺秦人謂秦王
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
王襄[正曰]惠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會猶魏畏秦
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
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
者多資矣之性也言將以厚幣往結其好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辰翁云
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向義於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
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言之與秦遇魏
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曰]惠遇於境此下脫簡
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等有其事[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
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景鯉之秦與於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
[illegible]云

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
於秦[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即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若魏本楚
怒秦合最爲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正曰]敝邑
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以爲善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齊焉故齊疑之而不
與合也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
睦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敵也辭不合故楚說[正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衍使景二字
使景[補曰]姚云本無二字一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
責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賂鯉如之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
聽則殺景鯉更下衍不字不[補曰]疑衍與不如景鯉者云作留[補]
[曰]姚云留曾劉作者是是便計也便猶利安秦王乃留景鯉景鯉
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而
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
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
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
通用後策陳軫云何重孤國即此文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
交以國國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
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
河之上是也[補曰]蓋未冀之西而吉王義云同黃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

取之自睢河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蜀河以
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皆喪於七百里時入秦邢補曰正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
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以陰晉人犀首張儀
首爲大良造若公孫衍也並言何爲一人則非官名而稱乎恐犀首或以爲名也
又見衛策外有軍武說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敝同眾疲恐畏秦
果獻西河之外也魏儀襄時五爲年客入秦魏河十西年地納此上前郡入七年
前十年也儀時爲相十正曰一年惠後五年補曰此年章表稱楚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
明年一年入上郡敗我于秦陘山西因河廣洛伐之是歲秦取魏皮氏後也陘山豈是前一時楚年魏已入講少梁河西乎
田莘之爲陳軫一二本皆作姚補曰說秦惠王曰臣恐王
之如郭君也郭在號大同陽蜀今扶風正曰西路史云北號州在岐後
東遷自此之上陽南號東號叔之封也今鄭之滎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也大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之僑郭大夫也荀息晉大夫曰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其指舌諫臣事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奔晉閔二年因而伐郭遂
破之又欲伐虞虞大陽東不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
書有言美男破老成人老美女破補曰舌武之及家毀周也書逸美云男所破
書以作毀美敵男也破修產文美御女覽破引居周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
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言其亡不因而伐虞
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時亦謂未其王欲之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故因預其之有曰自王毛者之一志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
下行用兵二字補曰姚云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謹按儀初傍楚楚相昭之後相楚乃爲秦間以
田騶之事今云然其自楚來問之耳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
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今楚不加
善秦而善軫一本言今楚不加善之補曰然則是軫自爲而不
爲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
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
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出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
故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天下欲以爲
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事吳王夫差吳王夫差殺之於其父兄奢尚楚
王句踐求平吳伐齊胥諫弗聽夫差賜之屬鏤以死吳國爲臣妾夫差許之胥爭先越太宰嚭讒之
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也者良僕
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也良婦也吾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
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有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臣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日爲輸楚張本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補曰情謂國事之情實也輸寫也以寫告之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
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繩束之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多有正曰
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

又自知孚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 且安之也 補曰一本 軫曰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所籌度 而明臣
之楚與否也 此即所謂以國情輸楚之之生也之楚與否之之□動也 正曰故之
同下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 誂相呼誘也後語作挑徒了反 補曰
長者詈之 詈罵也 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不時
乂也 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
取長者 誂者對也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 和猶喜 汝何
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
妻則欲其爲詈人也 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楚識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
補曰許我詈之云後漢馬援傳有云 今楚王 懷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
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 補曰當有情字 補曰國下 輸楚 楚作□

王 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
臣之楚與不 之亦猶於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
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 元作孰 補曰通說文孰生熟
孰字本但作孰後人加火以別之 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
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
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
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
忠忠 補曰史後有忠字是 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
以爲然遂善待之 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異也然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駁

如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有
君軫之說喻辭事者也 正曰 秦爲無道魯仲連不
肯帝孔子頗義不入彼誠之士已軫往求其
問其居秦也又与張儀爭寵郤哉雖其爲楚謀也
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
猶爲彼善於此耳 補曰 大事記顯王四十一年秦
陳軫奔楚解煩引策文自貴儀安以下正歸
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 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 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 不復相過 請謁事情 謁白也情猶實 義渠君曰
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
國 燒亦焫也言火其國以得其地 補曰焫即爇 中國爲有事於秦 事謂戰
則秦且輕使重幣 輕言其行疾 而事君之國也 此事事君
義渠君曰謹聞令 令猶命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 後七年韓
趙魏燕齊共攻秦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

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
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遺贈也 義渠君致羣臣而謀
致之使至 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
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張儀傳末有此策帛作伯 缺平原傳注河內成皋有李城地
豈秦兵与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 正曰 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起救邯鄲時同
戰死封其弟爲李侯意者王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
至懷是辨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公秋五國之後恐非与諸國
遇時也 補曰 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年自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
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爲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
在魏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儀存魏陰爲秦用而又謂衍与義渠語其相魏
之後蓋云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以相而害之歟○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

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 齊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 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者以遠年 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不能長據故 當以爲正年表表諸國皆書以不勝家獨後而不致 略不書楚紀不書楚者豈書以世家文已明徵修魚 之戰旁韓申差年表在六年而紀於此連書之 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轘補曰明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

河南東南補曰瓚云轘轅險道在緱氏索隱云緱氏以山爲名當屯留之道宜屬上補

正曰正義云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坂道也魏絕南陽之秦使楚臨南鄭

亦河南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

縣也又大事記白起繫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秦紀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

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華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宜陽言地必連近當

闕是伊闕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補曰主謂二周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土地之圖人民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之也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

長也敝兵補曰名一本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名之主伯得其

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狄顧還視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正曰一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而

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

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

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

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盡於巴蜀補曰利一本西海新序同

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之得國實

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也

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

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

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臣所謂危是今無矣字則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爲句亦可也臣

國策 卷三 一四

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補曰齊韓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

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

不如伐蜀之完也不傷敗虞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

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

莊相蜀蜀既屬附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在儀傳有

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義伐後年取之 之書十月知爲一九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不表取之 合故按紀表並言錯定蜀而張儀傳言當儀與錯議伐 同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何也 經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 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 別或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晉桓叔所封秦屬河東弘農郡此時屬秦与上取皮氏卒同衍
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
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
王其爲臣約車并幣 言并則幣非一物 正曰并合也 臣請試之 不自
以辭之 張儀南見楚王 懷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
大大王 大猶過 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 唯辭也專稱性相楚是也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 衍字亦 亦 補曰 嚴好 無
大齊王 閔 唯儀之所 補 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
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於秦重也 敝邑欲伐
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從
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 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
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夫楚弱故 齊弱則必爲王役 元作受姚本作役 補曰 矣 言爲楚役使 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秦楚
因絶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 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
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
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 畢猶盡
陳軫後見 時去秦在楚 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
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
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
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 無援故 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絶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絶齊後責地且必
受欺於張儀 言儀背約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 惋猶恨
見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
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 集韻弭止也通作弭 以待吾
事 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 楚王使人絶
齊使者未來 少還 又重絶之張儀反 句絶 秦使人使
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
至 前反而今至也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
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 橫度爲廣直爲從 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 小人貧賤之稱言不能多与
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與
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 補曰高注楚王使口今可以言未也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都邑有聞者
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 償還也言賂秦則得地以相償
楚國不尚全事 不尚全事言無所虧
補曰高注事一云乎字是 王今已絶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齊秦之交也 國 元作固曾本固作國 補曰史作國 必大傷楚王
不聽 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 遂舉兵伐秦
補曰史云 [illegible]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屬京兆高注楚邑 正曰 [illegible] 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

者（雋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避禍誤儀十六年有此十）

（陳軫之智也。補曰：張儀有於之欺，猶堅子；王之愚而軫之言不為難也。儀之策意而無已，能知之以將懼其甘心焉而儀必不入也。不然地曰楚之請者知儀於料也哉。○共萬云聽請自往辛不能害豈非中其本為國宜割地致幣甲詞謝罪齊秦東乖爭機不其援而不反欲文之軫誅矣。○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去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講當從構。補曰：講說見前）王使陳軫之秦

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補曰：爲正）（軫元仕秦）寡人不佞（佞，高才也）不能親國事也（親，治國）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齊魏）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王）以

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王）病（先人吳）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者）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正曰：劉辰翁云，又知惜之知愚謂終欲安字。還王問之。左家說有為又財又亦自也此言有以知之）誠思則將吳吟（吟作呻，吟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不知是吳不言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卞莊）（姚本作諍。元作爭）有兩虎諍（爭。補曰：諍，爭通。下同。字與）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傳作卞管）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暴戾）人者甘餌（以餌喻之）（刺有傷也。補曰：素隱引管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今戰戰必敗（有一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

無伐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了主計則以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二伐楚亦以…）計聽知覆逆者（能逆計言不善聽知於理。正曰：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

（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本末。下文…）

聽者存亡之機（主機之要也。發文先事也）計失而聽過能有

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也。計當為集之下）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計聽事之。補曰：劉向曰，計聽者事之幾也。聽過者聽本末。聽過者不可以言，計失者不可以…）

（○軫為楚講於秦，或疑史作韓，韓趙撃戰，勸秦救楚，考秦惠時唯十三年…不見韓趙相攻事，且策言敗其績，是時楚已遠人…者，不可以…）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無據）於韓起

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甘茂相識）謂甘茂曰不如子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謂秦兵誅之）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以其懼秦）張子不去秦（猶捨也）張子必高子（高，重也）

（…之者欲茂以秦資之…儀之…）

（…儀之殘…而使之楚者…欲使楚…）

貴重之因令楚王（懷）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相之於秦）張不許

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國結之兩）

交今身在楚（身疾之）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

聞疾之言蓋惡之也 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

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

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爲從之爲如字讀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是謂字）

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爲國害）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

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外所宜得傷之步有謂）〔補〕今本元作本〔正曰〕

自有漢止傷本有穀外鈔當云不宜之財害人必害之則傷本家有

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言不然 天下有變（謂諸侯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王割一本無割字）

以爲利楚欲並一無爲字此作以楚和殺少也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背時）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爲（補）魏 〔補曰〕姚云曾鉞本此下有文字 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其傳言用）

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謀恐其合也 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東）曰弗

聞也曰辛張陽毋澤（人辛疑韓人張儀毋擇〔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不）說魏王（哀）〔正曰〕薛公（田嬰）公叔

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擇又不云毋擇當闕

也曰臣戰（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告焉契言以國爲約且）

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領頸此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衍十六字）夫

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六字姚云）

一本無 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

（役也臣張陽毋澤也此三人之辭非冉者鮑名冉此下乃說）此臣之所生患也

者之辭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

是令張儀之言爲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言之非儀之謀今依此作禹善謀）

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行於禹也 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說必敗冉之是儀敗）

合楚之事 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任之楚不恩惠）而觀薛公

之爲公也（觀其於冉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

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秦鄰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也）

三國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字衍也）也〔補曰〕

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請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爲之而得則儀重冉時想）

恐所以爲張儀請亦所以爲公之爲去聲 重冉也〔正曰〕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姓秦氏名越人又號鄭人）〔正曰〕史記扁鵲勃海郡鄭人正義云

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

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

石（石砭也所以刺病〔補曰〕砭此亦未高 石所以爲刺病投事類此）曰〔補曰〕劉云

本有字 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

秦國之政也（此知止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扁鵲與趙簡子同時）

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公時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小窺）

視也周室洛邑王欲取之不正言二川知其志不止窺京也【正曰】三川宜陽已見周策大事記
蓋控阨之地故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史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甘茂
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
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為其言故
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誘之向壽歸以告王王
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穷中央旨息壤堙共水之州而
柳子厚言永州有之身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
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脩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
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
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

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補曰】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播故鞅
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
險倍背同行數千里【補曰】一本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
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屬楚今房州竹山縣漢中還地也天下不以字衍為
【補曰】姚云錢劉本無此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
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人亭【補曰】見中山策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
挾韓而議嚮學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

朋元作侈侈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外
韓策言公仲侈文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
侈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旨具不侈明朋字記故也且當各有舊文姑見各於昔者
曾子處費曾邑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族姓也
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
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
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杼機之持緯者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
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
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啻同臣恐王為臣之投

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
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
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
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漢有
宜陽之役【補曰】役猶事也或役【正】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
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
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為逐之因謂楚王
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鮑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

【曰】戰國策許多以爲豈暇慮後邪懷王貌受而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猶前也）秦之右將有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餌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曰】（挫推也 史作）【補】而公仲（元作中）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曰】（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 一本作無伐是益字誤）【正】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作之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焉）而外與韓朋（元作修）修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illegible]）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illegible]）韓楚必相御也（言楚與韓相制也二國必相猜）【正曰】（楚時助韓兵在韓後言其後有變也 故相制自）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已而與韓其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不見多然不遺怨於秦）

宜陽之役楊達【曰】（秦人無據）【正】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印）印（索隱作）【補曰】（大事記仰者是）甘茂也（王業李雍云云顯乃張儀之結 無與茂爭國者見史）【正曰】（按此）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西周不勝亦足以敗茂）【補曰】（[illegible]）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窮困也）爲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補曰】（疑衍者字）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補曰】（需音懦）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 [illegible]）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補曰】（[illegible]）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正曰】（[illegible]）【補曰】（[illegible]）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illegible]）

（使爲秦相）爲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曰（誅元作休 補曰休字通 策誅）誅於楚而不使魏制和（主之 謂制）楚必曰（以言告魏之）秦鬻魏（鬻賣也）（而終背之）魏（補曰魏一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爲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以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也）（正曰）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楚交爲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臣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卿）圍晉陽（晉陽太原郡故唐國 補曰大事記）卒爲三家笑（事見趙策）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

無禮於宋（哀十三年吳公…）遂爲（爲元作與 補曰當作…）勾踐禽死（…於干遂）君（惠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陽）後子死（子申太子）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徙兩周之疆（侵…）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陽侯…）取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也）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補曰）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外言四國不以…）故曰先

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下文楚先得齊可見）【正曰】秦先得齊宋
則韓氏鑠（以埶金喻）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
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
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少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与失之揣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与孟子同日語哉【補曰】為大之為去聲）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迕）中期適遇
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傳）
（傳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
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
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
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
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
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
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挺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
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鬼谷槐谷並作鬼谷故前引詳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尔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欲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也迎）天下何從圖秦
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補曰】姚彥錢作以相印迎之）
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秦（【補曰】姚氏云一作代按史同）偽為（【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誦蓋上卿【齊】補【補曰】姚氏之事誠有何得言偽為一本作謂齊云一作偽為）
（齊闕王）王（閒）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
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八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合屬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遂以名字加之者）

獻則（楚人為羋戎游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伐）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
【羋】（元作辛下同）辛（【補曰】當作辛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羋戎為華陽君兄弟羋皆楚人）
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初）
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良為甲指）楚
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與衣廿賓之必為楚用故楚利）是辛（羋）戎

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王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九年相秦而免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補曰】大河之東非地名講通說見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通姚本【補曰】正作免策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池【正曰】且當從本文即他也而問焉王召公子他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本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補曰】大事記九嵕諸山南曰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平也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惜夫必斷也卒使公子他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疑有三國二字【補曰】宜之兵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言不自言曰此以兩悔言皆籍其主之術也○周策韓魏齊而無攻楚而會公子池來以與秦令函谷和薛公從之會三城東國韓與齊大說薛公以爲見彼章參觀按河東者武成逆與薛王秦齊城與齊遂封陵在濟武成逆韓封事楚昭九年下十一年書在韓漁齊陵無與出大表魏襄王年當薛上一封年事也又與齊魏封表事記以武年秦昭王之十年魏昭王年魏記謂即公此子年池之誤分對者也誤通以事爲記樓緩即公子池之誤分對者也

薛公田文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禮收濟陽見周策後歸秦明年卒相齊孟嘗傳以取齊昭十三年歸秦明年相齊

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爲魏意親之矣【正曰】失考辨正見尚策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讎冉也欲得陶故下章口齊攻齊不成陶爲郡但故未免於冉得秦兵亦不敢伐齊【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其力於冉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爾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文也十二年齊以此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欲親魏而取晉必重冉故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齊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晉必重君以事秦實必害之而弱不能當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也【補曰】挾字姚本操晉是說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以秦之齊則實爲之多得秦齊以禮收齊是秦有功於秦秦之功也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冷向高注秦臣冷向詳見韓策今本此人【正曰】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秦多得地畏強故欲交於王齊必重於王故齊必恐秦重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爲先知之故不言言秦自知之

【補曰】此連於若元作苦

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見齊怒解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爲若附免也）須殘代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爲奉陽君定封鈔見彼策○鈔本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智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誠伐之事【正曰】劉辰翁云積注求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加於韓魏）與（行齊字【正曰】姚）云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韓齊姚本齊亦可）（爭韓魏東聽自通）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補曰】索隱曰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而）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爲齊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鮑說非左氏昭十三年傳大子于留政）

國策卷三　三二

（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權懸宋衛（言敵其輕重）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屬北東阿齊之阿邑爲齊陰　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甄此言齊二國如邑齊爾）（【正曰】鄄城本擾州鄆城）利有千里者二（非謂此齊楚【正曰】指楚恐）富擅越【補】隸（越句踐擅專有國之事猶禮之狄官有三肄皆隸【正曰】越有三肄蜀江楚伐所徙隸之賤民）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正曰】同當與此上句權與懸宋衛不）（稱楚之此言比之爲楚字上或一本欽楚字如此義乃是捐支通分）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肥如之腹也言肥也西都林鄭舊封之去方城遠安在蒋迫秦莫之也鄭舊聞【正】長）以薄鄭（【曰】茅陽是時成已爲韓舊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補曰】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四年史不書姚本作罕前屬河南一年也）

五國罷成皋（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

秦王欲爲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爲韓人）（十七年入朝時在其國）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爲魏冉（之冉成后弟恐時成陽害己）（其事故爲之言）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之言也曉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以韓魏附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此六十六字）藍田（此策士有所屬而蓋三國攻楚楚求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豈難得哉（北屬亨）

國策卷三　三三

（使之楚也言楚先以告楚攻秦以藍田之三國可得而楚不可得況地當尚以齊中子楚也）況於楚之故地（楚之故地藍田之役秦得之）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作云三國攻楚所言史不書三國）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從也出其兵以助三國）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言者去【補曰】當作云）爲知之必不救也（此攻秦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必）（告急）一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則是我（一國也）離秦而攻楚也（告以【補曰】姚本下有告字）（我三國其交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字衍）臣（【補曰】姚氏）有功（此章言薛公時在魏齊若附之魏）（六國皆勝高大勝作大）

皆以其事不完不明而字誤與
其時事既不見既簡文故 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封陵中
其說多誤亦失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之故逐之 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劫魏 同刼姑 則上黨秦之
有也 此上黨屬魏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
則魏秦之縣也 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珉 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珉字句
韓策作珉今封從之比魏之通恐即韓珉也 正曰
今吏作已珉非珉從策字
以齊秦而困薛公 以爭魏權故與秦而困薛公 補曰一本 佐欲定
其弟 臣負芻庶兄弟也定定其立 臣請爲王因珉與佐也 人名二人可
以刼魏因薛 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 負芻必以魏殁世事秦
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而齊女得齊其父
畏國以齊又與薛公隙 女有能但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起與趙和起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光狼 正曰無考 兵必
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
又輕 不能窮冉故不從冉而和 和與冉事今不勝而和故輕也 公不若毋多
則疾到 趙戰也歸我也此言冉所欲起也起冉所薦其言 冉和而起欲 毋多和毋
志於和也 務也 補曰
不可 語 不尓恐封 有缺 誤 姚云到
陘山之事 韓策懷侯傳魏於華陽 秦與齊從魏以伐韓則此役也
陘山在密 後志注云史記 丁 陘山 秦使懷侯攻魏 華陽
年表四十三年 秦破魏華陽 華陽三十 注云史記
策書陘山之役是陘山在秦 此時 秦使
大事記 華陽之役 秦救韓攻魏 正曰
列傳或云得二十萬 將或云攻趙 韓魏
大事記 報王四十一年 魏背秦與齊從
伐魏 魏四城明年 趙 魏伐韓 秦救韓 華陽之役
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補曰 趙且與秦伐
陘山 見前大事記 華陽注 多在密陽
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屬河南此時屬齊 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 子齊公 趙王 文 喜乃案兵告 正曰 謂此事 指開封陽武 非齊 當考
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
告下吏 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
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二齊國背 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以告敝邑 告以伐齊 而賜之二社之地 邑皆有社
趙以爲不義 齊告之 二社二邑也 正曰 未詳 戰國之制 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
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
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 元作之者
者 補曰 姚注錢劉一作者之 史無之字 宜作往來之言者 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 必者惠王襄王 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
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讎 此二十七年 趙取伐光狼 敵 不利於秦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 齊破趙亦以趙破 而
後制晉楚之勝 二國敝 可以南制 秦無後 夫齊罷國也 罷 疲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補曰 作潰 史
秦王安能制晉楚哉 夫能制人必威武足以 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
制也 安能 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不信伐齊 其 多出
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
兵多則有 見制 晉楚亦見制於齊 故不趙秦而與晉楚同患 恐 走晉楚 三也齊

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 闕
恐勢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頓下地此以小言之 則秦反受兵四也
是晉楚以秦伐齊 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 以齊破秦 爲之頓劍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此攻華陽時得
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 正曰 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鄧
城六十一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疑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
得之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
無上黨哉 言可取 夫取三晉之腸胃 安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
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
萬人以伐齊矣 穰侯傳有 補曰 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爲齊爲之之爲使臣之
使爲壽字造去聲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 齊別封也越記注陶今濟
陰定陶徵見趙策 補曰 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
事成陶爲萬乘 國大也 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 姚本字以朝
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 言憂也於
而莫之據也 無繼國可恃 正曰 言攻齊不成則陶且有爲獄國得之之憂 故攻
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
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 時非天時人所能爲 時至弗失 補曰
姚本時至而弗失 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
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 得時之利無大於此 因天下

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 田單破燕惠王之初 成昭
王之功 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 補曰 惠
土宇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 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
大名也 君謂燕相 詩云樹德莫如滋 滋益也 除害莫如盡
逸詩 補曰 泰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姚本作書云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
不亡燕燕故亡齊 齊閔八年蘇代爲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
樂毅臨淄之役 正曰 齊宣二十七年注云讓子之下宜云於是燕亂齊伐之云 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 元作以非 以非 正曰 非至之以
實句成以已字通屬土句土丁文兩有此 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
秦卒有他事 卒猝同忽也 而從齊齊秦 元作趙 趙合其讎
君必深矣挾君之讎 讎謂齊 以誅於燕 使燕誅相 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 攻元作僣 僣 正曰 僣字當作
從下文可證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
齊封君於河南 大河之南非以蓋寓封 爲萬乘達途於中國
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 事之 補曰 後爲萬爲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
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

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統序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爲何文

說秦王曰接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後此三十四年也【補曰】說已見上物至

而反至極猶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

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垂此從生民以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爲帝文王惠文王非孝文

武元作莊莊王按史秦輕楚頃襄王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爲莊王譌也【補曰】當作武莊

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

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注云【補曰】劉伯莊云橋留守事於

韓守伺成橋【巳】【補曰】元作以巳以通【正】以北入燕秦使燕入朝於【補曰】史作

此言盛振以韓入其地下入言秦取爲魏是地新也序同是王不用甲不伸

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予秦秦使之入秦出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補曰】姚本作杜大梁之門

舉河內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之西也河南之北河西河之東河之東拔燕酸

棗虛桃人燕與南燕縣鄭屬東郡屬陳留皆故宿胥口南燕酸棗縣故燕地又燕代人曰決宿胥之口燕酸棗虛桃人燕張儀作注之皇

口魏無虛有丘今按此則虛桃城有虛故城皆在滑州酸棗縣東今在滑州所理大事比注

胥州昨城縣南虛酸棗在古城東今按任城有虛故城在相州所酸縣大

古酸棗故今城在相濮州衛州雷州理

記解始皇紀不引王正義云姚正義云謂故虛今在相州

軍縣東二皇地不同按高注作虛在濮州

【補曰】史作魏之兵不然之燕兵其意以此上當云言援者言魏地之當楚燕之兵

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布翔翔翔按翔有高起貌漢書言翔其翔貫古也雲翔而不敢

人每言高翔

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申

史文轄順此作重義自通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河東蒲坂注故蒲邑代曰北有戶卷衍注不誌今按蒲坂故魏地書拔我北垣蒲陽衍卷而衍張儀說

魏王秦擾卷衍又南陽有拔何垣元作恒衍河東長有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

首垣蒲索隱云衍在鄭州南東首蓋牛首垣即長垣云非屬

鄭州姚本作垣索云垣衍在鄭州南東首蓋牛首垣即正義云長垣非屬

河東蒲垣閉之封縣也以臨仁不臨之政也平丘元作丘兵從史文【補曰】

長垣作仁屬陳留

小黃濟陽嬰城環兵自守【補曰】史蒸聚也蓋二邑

作正

之口城考水城云記注清後南建在江名所在曹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燕州寬聚縣西南黃城西北大城在曹白馬

黃濟陽故水舊引括地志云白馬縣故黃城在魏州

無黃東清陽今外黃曹引括地志云白馬縣南故黃通城

城州云記在王因外非黃其黃者非爲燕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氏名注陳留外黃者非也

注江黃之南有濮楚夷之地之北

注在寧南有濮記後漢志當陽縣有注州

注建寧南有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

齊所出將不相涉下文之北濮乃燕所見濮即衛濮之地也

水塞城由此不相涉下南入燕野者也索隱云唐衛州在

灣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唐云表作歷縣

迹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

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唐與歷通猶

殺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屬

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憚書此高注此序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

猶道則此誠字元作也【補曰】中一本作誠守成史諸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使無復後

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特元作材史作杖材一【補曰】姚云本無甲兵之強一元作壹【補曰】史作

乘新序同毀魏氏之威持守也【正曰】今自挫毀不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小狐汔濟而無餘力將濡不能涉大川

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

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隱云敗於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界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干下之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隧在臨淮盱眙耶蓋越王逐此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正曰】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姚云劉本作沒利於前沒猶前而易【補曰】易音亦前之神易後之患也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兗州博縣南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于湖【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長之敝強【補曰】考下方宜有韓字【正曰】史作韓新序同臣為大王慮而不取取下有【補曰】也字夫帽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達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大雅巧言詩什亦度也躍躍是也兔狡也言東雉善走犬時遇大也能得之人心難犬獲之知或可忖度【補曰】躍天力反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史作十世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隳刳腹折頤頦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仆僵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新序作猶洋【正曰】史狐傷是二字楚辭後語注漢户廣反洋音養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句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衍字應【補曰】鮑云一本余史刊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蘇不及韓應言以兵從之蓋路秦也秦楚之兵推一【補曰】史之下有兵字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費留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銍屬沛故宋必盡七國故皆宋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齊陸東氏注泗川入淮曾區十縣沛入泗【補曰】書莘傳泗水出曾國十射梵壤西北陽是山四泗俱事因名西南渦彭城入東南過下邳入淮木今泗水縣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四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無於字是史新序同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言其足敵也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背也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

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地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負重之意應上葆利言一年

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也禁制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

注猶屬言地廣正曰上濟之注門曰史作詘怨於楚新序作姚本一字字作於地[illegible]詘令韓

魏之詘猶及正曰魏句居命令於韓魏歸爲帝重於齊言齊韓魏皆強而齊尤甚也歸帝

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爲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姚云劉本作以臨韓韓必受首言其服而

清譯王襟以山東之險如蘇持帶以河曲之利如國帶紳韓

必爲關中之侯比之侯史若是王以十萬稱補曰史十萬下有之是

同新序戍元作戍成補曰史作成是新序作戍鄭梁氏寒心則戰然許

鄢陵在潁川鄢陵縣上蔡召陵皮南不往來也補曰[illegible]不

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此則上以鄢陵句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補曰

當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手拱然是王之地一

注元作任補曰史作任是任兩海東南云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

也中要謂是燕趙無齊楚補曰史稱此二字是宜從新序齊楚以索亡之之持齊楚劫持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事以恐動之持齊楚

同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之也補曰史直指齊楚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此言文伐之事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

新序起而謝韓魏使路與國四惡音烏

上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路楚約爲與國

重世之重平聲稍音借方

與音房預爲王之爲去聲

段産人秦謂新城君注韓襄十二年戍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爲

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諸官郎乃其屬正曰郎字漏作郎不謂門爲廊郎官主郎中令秦漢同

是時郎中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郎中令秦官

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

君願君察之也元在韓策襄王語同正曰見下昭策白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氏段干邑補曰史注段干邑因邑爲姓李悝段干木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良趙簡子御駕下負轅王良之

而氏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馬在車下

取千里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不得造父學之者得爲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

里然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

也驂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兩驂在旁見上射曰言馬不良騎邪而不能取

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索也以牽馬故纆牽於事萬分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

之一也而闕周見臣戎未嘗傳國事相以其不在韓策詳之二臣之言則聞戎不釋塞者

之不於丁是纆牽長也之韓策詳二臣言

之不於丁正曰上章爲義已者言下章言相圖之短於用

巳皆不見中戎寵衰之意爲秦亦無明識當從舊

去次聲義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音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睢音雖

范子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

還魏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同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

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

而益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爲

為也語曰人主【補曰】姚云後語作君主史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某質椹斫木鑕鈇鉞椹質鑕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斧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得仁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罪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然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和下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割榮也（周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技有禮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補曰】雖云聖王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皆嘗疑事者甚所謂游士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槩）（隱引竹關策）亡（元作已【補曰】已發作亡史同姚云）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曰】句絕）其猶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拔自非然者即纂非且也臣願即纂則臣之志類云云志字句絕韓奇非文義願少賜游觀之間（閒暇隙也）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望下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謝說其）

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使人持車召之（睢傳有【補曰】為其之為去齊說之之說音悅）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補曰】謂范睢一本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然【補曰】大事記標于四十四年秦戎義渠漢句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傚傷敏疾傷其見睢之晚也）自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下見賢遍反）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此謂屏除去之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為竊）之范睢曰唯唯有間（亦陳也【正曰】間猶頃也孟子為間如字）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酈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此流十二里注于渭若是者交疏也（句絕）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補曰】姚本南字史同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
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
憂漆身而為厲音賴癘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之者多患瘡腫若癩
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厲賴聲近古多借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
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
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也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
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補曰】皆衛人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補
曰】後語注云斉橐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蔆求索隱云
即溧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
姚注一本無此二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
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雎所能知鮑順文窮說
諺矣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
見臣盡忠而身蹷也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即就也【補曰】即一作鄉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
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

閭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慁先生慁溷同也濁亂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
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
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
雲陽雲陽蜀郡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坻即隴阪
左關阪函谷關隴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駿犬名博物韓有黑犬名盧
而逐驁兔也驁言其不後【補曰】姚本施作馳驁作蹇史同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補曰】史閉下有關字姚云李善引同而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
矣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
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正曰】十三年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
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

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
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
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
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元作山中山中補曰當作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陵二十
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則補曰恐當從史作爲天
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
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韓不能兼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可虛也可使爲丘虛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
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
遠交近攻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與之又欲伐之文談之皆儒亂如其使人主何爲從
乎若曰芋策爲上策吹之其可也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孫韓叢耳於是舉兵
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皐補曰史學丘鄭丘印邢丘也正義云懷罝平皐野在懷州武德縣
南邢丘拔四十一年夏取邢丘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本此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
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補曰姚云鮑本有史同不聽爲之奈何

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皐之路不通北
斬太行之道河內陽皆有此山晉盤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榮史同是時
宜陽之拔久矣魏補曰衍字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
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二十八年也攻宜陽
說亦在拔邢丘前則北排立援要然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王二十六年范雎爲客卿三十九年
拔懷四十一年拔封六史援邢丘後時復試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則錢亏一字也昭王四十四年
攻韓取南陽絕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齊相封安平君史
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會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下作文愚謂舉齊
事言不以一時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
母弟華陽補曰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戎生鄭州管城縣南杜在新城密也故茂
又號新城君是陽旅共聯高陵蜀京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
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
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
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
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
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
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二寸刀不相合正曰竹長六寸新文識也後又分與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承上決裂而言
謂擅封爵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
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補曰下發利盡歸於陶國〻幣帛云
云恐此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旗之正曰披折也普靡反披其枝者傷
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中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
古有此語爾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齊因相之鼓管齊
之權管猶管攝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
死華謂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
皮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

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
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
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雎傳雎相在昭
王四十一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
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卿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事宜
太后穰以客卿先雎爲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
此書爲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后事逆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云云亦失考
昭王謂
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
亦以爲父雎傳有補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巳序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頓先
主悉心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王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本
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古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外也罪豈不能勇左

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事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爲太后養地徐云穎川父城縣
隱鄉又作大拔拔括地志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來後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都則在汝
者爲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雖亦惡矣應於陵反亦聞恒思有神叢與
叢木中有神靈託之補曰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
尚也今高王本缺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苟歲也六者十二基曰
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以神借我豈不勝叢叢困我乃
左手爲叢投琫國奕指曰搏懸於投不以楚巧梟曰投投瓊右手自爲投
右後而便欲自取勝正曰尚左尊神也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
之逐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
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
而趨瓠之如捕載物正曰遲瓢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
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
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
瓢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
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
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
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
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

外布（謂腹脇少阝而四元作四〔補曰〕宜作而字誤）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
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
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穰上文不叉歷陽高蒙）然則令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所我字）我（〔補曰〕…云劉）王果處三
分之一也（魋謂人君生事之子蘋有母而已范雎所說昭王乃以太后爲穰苗忍撫君子）
（以進其身豈舍此攝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正義〕謂人高注韓臣如姓耶消如姬）魏齊（魏相）孰與
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
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
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補曰〕…號本此下有左…六字）中
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四十四五年矣）推琴（〔補曰〕史索隱作琴…謂…引說）對
（後語伐琴韓子推琴記含經…挈而起對猶論語記含…也伏…）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范氏中行氏韓魏趙）
（趙晉分晉爲國也）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補曰〕晉水出晉陽云晉水出并州〔正義〕引括地志晉陽…）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二板高尺）智伯
（西東南注汾水）
出行水（按行去音下孟反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廣曰在右爲驂）

（在右爲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補曰〕汾水出汾陽屬河東〔正義〕括地志云汾水出汾陽縣…入河安邑…故晉）
（比山至河東北歷安邑西入河）
絳水利以灌平陽（〔正義〕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平陽韓康子邑…）
韓康子（不敢正語以明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跟踵也）魏桓子肘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
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補曰〕…）
（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以聞之宜蠶…十一年也以邪丘下之不可先）
（一年有此四十年秦自孝公商鞅以來以故…不可）
（〔正義〕事雖在…仁惡虎狼…之是以曾…連孔顏義）
（所不臣聖賢之徒以所…也凡…之貧其）
（者不…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正義〕…人秦人…從）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
葬必以魏子爲殉（以人從死曰殉）魏子患之庸芮（〔正義〕秦人高注）
（臣）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
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
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
王積怒之曰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字）
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補曰〕…死在四十二年乃爲昭王之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正義〕…在…地…亭…）（〔補曰〕…）
（此四十三年也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陘也）
（非此陘史記…在正義云…）
（〔正義〕…）

范雎謂秦

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索隱曰】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強而魏弱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正義曰】本作下然）（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相）（四十四年矣儀不未有在韓此之語）張儀之力多且割（割一作削）削（【正義曰】即）（下文割字）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索隱曰】更平聲此謀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一作璞璞作朴）（【索隱曰】當）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一說辭去也一本出自朴【正義】）（之文乃子鼠也及漢○說方見馮奉傳）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親）（無忌）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取翰之也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正義曰】）（有謀）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索隱曰】有作欲一本）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言輕以相怨也猶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武安在邯鄲西高紀【正義曰】武安說見前大會也）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正義曰】邯鄲趙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金用）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正義曰】謂人之兄弟言與之）（少謀者未能動謀者若有缺者昆弟矣和下好有若缺文此）公與秦計功者（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士得全為秦故其不協【正義曰】六國猶連雞）（士如鬭狗所以虎狼秦張儀嘗其口○秦說）（縱不就秦亡王曰趙大王毋愛財物盡以亂其謀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臣○云前）（其先散合從後比陳平之間項羽同州時）（此謀出居俗貪贇甘猶術每中有言權義廉恥一然）（多事之際以為亟閉不知機亂之策宴於此）（愚謂鄭之以為王以為收之間）（工建相秦亦此之將三國皆聽故）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其父趙奢子也其四十年昭襄王）（白起傳）（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使蘇代說應侯攻大事記引○司馬貞曰）（太原韓上趙恐使馬服言崔浩）（馬服猶言服馬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十四）（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宜城鄢以東及鄢故郢見後陵五都）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正義曰】本此下有召字）（云劉錢）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邢國趙襄故）

亦國此字當作鄧補曰上黨秦攻韓圍陘史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正字相次也因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一二戰正曰一字誤史作亡此蓋亡字誤分得民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由割地來如是則趙必起兵大少因以為武安功為之下補曰史無少雖不以為此韓臣字非奏又云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是接復云公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女家之臣也男曰相此家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無汝南時同也補曰即當作與為與餘子同也又季子注蘇子也正曰

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補曰姚云一本何事也

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將元作為王補曰當作王為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

實其安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行）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解：校，部校也。[illegible]馬用之故軍府馬官以爲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正義曰：竟陵在郢[illegible]，出長壽縣南，今[illegible]州[illegible]。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也）陵（先王之墓也）楚人震恐（震，動也）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一作"字"，大事記有）不能半之而與戰之（[illegible]）於伊闕（正義曰：[illegible]年十四）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盾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illegible]）大發軍人數倍（[illegible]）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襄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集解：[illegible]）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illegible]）發梁焚舟以專民（[illegible]）以（大事記去此作心字）掠於郊野（取掠[illegible]）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

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illegible]）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illegible]）欲推以爲鋒（[illegible]）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illegible]）待韓陣（[illegible]）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illegible]）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illegible]）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illegible]）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illegible]）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illegible]）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illegible]）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

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
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
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
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
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
之變正曰以字下疑有缺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
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
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
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
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
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
將軍敗則辱此所策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事在四十八年
及五十年元官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
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嘗篤行
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
已知故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挫矣何盡國尋
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戰之綢也正曰慮侯
蘇代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
從伐趙者為此也大害說謂起之死皆雖之力銷
可謂不擇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傑篤行益嘗卅
有官職而以其官
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
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

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
也守閭嫗曰婦毋也正曰廣韻老嫗也此引說文不切曰其夕某孺子
孺子乳也婦宰乳若亦婦人之美稱亦策王有十孺子內其士為私之也言姬之言亦有
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犨令之而
非其所欲故令之切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數猶告也孺子內士
人心固欲其告雖非毛親今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言了之令亦能責怯所貴妻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宜
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
稱晉十夫揉椎挂屈中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
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
摯以反摯稽之刷此睢傳言稽與諸侯通則且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

欲兼誅范雎稽始薦非雖後任稽守河東正曰史王稽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攀家罪
咨趙在侯當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以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盜
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懌聯王臣割美息患侯權不知所出此策雖口云云富在
此肯所謂夾王大怒而欲兼誅節者則非當從史然王奉胃勝而善遇之若所以說之也范雎
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汭宇楚正曰恐行魏
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狎習猶
舊也言非王道習之舊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主天
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愚一作遇遇作愚正曰當
惑衍或字或正曰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
是王過舉愚猶誤也昔舉而今字之是舉之悞顯於天下而為諸侯
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設之而加恩以國

相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
有之然其過舉之言遂葬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以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
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之命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
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言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
而世不妬元作妒從后女妬[補曰]當作偏其業臣聞之百倍之
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民不學其役之[正曰]世既廣矣度有事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正曰]成之不得復大功不再
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無事於是聖王之制
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
盡不罷怒趙元作怒趙一本作趙怒[補曰]富作怨趙必於其己邑言必攻趙欲猶遂取
使為己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言其民
於適門方頴所不通欲下言從斥不止[補曰]姚本作四輸是言四面輸寫之國今雖得邯鄲
鄲非國之長利也接時故攻邯鄲今雖不意者地廣而不耕
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罷新民未則雖從而不
止矣言去之且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斷猶止也
言戰不止上事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補曰]家而愈戰戰勝則國宜上
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上文用兵不危不休故物不止與雖從而強
言之不上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必雖為父之不責其子可得也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補曰]以下句排之可見此下當有缺字
之為者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
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
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
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補曰]
如耳見前此時以為從故云然人二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補曰]言其志欲亡齊指其首而
亡以燕言之下作破齊罷楚並晉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林有
存亡不可知[正曰]言其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
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
民為之用元作用民[補曰]富用作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元作富[補曰]宜為字困下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破][富]元作
[秦]後有秦字[補曰]宜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補曰]後七年秦惠王五國
擊秦無功戰每考齊一師本獨後不敗塞之上也十年攘地攘猶推也秦人遠
迹不服也遠迹遠畏而不服之而齊為虛戾戾其敗民其地為三矣
齊東攻齊昭二十年之不至是年書秦攻齊拔河東為九縣秦其十三年五國共敗齊之不至二十年伐齊入臨淄為三十六之也
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齊策此語又有社稷為虛也語莊子曰國為虛厲而無後為厲恐此又有宗廟為虛之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
而適足自存者何也[正曰]齊宣強而反遭破韓魏宜
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丁文言齊之受殃此句當宜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
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正曰……）非收
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合從爲一……正曰當作一成）不
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
夫刑名之家（韓中之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如使白馬實有……）
（白馬非馬……）此臣之所患也（……）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懷……）服其人三國從之（齊趙……）
（楚并三爲……）趙奢鮑佞將（絕句）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不救……）
（不……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
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
是以知（……正曰……）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
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
（……正曰……）
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
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
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illegible]）

張儀（……）說秦王（……正曰……）
（……）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
言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
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
以與秦爲難（……）臣竊笑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
（……正曰……）囷倉空虛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
（……）白刃在前
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正曰……）
其百姓不能死也（……）
（……）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
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
事也（……正曰……）其相

父母懷衽之中（衽衣衿）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
裼（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裼袒也 頓蹋也徒謂空露袒裼臂也）正曰犯白刃蹈煨
炭（正曰服盆中火 補曰韓鐙炭）斷死於前者（自以斷死）比（字一本作）是也
（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不 正曰韓作皆昇比蓋皆之說）正夫斷死與斷生也不
同（言反斷死作長難之斷 補曰鮑緩死反生之前後斷同都玩）而民為之者是
貴奮也（奮言勇貴不奮死也 正曰韓作貴奮）補十可以合十（補曰與敵 四合 合鬪）
（字作對一本作合也皆作義長 韓）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
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之稱 決）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死之刑不死之故罰 正曰罰害不是 有不死）
（言以與之）以此與天下（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
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謂）
（直謂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耕治之田）囷倉虛四
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皆言他事無）謀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補曰言之臣敢言往者 蓋）
（兩說昔字因者字從韓勝 當從韓）齊南破荊中破宋（正曰）
西服秦（荊事秦非以年之先後也 齊南破荊 正曰韓東以下）
（一年五伐與 三年與韓魏伐秦 二十八年破東以）
（三年五年與秦韓魏伐楚 王十六年 以下）
（二十九年伐燕取之 王十三年與秦韓魏 伐楚十二年破秦 地 五許勢）北破燕
中使韓魏之君（其兩國役從）地廣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稱詔以令天下 此秦史之言 補曰）
（正曰 策趙王之教 詔告命令也 使者明 詔之及 下文詔之 類 後）濟清河濁（韓作）

齊之清濟濁河（正曰語書齊 以為限 東郡壽張有注）足以為限（平原鬲 濟上有）
與下文長城鉅防（正曰 以東 又 平原 貫 鬲 津 郵 黄 河）
皆近齊（齊以下水自鄭地也東 正義云 曹 濟）
齊青以入于海自齊以下皆 齊長城鉅防足以為
從洛州界流至入海河亦 地 正 義 云
西北界西北流至于海
從左傳注濟比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塞（蘇秦傳注即濟北盧縣有防門又西有長城頭在齊州平陰）
西北太山防（補曰） 門 長城 西 至 平
（太太山一記云太至琅邪臺入海 縁 州 海 後）
（河經界 太山 千里 至 東 海）
上（所謂四面破 及中受之兵 一戰不勝而無齊 臨淄 昭王 事入）
（言齊五面受兵 鄭之所）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
（正曰 所謂四破 中受之兵）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
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一楚名荊 洞 澤 一名 名）
（繹都丹陽文王徙郢 亦為五都 是為五都 多言 昭王 郢 王 郢 齊 亭 接）
（楚都丹陽又徙郢 郢故都 南 史 都 昭 言 郢 楚）
（謂郢者楚之故都 為郢 江 漢 鄢 楚 齊 於 接 多）
（補曰 大破荊江南在昭王二十九 地 荊 江 南）
（荊 江 南 地 遠 者 也 亦 之 九 地）
（手 楚 襄 之 二 十 年 正 曰 丹 陽 之 故 在 巴 陵 見 楚 江 陵）
（宮 為 郢 封 前 郢 江 問 丹 陽 江 陵 郢 故 郢 都 鄢 陵 故 郢 城 宮 吳 子 三 國 上 亭 是）
太 胡 中 自 有 五 湖 說 射 陽 宮 亭 彭 蠡 張 鄉 當 從 史 記 蘇 秦 傳 正 義 五 湖 宮 亭 震 澤 彭 蠡 者 是 (下略)
荊王亡走東伏於陳
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按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舉 荊 見 起 傳 白）

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弱）中陵三晉（作弱是下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行滿）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主社【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而軍華下（即華陽之下）大王以詐（【補曰】詐韓作詐是下同）破之兵至梁郭（郭韓作郭才文【正曰】韓）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魏都以言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之中而爲二國與不國則二國不遠故）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近秦也）趙危而荊孤（二國絕交）東以強（【補曰】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

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穰侯及秦）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補曰】（所封也陶之封剛壽以賞陶韓作）病於內（高誘即露爲羸耳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國之人故曰雜）其也（此【正曰】韓子注曰中央四國之之）民輕而難用也（此輕不附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阻故此【正曰】并無險益大上云中山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事見馮亭）大王以詐（【補曰】詐字）破之拔武安（此役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河間屬趙完之屬河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正曰】省）踰羊腸降代上黨（羊腸在上黨韓作取山東河間）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羊腸坂韓作四十六縣韓作十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東陽屬清河之外【正曰】自東云趙蘇秦說趙）不戰而已反爲齊矣（清河東郡此河也東陽告趙與齊不得地故此）中呼池（呼沱作池安也【正曰】古今本呼池取得齊益弱弱趙矣）以北（平分之）不戰而已爲燕矣（燕之東在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其中也）挾（作挾【補曰】韓）荊以東（以【補曰】韓作強）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作【補曰】韓）魏以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須之）天下徧隨而伏（【補曰】韓作伏矣皆勝）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所謂先世）地尊不可得（地與霸王之尊【正曰】韓作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補曰韓此下有十年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
而却（且怒且懼弃甲兵弩戰……遂而天下 補曰韓作）天下固量秦力二
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 補曰韓作……）
（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致力）非能厚勝之也（謂厚）
（大）又交罷却（文言俱罷 秦與趙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
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盡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
臣以天下之從（合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愼一
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
爲天子（元作下 補曰韓作）帥天下將（本將 補曰一作甲）百萬左飲於
淇谷（河內共縣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出林慮王在安陽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也不……）以與周武爲
（後志在朝歌……）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補曰……）戰一日
破紂之國（以甲子之日……）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不傷（補曰韓作……）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補曰……）決水灌之三年（補曰……三月）
（……）城且拔矣襄主錯龜（補曰錯韓作鑽）數策
（三年……）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可降）
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韓……）
（……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
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如死）望見大王言
所以舉（補曰韓此下有一字）破天下之從（舉謂皆舉而有之）舉趙亡韓（舉亦拔也）
（也補曰非……臣以言及於亡國……是豈不可不爲寒心甚矣……）
臣荊魏親齊燕（以……）
（獨後亡此故也以）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
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
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示徇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
（……補曰……）[illegible]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人奪之）
聞應侯任鄭安平（魏人……安平擊趙以二萬人降趙時……）
王稽（諸侯通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
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寧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秉猶執也）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之也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也■（台）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也（統紀）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豈非道之符（言行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起衛人相楚被射死）越之大夫種（句踐之臣）其卒亦可願與（宋均向）矣■（矣史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謂極身無二心）盡公不還私（還反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正曰（素猶誠也）蒙怨咎（集解蒙猶被也咎猶罪也）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之則戰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顧一作固姚云曾作避）■曰毀譽必成（元作有）有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雖困辱（辭顧同遭也）悉忠而不解（解同懈）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辱之人刑戮為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隙言有因隙可乘）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曰（此本以君臣論之）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猶擊也集韻批同匹或作批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則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合諸侯一句一本有九一匡天下至
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九
年吳王夫差無敵徐廣曰一作適補曰適通史作敵於天下
輕諸侯陵齊晉元作凌正曰雲夢書陵齊晉遂以殺身
亡國夏育太史啟大史人叱呼
駭三軍叱呵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返道
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曰史此下有矣字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
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
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杜郵在咸陽西門十里
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
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
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邑
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踐終負而殺之補曰此四
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
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補曰大
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
施三川以實宜陽補曰決羊
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
棧道千里補曰通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補曰史不退則商
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讓賢者而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
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
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
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
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二年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
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

與

居本作居字史同補曰按云一秦十餘年補曰史上有事字昭

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孝文王昭王之子於是元年六年辛亥卒

濮陽人鄧音東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

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

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

世遺澤猶言後世願往事之補曰事之猶言王之小爲而圖不韋建國立君之計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

城補曰字書無聊字龍龕手鑑云音卯故往說之曰子傒

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

夏姬無寵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棄死也且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以求歸國計事猶謀事補曰劉辰翁云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華陽夫人孝文后弟陽泉君曰

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

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也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

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年歲此言其年高

一日山陵崩山陵崩喻死高曰太子用事君危於累

卵而不壽於朝生朝生木槿也朝生夕死今又不如菜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字衍其甘言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以太山爲四維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

席補曰前齊帝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

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

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

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

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

子以留計留計決不留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不能然故曰空今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

施是自爲德講補曰必以德講紀請即講字好於秦王老矣一日

晏駕天文志天子宮早作而晏出簡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

足以結秦趙乃遣之子不韋以楚服見王后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服以楚製王后楚人之故王后說其

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王使子誦誦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

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出於昭王問荀卿

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中宮閒曰閒之隙攻事陛下嘗
軵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云軵推車木者趙之豪桀得知名
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
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問其存亡臣恐其
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奇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
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
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
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見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此傳則言孝文為安
國君時歸而奪嫡立燕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
皆喪敗身死國蜀之於事是周知有天之道矣凡不幸邪無以立是
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第此子楚之計乎年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莊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閒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以卿相燕姚本正曰
此有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
快少庶子甘羅禮記曰庶子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甘羅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甘羅
文信侯家臣也即指此也注以索隱引策言秦官誤燕子不韋又為兄後子
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

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正曰以事
言故君叱去曰作曰姚云去語皆勝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
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斯人有明正曰出者無指生
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矣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
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
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
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親見用於秦
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
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事見白起傳言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
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侯孺子童子也令庫
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
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王趙王郊
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
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
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
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閒請歸燕太子與強趙
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閒歸燕太子與補
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一與秦之

（也鄭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亭應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正曰]一本有姚同）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耨耨器[補曰]徐按詩周 錢銚也七遥反字畝同音亦云 田器鎒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

（國策卷之三）

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同語色艴如也[補曰]艴如 說文今勃論語作勃）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 韋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齎負同）聽之韓魏（特不肯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補曰]一本無此三字）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衍於）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齊（[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入朝四國畢（以沅作）必（[補曰]疑畢）從（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 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也（疏始皇在十年畢大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講頓 子之義高於楚臨而其說過之遠矣階其不知 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哉乘連視之茂 矣[正曰]大事記茅焦就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 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悟奉 頓子告始皇山東戰國行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所重者獨燕并諸侯耳茅集所以能復 太后者特以著徒胃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 悟之也思按嫪弱辭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 說以燕并行詐未喜正諱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 二人雖異於范雖 于義皆不足取）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國策卷之三）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隋言）舉左案齊（兵於左則齊 丁弄丁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衍言宗 行一[正曰]）（叔益房反管 壘也又伏也）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特爲 乘今使齊魏王）築剛平（趙地缺趙敢侯四年障剛平以侵 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宜[正曰]正義）（蓋在 同北）衛無東野（并其則剛平 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 飼馬）（牛人也大者薪小者秣 [正曰]芻草也牧牧人也）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言晏）（事也植二十三年汴委贄屈膝也[正曰]彼王不 此強節入贊贊通即丁文挹贄孟子傳質是也）（殺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友（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 告急齊是以伐馬陵）（之敗[正曰]見後）因退爲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 或曰宋之逢澤）乘夏

車夏取其文後有夏篆正曰乘夏下文可徵夏亥雅反從注夏車者言中夏之夏赤也執乘十夏篆之非東天子稱夏王國也夏中一諸補正曰湖朝前子者為即字疑衍二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和作時無此事太公本此下有八字家大地太公補曰字有誤二聞之舉兵伐魏分鄰二十家之家字梁王身抱質執璧贅質之贅之之請為陳侯臣故敗中陳侯二十六年齊之齊從王故稱梁王為魏故侯亦從在侯故陳侯至魏成侯此陵不至趙而鄲齊陳侯陵之不事記大事記魏年二十十年魏之年八十年齊十二年魏王二年陳侯王大魏之宋正曰諸侯於王其東齊之年惠王魏伐趙故二十年奉公諸侯稱王伐趙後年陵拔魏邯鄲十七年為秦齊會之諸侯至魏安釐敗鄰之年宋魏以二十年秦遂為齊 魏史魏所為魏代事魏王以邯鄲乃拔下之後地齊從之後年齊趙魏伐齊年公三天下十年宋齊當魏代惠王以趙伐魏年以侯魏為以魏之年魏齊宋楚後以王為趙以之年齊之勝也魏之齊王之勝也以宋故魏伐王事之魏于以梁之十年齊之宋年魏魏之二年言魏魏齊魏鄲王國亦時是惠王魏王齊年王魏年齊朝宣十年魏楚魏王

七年乃楚魏惠十八年敗申縛於泗上之戰今為以此考之非魏伐鄲也其事至皆指為之宣王遇也上兵爲之非一乃語也國亦指陵齊之王也泗上一文諸伐魏之語亦鄲事後有之不邑安魏魏事魏大言記楚以謂朝上者十二年之士子主可事不天也天丁事皆從又鄭伐諸之魏天下之天下皆魏梁毅時發自大十二年郢諸從發之無亦伐之者宋梁君後也十郢記王朝上考不可一鄲方之自從信罪君魏從盡信但魏乃樂郢威王聞之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

此趙此地也蓋二趙地魏之難即上水注中諸姜之而大縣註引日翠之年桑 此說皆卽衆注注根據地根據 趙地燕之地毛釋劍掫自揮旗去不戒可甲也有所擊引也補曰刷釋二反者 不委南面之首罪於楚西說趙正曰說趙解之使人

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同補正曰於是夫天一有本天之辭誤側紂之間當爲高誘注紂曰臨側紂之間臣豈以鄲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鄲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以補曰同言鄲威王言天下而又欲伐之謀楚也言趙而強諸侯而伐之之言言魏強言強者齊以次之伐不以齊之情強也強而以乃秦之攻天下攻所為也國文削補曰言所以先下之云也攻諸國為一削齊於燕見下伐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正曰賈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 今以王衣冠劍舞之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

同也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妃當音配）補曰（曾參之身云卿陳軫之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illegible]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辭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補曰（[illegible]）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illegible]）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illegible]）補曰（[illegible]）魯之免囚（[illegible]）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illegible]）補曰（[illegible]）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illegible]）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illegible]）補曰（[illegible]）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illegible]）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illegible]）補曰（[illegible]）秦王曰然乃（[illegible]）補曰（[illegible]）復使姚賈而誅韓非（[illegible]）補曰（[illegible]）

年書會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爲宣王而東之文典之合此通監所撤也通監宣王二十九年伐燕閒史記下秋十年宣王伐燕即楚次年暦王立宣閔之年或亂而失次通監必有所撤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許於孟子莫老於國策史記年表燕明文齊出家不書持燕出家劉取國策而易宣以暦耳安得據史記之墨而楚孟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閒異辭於傳謂異據通王茂傳孟于所見也史記所傳閒者也亥得據所傳闕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之書也孟子之書幸有固策明微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齊其說表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焉辜意學者鈔之記高氏乃所以自謂也宜上呂氏春秋陸東氏據漢書攻爲陶處氏昔人說其不觀古今人哀宏攻本文鈔之失正竄此學晉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戰國策秦卷第三

乙巳前監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正

戰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彪校

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 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擴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 章章匡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並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揚與之 宋王 辟公[正曰]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十五年此非威王時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國猶信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其償 不償因以爲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未嘗敗撓此言二子死盡九年前也[正曰]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爲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尤著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蒙有齊國復強之言決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邯鄲此二十五年 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 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 號成侯 曰勿救則我不利 我我齊 田侯曰何哉對曰 補二字[補曰]史有對曰一字 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 軍於邯鄲之郊 以軍法郭之汲此[正曰]高注軍屯也愚謂凡言軍于君地者猶言師于其也成列則云陳于某 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據与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兩國不戰故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也攻之使魏困邯鄲拔而承魏之
敝承言其後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義云桂陵在曹州東氏縣東北又說見後正曰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爲變其徽章補曰徽識也以絳帛著於背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其注別若也
今按火衣又按王莽傳殊徽幟注通謂旌旗屬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偵者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字衍之之正曰也句許有下頃之間
變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如而倘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發謂罷之發是既降矣補曰發一本作王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拜拜西藩之臣藩臧王與
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名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棧爲櫚以立馬章子通國稱不孝孟子以爲父子責善正曰高注棧牀也補曰
而不相遇者恐之因此事也不復語馬屎之中吾使字衍者者補曰一本無姚云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正曰未有教命後爲未命補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鮑謂君父而以也雖無父命
言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鮑孝正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
威王之命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鮑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義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
兮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授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丏曰鄂齊張人丑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無所親疏之間乃爲齊見魯君正曰康公無考正魯
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
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
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其宜
不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爲孰勝哉對曰鬼且
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補曰
言其力適均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
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拔武選者見必殪死殪
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
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敗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其爲德也亦大矣者德敗
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敗之者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補曰爲去聲齊
成侯鄒忌爲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鄒曰以丁邓號爲成侯田忌爲將
不相說公孫閈齊人閈史作閱補曰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
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
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
威聲〔正曰〕其聲畏懼天下欲爲大事反齊王而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
〔正曰〕公孫閈所使者因令人捕捕取也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鄒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宗阿即墨大夫明矣〔正曰〕史
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識之也以公孫閈爲鄒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異猶
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後位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
遂有馬陵之戰接衆言忌伐魏三戰二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棄佯言之也詐章記忌孫太
子市會龍清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
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陵出忌既襲齊豈得再後
成侯猶在豈宜並乃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以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閈之詐豈能
行其閒其爲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言又晨
作佚〔正曰〕高注佚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
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
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旦明也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補曰〕一本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
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
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
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
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
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
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無諫者有時猶朞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解之不待兵也處謂鄒忌嘗以諫走田忌則身人
亦倘險士年唯此古老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
云云事與此類又名存有有所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攻巴改褱新衣補飾冠帶顏謂其妾云云冠與
韌足事有說外
宣王威王子元年顯王二十七年己卯〔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管圍蕃與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正曰〕正義引
拔世亡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少梁高之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口大事記此
魏伐韓也謂伐趙者往歲桂陵之戰與此混而誤不
韓氏請救於齊田侯猶上陳侯
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朋即田忌也不可夫韓魏
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
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
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
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喜云馬
陵在濮州鄄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
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汁州外黃退至
襄州東北六十里是也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爲兩章一年相公臣思一爲宣王孫子臏謂臣思之策
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中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況非朝韓舞乎正曰今撥極公曰臣思事
自與鄆郭之難及韓齊爲與國二章相蜀非此章也說見陵章
田忌爲齊將正曰此二年召復位說見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將
孫子臏也齊人武之孫爲田忌軍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
乎田忌曰柰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
罷敝於先罷疲同彼謂齊齊軍已與戰衆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
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脊險陰補曰姚云曾本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
敝老弱守險敵衆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銳騎者也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轄
同車迹也言其險彼不得方軌適相循耳鍪擊摩車而相過錯轄同車軸耑鍵也
路彼車客故相擊相擊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
增沖稍敵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縣西北

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所謂高唐屬平原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
高宛屬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陵正曰高注雍門齊西門
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制治而成侯可
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
齊鬼谷謂臏非武亢也武雖運奇門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聞於齊孫
子曷爲而有是言必公孫臏成侯讒嫌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爲相田忌爲將田忌走此
云代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遂杜赫
曰臣請爲留楚爲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爲下有君字留下有之字謂楚王
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因補曰當有缺字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
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時說也此
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爲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在楚威七年此十年還補曰余詞
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郐欲逐嬰
子於齊遂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正曰齊人
又見韓魏中山等策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不由盼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補曰云一本有姚與不附史曰百姓
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策七年
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駰以權叛又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
戰于楚境燕策爲丈公時正曰大事記燕齊交兵必并此地按宜合燕策並載而取大事三說文公末
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著其說而存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嬰專言自感後王時任職使魏處
之趙謂李向趙人記趙用事者也正曰大事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爲燕東兵東首燕欲齊和或欲兵不戰爲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爲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之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同罷疲趙可取唐曲
逆並屬中山取中山也補曰言二國戰不暇比顧趙可以其間高注唐今靈壽北盧奴也曲逆
今蒲陰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吾趙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曰割害齊地害書齊燕地正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蘇秦爲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
山東有琅邪徐州郡琅邪齊東南補曰孟子主兗上邑西有清河冀州郡補曰
曰上義云入貝州北有渤海幽州郡義云今滄州補曰正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三千餘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始於五軍家令
疾如錐矢錐銳也錐矢者貴疾補曰呂氏春秋所謂鋒矢勢捷鬭王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言疾也爲鋒輒其敵大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古營丘地補曰青州臨淄縣故臨淄云見
正義及水經注涉海後語比海今青州北海是也七萬戶臣竊度之下補曰
史比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似笙三十六簧鼓瑟似琴二十五弦擊筑以竹曲五弦之樂彈
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劉向別錄蹴鞠者傳言黃帝作蓋因以練武士
即體也補曰王逸云投六箸行六碁謂之六博索隱史作蹹說文徒盡反即蹹字臨淄之途
車轂擊元作擊正曰轂擊者車轂之相擊說文轂車輻所湊也
入轂擊說文音計又反此章史作轂車擊不得通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旁帳者在舉袂成幕也袂袖揮
汗成雨家敦補曰史作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曰史此有以字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雖勝猶爲秦以失半敵強地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曰元作後姚本作
故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補曰亓作闌姚

(過衛至闕 史作一衛)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取衛 陽晉 長義傳 正曰 云取衛 主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 儹曹濮等州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徑亢父之險(昔屬東平 亢音剛又 【補曰】高注 征城縣南 良反)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戶則此亦兩 也軌車轍)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兒怯走 【正曰】狼性常屢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作猲 之甚 集韻恫喝 高也 言疑)揭(【補曰】高注恫呼合反 猲喘息 讀作恐猲 史作喝 亦作喝 又索隱云 亦作)高躍(【補曰】史作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補曰】此有一字 一本作固 元作固 【正曰】固故通)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 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此本 敏此下 請有 云遠 明則 於道 海東 窮一 疾境 之國 本注 也 未)(【補曰】一本)(曾得 聞教)今主君(【補曰】所主 字 主君 史作 蘇秦 足下 恐)以趙王之詔告之(詔告也)敬奉社稷以從(皆凡 有蘇 此張 在從 論橫 之 龍 本 韓 傳)後

淳于髡(解 人見 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言比 上聞 難得 千里 相次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有一 為 並肩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後語 鳥同 獸同足者 翼者)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 小生 而 丘 水 也 故 不可 得 孟子 注 沮澤)(俱亡 生草者 水名 出 冀中 【正曰】之 沮澤 言 下文 求之 地名 如 黃書 所謂 生於 沮澤 之 者 不 可 用 地)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也缺 蓋此與梁父 在泰山)梁父之陰(東也 也 【補曰】高注睪黍 作睪 父)(皆山名 山也 補 字 竹 言 羅 多 山 北 曰)則郄車而載耳(車却 重不前)夫物各有疇(疇 之耕 治田)(手所 【正曰】 聚也 故 馬 類 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也挹 酌也)而取火於燧也(大燧 鑒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補曰】字 皆 為 反 見 馬 元 作)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補曰】為謂字通用 此書 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狡兔 逡 名 同)(集韻 狡 疾 也 按 獪)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擅者 無 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勞也 亦)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 辭去之言 不 用也)【補曰】(此與 蘇代 鷸蚌 之說 同 而 異 老 也 陳 軫 之 虎 逡 七 倫 反 爭 人)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馬四 文毛 文 成 匹 色)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 陵之敗 東馬 怒 伐 齊 齊 請 臣 此 富 得 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 兵 勞 而 伐 之 楚 乘 其 因 之)名醜(言 也)而實危(伐與國 有醜 楚 伐之 危也)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illegible]）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若誠（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實不便非盡也此設辭也[正曰]強注紋不通說見下）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補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訛舛）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元在魏策[正曰]君魏而說當是舊）

齊宣王見（[補曰]見賢遍反）顏斶（斶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斶[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垂使之即已）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趨說也）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埒秦伐齊先徑魯故云）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一石百二十斤）萬石簴（鍾簴之桴）天下之士皆爲役處（役爲之使）（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恐仁義字當在士上）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服求（[補曰]求屬下句）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illegible]外[illegible]處也[補曰]鄙五百家）監門閭里（門在郭里在野[illegible]有門[正曰]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illegible]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閭里皆二十五家鄉閈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有巷門若）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夫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元作以[補曰]以當作而恐）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補曰]倨据通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補曰]削地也[正曰]削弱也）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不得握也）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有爲故功不立之）虛願不至（之不求不爲而不欲虛願也物不自得）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正曰]雄陶或云不虛或云不空又見尸子皇甫謐高士傳不識明四八臣[illegible]云[illegible]）禹有五丞（[illegible]楚辭八師三后外類皆不可據）湯有三輔（[illegible]伯伊仲虺二相外有[illegible]）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數）不愧下學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

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作刑【補曰】當作形下刑同古書字通形

民之力家語作刑朱子謂當從家語者[形]刑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之未著者無

端者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皆指實德言夫上見其原下通

其流至聖字衍人明學明學之明者言上見下學通聖明之事何不

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

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

猶言非邪【補曰】疑非字當在賤字上而夫音扶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云云一本作本與無非字義明

自謂豈非下人以身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

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

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

病耳【補曰】自取病謂病言士貴王賤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細人王自謂【正曰】細人前所謂無實德不貴士者願請受爲弟子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爲太牢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

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然而形神不

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其美比於食肉【補曰】當敵也如

字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

同禁也制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字衍

而辭去[君子]補二字曰斶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

身不辱【正曰】曰若斶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諭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

云夫意甚明秀字譯

先生王斗齊人【補曰】一本標文振鉤夏作王升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爲

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

曰先生徐之使持其至使無趨至【正曰】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如不

所聞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九合諸侯

齊人爲先也得所好者[五]補摳鞮要有一五本字標文

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受【補曰】當作受授字通借籍之籍猶土也人民

立爲太伯二伯之伯後也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抎失也春秋傳抎子辱矣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元作是【正曰】姚云劉本無是字王不好士【補曰】先王好下說以

爲小異于之言光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

斗曰世無騏驎騄耳不字書騏云黑馬驎不以騄耳亦言不良馬陸王賽

驥騏之一 騏驎行中律玉篇呂則騄此此亦此二字單言也如騄耳一及八駿

文不一兩補【正曰】王[之]補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補曰】作逡前一本有

上文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

嬙越王愛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縠細繒也【曰】增韻縠綃【正】紗齊三服官輕綃注今紗下章曳綺縠又京帝省齊氷紈方空縠知齊產者也說文縠細縛恐此注字誤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辟避其所惡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愚謂王斗之義無所出出門求見自早甚矣而徒以趨見於足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逐而不功國所謂學綴者可知耳然不若魏年之言之慈而鬼爲序舍年而取斗爲年之言出於斗也【正】【曰】王斗從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爲高也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抑公好狗馬有色之說亦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爲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論正兩學毅之言與魏年合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說稷下者甚多年豈果出於斗乎【正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爲上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論是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類皆亦與無實不台而議所養非所用何頓爲故類爾勸以貴上王斗議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稱者亦未知其何知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拔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齊處士曰聞先生高議【補曰】恐是義字設爲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爲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言過於嫁已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

豈資同所賓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爲區自四以登至於釜十則鍾又稟氏注四升爲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也

管燕齊人【正曰】無考新序作燕相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与漣同泣下也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鵝鶩有餘食鶩舒鳧下宮糅羅紈下宮後宮下列糅雜紈素也曳綺縠綺文繒而士不得以爲緣緣衣純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補曰】田需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即此人歟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閑錢對亦與此合

閔王宣王子元年騶王四十六年戊戌【正曰】此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復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此元年【正曰】宣王二十年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衍字史言軫爲秦使齊賢問之滿齊見陽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猶有貴者不曰唯令尹耳楚相也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祠春祭【正曰】高注祠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王宗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正曰】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卮酒

卮器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持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為名亦元作居正曰因下足字衍而姚云亦字止字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
解軍而去楚記同鮑謂此策錄其指為齊亦并勝之善補曰為楚為齊為公之為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惠文趙足凡趙皆趙人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十年又說見後補曰索隱云嬰諸田之
別子非宣王弟也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集韻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
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
委之於子公孫閈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
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
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王畏君與遠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總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未睹末流之害也
靖郭君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封邑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將城
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
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所謂鼎鑊之誅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
有於此言此言外應復有高注於此止無走也正曰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亡無同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也言自恣肆
則螻蟻得意焉螻蛄一曰螻天螘得意飲飽也今夫齊亦君之
水也君長齊鮑長之長補曰見下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
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正曰奚以薛為夫齊句一本君長有齊姚氏按新序
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司寇典司五眾計其
事之凡也正曰注家謂此殺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
夫典事者甚曰計簿書也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
厭之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縱故以委之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缺誤姚云一本作
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
擯今與靖郭君以五官之計委之補曰正曰姚云今一作令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引此按一本標云滕文御覽
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弁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

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節卻不修細行者呂覽作當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補曰】孟嘗邑名在薛旁按詩居常與許即此嘗也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集韻剗翦也以翦草為術而汝也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集韻慊愜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慊貌辯之意雖家族破滅猶為之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正曰】此本高庄按田文傳傳舍幸舍代舍索隱云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推之則代舍乃上舍也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正曰】為之御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下同威王薨閔元作宣下同宣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得言宣王立也【正曰】說見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宣王曰子元作子曰子曰【補曰】當作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主頤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云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息王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閔封嬰王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之【正曰】史以田嬰之時在湣王三年從通監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國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之受薛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宣王太息氣長出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請郭君衣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補曰】衣舞劉本作帶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猶固不得三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以生為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愚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為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喜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正曰】心迹之語未當說見章首條下【補曰】趣即趨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同)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救也)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以割肉餉其相伐)秦曾不出力【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云力一作刀)天下爲秦相烹(烹煮也)秦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所謂孤以臣之【曰】諸國勢不得合故曰孤)【王】北向而孤燕趙(句定)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比六年【正曰】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趙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皎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

合六國伐秦毋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愚嘗按楚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亂書燕王章皆勸三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從國事勢曉勝深切如虎即爲魚比日引東同舟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從伐韓梁東闕周室甚雖森六之如約山東告以銳師成韓梁如秦見三晉之堅又前伐楚其言皆合是以一特之事一人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二皆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爲秦相則而秦不出力爲秦相然而秦不出蘇則亦二策之取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成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況策與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成梁之約攻楚之料於是窮信其並爲陳軫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儀商於之嚴軫陳不聽秦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入秦屈平昭睢諫而軫如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令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閔之時而軫力爲魏說諸收是時國淮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遠楚又勸三晉之移禍於楚立略不爲楚計哉蓋其知楚諸之不可寓入秦之不可上而諸國之猶秦非特爲魏所以爲楚所謂陽備而陰助之者然蘇氏見弟稱說診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事記自著軫詭關於

顯王四十七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徹以楚王入秦一言當在赧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而五國伐秦前四年慎靚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爲長蘇秦之約而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大年田文合韓魏伐秦遁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反覆參合可決其爲軫矣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且年表滅中山在主父既後而由家先一年大事記取曲家史遷所然習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連歲攻中山略地得城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難主父攻略門地襄成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膏據意考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末寶其君後四年始述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述其君于遷扒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外也故愚說著其說以使知者考焉中山者用芸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illegible]

[illegible]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

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illegible]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無大事記從之以燕賜我也[illegible]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illegible]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illegible]

[illegible]

張儀為秦連橫[illegible]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illegible]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illegible]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illegible]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illegible]

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屬弘農 補曰 今河南府黽池縣）
（水出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 縈帶因崤黽之地以自黽縣黽池 二反 害）
河間以事秦（常據此則說趙在齊前）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
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趙起兵涉河關城）
（河之關 補曰 蘇秦傳注 齊威六年 ... 河關也 今）
指博關（亦近齊也 補曰 博關 有博平以為博陵 今）
（山城行縣 博有古關是博）
墨（膠東國 即墨縣 今萊州即墨 補曰 司馬貞云 在濟州）臨菑即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
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
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 補曰 一本有里字 ○為秦之為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之齊 齊王甚憎）
（是也而秦任之 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補曰 一本 一本此 之）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諸侯割地）今齊王甚憎
（字衍 張）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謂城）
（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
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以禮器奉諸侯 所不備今必出）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作 補曰 後語 梁襄王）張

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畢 使）因謂齊王王甚憎
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
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
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
自罷（罷音疲 郎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嚴謂傳有）
（計之以害人之所不仁者也儀之所為於時有此）
（之所蓋不人之所不至者若為南公以取舍欺詐）
（於以前者皆可謂也 補曰 此事又無害 儀明年死 公孫衍）
（矣宜其言之善與 補曰 大事記 秦惠王死）
（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說之力盡 正曰 鮑）
（將死言善倘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 何善之可謂）
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匡本宋地見春秋 留 襄邑 衰 正曰 襄陵 補）
（公所築 牛之地宋襄陵 曰 大事記 襄陵 故宋之邑 不 承）
（匡 襄 故曰襄陵）而不勝張儀謂梁王（正 不）
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 此四年 儀以 ）
梁之齊合橫親（補曰 言從 猶親）犀首欲敗（正曰 橫敗其事）謂衍君
（是 衍 衛 儀 ）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告也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衛君為告儀儀許
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
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衍嘗與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
儀補曰未與衍一謀吾國矣遂不聽鮑謂此一言一動皆盡為手段
年貴可與同羣哉此在衍中而不言一動以盡知儀之際也故其智踏於秦其辨屈於秦而此是謀
衍也補曰為儀之為如字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史楚三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年歲不同蘇[子]並同秦丁死
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屬也補曰字誤作並同秦謂薛公又田曰君何不
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地近齊之東其地楚地
高而下此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
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秦曰不然郢中
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
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與秦韓魏楚三國此著書者敘說可重立然
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可以請
行可以令楚王並新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
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秦於薛公可
以為蘇[子]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
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子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秦謂薛
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

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
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
負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
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而得楚猶與之也為齊求地則
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
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敘說補曰敘說者分注字
其文而爲之故以著例云曾此七字不作注
謂楚王即以爲太子也王以爲上言新二已王死則以爲頃襄王外則無他頃襄
未許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
王之割於前多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
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
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謂告蘇子以
楚之故獻地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亦欲割地以忠太
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
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
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有益意故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地者以
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說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
倍於王也多割…交…齊之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
請以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剬斷齊也剬制 剬本多九反史黃作 補曰）
（制字正義論字例云）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
言也而楚功見矣（功[illegible]）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
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illegible]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
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
也（太子去楚之使也）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跡也（及其使楚之跡）今勸太子去（標昆本有 補曰一本）者又蘇子
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
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也又使人
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秦也奉王而
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秦也割地固約者
（補曰固為之約畫一本固約）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
蘇子秦也今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
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
子秦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 正曰姚注見邑）故曰可以為蘇子
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
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古如之者少）君因（補曰云劉作姚）
（固）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
令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作[illegible]）
也（此亦非薛公之恐太子未能自定安能讓齊 或故彪於從讀說于以此策于薛公不見用也）
（補曰載其語也 正曰謂不親見與楚為辭以事 理言爾予薛公不用也猶載其語亦贖度之辭）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為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
秦（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須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署
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繼以為懷王死而須襄立前後嬰見實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
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君而襄君有君所以請國須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
聞當時以詐趙之策猶何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詭也
或者太子未及之特郢中立王所始缺所疑○為之為交為武為歸之為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乃獻七珥（填也所以充耳）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
勸王立為夫人（補曰與楚策請昭魚云 韓非子淮南子皆有）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留求見之故君入）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元作秦並從傳今）秦（下同後語並作代 補曰字訛究作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
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
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
淄上（淄水出大山萊蕪原）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為之 補曰索隱云偶類於人也 正）
與桃梗（筭賈梗琴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雷主治害鬼故使山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

所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以不祓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枝根
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也史及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為質以木孟嘗○高誘注秦一本作余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挻拔也土中【正曰】挻
他鼎反直也藝文類聚及北本作埏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下也異於
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
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
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
如何耳如往也【正曰】如不知其所在恐止是語助今秦四塞之國譬如
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補曰】此將不行其入秦盡在後
國策卷四　二十一
孟嘗君在薛史云文代立在薛時夫拘也【正曰】代在薛鄙老亦在薛此乃可知吾何時
荊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曰】姚云一本有君字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
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
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報齊王王曰何見於
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
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清廟祭有
【正曰】按本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
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嘻痛也【正曰】
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隨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睱先君之廟在
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甚猶不勞而功顛倒蹶僵

也言其請敘之遽望拜之謁言望而拜之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人請
謂路有得不如死之學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勢大方略也人之急
也之言疢應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陿也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無考【正曰】向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之厚
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
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彼不
董姓我董之繁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
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有賢
容之獨高祖曰為其毋不長者以吾毀之也者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者字兄是長者
字下衍在此脫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云劉作持【補曰】姚言豈待
國策卷四　二十三
也詩是持待之說得者是待之說衍之言也虎謂君子所以報知己者多矣豈必殺之而後
贏而不及盧為之義先其正義有也似侯
孟嘗君讌坐【補曰】讌合語即讌也【正曰】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以補文闕者也【補曰】高注先生長者也一人曰訾天下
之主訾不量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侯者有侵君者之侵也臣請以
臣之血湔其衽湔洗衽襟也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
襟也請掩足下之短者【補曰】誦至字下當有言字得之請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
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弗及者勝臀元作勝臀之訥可作臀
人臀【補曰】姚云一本作臀鄭玄註云臀或作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
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猝同若魏文

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二人文侯師友）此臣之所爲君取矣（以此爲孟嘗所取【正曰】爲孟嘗取此人也）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妾之過稱非其配也與丁如同十）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錯猶置也）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衛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皮幣（皮狐裘之屬宗伯職孝皮幣【正曰】狐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乃皮幣爲師宗伯之制恐難引以爲注皮幣束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三）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欺者言已不肖而孟嘗不知其實）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歃其血以盟【正曰】又高注學記殺之以盟）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殺也使）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以此人爲不肖或以君疑者字說【補曰】）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衿衣衿可與語言）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謂善爲事轉禍爲功）轉禍爲功（周禮以喪荒之變謂之爲功也以強之變則以禮儀之強也）【正曰】

孟嘗者爲能愛士愛人者爲能強愛則強矣然事亦可與爲強者以爲論者著也【補曰】舍人之事亦可疑矣然事類此從史論耶姚本云至矣字句作衛字 宜至矣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魯仲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言自置木上據水一切錯置也）【補曰】則不若魚鱉（猶釋丁字）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姚本無此字或作在此【補曰】說處）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人也與齊桓公會柯以劍劫桓公歸魯侵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銚七遙反田器也鎒同耨字【補曰】銚文技反鎒乃豆反）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短之措）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教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處當以理）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怨之而來害我報其棄逐此士見棄逐不肯與處）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此爲教人之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出行五國【正曰】行其國中也）至楚獻象床（獻象床）郢之登徒（登徒姓也【正曰】登徒子名見宋玉賦楚以爲官名）直使送之（直當也）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戌音恤【補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若髮漂言細若髮漂云然【補曰】姚云本作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

國【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盡首句作出行五國也所以皆致
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
小國英傑之士英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誠
之以事所累之罪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
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
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止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送也郢之登徒不
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
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孟嘗君於是能
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欲得寶於表甫付寫關且乎東虎
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推折之後聽諫以過關且乎
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況表反煖即諼故讀或作宣【補曰】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
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糲也
具饌具○【正曰】草菜也陳平去肴肉云云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守恐草具以文例上鋏俱去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
之長當有鋏字【補曰】

言義鋏從棱向刃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
下之客【補曰】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集韻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
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為家【補曰】吳氏正反左右皆惡之以為
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計
合也【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計曰會罕數會注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能為
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通則也馮煖署曰能署書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劍歸來者
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
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曰】是一本作事作【正】
事章則盡是因作音則而事說亦說此類關王憤於憂以憤憂思同憒昏亂也而得罪
性懧愚懧當作懦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
於煖自我也下況於之義【補曰】況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
行之券亦以刀判其旁契別書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
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據合矣

家聽命索隱曰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作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亦通矯命
也託言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視孟嘗也
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孟嘗問也馮驩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
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
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
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撫摩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索隱曰
一本作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期年齊王謂孟嘗
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索隱曰此處其猶就國而為之辭
虞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正元作正日索隱曰無此二字一本孟嘗
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
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一本作僅索隱曰得免其死耳今
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
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
王昭正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事必在前史作秦王固謝不往此非當時所追書云爾曰齊放其大臣
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
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索隱曰改故相為從
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

嘗君馮驩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
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四文彩馬給也服劍一王所佩者自封書索隱曰本書作一
無一字則上當以封字句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
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
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驩誡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
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謂宗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
介之禍者訓一說芥草芥也介蜀也屬則不能故為纖細正曰介芥通馮驩之
計也
孟嘗傳有虎謂能者客之人歎不能客焉能
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緩之市義買矣而
為之營窟則亦賓封之客耳甚乎氣俗之移人莫
覺悟也以獲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見不賢者乎
評曰史文稍異末無三寡之說為廣正曰焉公自
言無能非真無能也孟嘗蓋已知之鼓問其署則
曰客累有能也羅子予眾焉公焚券孟嘗卒家其
力百秉之家不嘗聚數之臣豈足也哉○食以食
之之食音嗣為君為
文足為之為去嘗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宣王召之因謝病老於
薛與此駁二十年曰正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
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
乎拾予借以殺之為懼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
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

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論市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者乃亡不）
（故往趨之）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扎也書所怨反謝而後索也）
削去之不敢以爲言（策馮驩傳及牒同以此盖之）

蘇子（元作乃史作秦）秦【補曰】（字）自燕之齊【正曰】（此三十六年二十六年）【正】見
於章華（本作華章【補曰】姚及一）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門不知是一門非小）
（也有【補曰】括地志齊城東門閭門武鹿章華之門）齊王曰嘻（之集韻歎聲【正曰】有所多大歎聲）
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爲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與猝同）而患之所從往（【補曰】本作生一）
是者微（患在後故言微來異也今本書故言從與微）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恨之秦聽）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寫（元作）卒
秦（爲秦猶成善秦之事）【正曰】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爲天下秦稱之
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雖猶）
（有先害於帝後無）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字其）其
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一舊…六年…）
（忠蘇張之巨擘也【正曰】以收天下之無林許受帝號以爲之秦所不稱）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字訛）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
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
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
（亦問辭）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也劉曰伐宋利
（五字【正曰】姚云劉本有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然（然其…【補曰】史作之）

（入約紂然言秦俱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然字誤紂字疑衍以約與連下文請爲是）與
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
以就天下倍約儐秦（【正曰】儐背同擯儐同音古擯通用集韻棄也策多有）
（此改）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汝南潁川皆有陽地【正曰】非衛地…之陽）有淮北（淮水之北淮出平氏）
（相柏南…【正曰】…淮出南陽…）則楚之東國危
有濟西（濟水…十八…注）則趙之河東危（非趙河之東）有陰
平陸（陰屬陶南陽說見楚策【正曰】）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
而貳之以伐宋之事（武約伐不與趙而奉合秦此也伐宋）則國重而
名尊燕楚以刑服（刑服【補曰】威也本古號刑作威刑形）天下不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敬秦非實之）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
（齊記章決欲賓上之爲一…章…）
蘇子（元作秦【補曰】一本字無…）說齊閔王曰臣聞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下爲天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爲紛以結之主與國而不代人也人必怨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言藉）
（有…排…）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
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
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
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陰陽…）

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 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 劌則利也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 集韻銛利也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 言車中舍人皆 不休傳 傳遽也
言其警急 衛國城割平 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 衛八門土而二門
墮矣 補曰 墮許規反 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
遡愬同 魏王 補曰 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辭士之詞猶下稱孝公為秦王 身被甲
底劍 底砥同磨也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 騖亂馳也 河山之
閒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
牟之郭 正曰 中牟為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正義 此據地里志黃及索隱以為非
云中牟趙邑在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邑在山間 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
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 趙敬侯四年梁剛平
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我剛平 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 河洲內為河 出梁門軍舍林中 有林鄉記作林 字完 馬飲於大
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 溝元下作
同敘侯六年借兵楚伐魏林蒲不出此宜二年注大 棘在陳留襄邑南蒲有世蒲坂也讀此正義
云今趙州平棘古棘蒲邑 溝 補曰 世家作燕趙 隊黃城 城八年 正曰 按魏正義
是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在魏州所冠氏也大 正曰 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
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 云當考從上 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
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
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 罷疲同 樂同
衆為怨 事敗而好鞠之 鞠窮也言遂事 兵弱而憎下人 衍字亦 補
曰姚云此六字衍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長益詐之 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
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 從謂從之役 故約不為人主
怨伐不為人挫強 不以人為敵挫強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
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 伐字衍
楚也 魏為 正曰 齊閔王十一年楚懷二十六年秦與韓 楚負其從親而合秦共伐楚閔王十
六年秦昭王合韓魏以伐楚九年也 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 言等得地耳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
韓魏主怨也 是楚懷二十八年此十年 正曰 此十一年 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 宋越 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
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 欲以人為王 夫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為利也 補曰 謀人為利而情致殃 是以大國危小
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 不義可伐
不可輕 正曰 主於後起藉 權不以伐不義為急也 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勁 人之與多 則是 元作事劉本作是 補曰 就 以衆強適 國元作 適 補曰
罷寡也兵必立 補曰 疑有缺字 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 攘猶拒 霸
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 元作僅同 謹 補曰 字訛
靜而寡信諸侯 猶并同疑是蔡字 謹僅靜則四鄰不

反宋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柤）檳禍（凡作檳者皆作擯 補曰 字當作擯 此書擯字亦當是）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擾蠹蝕 別本作矯 一作蠹 故 正曰 此言幣帛之蠹也）而不服矣（一本此句下皆有而不服今添 補曰 去聲切 火行也 ○ 姚及劉本亦有）小國道此（道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人食音特也 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姚云 曾本無強字 補曰 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 補曰 春秋齊侯滅萊 莒恃越）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昔蔡恃楚而忽近 正曰 莒但言有恃）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黨也 不恃也 言此亡在所恃之相）有能（元作而 補曰 字或誤衍）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 主也 猶也 補曰 寄怨人使者 直不也 假猶 義而 寄不代 重所 即怨 主其 用兵之 義以 為名而）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蹺足而須也（時不 寄於義 以為兵 而 仲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 不趨）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眾事共事）交割而不相憎（此割地交 俱彊）

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曰 事字衍 又割地者 宜相憎 俱強者 宜不相下 今皆不然 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桓之曲 當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縣屬雁門）取其牛馬（北蓋之 會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字衍）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我役 而為我趨）故明主察相（相明察之）誠欲以霸王也（王字衍）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害於國 費於都縣 ○ 隱元年注 都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周制 四縣為都 正曰 周禮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又二千五百家為縣 四縣為都 又五鄙為縣 又小曰邑 大曰都）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有士 市肆 軍市 於是輸）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炊 爨也）殺牛而觴士（觴 飲之 觴 實曰觴 以飲之）則是路君之道也（路作露 國言 財用露於道路 又曰 路作露 國中所有悉出於路 是路之 路 中人 言路）中人禱祝（為國祈福者）君翳釀（翳 藏也 君有所藏 以醸酒 言為之 正曰 翳 羽葆 華蓋 此 翳釀 言以 醸酒 故 止）通都小縣置社（於中至以飲至待）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正曰 不用命者 戮 亦言 禱祀之事 財 謂 之 事 備 與）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死未強也）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 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 大飲 華 侈者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鈞 與均同）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

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首…）鐶鉉絕（鐶刀鐶…鉉…本作弦）傷弩破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宮…）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
家雜總（…）身窟穴中（…）
罷於刀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
能拔城者（月數）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
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身死國亡爲天下
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
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
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
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
之所謂善用兵者綦戰比勝…而守不可拔

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保持之爲善）則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
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
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
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
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
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
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
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
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
堂上（…）
雖有闔閭吳起之將

(善用兵)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几言)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臥席也)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俳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鄭名利若此備不見備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始之憂)(正曰宿留也猶宿諸)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上文姚宜有也字)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元作刻)矣(補曰上文鮑當作也)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補)其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孝公也此尊衛之)(正曰此秦人談見前上)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牆)為戰具竟(元作競)(正曰卽上文境守地堞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彩為柱衣補曰丹柱猶衣之也)(正)建九斿從七星之旟(鳥隼為旟又繪星焉正曰按考工記共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鳥旟七斿鳥隼為旟州里所建弧旌枉矢畫枉矢此與曲台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柱矢恐即招經注謂畫七星老又禮百官載墉此言七星之而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事)(所事西表地於秦謂此)而不以德魏王故(衍字姚云一本無)(補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鮑上)(補曰)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鮑謂此)(皆中事錢而不說於陛雖鑄竽昭樂非所以容人主者亦孟子色貲之小閔王竊不能聽以及鼓里之服百由之戒也正曰此策說兵主於誅亂著權不為人主怨其云寡兵而後起寄怨而後不自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衝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敘倡樂之入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才縣離之不察甚矣補曰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為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紿大事記云齊之戕宋)

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欲宋也蘇代復山之代為燕
反問騶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〇齊王
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害積彼西因秦三
年民無擇士罪弊又以餘兵舉五千東之勁宋而
包十二諸度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骨也云云
此兼之謀既中而勸燕代齊也此策為為爲秦實
謀前章代謀為秦或楚以此為代則方不答代之
謀知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無章肯二字諸
是矣抑是言也當在處中山後取往北成宋使三
旨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連知閔王之敗矣〇策文
其任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他二嵩為言而以措
義特勢明之令歸丁將以丁止求害則建矣言先
天下之殆後藉之得也臣閒蓋為固以下止好怯
強也言建怨之稱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語曰以下至戰
攻之敗可見前事為一算令出所謂善用兵以下
至篇終為一節二節皆雖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
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
何以弘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積〇歲姑府
反分斗閒反鵠工毒反射食亦反為人為儲為死
之為至大丁
之土圭箸

齊負郭之民背負郭有孤狐咺者[補曰]孤狐咺字注行大和叱走之孤國城
呂春秋書直諫狐援云云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正議閔王斮之檀
衢斷析也檀衢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字宗
室云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出完之為齊公將
夫此時之辯五謀其名[正曰]大事記引蘇氏史稱齊子公時子代向其
鹽軍莊賈閉以成功春秋方氏無此事意欲直曾為閔王封故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為畢公時為
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之後衆將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子此書[補]楚燕
將而應之為反應近齊軍破向子輿一乘亡達子收餘
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閔元作償[補曰]背一作賄呂本者閔
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曰此二四十十年年[正]淖齒數之

曰夫千乘青州郡博昌之間屬千乘方數百里雨血霑
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曰]二縣屬太山[補]禮檀弓注今
泰山縣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
哭者闕門謂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補曰]二不知字春秋之後謂皆作知之通諸從之淖齒曰天雨血
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
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
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里也太子
名法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溉園既灌王
君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后不可曰后[正曰]號本后敢曰君王后也
作太史氏女無后字後策正云太史氏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
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紿騎劫紿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數傳
田單許遂以復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
為王而時立五年迎而立之齊年襄王即位[立][補曰]丁有城字化君王
后以為后生齊王建[補曰]用音頭故之為去聲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其親王不如見之親女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
殺字何閔閔書之[正曰]辭是王欲與我誅者袒右肩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今偎習所徒案
反謨文楊也露臂

襄王 閔王子元年 慎靚王三十二年六月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不名攻下聊城屬東郡高茌平原也正

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人或讒之補曰姚氏口三同非無初燕止之

十一字則知此章首有誤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

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

書約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倍同背勇士不怯補曰史蓋作卻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燕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死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故此史釋云上時不再至之云再計

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南陽然則此荊州郡時屬齊云南陽即此齊淮北泗上之地也補曰索魏攻平陸

平陸見前齊無南面之心急楚北魏二在縣齊故之不南為南齊面有與燕爭難補曰

南陽正義云平陸之害小不如攻聊城之利大以為亡南

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

人下兵此時齊善故下兵救之秦魏不敢東面齊不攻齊也橫秦之勢

合齊為善橫秦故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陸謂平斷

亦為棄也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皆退燕救不

至不能救聊齊無天下之規規謂也楚魏退無謀救齊者

城共據期年之敝據相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

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過謂失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眾五折於

外燕王喜四年燕使栗腹攻趙在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以為此事燕將劇辛攻齊殺栗腹斬死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

正曰外不書此將及趙國也說見章末詳之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

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聊城之民補曰以敝聊一本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捍也期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

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

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臂謂

前也正曰人言攘臂者字見鄒陽傳袁盎傳云扼腕持義此云功業可明

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

以矯正曰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其國俗矯革言變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正曰索隱陶朱也衛衛鞅也王邵云陶魏冉封陶衛商君封商衛君也後襄王自云稱孤後襄王世世稱寡補曰

子非謂此亦引高魏冉衛鞅一公正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補曰歷數一下無字訛或衍之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也（遺忘也）而不能死怯也
束縛桎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
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囚）幽囚而
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然管子并三行之過（【傳曰】一本云并亦作棄）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
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出也）則不
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為遭（【正曰】遭字句讀曹沫忍恥而與魯君計以為遭遇也史無此句）
（則光明）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齊可喜以義故相興）
（魯君許言此【傳曰】許見上【傳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
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恚恨也）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
也（言天壤敝此名乃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倒韣（元作到讀）到讀（【正曰】說字未詳或浙文）而去（示無圖己引維）故解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名此書以齊）

閱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聊不合如此者甚衆得
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策實之事說聊城
之將則非後人謬實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皆其
書不存然為人以補亡而其人意永謂益用筆而
成不暇嫁被細變太史公所徵其十甲而畧其犯
北驪黃王于令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
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惟聊莒即墨聊部聊
城也餘實注此果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
聊城事後藺氏古史亦因之說矣故備論之【正曰】
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果服之
既此事在其後故遇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歲王二十一年
燕事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丁六年燕昭王
卒明年史王立遂武成王孝于而至王喜九二十
四年此蓋二事謀亂為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
十五字或他策既簡而切燕將止遇之十一字亦
他秦所無也且軍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檢為齊
不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吉之三十
餘年而不攻畢之兵力二十餘年而不能下數令
已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
史爲蠶破齊不下者獲莒即墨單縱反聞亦言二
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業亦有三城不丁之信
果一時事郭聊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
此訣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齒也考之軍傳
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於年當趙孝
成王元年遺劉地來軍為將次年遂相遊必不復
還齊矣軍聊城之役几十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
哉此因歲覇不下之言聊莒即墨之居而誤指以
為軍也夫仲連之言王謂業寶敗燕國盜聊城孤
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援其言初不勢齊襄昭意之
察所謂楚以南陽聽攻平遂聞王時楚敗崔此單
復齊後蓋已後之不聞楚鑑文攻之事二事必在
後也蒔在後慮屠詐連書亦與此意以因學毅而
詆也史又餌事卩得書自殺單遂屠聊成於非事
實齊前所殺燕者管騎劫為不聞其他此因騎劫
而詆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六息民而其行事之明
勸以歸燕降齊府處尹計之從亡者排難解紛又
事所書稽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
其勸之王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君坐現書之哉燕
將死聊城魯連何功義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
云解卒而圭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扶論其
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業之辨誤取君君皆
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誤好事者
閱約矢之誠惜其書不有假六以補亡一千餘年

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記因樂毅大事記解曰單誤因史眞文忠公反抔龍氏爲鄙而謂魯連之
予不可爲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 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
人疑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 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 人疑單也 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 菑淄同 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 恐單先發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 補曰 姓云別本巖字作聲句絕無下字元和姓纂引策作貫珠者人姓名 襄王呼而
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
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
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
之意 稱當副 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
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
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穀猶養 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 劉宋 舉 補曰 此因與字誤邪在此姚本在字曰
字上 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之能謂單取知
所謂威震主者微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
闕滅陽而王孰敢不聽豈疾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君子人矣爲是言也上足以權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補曰 斯人者又能
免其身不然王懼其以前言告單必報之矣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 補曰 徐廣云北海東安平正義
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之酅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 安平君聞之故
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 不欲正言其毀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 跖柳下季之弟盜跖 正曰 此莊
生寓言惠所聯不指及翻通之言出於此 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
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 元作由 由 補曰 一本作由由猶通
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攫持腓脛腨也 正曰 噬齧也 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 白王使任用之 王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 頃襄 使將軍 庫茵也 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 欲去單之勃 貂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
也哉 言勃據單勢 正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
禮 補曰 通鑑君臣無異 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 謂反畔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 振舉拔也 布德於民
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 懷來與士 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諸侯之人）其志欲有為也（為不𦤎）願王之察之異日而
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示服）
（欲受刑【正曰】袒即易也去上衣曰裼）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
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
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補曰】本王賜諸前恐死賜乃爾之說）酒酣
（酣酒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
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
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疑本有貂勃曰臣固知王不若也十一字今增）臣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
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
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闢之也）民人之治（【補曰】云曾本…）
（竹如）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
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
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
（兗州國其縣也莒）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懼也）三里之
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謂主兵之官騎劫）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春秋後語闔作合【補曰】城陽天下【正曰】城陽與天下之人城陽二字上文衍）
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元作中山【補曰】當作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補】單連樂【正曰】與前不同）且嬰兒
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
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
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不夜有不夜【補曰】不夜古城在青州壽光縣東南三十里…此邑古以不齊地志夜古有城日夜出見於東萊故立此邑以云不…）
（地志記名之為楚使者去使大使〇）
田單將攻狄（狄縣西北故城也）往見魯仲子（仲連也）
（狄此胡【正曰】史記正義云淄州高苑令樂安臨淄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
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箕蓑）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
（言大軍不能下壘枯丘其言無人物【補曰】吳氏讀…）
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
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鍬同刺土器）為士
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言…）歸於何黨矣
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淄出臨淄入時水澠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厲激昂也枹擊鼓狄人乃下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其言出於此

作拔澠音澠抱音浮○按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拔之次年單為相成之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救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還又策云趙王割濟東三城當邑市五十七與齊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壁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後常有伐拔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庸十三年

單之懼禍特扶而自倚也索業云田單將齊之良橫行於中十四年歸身號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單為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連為相與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闕此功蓋既試其端而亦終不忍背宗国以為趙用也單之人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又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三年天下合從此入年正曰文以襄王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連和襄王八年諸侯絕合從事此閒王十六年文怨秦絕韓魏伐秦事也當秦昭九年餽見策有薛地自里之文遠以為文中立為諸侯所訴矣公孫弘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以元作以補曰君何姚不云使人先觀秦王昭意者之設辭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

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下同由補曰由猶通姚本猶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人之難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由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文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解刎頸也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己之志曉告之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小者可侵者書者其不侵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也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事爾自曹未胡桓公曾謂士貴不以錯口彼蠢天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可耳矣是產柴若世之侏狗然哉帝曰唬人不富如是乎此說者之所嘗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正曰一本嘗好士也謂孟嘗君曰好士也雍門子補曰子雍門雍門子周今曰雍門見前善此下有缺文所以為說說養椒亦陽得子養所此養人飲食衣裘與

之同皆得其死（註未）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陽門）而
士未有爲君盡遊者也（蘇林曰盡猶文也言不盡於文海之道）君曰文不
得是二人故也（徐廣曰一作等）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
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縞鮮色細繒紵布）【正義】豈
食粱肉（書注梁米名本草有青粱黃粱白粱三種）白也
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補曰】君之廐馬至此與王十云云合此連上章有孟嘗君之門亦不當君之門高者如此【正】故曰君
之好士未也【補曰】能多士難市營而已昔人議其未嘗得士
特雞鳴狗盜之雄耳世以爲名今人論其是有士者
士之好上未也狗盜之時已有是論矣仲連之論
以自謂區區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齒也

王建（表王子元年報王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年）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子（徐廣曰一作周子）【補曰】（史作周子）謂齊王曰不
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元作燕齊）之計過矣且趙之於燕齊【補曰】（史作燕齊）
燕齊（元作燕齊）【補曰】（史作燕楚）隱蔽也（趙居二國之西北以先秦）
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自楚而有二國則得蔽障）
曰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事也）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
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

粟則爲國計者過矣（齊有三十餘年矣）【正曰】（此言周子周最是也）
云周子蓋齊之謀臣也失其名不必強爲之說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割此與秦地）【正曰】（割害與秦）
韓卻周害也（不伐而不救韓以周害）及韓卻周
割（元作害）【補曰】（害字有之一）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
爲患矣（秦以周韓不得秦應己又必伐趙魏）今齊應（補曰今下恐有缺字）
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
近秦則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也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
今秦之兵言之也入秦應必不果
【補曰】今一本有者字
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
齊安得救於天下乎【補曰】一本有救字
此趙魏割地以秦東之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地皆趙地）【正曰】【補曰】
公子無忌
爲天下循便計（循行便宜之計言秦伐之地因）殺晉鄙率魏兵以救
邯鄲之圍

止作一年事也當考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齊與魏初雖佸秦，今救趙卻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衍字）欲（補曰：上衍故字，欲字即故字者也）而與

秦壤界（竟界言其土地相接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鄢郢矣覆（一作福）福（補曰：劉伯莊云福乃偪之訛，一作偪）

長義三國之實（一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

且天下之半（且將也）今又刦趙魏疏中國（言其疏友）封

衛之東野（封衛之東地也）（正曰：東對衛之東也）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

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國（補曰：上文值有疊楚字）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

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曰：策大 ……）

畧同謂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脣齒秦攻三晉諸國而齊不救諸國亡之勢必及齊第三章謂秦國與秦界而患急則齊不足以與秦敵……

齊威后使使者問趙威后（趙惠文后，孝成王母）書未發（補曰：未發其封）威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

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

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

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複姓）

（補曰：路史云沂之承音懲有鍾離城，乃晉吳會。成十五年杜云在淮南縣，今屬濠州者非。應劭云鍾離子國在九江，其後號于此，吳歲之蓋）

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

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業）

葉陽子（正曰：諸書葉陽皆不姓，注雖傳注華一作葉。正義云葉陽今許州葉縣，又見一魏策）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

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

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顥：徹通作徹，去也）至老不

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

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

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齊邑，子仲居此，號於陵，自齊南一皆人以為所）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

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

殺乎

（孟子所稱陵仲子之山見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齊者。正曰：此言於陵仲子與孟子同時，則閔王之時，非威王、文王、宣王時也。此趙惠文王后，相距及文合，即此人之也，其在惠文王與齊閔王子同，猶相及。稱后者）

（彪謂數士不能察，王使鄉國君女子聽之。齊王建。補曰：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王。故無恙胡為亦不窮乎……正曰：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窮乎？不及后，必非君王后。王建時，鮑因策言，謂后問）

爲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之使如字塡它典它甸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

傭庸同均直也太史敫女敫音躍補曰徐廣云一音皎奇法章之狀貌

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

亡臣亡臣之出亡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

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

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

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

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衍四字四十有餘年不受兵正曰

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爲秦慮補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故齊事秦謹不搰其計

也與諸侯信與恐未然史稱齊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

兵此實錄尤齊與諸侯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昭王元作始皇按后死在建年於莊襄之元不相兩貫

也始皇始皇字誤補曰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

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故也君王后曰老

婦已忘矣詳其措蓋恐建之不心受記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

相疑即后之族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

辭變故之辭蓋僞者退以惑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正曰

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列男子也義不能放利不能冊其斯人乎正曰宋云

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令解環以齊多智爲言故鮑以賢責之不能正始既不足言賢猶秦之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

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元作閒補曰姚云一本作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

可物可可一作以補曰姚云爲謀又疑物字注可爲字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千元作百下同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千百補曰作數下通同鑑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

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爲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千百萬之

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秦南關在南陽析

弘農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

制補曰亦秦人之辭所未有故謂其秦王爲臣也乃西面而事秦爲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曰齊客之入秦者上章謂齊客正

入秦皆爲變辭又字爲齊居故云然不可考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

之地許養之僞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處之共松柏之間共縣河內律井共城補曰餓而死先是齊

爲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

恐建之聽雍客以亡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宗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爲先正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身王建聽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旃弱以漢言王入朝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為急一語論雖工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為先爲昭文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戰國策楚卷第五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楚 令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塗之

宣王 肅王子元年烈王七年壬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齊急於宋在今下 補曰請字宜在此中立下 宋許之子象 楚人 為楚謂宋 補本作此字姚本 王戚 正曰 豈待宋許之請耶 則成未嘗稱王此傳寫倒也 非慢接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宋結於齊把楚之好 補曰 謂法齊之急也言楚以宋齊之弱宋為齊後楚將常急宋急宋已弱楚將并之 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楚宣王十六年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惠王十七年魏拔邯鄲此事記昭奚恤為相按史年表魏拔邯鄲在宣王十五年此章乃明年事史在此年 補曰 此在年齊敗魏在次年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姚云曰王本作王作 補曰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強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斃也 謂兩相持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如與魏共攻之 害必深矣 趙害之 何以兩斃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補曰 一本割趙以深 趙見亡

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言雖有楚而不見救姚云有劉作知不恐援見有【正曰】
二字恐衍上下文可證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
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
秦應楚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後志梁國睢陽注征
廿有作睢陵少國有陽南臨濊水【補】【曰】大事記取睢陽宋陰外濊外反
江乙爲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譖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正曰】嫁居
書語以乃敢人來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
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怨殺子西劫惠王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
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
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出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奚恤爲敵國所畏可知○一本作屬
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啖我又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彭城屬楚知爲楚人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補曰】姚云一本無言其後三字
有此謂慮賢也慮猶疑也賢者言其已後言之則使王疑
彼思惡之也【正曰】慮賢書爲疑詞以說使我疑傳亦也
江尹乙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
君山陽屬魏知爲人東文明曰梁山陽君【補曰】非賢請封於楚知其無功奚恤必諫
而山陽然可以爲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曰】以山陽君故疑即山陽君【補】楚王告昭子
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魏近而魏入吾君臣之
閒以惡之言入矣恤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
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若矣若猶此指江乙惡也夫
苟不難爲之外爲其外謂魏也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口矣無幾口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
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曰】溺去音奴弔反【正】其鄰人見狗之溺
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
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
邯鄲事在乙居楚時故并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補曰姚云曾作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旁不明則適爲江乙讒口之資耳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莊辛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地記汝召陵有安陵補曰楚而魏策亦有同號者別一人也補曰按說苑作安陵纏嬖主類栗同壇纏字有誤以爲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出○正義云鄭嬖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其李奇謂亡國得爲安陵安陵召陵皆屬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以[illegible]安陵纏楚至如日以見女子[illegible]）君無咫尺之[功]（抗作州）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illegible]正曰[illegible]委曲也補曰衽衣袪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而（正曰李而已一）（姚云已一作色技已以通色已字類碁當作而以色爲文）色（言謂以色見擧）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illegible]）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輔車也今不及然補曰姚李作嬖女[illegible]）（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假字無恕其語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或出了以）今君擅

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此乙辭補曰姚云奈何下曾有江乙曰字）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郡華容補曰楚辭云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駟千乘（四馬曰駟補曰結連也）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蜺虹也）兕虎嗥之聲若雷霆（兕若牛而青一角重千補曰）有狂兕[𨏥]（元作牂）車依輪而至（牂也若推則羊耳補曰字書有牂字兹郎反又我與特通找也）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補曰宋玉招魂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文頭與此合）王抽旃旄（旃曲柄旄幢也補曰旗云）（曰爾雅旄牛尾著竿頭）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大如之）出則陪乘（陪重上也此言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蓐爲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補曰姚云試錢劉曾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爲王先用試黃泉蓐螻蟻王作蓐以御螻蟻文類聚引拭黃泉驅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嬖婦也江乙爲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有罪
則宅入官故可也請卜宅知之也客因請言作謂下門作謂謂補曰謂之謂又云姚本作為錢作作為
客客因因請謂之劉作之之補曰說一字作此姚丁本訣州一此字上昭奚恤曰郢
人其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其氏不當服
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
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以故挾謂已說意事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補曰劉曾作請對云而不得有說色非
如何也補曰猜而如
威王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年
蘇秦之楚三日補曰一本標後語十二國史皆作三年乃得見乎王談
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
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
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
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
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正曰一本標作鬼字吾葉書鈔作王題要引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建議入秦後當為七年或八年正曰大事在威七年說楚威
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補曰徐廣云黔中今武陵郡巫郡南郡西界東有夏
州車胤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補曰此左傳楚莊伐陳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正義云
云以江陵縣一本標夏口在夏州蘆蘆是山也後正義云陸地過江夏口西率蘆藏用云在海陽
中之東南平陽郡西郡也正曰劉氏云蘆陵蒼梧之東今揚州海陵縣楚此東境在南有洞
庭補曰在今巴陵洞庭蒼梧交州南郡按此乃楚粵蒼梧縣文也正曰正義云今蒼梧在山
粵地也蒼梧地北有汾陘之塞蒼梧縣屬召陵陘亭乃楚地補曰陘山不順史作邵陽
行以阼陘亭云汾陘塞是大事記亦謂邵陽亦謂陘山也竹邵陽屬今汝南新陽
正曰正義云陘當為順陽在故城在陘山之鄂州南陽屬今汝南新陽
至此邵陽為鄢陵縣東西南陽許盖陽之在界當是穰新陽辯近隱云字汝邵
新水汝南有許許縣臨潁川之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
大王之賢補曰一本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
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作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臺在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
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
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補曰鄢郢見前臣聞
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
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
稷宗廟言諸侯軒去其國以從楚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正曰練士厲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必實於外廄奇寶珍畜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
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
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
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同泊)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傳有存說五國彪謂五國之難燕子也華面而已非能六宛擣從之利害也惟威王雖有鄰奉之心念之執矣異夫者諸國之不可合從稱從命者也 補曰 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瞑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忘於死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亦有(補曰 一本此本有字)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鬭穀於菟)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一作)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名諸梁)身獲於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財材同柱國以子高爲柱國)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十六年)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言其大也集韻揜覆取也)四封不廉(補曰 封廉謂封疆之廉四竟完言無事故不窺也 補正)(補曰 一本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畛井田間陌 補曰 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溝廣深畛千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定四年注)兩[軍](楚地 補曰 本有)之間夫卒交(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作子)楚國亡之日(元作云月作日 補曰)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猶扑擊也發語辭扑普卜反 正曰 若)若捽一人(捽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爲可以屬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傳不書 正曰 左傳柏舉之戰楚大夫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戍傷而死句卑而死 沈尹戍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應麟謂鮑失考)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昭王)大夫悉屬(屬逼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定四年以爲申包胥 補曰 棼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

符分反胃七比反索隱云蚡古本作扮音憤亦符分反曰吾被堅執銳堅甲銳兵
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
糧潛行上崢山崢嶸之山踰深谿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
日而薄秦王哀公之朝雀立不轉雀立踊也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瘨狂殫氣絕也正曰詩瘨狀注
病也非瘨狂之癡旄不知人旄眊同無目也正曰旄眊耄字通並昏也秦王聞
而走之走去音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
蘇對曰臣非異言非它人楚使去音新造盩楚官見秦官有上正曰盩
造大良造遂為此謬誤樸字書盩張留反引擊也上曲曰盩此無義盩音戾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
此字新造盩似言始攝盩令降戾之云文當有說外或在吳字下棼冒勃蘇吳與
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不作
不補曰字誤或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
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廣之塢山東
蓋齊楚壁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是夫遂也蓋闕一說在彼
一在此補曰子蒲左傳子蒲云在稷與所注楚地當考夫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
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楚將結鬬於宮唐之上結倂支宮唐豈爲唐邪舍鬬奔郢曰若
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

宮貟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楚令刑正曰姚本雞一作離是時典
守者皆離其局亡負其典以逃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補曰五官見齊策蒙穀獻典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
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血謂牲牢餘豈患無君乎補曰餘當作余遂自棄
於磨山之中變志書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也正曰高云廣注引歷山城氏引李
通傳論曰昔蒙穀實書不徇楚難座引棄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苟村
社稷余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磨學說見秦策至今無冒冒誦犯法正曰一本無位
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
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節
馮而能立馮依也式而能起式小低貌補曰軾車前橫木有所敬則倚焉之
據而後能立而後能起云以約食故無力也或疑士不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
餓人一本撰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而後帶扶墻而後起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賤人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補曰然云一作說而華
元作作華章補曰當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矢其臣抉拾
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正曰詩注與此三字夫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
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爲資爲已資藉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
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訕与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
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
補曰此下有脫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
易垂沙之事未詳其畧詳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補曰爲主
死易止千數下句如此則意明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
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
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
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此第本文蘇秦之説之上知蘇子秦也然
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總謂此策人主所當先
傷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
而已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説
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
非也

懷王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韓公仲相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補曰此四字必錯簡齊楚之交善
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絶齊乎楚楚衍王使景鯉
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与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
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鯉爲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
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絶齊於楚
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
楚也將絶齊於楚而与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
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
於遇魏之絶齊於楚信明矣齊郤行楚楚疑行補曰信之
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示
同亦有二齊必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之疑楚疑使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也止我使也凡九十字
韓策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
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
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
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
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強楚敝楚其於王
孰便也正曰此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爲一章乃楚策麋鄉謂春申之文此簡誤衍
不同韓策旣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明言在楚策後事補曰与魏之与爲有之爲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相魏時逐之初儀此七年陳軫曰王何逐張
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
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
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
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批言魏恥三年主城下之盟之桓十
諸侯所恥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衍齊補曰疑誤衍字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齊共攻秦此十一
年正曰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爲從長事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子蘭津即策
所謂齊反趙魏首敗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圖
楚正曰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下使來我可惡難可懼也
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
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
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曰無考正
一本大作太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牛闌詳馬陵之難
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正曰正謂惠王字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齊強不可
陵正曰使蓋猶補曰本主作王在見字上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圖也以圖作齊字補曰誤
當作圖上有圖楚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
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補曰大事記此以圖既使惠施
之楚楚將入之秦擴約施求和於秦之事也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
凡爲伐秦者楚也擇此則楚勝與伐者也凡爲伐秦者楚也指爲從長而正曰
言餘說見秦策義非君章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
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
請聽秦補曰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劉云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
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補曰一作
將補曰當作得大事記改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正曰袁褱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補曰折也折食闕之列反折諸病不聽請
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此折出折子何以教之擬其折東
有越累楚之心言此可爲有楚之後正曰累此通書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補曰言楚刑忠楚魏昭子曰
正曰赫陳楚言楚事一策以證之折入秦而復爲是說以魏今恐魏之也
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補曰之爲爲子去聲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補曰令偏氏之後令平聲謂陳軫曰秦王惠
必外向不言合他國於楚楚之齊者與齊等者知西不合於秦
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
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不安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
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
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先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合於齊楚今必背齊以強秦而有韓韓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
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入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
后懷王后鄭褒鄭袖美人補曰袖寵同周禮書舞者所以舞也故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辛之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鄭袖當是所以舞也前當欲之於正曰按此前後不可考疑此爲初見楚王時事當在前張子曰王無
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
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圓者出於楚寡

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鬢別本作黛正曰墨畫眉墨
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
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曰此當有見字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
后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
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馬飼鄭袖亦
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隔不通未知
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補曰上林賦酒
中樂酣注飲酒半酣半醒也中直衆反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正曰便所安者習所昵者便習猶便嬖便毗連補
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

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子釋之釋置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自
爭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曰不可考補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以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袖二人蘇氏止爲鄭袖一人○爲子之爲去聲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爲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
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
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美又簡擇宮中佳正曰一說本無字補麗好翫翫人之可好者書曰翫愛資
人喪德習音者以懽從之女正曰習音謂懽已以從愛習於音聲者
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以邑爲湯沐之具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句秦女資強秦以
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必所挾補曰此下有勢字爲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
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

布衣之利也利在爲王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此十八年補曰
史楚頼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
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袖袖所言皆從
使楚儀固已料
是謂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正曰一本自爲一章今從之恐其敗已也補曰敗一本
作數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
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羈之用事者曰以張儀
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
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者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楚補起秦句正曰搆兵而戰秦
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兇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顏從

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爲足以免於死也 補曰 大宜 記勤向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以殺身事變之 來亦安可免隨哉此可爲小人之戒呂氏曰前大 臣見勢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吁豈惟屈 原辨虜人執不謂然懷王聽尚隨之不悟其言而出 之泯出之又悲其敗已而使尚之隨祐之言而尚 之男欽則嶷怒而終不能諫師表也社之亡身死有 玩弄於儀掌衆之上召忌斷師衰國忠言惡邪諂 責特以爲奉人前請天下反從而拾之 討其愚闇強懷六國之主無與擊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出在儀鄭袖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四方之國）被山帶河（補曰 姚氏及別本四塞字史同此脫）以爲固（被衣也喩其固也）虎賁之士百餘萬（注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周有虎賁氏非始漢 正曰 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冠鶡）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死難兵革之事）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席卷取之如席之易無遺）

（也恒山趙之元氏此作常向避文帝諱也 補曰 正義云常山在鎭州西 正曰 史記已作常 傳寫所改）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地上流之地 補曰 後語作上黨地）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持）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史作秦伐楚之禍意同）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居貧切 蜀郡湔氐道即岷山 故唐志茂州汶山有岷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正曰 舫平音倂舟也 舫甫望切）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足故至楚記昔伐楚楚爲扞關以距之儀傳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 正曰 徐廣云魚復有扞水 按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絶（北竟之北 非州郡之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歳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史書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字 王曰 陳古音作陣）有偏守新城（偏之戍 繕築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呑天下之心也（補曰 攻大郎下功字攻諸侯自當作攻 不出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 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陰謀一本無）

字譌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徹侯漢諱武帝作通亦州劉向所易也【正曰】說見前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
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補曰】諸本有此四字無今依諸本增與秦
戰於藍田又却此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七年此趣與上事所勝楚王
皆傳人止書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閒姚云一本作【補曰】
閒史同按諸本多作閒或作大閒不誤者閒義長扃天下之匈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衝
之匈秦丁二邑以扼之則閒不通故楚可以此時舉宋【正曰】索隱云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陽
晉當天下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閒天下之匈使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
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
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蘇秦事常客所
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補曰】蘇秦為客所刺設計以致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為說從親也破
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
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
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
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
為大王箕帚之妾帚以灑掃之役自居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補曰】
楚曰云云以楚最強故用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
敝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此書國書非書得達
之際少有國不敢言立故言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
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
上客幸教以明制制謂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
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云雞駭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一
夜光之璧鄒陽言夜光之璧於秦王
卻見雞駭之犀【補曰】大事記六國連衡說楚王聽與儀
傳社諸國之先故儀之後所事記上五國連衡說楚王聽
說事秦故楚張儀出中國地儀歸報之未至
秦和不得楚王許儀遂說韓齊重趙燕皆聽儀
平諫不聽卒許儀亡韓出地
至惠王薨而去之
兩為大之去聲上聲
張儀相秦時儀相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
乎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
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二臣楚之良也以此一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為秦
謀去楚臣也張儀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
郢漢中秦惠十三年取漢中此時不書亦至是許復之鄢郢
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善難儀者叶楚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
也韓求相工陳籍周寧陳佗之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
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一本有曰字【補曰】姚云是列
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待行一作待行【補曰】當是待字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名於秦)所欲貴富者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爲攻於魏(爲魏伐人)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謂交與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補曰〕韓本疊齊交不絕四字)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恐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弱儀必不爲也)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重之)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齊惡儀秦逐儀楚故捕繫睢以外儀而合於齊〔補曰〕以收爲捕繫則與收韓擾字義頗異恐有差誤)桓臧(楚人)爲睢謂楚王曰[從](元作橫)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爲王所貴)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皆重之)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逐於秦)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茂)二人[者](補三字〔補曰〕姚云一本復有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重儀故)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補曰〕姚云王三本同作韓愚謂此義長)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陳秦相魏比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與施相結)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元作者來)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此設詐也)(佛以儀逐之而求以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爲儀而未嘗行此惡儀之言哉〔正曰〕謂逐惠施者張儀而王與施結約則是襟儀臣所以爲王不取惠施爲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且宋王(君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今謂施)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今爲楚國事)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當貴儀而今受施是爲儀之讎而王棄儀也)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邪(誠有意爲國事者)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今必德王(今謂儀〔補曰〕本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補曰〕以爲之爲如字)

陳軫[去](元作計)告(〔補曰〕恐當作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正曰〕當是惠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儀言已爲楚因以其言聞之楚)而得復楚(楚閒其爲楚故復之)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補曰〕魏策有同)

魏王(哀〔正曰〕無考)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

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
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袖知
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
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爲不
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
爲見王爲比惡鼻故正曰爲如字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
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
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
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不用新人之言補曰雖惡亦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拔時後詁鄭袖則后死久矣正曰無據使其爲懷王鄭袖以不待稅珥爲疑
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
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一新本立作於附立后補曰
然則說者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
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見齊策此等何足紀哉
齊明說卓滑疑即淖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
明之來也蓋自秦來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
之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
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欲爲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不聽明
備見輕爲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公不聞
老萊子楚有道之士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

也補曰姚云一本齒下有曰齒二字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研也今
富摯能有才能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甚是兩盡也補曰
謂兩強併斃若齒之相摩以就盡也諺曰傳言曰諺見君之乘下之乘在車也
下車則見杖起之在坐則起補曰下音戶杖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
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彪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王人也尊老敬之禮也如之
不善不正方當爲王力排而去之今曰王愛之亦公何義也此止盡以富摯能爲足愛也夫能之
不壹不正亦多矣不可不察也補曰說苑常樅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
豈非以其剛邪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齒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敝
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子老萊子同時孔叢子所記外也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侈下同
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兵云也公仲時守宜
陽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
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麋鹿屬也補曰黠慧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
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
詐補曰音許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事可以見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備正
補曰說見秦韓策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拒同
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

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
攻楚以勁秦堅其伐楚之心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
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
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補曰以相敝正曰令天下謂令於天下
使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地与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德息正曰秦恐与楚相敝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害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
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偶出周自周出正曰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爲人名有許字故太史記止云城渾南游
於楚元作三二字恐衍誤補曰三人偶行偶偶同二人先二人後曰偶
南游於楚至於新城新城正義六國表注新城故陽翟今汝州郟城...海河南...
有此舊楚蓋河南密也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正曰偃作城渾誤新城說見...是與此道見
者城渾說其令曰補曰周顯王十九年秦置令丞策受其亭上縣亦云于戶封
縣令今猪亦有此稱守古者非特秦矣鄭魏者楚之耎國也補曰耎耎弱
完攻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
此山陽故城在楚故也正曰故宋存汝州西南說見秦策此云上梁非是宜陽之大
也時秦巳得之楚以弱新城【圍】圍元作圍之蒲坂平陽相
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之地不相知况
五百里耶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猜正曰策語
難曉注解光甚強故附楚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泗王

守也爲郡則士馬盛可以備秦正曰大事記邪者縣之主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
甚利之此渾言其欲新城公稱楚縣尹說楚王大喜大說乃爲王行
字補曰姚本曾一字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行盡補曰畫賭也
姚本通作無償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
主郡補曰城書作爲城從攻文
韓公叔有齊魏之援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韓襄十二年也
蘇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以爭國補曰公仲公叔主幾主
許幾楚是也此二十九年
瑟見也伯嬰韓策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
說陽人補曰正義括
也陽縣有陽人在汝州梁縣西予太子楚王怒將
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
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
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
勝不勝公叔李元作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策語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作補曰且与一本之五大夫
楚宮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
不可收也是元作得一作是云得補曰姚賞無功也得趙而王
無加焉是無善也不如不賞有其之善王不如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補曰史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懷王新与秦婚而懽秦甘
云云環史作蜎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補曰】姚云一作知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其小草）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補）滑（一作召）【補曰】（史召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而納句章（餘蜀創）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殺昧）越亂故楚南察瀨湖【曰】（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賴寧瀨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正】）而野江東（秦作塞厲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之亂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大）

（也鉅詎通）【正曰】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作【補曰】史）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事）真大王之相已（泰相而曰）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人地小異）（王之少相言楚也俱作丁孝言云楚使）【補曰】（請孝相向壽茂竟不得入辛於魏）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毫相之）公子勁也（勁）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魏故而）【正曰】無考（俱）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楚為）（齊荊如其使者行人使適四方禮）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貿言欲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相魏故）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此十二年太子橫）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取猶收猶元）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謂收所劫者二人也）……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秦恐（以秦合楚）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是約國各不取地而止攻和也與如）……

（魏攘而一割事也劫懷王於楚未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

通介

術視（秦）伐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曰】（屬楚恐非原）【正】蘇厲謂宛公昭鼠（昭鼠宛尹為）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乘王猶楚凌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伐此）請為公令辛（元作剖）辛（當作）【補曰】芊戎謂王（戎楚人以私責於秦告楚王者如）曰秦兵且出漢中則

公之兵全矣說其備秦故不分其兵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年秦伐我取八城宜得漢中楚王入秦秦王昭留
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
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
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畏恐秦必不敢背盟背盟一本無二字補
曰宜後有背盟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變讀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
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倂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閔而歸齊王隘之索隱曰隘阻未明許求地也隘從阨音下同予我東
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傅請退追元作追字誤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
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致命歸誠之言正曰述致命令加項羽使人致命懷王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
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
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
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羣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子良曰王不
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

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
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
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補曰姚本曾本去王身止獨
守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
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
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
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
王怫然作色曰怫戾也子欺我正曰怫音佛孟子怫然變色也何謂
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
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
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
地典猶主職猶守且與死生有地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

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趍則有塵亦有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縮退也盖車之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人少當此反國臣懼國土也 [illegible]

優予方之言五[illegible]數此書三書懷王 太子歸史記傳謂太子歸 不逢薨夫秦不能留之豈不 以計免猶危不能劫楚王何以 死太子留外鄲中以王 重歸義[illegible]其誰敢于之於是絕秦望大子以齊策乃云 [illegible]

忠王而走太子以是太子不得立亦非也 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謂人以九可

付之以用地皆不戰其諸不信也 正曰 之以害地雖不難非不知也 昭常未之不与是矣然而復出 問抑夫矣子良之与不知攻所 於秦鯉罪子天之值子不在 選哉夫不共甚也且不 請宦用之特其失矣 不仁奪東地不兼義斯言也出秦 皆無一語及之時尚何見而指 春秋戰國之在他國見而逃乎 者邪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為也 使車使人之使如宇為身之 頃襄之詐於齊拒齊陪 [illegible] ● 豈見無齊策之 ●

女阿未詳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客秦如見栖劫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此蓋其後歸 正曰 此說變之言今太子南自齊歸楚為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言其歸之深入也 正曰 使太子得入之亦無走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太子之事 補曰 疑此乃齊東蘇子說薛公章脫簡首句女阿二字 又恐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外

長沙之難長沙荊州國秦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負齊楚盖破於此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非其新立王死明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新字衍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以齊兵攻其地故恐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補曰 [illegible]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人名 正曰 射官之在中者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此說士乃不可不射之說之以不能若 之也於杏是也何有謂者曰可食者非明友可食 也能不死者乎人有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 以獻之与汝而問之足安得無罪也 正曰 死獻 藥於王何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不至於死 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藥王此士之說以 悟王也其志則忠矣紬譯不可不殺悼哉 補曰 自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蓋起

有鬭不死之藥者知萬時此術漢延淺洩不獨燕齊然也嗚乎遠游之高曰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淳君之亂事一本亦無事字補曰姚云秦其後秦欲取齊齊與合故使蘇涓之楚秦有人固皆令任固之秦秦明謂楚王曰秦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有楚之親于齊以資固於齊爲任固資齊見楚見其消繳必受固是楚補曰此有王字一本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補曰一本此下有之二字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消之辭必厚楚而淳齊固之辭必厚齊而淳楚王不如令人以涓之辭讀固於齊讀其辭告齊言消之辭必以固爲欺齊非實厚齊者也已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補曰一本有攻字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補曰元在齊策從舊可正

莊辛楚人補曰元和姓纂楚莊王之後以謚爲號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亂也言老而惑也正曰悖亂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襄王流揜於成陽元作城陽流謂走揜匿也補曰史東北保於陳城成陽屬汝南城陽乃齊也當是指此城爾於是使人發騶騶廄御也徵莊辛於趙補曰召謂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蜻蛉一名赤卒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鈖補曰鈖當作飴膠絲正曰顏師古急就章注以蘖消米取汁而煎之又以膠絲黏之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補曰一本絲或作繆言紿繆也加己乎四仞之上八尺曰仞而下爲螻蟻食也補曰姚本此有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粒米也蓋仰棲茂樹鼓翅奮翼翅羽強補曰一本噣作啄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補曰一本後語云以其頸爲的招的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以爲鍊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鵠水鳥也正曰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元作鱔字書無鱔字仰嚙蔆衡衡杜衡香草正曰周禮蔆芡蔆從遺今俗書作

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蔆蔆與芰並言荇接余水草也 奮其六翮羽翮

本 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 元作磻 碆盧 字書無 與磻

碆近集韻碆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 正曰 下文磻 即碆此不當復有碆弓把中見是此字形聲訛

治其繒 元作繒三 正曰 繒補 增通見 黃屬 繳 補曰 繳生絲縷文音灼

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 元作礛 磻 正曰 磻字 以韻

石著惟繳也 正曰 廣韻 磻力中反 左王之石 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 以

矢從高隕 抎也如折 補曰 礛琢左 情何二反扣羽扮反徐按呂春秋與頃同 故晝游

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人鼐者鼎絕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

聖 元作聖同 聖侯之事 春秋及史無聖侯 補曰 聖當作靈武者古通稱 聖下同

因是以南游乎高陂 陂此阪引也說文 正曰 上一池句也 北陵乎巫

山，飲茹溪流 茹溪馬也故與吐吞注云茹溪巫山之 正曰 後語

食湘波之魚 湘水出零陵長沙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 即上蔡 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

子發方受命乎宣 元作宣 補曰 宣當作靈 王，繫己以朱絲

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十年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申經 蔡

若宣王卒八十年矣道言穰侯罪蔵王者皆實也 王郭逆人閣又言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 封祿之所 而

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貢 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 昭 填黽塞之內 填兵滿也 黽有鄳即鄳 補曰 策本韓鮑改作 院而

故云帳燕策亦有紫左氏史四年左司馬戌謂子 常直傳實帳注英東隘道史音中傳奏弱隘之

塞石文楚縣州有清平閣盖古鄖阮云申 又云后城太 號鄖楚母家不涉亦指而正義誤也以為河東記作 山郡城切沙鄖有湘何處忘前漢說塞大事

陽山縣按害志中州有錯山羅山兩縣中 今信 陽鍾軍山也取郡字同漢萌反隘當從阮音

而投己乎黽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

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黽謂比策天下之者規也襄王雖失之東而 之楚論故其季年乃莊云云句上有差君文而用

力馬曰謹受令乃莊莊云為陵欽與新序曰身 忤栗 說之下年之 者規 也

凡淮北之地也一○云人事與記謀秦頌復既承 舉之世一二諸語侯後新安

鄭後召莊辛開其言至於色變體傳此其所失 龍復故也辛取於南五色在頌畏十二十三以

年序又襄楚辛莊亭十五事在北之特十二不諸 侯蓋衰亂之後補致賦之計皆出於辛

大有所為耳 劉辰翁批 莊辛小人謂何策之有哉 失之

齊韓魏共攻燕 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 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 正曰 策不書 燕有

宋蓋得宋後為齊 時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宋將至頃襄十三 家景陽救楚烈六年猶宋將至

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

將而救之。 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年猶見考烈之世 及晉裴行儉討突厥

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 營壁軍 已稙表 如華表以別所舍

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 表成其衆因是已也此示神 此焉可以

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

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 雝屬陳留

取之以與宋 宋時未已為 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

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

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作軍通作見）齊師怯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宋策）（正曰以救燕故在燕）（補曰辭及通使之使去聲）

考烈王（頃襄王子）（頃襄王五）三年（五年己亥）（補曰名完）

唐雎（元作且從春策）旦見春申君（黃歇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益謂有益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離古陰不遂）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子慶忌者言二吳人刺王不寺）而天下為勇（故兵而後稱勇）（補曰當作謂）西施衣褐（褐粗衣）（補曰文選）而天下稱美（義一曰粗衣詩鄭箋孟子湯禹貢傳注孟云毛傳）今君相萬乘之楚御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能者）（補曰正義云）以散棊佐之也（散棊或有姓梟鳥形者）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一梟善不如眾智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當云）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穀熟）（補曰史正義南亳故城所謂北亳即湯都宋州北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南亳即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亳云湯即位後都南亳後徙西亳）武王以鎬（元作鄗）（正曰史記鄗豐鄗國語杜伯射王於鄗鄗一音黑各反公羊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鄗常山有邑名鄗也故與鄗異案鄗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補曰避宣帝諱荀作孫）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補曰特為廢公）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貴國家謝不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曰伊尹字）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癘病也）（鮑注非憐愈於劫殺故反憐王非正用語也）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補曰一本此下有不知四字）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專斷其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察其私利已故主斷以禁之）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襄二十五年）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補曰癰委勇切胞當被交切）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爲賦曰補曰賦曰以下荀佹詩文小異寶珍隋珠隋侯見大
蛇傷而治之蛇銜明珠報之世之所寶所珍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禕后服禕
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補曰荀子作閭娵
昭云梁王魏雅之美女楚詩人云會式作都故以爲鄭之夫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嫫母醜也楚詞注云人楚詩注正曰黃帝妻醜婦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
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
同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亂之極人懷私庶爭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
爲而可彼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台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爲福
猶亂反不難矣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
者以有患禍彰謂春申君之愚皆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
言召之其抒安在也荀卿之宜哉書有与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
使荀而在楚以春申少無孝園之偽此書蓋知之矣補曰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荒鄙之辭神
詩作而蹈王傳甚謂神當朝從之策無也不詩自作取爲病本所偶言今也借以人以諱言不天欲之朝
威神亂甚人可畏不以爲不畏天身行道而自取之言所則已○宋子謂
言顏許蘇秦爲非孟子於此謂以書之與不言比道之書其於勝者士詩辭
不義迹詩引求楚章圍其輕言竊於近賢之良士而者此及幼弱而中言
即不若以逝然引之於於自信者知也言爲書則戴其此而申不尚可悲其流
又知可老師尚修荀卿列大夫年五十始遊學三於齊襄王爲祭酒
最爲老師○史荀卿年五十始遊學於齊襄王時爲祭酒
向曰若方騶衍之屬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寵之君方齊王騶衍田駢之徒尚是時荀卿最爲老師
荀卿年五十始遊學三爲祭酒王時最爲老師二篇之書文則尚寡
列大夫之缺而始游學爲祭酒焉
祭王酒時在三襄爲王祭五酒年也是大也事朱記子取采史劉文向書而卿文爲精列異大曰夫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恐因下文衍
卿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爲稷下祭酒接史春申君死而卿家蘭陵至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
十五年齊王建之十七年也上距襄王二十九年齊王宣王遷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子建
二十九年至宣王元年已爲百有五年卿之不逮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爲一壁叙盛宣之多上
其言脩先宣而後威者不主一人爲言也祭酒者古人飲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爲官號
先行爲列大夫之時齊年尚少其徒說而死二齊其說而卿與爲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二衆
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謂之察耳史云五十始游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朱子致
之當矣
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
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
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
冉子穰侯也穰田曰嬰子文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
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
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
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楚燕因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正曰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
十二年此二十一年不可考補曰一本趙作燕
踐亂燕之踐踐者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數語與此
秦策謂穰侯章攻第辭攻宋章齊攻宋章皆相類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魏魏齊新怨楚聯陽救燕之役其攻燕楚使景陽正曰救之燕萊齊辭
攻魏取寧丘以與宋云云此時宋有宋王去此時一年甚指以爲懷王二十七年此爲考烈王二十一年就
後果然則相去亦皆遠策國云魏齊新怨楚豈得爲彼時事哉楚軍君作君雖欲
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聞王可言聽其道魏君

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爲所可延信者
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
王曰補曰王曰以下脫誤衍在前章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
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
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十斤何也夫千鈞非馬之
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鬭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云我一作哉補曰姚非楚之任而楚
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曰
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北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爲郡請封江東因城吳故墟大事記謂我吳之安宮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頃襄之時乎頃襄之三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勤以踰燕使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北邊齊
猶難之見燕地乎夫非計之便也然遂楚從封本用於成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燕拓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三年春申遂爲從長正曰此策特下二句考
以爲春申合從不同明據與下章不同夫因詘爲信正曰詘讀懷王指此奮
患有成以奮能於有患成難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補曰如也攝裁
少爲多智者官之官尊崇之稱其宜也官之正曰主其事也義之謂制夫
報報之反報猶反也禍福相反也不言一盈伸墨墨之化墨猶默也同化言
倍之其未著正曰報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反者言其轉移變化刻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射墨墨以亡漢書竇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
福相貫貫通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謂患難也不

偏於生專於生如而猶事於天下者不足以載大名正曰載也不專一者
於致死不專一於來生者不足以承載大名無所寇艾從寇外兵艾刈正曰寇猶夫
賊害艾即刈不與賊害憲割則不足以橫行於世不足以横世橫言突之敵夫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
口集韻嚂聲也言聳說所利之事利機正曰利力鉬反食兒其貪勤之權利上
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而私取利舉謂措是以
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補曰此者之主說從而
史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說云趙使故云無正曰據見見楚
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補曰未詳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楚將劉向叙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
爲齊言王軍魏師以撲付足
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
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嬴名人姓與魏
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或臺名正仰見飛鳥更嬴謂魏王
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嬴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發而
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補
痛於身猶孽子正曰徐鍇曰孽謂之子若木既伐而生孽則言猶之於孽子也女見棄而有所生此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文子辟罪也按發而後生之義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
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補曰一本忘聞
弦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爲是補曰姚及

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故瘽隕也以瘽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爲
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未詳見春申君候問補曰說云問一作間三月而後得見談
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
先生先生大息矣小異休於汗明蹷憱元作憱補曰憱即蹴焉字書
蹷憱字變踏驚貌不安貌蹴踏之貌非蹷是正曰蹴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也因但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
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
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
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其名字此謂於賓客之籍也正曰著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乘至之言時可服服鹽作鹽
檻補曰檻當作鹽字訛車車服前在而上太行蹄申膝折中價臣皆
用力故然尾湛胕潰居泥與膚汗多故汗出於膚胕當如作膚漉汗
元作汁灑以汁之多言處與汗對汁言其重者正曰下有汗字白汗交流
也白汗言其色不緣暑而汗正曰外阪遷延阪坡也遷延不進本中阪負
棘而不能上負在背也棘本作負負棘是正曰貞伯樂遭之
補曰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
也冪覆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聲字宜衍補曰此聲者何也何問其以聲見伯樂之知己也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界也統堀穴窮巷堀以窟
窮巷窟穴爲沉洿鄙俗之日久矣洿渟也濁也君獨無意湔祓
僕湔洗手去祓除惡也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梁南之梁屈不以憂
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拔於時若此驥者不以而伯樂之不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
邪故招延不可不傳試用屈於梁疑明當困於梁者●不可不詳也一本標云補曰要高高嘷
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引策云曰蔣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悍辛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春申
殺遂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子
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
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
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所從謝於
日還謁自趙入還謁春申君問狀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
詭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
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閒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
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王後彼亦各貴
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上文禍
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補曰後語云江東十二縣
之封湖州圖經有春申君封邑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

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
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
得四封之內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
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
考烈王病朱英楚人正曰後語云趙人朱英注觀地在河北于縣史記津人朱英班
志信都岡觀聿鄉觀古玩反正義以爲觀州觀城縣觀音館者并是又見韓策觀無章說移在提作
縱救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以正曰宋子解易無妄云
史作毋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
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
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
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
必先入據本議言不稷議欲殺春申也制斷君命制斷擅也君楚王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
惟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正曰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王亦有兩稱者通者
園先入臣請爲君劓其胸殺之正曰劃王篇什尺鼽反刺也爲
之爲去聲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
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楚字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
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
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
爲亂於秦不韋寔毒與大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即蠱以手爲後補曰策於章
並叔嫪毒之事豈無意哉二盜宗姓己威絕呂末
雖一天下世僅拜齊奚異楚幽也請與秦同姓政
逆母昌族類不正亡以威亡蓋倫紀壞亂其不王
也囿宜柳窋國運畫并窮事矣併扩一特也辭末
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窋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錮寵而賠於事也使襲有
一如李氏文所陳若歸相印而老江東封不已
優予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不可則
叔策而去扁舟五朝爲世陶朱拆可春申不爲
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
可不成也未英之言游矣然未闢道也春申之納
女前日事耳矣不以此時住之以大臣之義而以
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被於亂哉正曰凡氏之貴
春申以歸老江東技策扁弁之事在末納交之前
可也既納之從又入其乘閭之言稱根己牢異時
縱欲歸卯狀策禍寸遭之豈有脫理邪其論宋英
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然人豈知之英之事易又
渡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主正大臣之義豈其
然乎補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講園工老扩嗣
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調於春申才人

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徽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殺君治十一年幽王淫殺君與春中併殺之二君滔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獨越絶為子夏作今諱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教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家始終謂皆出毋乞為畀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宮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方術也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圉同禦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illegible]為烏鵲不為鵲也元在韓策正曰為韓使楚故在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尸法申韓之書而以為列匿迷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無補曰為韓之為去聲

凡五十六章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懷王拘張儀章相連為一章今列為二

戰國策楚卷第五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戰國策趙卷第六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趙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補曰名無恤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補曰范氏士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故因以官為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韓亦有補曰姓譜段鄭共叔段之後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騺鷙發鳥也鷙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illegible]加兵於韓矣補曰說云愎謂作韓子作鷙愎一作君其與之彼狃犬性狃也補曰狃習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下同宣作補曰韓子說苑亦並足臣字說下同子欲勿與趙葭魏人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元作蔡皋狼之地蔡非趙地皋狼屬西河補曰恐名闕同漢志西河郡有皋狼又有藺縣蔡戎藺字訛趙襄子弗與知伯陰結韓魏將以伐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今他日則陰勸史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
安于簡子本作主一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
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一大事記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鐸大事記謂晉字誤韓子作尹鐸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一作王臣不得稱王襄子王正曰當作韓生
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云云後漢王氏謂鮑失考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行也按同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牆也
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荻音狄又蒿蓍䕡楚荊也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箘音窘簬音路以為箭竹見禹貢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柱下也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
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
食匱財財一作賦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謂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
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補曰麤粗同疏少仁愛正曰我謀
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補曰夜本作日夜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遇智過補曰智果智伯之族轅門
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
君曰何如以軍為門外向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
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二國與智伯親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
其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
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智過伯以過之去決有感動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智伯軍補曰舊本有軍字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illegible]

智伯從韓魏兵從二國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下元作下補曰或是之誤字衍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又作絺疵補曰本亦作絺誤文作綫元姓寡郄巳姓青陽氏之後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補曰夫當一本作下句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補曰猶而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補曰元作三云鈔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補曰當作愚下有以字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偏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見疵之與智伯而趨之恐疾也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先謂智伯王是貶於得而不顧其禍始天奪其鑒遇者重以謀人之旨資人以反夫非狂暑癡膏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illegible]發五百元作百下同伯業百作伯補曰[illegible]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illegible]御[illegible]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補曰[illegible]主勢能制臣[illegible]今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補曰本作捐一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

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
乎（鮑曰改乎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相同）臣主之權均之（鮑曰……）
（而之作）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
（諸列決）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明不得已也猶一愴）
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
下不使者（不為士用）何如對曰死僇（僇同）張孟談曰左
司馬（名失）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
忠君其行之（行用也……孟談自謂之許行之……）（鮑曰左司馬……）
也[redacted]曰[redacted]工從事乃許之（其使……自代其所許其去……）
張孟談（此下著書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室也……）
（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地）
（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襄子美其耕）耕三年韓魏
齊燕（……）負親以謀趙（……）
（今背之義順異……）襄子往見張
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復來（言以地多自與韓魏……）而今諸侯（……）
（恐……今諸侯……）孰謀我（鮑曰……）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redacted]舍臣於廟
授吏大夫（授之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
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

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
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
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
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
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
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
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吾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補曰 無字下恐有欺字）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補曰 一本代所當過）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曰 姚本無此字）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 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以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補曰 故固通）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乎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

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魁請惠子豫子胥于載人也悲子識 報善君能為天下彼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之好一 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卦士能行 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中以必之以智伯 者知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之都君者 善為筆光數 補曰 豪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蕭 氏古史有謂之非賢失之矣宋子綄自对見於 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輯書以表之 甯大事記新畏冪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救 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 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旌而劇之鉞）

烈侯（篇）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 趙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補曰 姚本彼將知見利之也又注劉無彼字 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音解有舛誤）

肅侯（成侯子元年 補曰 世本名言索隱云 名語成侯名種趙王二十年王卒）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今 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妬 賢也 正曰 奉陽君說見後）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跳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儃婦人死曰捐 館舍盡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与諸侯交）擇交

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illegible]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illegible]斷絶人之交[illegible]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屛左右曰言所以異[illegible]白黑所以異[illegible]陰陽而已矣[illegible]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 下文封侯之[illegible])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illegible])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illegible])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illegible])韓弱則効宜陽([illegible])宜陽効則上郡絶([illegible])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illegible])則南陽動([illegible])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illegible])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畏趙[illegible])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傅附同 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illegible])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illegible])舜無咫尺之地([illegible])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目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illegible])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
一西面而攻秦秦（補曰一本復有秦字姚同）破必矣今（補曰一
本今見破於秦西云云 姚云一作見於秦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
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曰榭史作榭）美宮室聽竽
瑟之音（補曰史一本無……）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
（……美人之行……）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作）
而不與其憂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作）
猲（正曰喝猲通見前……）諸侯以
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
於洹水之上（補曰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
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州）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
（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此直相當此則此山是子午……）
（……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
秦也（正曰……）
（鄭玄云一從一衡為道謂交道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漳博關（補曰

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
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
親以儐擯秦（補曰……作擯 正曰……異義已見前）秦必不敢
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
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
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
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
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

（同下）鈇然自入（……合此……）而出夫人者（以……）（……）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臣為鐵鉆者乎（鉆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王四十四年……）

齊破燕（……之年……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責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

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適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後蓋此十五六年老浦約從以難 [illegible]）

（秦書趙也使秦得之者是力不足也 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以此時諸侯歲以外攬人之說音 [illegible] 說從心不与羣也布生破也武 [illegible] 使李子可作則而三國橫約可立 [illegible] 解布生破 不在趙故儀得以 張之時其必有以 從約復舉豈非天 下之心之勢失哉 [illegible]）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人名）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端氏（地）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 [illegible]）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illegible]）

武靈王平晝（猶平日無事之日）閒居肥義（[illegible]）侍坐（正曰 [illegible]）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念簡襄之跡計胡狄之利（補曰 [illegible]）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 [illegible]）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

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言終世無能察此 [illegible]）敵弱者（補曰 [illegible]）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与俗同）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所謂 [illegible]）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 [illegible]）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illegible]）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 [illegible]）而禹袒入裸國（[illegible]）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illegible]）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補曰 [illegible]）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

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 信如字言先行於貴者）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至止）（燕云冒本改互出止字愚按此據史文）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叔字疑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隱句當）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出異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 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丹青交錯而立言樂禮愚按常云錯臂亦文身請其丹青錯畫其臂孔行作右臂 謂古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一作凌惡陵 既是錯或袒字訛訛云劉無錯臂字一作西吳 世家斷髮文身錯劈左常在水中故以象龍子不見傳寫修語本說苑被字訛云三本作祝夷作家）

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 漢東甌閩中地 輿地志交趾周爲駱越秦爲西甌宗 隱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文選三越 注吳越南越閩越東甌所閩越騎越人即南越 也姚云後語作臨越亦百越之一名 云臨亦百越 黑齒雕題史注以爲黑雕者刻 其以丹青涅之 言女工之拙 其皮爲冠 字通謂大鮆特獨）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鮆以其皮爲冠 言女工之拙 即鮆鱗 字通大鮆）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俗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記舛平原郡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 定州枝谷名 [label] 淮南子地形訓山南薄洛之水 括地志安平 邑注謂薄洛在冀州與今鉅鹿本文謂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地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正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東 胡在燕北地志云匈奴東胡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後爲烏桓山因號烏丸 趙有鮮卑也故初胃邯鄲保烏丸 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 邑也秦隴可也皆名晉陽澤等州皆七國時趙地也）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言參與地 正義 作參史作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樓煩秦韓之邊（燕云前作鄴）（姚引史作參 作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三國音而說也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訛）

上黨不在遠[redacted]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redacted]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redacted]引水圍鄗鄗屬常山【補曰】光武即位於此改高邑非社稷
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
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
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一本【補曰】
聞作問下文同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正】
【補曰】勞下恐有缺字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蔽猶國之
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言能定慮
忠無過罪忠者無過罪之小者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
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作循
【正】云作禮商君書云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
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
不言其所出俗言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
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
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

治於下行賀有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
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
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私用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遷有所聞前之所爲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
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
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
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其宗【補曰】有反字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
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補曰】一本讓作諱忠也上
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
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依慮徑而
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
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
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
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補曰】宜便國不必法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

古湯武[一]不循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

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
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
以持難【正曰】危言有危高危口之也 忠可以寫意 寫猶宣 信可
以遠期 不失期而諭 詩元作 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
之計也立傅以行 [illegible] 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
事 先計而行之 佚 失元作 而不 補此恐 以下句字例 累訪
議之行窮而不憂 言事之盡事之指胡情 [illegible]
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 當元作作子乎大事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
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
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移 重
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 快謂逆 和於下而
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 也隱中自謂
情一實 作此不疑 與趙一造 【正曰】 不臣之罪也傅
命僕官 傅附僕猶同也 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
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
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
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
於學 [illegible] 【正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 先君 明其高不倍
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 補 以
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illegible] 寡人
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 [illegible]
【正曰】 [illegible]
黃金師比 [illegible]
以傅王子 【正曰】 [illegible]
[illegible]
趙燕後胡服 [illegible] 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譁 [illegible] 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
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
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
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 [illegible] 寡人胡服
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 [illegible] 以
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正曰】 [illegible] 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
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
不用侵辱教 [illegible] 【正曰】 [illegible]

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音…也 正義曰 施令以改更）
（居衍反）
王破原陽（…中）以爲騎邑（正義曰 居騎士於此…）牛贊
進諫曰國有固籍（固…甲…正曰…）兵有常經
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則…敵人之兵）
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故用…）易其難（正曰…）今民便其用而
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
不什者不易器（正曰 此語…商君傳）今王破卒散兵
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
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
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不…俗也…）而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
（宜也 正曰 陰陽之宜言天地…）
（之節其得則吉…）
（元大王事元記年解載踐之周）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
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
地（交…衛）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
（言其固舊 正曰 …）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
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

智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
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 正曰 …據…）踰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正義曰…）
[illegible]
（…以…記…）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
連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
秦楚王（…）禽（…）趙宋（…）
魏之和卒敗（…）郝之秦請相魏冉宋
趙使仇郝（…）謂仇郝曰秦不
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之請
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

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鄭是事而不成以德穰子穰
國以史補此一字德穰子事成六字補曰史此下有以恐東有脫文細冉因德公
矣秦之穰侯讓來相秦侯禮有云秦一不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利年乃使仇液二云於是仇液
援援而魏冉相免秦使之而穰果免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補曰疑有脫字明下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
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
楚補曰有者秦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
其路言六國不能易其路以合秦之道以合三晉正曰山東兵弱也
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補曰當作秦之智山東
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獸也禽
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鬬兩罷補曰罷音疲而歸其死於
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
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劉本作忘補曰
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恐晉合也先攻楚
其強則弱者不合兵今攻楚休而復之補曰休羅息也後又攻又反攻已
五年矣先是秦取楚漢中又敗之召陵重丘擴地千餘里今謂楚王
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
三十年秦昭去然比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
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補有謀

故發元作撥劉云作發補曰能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
離三晉韓魏趙合秦不利必不合秦故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
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
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故不救韓韓亦離之
三晉之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補曰兔作兔下同一本而西走割地
挈而走秦於兔為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安之
亡不安云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
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言安同叔苟爲書多用案字環中環一作移於字可也正曰姚本案在其度內如
適以撥即換字鮑作勞於字故本是補曰於
辭引荀子上不能其人云下不能安言也
之怒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其出銳師以戍韓梁
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
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
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
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
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曰一本無此下盡若之字趙王因起兵南
伐山戎之戎近秦以偪秦戎一元作戍補曰韓梁之西

【補曰】一本邊作西。不出楚王卬【補曰】卬，劉改作印，誤。亦作昂。姚本三字，是衍。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而多求地。【正曰】縱橫之說，有可喜者。此類是也。縱横之談，有可喜者，此姑勿論。後之讀者，不察其是非，一見其說之巧，則已是自是其說以觀天下之事，不可不知也。自上世以來，縱橫之說有可以喜，而三晉之所以不得已者，以陳下之說有可為者也，而不至不得已而服於秦也。○蓋自秦孝公以來，陳軫、蘇秦、張儀之徒，皆以合從、連横之說，游說諸侯，楚王入秦，東事於秦，則六國之勢，亦可為矣。○今王十六年，許見之，為秦所為，王見齊之說者，齊之為秦所弊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補曰】「而」字上有「不」字。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補曰】構，結也。言此可以少出兵也，以未滅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補曰】因三國之欲伐秦也。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之亡，見前章。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補曰】名何。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沱。【補曰】扶柳，屬信都。呼沱，在中山。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補曰】「郝」，一作「赫」。

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閒作李安知非自武后特傳寫相承如臣作悳之類然古文乃作李又鶻寫子元倉子皆有坐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暑篇文地作李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坐而後轉從寺賦後多此字以義通不復出峚中山策此言於齊(策據備)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也咲蓋章子以閤衛守此正曰)齊聞此必効鼓(無考 南又有二鼓莒鼓里是也濟)

腹擊(仕趙國人)爲室而鉅荊敢(趙人仕趙正曰無據荊 軒衛人荊宮享爲之)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帑所藏 正曰帑學考)(詩注子孫也金 帑與衆義不協)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王曰王君主文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 作三正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

(曰第卑君矣王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戊引樂羊 曰主君之功魏策曾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云蓋 三晉以大夫爲諸侯故稱仍之猶稱夏主猶主是 也策後亦多稱主六靈自孫王父與稱主者下同 此策時不可考鮑安置於患文時故爲之說又晉 韓魏攻秦在患大元年癥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後 世家以年表爲訊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至 父死在四年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切不與此相涉 安得以此改笑文也補曰 鉅宮以信百姓誰主甚矣)

蘇子(元作秦下同)秦(補曰字說下同)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元作秦補曰一乎乘軒里敗日乘軒車而亠又云 秦罷車駑馬則川作里字爲是河南之各)(陽城東衛道北孝義 里西北淛有蘇秦家)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敝 同猶)(敝也車 務敗敝)桑輪蓬篋(元作)羸(正曰果縢秦章見)縢負書擔橐(正曰負擔橐姚本)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補曰濁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漢初漳猶 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而)

(河漳者以漳入河拘連 也此下又有漳入河字)足重繭(繭足 胝也)日百而以[illegible](百里乃 誤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王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illegible]李兌見之蘇子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門)(後至不及 其閭者)藉席無所得(藉謂 借)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補曰叢見秦策)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爲之 也補曰說見齊策)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雜云曰云者 也帚首昔字語勝)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 能反物)壞阻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不此妙)

(於兌之事並以 兌事貸其言耳)(死者)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 族則其宗多)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公掌而用之 正曰用時費也)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覽冥訓注云和氏之璧卞和所獻楚王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補曰隨侯和氏必非李兌所送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補曰此時未爲鎰也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補曰蘇秦說趙在肅侯時其死在齊湣王時李兌事在惠文王四年此言蘇秦去趙入秦非也蘇秦說秦惠王不用而說燕文侯從趙至燕與趙而後合從事見秦策此言蘇秦得用西入於秦事乃其父兄弟事在蘇秦死後者爲合從之皆言蘇秦之事故附之策末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文侯封邑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正曰語或作諺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借車馳之借衣被之然蓋常語其當愛惜補曰被音披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也訾不思稱意也言不得知其意補曰謹使之全而歸之正曰下句謹字如字
一本作補曰一本作謹使之全而歸之覽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起賈秦人姓名齊乃援趙以伐宋補曰援作救元年閔王三十八年二十八年十一年秦王怒屬怨於趙大事記云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救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此二十九年事也故大事記以爲此歲齊伐宋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蘇秦爲齊合從者一歲而罷也李兌合五國伐秦無功事不載齊策而見秦策云五國罷成皋是也見秦策李兌約五國以伐秦見韓之補曰魏齊趙燕韓也史記不書齊伐宋攻宋事趙策
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補曰此策記齊湣王事也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

廣[illegible]云二[illegible]在國[illegible]【正義】[illegible]括地志[illegible]河西南 為[illegible]敝而趙無為

王行也今又以河陽【河陽】姑密【地未詳】封其子【說見後】【正義】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正義】一下二章十九年三公其文則[illegible]宋地也[illegible]有尹[illegible]齊[illegible]之三白有大[illegible]此所指也[illegible]作不[illegible]宋之亦者在六[illegible]則[illegible]皆[illegible]記[illegible]家[illegible]

數[illegible]史[illegible]云[illegible]必[illegible]史作陶[illegible]邑陶[illegible]定[illegible]陶[illegible]見七[illegible]有[illegible]人比然而後知賢不[illegible]以字[illegible]為[illegible]是[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如王【正義】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

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illegible]】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illegible]】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元作[illegible]從韓[illegible]呡[illegible]】處於趙【[illegible]】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

[illegible]

以趙[illegible]於秦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三十八年[illegible]

二十九年齊滅宋[illegible]前說見東周策【[illegible]】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illegible]齊人之[illegible]】王固【元作[illegible]】可以反疑於齊乎【[illegible]】魏王聽

[illegible]

此言也甚詘【[illegible]】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正義】[illegible]臣願王之

[illegible]

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元作[illegible]】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

[illegible]

皆且無敢與趙治【[illegible]】三國事趙【[illegible]】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illegible]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illegible]】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

乃謂齊王【索隱】曰【正義】下李兌二字必誤下云公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
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為兌言則乎又後有術蘇趙語以為兌言則不足臣之所以之
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秦不以當為
之秤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
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
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大子爲王走史必不書大子爲王發而走之王
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將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
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蘇秦從特已言奉陽死豈或齊燕如馬服者平【索隱】曰按史蘇秦傳趙肅侯令其弟成
爲相號奉陽君君說秦去之美奉陽君又秦術
說肅侯時奉陽君指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
謂先王於時奉陽君拒事推僭等殺之先燕靈武靈
胡服請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賊主父殺是僭收

之由盛末二何其前後相矣耶故大郭范說古時
定以奉陪君爲公下成而亂去相餘之語考之策
晏言奉陽君而藉業太著見於李兌對王國伐秦
後蘇取宋之精蘇秦說趙當嘉侯十六年而五胃
代秦在忠文十三年把去五十年公子成就國柄
何文也史策明言相能會豈得皆舒武靈易服之
請猶惜憧欲事其皆張儀豈得公言其罪而齊行
諱哉荀子以奉陽君為纂臣而陽餘注亦疑非公
子成蘇秦所直者必別一奉為君非公子成明矣
燕則奉陽君果公子成乎曰謂奉陽君為公子說
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奉時成允方
並用以成爲奉陽君其時則可矣思審反霸策文
而有疑爲趙策言李兌約伐奉嘗功臨書於秦欲
與秦攻魏以辭然取陰以定封又云齊令公孫行
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云公年於說奉陽君封地
莫善於宋莫如於陰又蘇代謂齊王而為足下說
奉陽君天下衆兵事秦陰必不可得飲言李兌取
陰又言奉陽君取陰不應為二人事稿以為李分
府奉陽君也何以明之趙策說魏之齊曰事之留
天下之甲於成皋之書攻羈以其秘工宮有邦
明鞘抱陵成負為擊爲趙敝令以河陽秋宋封
莫子魏策則曰策附君約親魏王將封共了輿與

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葉陽者奉陽之說奉陽
君之爲李兌其出一之精策蘇代說奉陽之辭曰
五國號得趙與蔡民大史東他齊王必集召元作
名有說見本偸民蔡業蘇代與奉陽君之辭曰齊
王使公王日命爲口必不反韓恨今召之矣其事
亦周奉陽自稱說說君兌之說奉陽君之爲李兌
其奉二也蘇策又有奉陽君奉兌甚于取蘇秦之
言奉勇君李兌者並事其封邑王名言之也其下
說以蘇代爲蘇秦則方因蘇奉所云而然述見本
索奉陽君之焉李兌其欲二也設趙出家公子成
李兌蟲殺公子成田丁孔元定王宗公子成爲相
兮安平秀則安平乃成之封夫成安乎爲秦爲吾
志考州有出于爲元屬定州言箱州也奉陽則未
有考而非年陽矣史送不明事屬君爲二人又罪
以爲公子成是以詞紅辭詩篇者莫知所從今以
策之考之而字其說以此字見各享于令難也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可早定也為君慮封莫
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
辟中山之地薄以言【正義】曰時中其故也莫如於陰

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
宋德一作得得子亂【索隱】曰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
已奉陽君甚齊一作食食【索隱】曰含字之唯得大封齊無
大異言奉陽之欲未得有異以入其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其亦願足下之大發
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
縣陰以甘之許之故曰留未循有燕以臨之猶言與頓制燕
也不陵甘之以或制之而臣待忠之封許之封而已將遺之也【正義】王
曰以臣且事之忠定之封以於曰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效
於襄安君【正義】曰蓋趙人考於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
地之時也此言得齊宋又【正義】曰宋所齊王言地得齊許有與楚可
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正義曰]上言兩得地此言齊不得志則趙不可望足下以

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言其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

天下矣[正義曰]當謂潰壞也蓋前其制天下之易也而決猶制

[illegible]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正]衛[正義曰]上楚衛[元作正作字正]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正義曰]

[illegible]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搆]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搆秦雖有變君無患矣

若不得已而必[講]搆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得趙則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得免齊王必無名[禁][珉]呡也

[illegible]

使臣守約若與國[正義曰]

有倍約者（則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則五國復堅擯之）有倍約者（皆共伐之）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擯賓（元作實 補曰 子實於搢紳道里莊此舊因）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元作踦下同）踦重者矣（言有一國偏重 一作踦 公羊傳踦閭何休說云開一扇踦一扇 一人在內 正曰 踦即倚字義一訓皆在內）後合與國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補曰 即上說踦）後合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天下自為秦用 趙無所用之也）舉（補曰 此下當有爭秦事一本作爭秦）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元作負海字）內之國（山東皆負海也 正曰 三晉非負海 負字下文衍）合負親之交（天下皆負而親秦矣 巳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比皆其國人之相秦欲納之 正曰）復合衍（公孫衍時相 正曰 公孫衍非齊人）交兩王（秦齊 正曰 上言齊韓魏 比兩王謂燕趙也）王賁韓他之曹（元作曹 正曰 曹五國也）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強國自相親）以據魏（臨安邑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 姚本倍作信）（補曰）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事不踰其地止得安邑巳勝於趙矣 補曰 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在赧王二十九年 大事記 秦得魏安邑書於五國伐秦之後 姚本前有是秦之一舉也六字 ○此）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魏得之則 正曰 前言內韓珉於齊 其有秦必不合於魏 故使之攻秦）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之交）秦因收楚而攻魏（故二國得以交此時勢牧不攻得二解）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闕 正曰 女戟地名在太行）韓之太原絕（補曰 太原 正義以為太行 見前）下軹（元作軹 見前 補曰）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於秦（補曰 燥 姚本作爍）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一曹 補曰 本作屈）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正曰 按字衍）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曰）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於秦）國在謀之中（謂在秦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姚云又作又 補曰）天下爭秦秦案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

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illegible]〕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illegible]聽命於秦宋小弱言趙與宋同失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illegible]〕

〔[illegible]〕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illegible]〕蘇厲〔[illegible]〕為〔[illegible]〕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illegible]〕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illegible]〕農夫登〔[illegible]〕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illegible]〕今足下功力〔[illegible]〕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怒非曾深陵於韓也〔[illegible]〕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illegible]〕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illegible]〕為餌〔[illegible]〕先〔[illegible]〕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illegible]〕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徵兵〔[illegible]〕韓以威之〔[illegible]〕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illegible]〕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illegible]〕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illegible]〕是恃〔[illegible]〕韓未窮而禍及於趙〔[illegible]〕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illegible]〕今燕盡韓之河南〔[illegible]〕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illegible]〕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illegible]〕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illegible]〕

邦屬而壤挈者（言□□秦之所易取）七百里秦以三軍
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
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
（補曰括地志云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非王之有也今魯（元作）
（字義未詳）句注禁常山而守（附守字）三百里通於燕（曾元作過）
（元作）吾（正曰當作逆字逆書史記以此通曲逆時作唐曲逆也唐一郎作曲逆之名本中年曲所逆華云）
（戰勝騎兵中山趙此下以取胡字也言曲逆作曲遇）
（謀說）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胡地野大以明而大小）
而昆山之玉（後漢書注金城臨羌有昆山正曰昆之）
（玕□□出王□□□帝以手闕山工故曰所出曰萬）（此山正義云□曰河□□東）
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

與國（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
（齊楚魏韓燕五國本上有字）（補曰諸□書□者）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
壤地著之盤盂（補曰太公爲□□王作盤盂之□）屬之讎
柞（□□□□□□同言其相□之□）五國之兵有日矣（韓元作）
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
（□□□□□□□）反溫（正曰括地志云溫故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軹（元作□□）高平
（□□□□□□）於魏（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內縣西有故城也□□□有沁□□□）反三公什清於趙
（□□□□□□□□）
（□□□□□□□□）
（□□□□正曰三公□□□□□□）
此王
之明知也夫齊韓（一本作韓）趙宜爲上交（以其有志爲趙閉秦）今乃
以郤罪取伐（郤一本作抵坐當也）（正曰抵坐□□）臣恐其後事王不
敢自必也（補曰王若之一二云事去）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
爲得齊（韓元作）韓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危當作詭云抱）天下必
重王然則齊韓（元作）義王（趙得天下之交而就之故齊）以天下就之
（以天）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言上也正曰就收之下言者）
（義以屈者□收結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
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考趙）
（文十六年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五年燕昭王）（與韓秦魏趙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
（王書云秦復於齊人不患之齊大爲事齊□是□）
（與之□□苟者□蘇厲□□史記□□書□齊之□）
（恐歸之□□□□□□□□□□□□□□□□）
（也齊□□□□□□□□□□□□□□□□□）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補曰部音□）爲質於秦而
請內焦（正曰□□□□□□□□□）黎（索隱此作大記所據□□□□作黎有東黎郡）
（即□□）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
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
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
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
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
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

所敢知【正義】曰鄭朱趙氏之臣 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
易伐趙攻閼與【索隱】[illegible]
[illegible]
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illegible]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illegible]
廉頗救幾大敗秦師[illegible]
[illegible]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
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
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
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
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

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
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
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
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
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
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
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
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
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illegible]將使伏事[illegible]行[illegible]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
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
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文張[illegible]善宋[illegible]
惡公子牟夷寅然[illegible]
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
年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
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樂子遂行後
以中牟反入梁

秦來趙王與之訂云云此章簡不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祕辭之事致候者來言燕
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此言設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補曰蚠符分反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
割濟東三城令元作令下同令盧高唐平原
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齊州命人以與齊而以求安
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
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令補曰
一本無事記去大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三戰也
補曰字誤作子子補曰天子大事記并與敵國戰覆軍殺將
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之也今君以此與
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作甚
慮上甚設復憤將之辭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
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
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
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
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
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
干朋涉孟之仇邪之誤卯反墨其於奢也不然仇奢於燕正曰奢之
以為然下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
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
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齊彊
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拒犯曠

曰持久久持相持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
壘車甲羽毛裂敝正曰羽毛翦羽謂旌旗也裂字府庫倉廩
虛兩國交以習之其言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
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夏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
未詳此時戎下有水害大事記設懸釜而炊上而七字前章云圍晉陽已而得云
三城字衍也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方陽大元日年注增明大
果如馬服之言也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邑都平君田單元作都平無史單按
文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
者獨將軍之用眾用眾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
賃於貸民所有餘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
所為也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
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此單
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趙奢馬服君家在邯鄲西秦山張華
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吳兵千則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
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補曰

之柱上而擊之(補曰薄音迫)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質)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補曰[illegible])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補曰[illegible])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罕(正曰[illegible])鐔蒙須之便(補曰[illegible])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補曰[illegible])二十萬之眾而為此鉤罕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言等)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猶)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正曰[illegible])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方猶比)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不能合圍)而野戰

不足用也(說不可能戰國)君將以此何之〔平都〕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illegible])

孝成王(惠文王子元年丙申補曰名丹)

趙太后(惠文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illegible])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illegible])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illegible])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illegible])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illegible])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illegible])曰老

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
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
之願令補黑衣之數（[illegible]）以衛王宮
沒死以聞（補曰[illegible] 補曰[illegible]）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illegible]）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
后曰婦人異甚（[illegible]）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
愛燕后（[illegible]）
（[illegible]）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悲念 且）亦哀之矣
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illegible]）
（[illegible]）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
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illegible]）
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illegible]）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補曰[illegible]）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illegible] 位字上下文可考 正曰[illegible]）今媼尊長安之

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
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人）聞之曰人主之子也
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補曰[illegible]）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補曰[illegible]）
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
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illegible]）曰者秦
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
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
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illegible]）
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
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曰[illegible]）恐使陽城君

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illegible]）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補曰[illegible]）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illegible]）不失守器（[illegible]）王則有令而臣太守（[illegible]）雖王與子亦其猜焉（[illegible]）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illegible]）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正曰[illegible]）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illegible]）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illegible]）趙王喜召平陽君（[illegible]）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illegible]）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

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正曰[illegible]）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補曰[illegible]）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補曰[illegible]）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illegible]）太守有詔（補曰[illegible]）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illegible]）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illegible]）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illegible]）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補曰[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起史王以非欲秦行有短說此恐非忡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
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姚本係作復正曰
史同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
不如發重使而爲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篇兩字互用今以
許名並講作講見前補曰說虞卿曰夫言講媾者以爲不講
媾者軍必破而制講媾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
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媾乃可爲

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講媾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
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媾秦秦
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媾
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
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
下楚魏以趙爲講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
則講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媾軍果大敗王
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媾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
趙而講元作媾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邯鄲之圍則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
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文以長平破瓘而賂之是也媾趙計未定樓緩新

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
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作人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
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
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
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
孺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書
婦之貌畏宋伍子文伯之妻數妻出其求而不哭曰云云詳樓緩之言猶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
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入字乃人字之訛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
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
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

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
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
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
曰此飾說也鮑本此下有秦年攻邯鄲上六縣而講二十四字秦既解邯
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
媾補曰此二十四字脫簡誤在此去以爲姚首有此策實非邯鄲圍解後事也王曰何
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
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
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
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

之言告樓緩史心樓緩事新序同止其勢必補曰史云趙郝無趙矣樓緩曰
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言奉
及止是乎棄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不元作不至此
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
內而講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
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
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之攻趙嘗親秦而負之故秦攻之今爲媾所以解也開關通幣幣元作敝
補曰作解當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
於秦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以在韓魏之後也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
補兩字下復有虞卿字補曰又此曰樓緩言不講媾來年秦復攻
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媾今講媾樓緩又不能必
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
所不能取而講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媾
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而元作而不
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疲並我以六下同元作五
王補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五猶之五且當從本文五城收天下以攻罷
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
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

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
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補曰貴史作功恐作而挑
秦禍也史記挑戰取禍此言秦自我致之則與之則無地而給之
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
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字衍愈
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秦衍字益謂增益之也有強之秦而割愈弱之
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
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
補曰此飾說二字恐相傳文有闕誤無誤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
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
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
賀戰勝者知戰勝字補曰史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
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
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瓜之破趙且亡何秦之圖
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
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而損趙勢也夫趙兵因於秦又割
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
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
城於王王以六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讎帶昔爭爲補曰
不帶得六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

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illegible]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illegible]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illegible]

秦圍趙之邯鄲[illegible]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illegible]不進[illegible]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illegible]間入邯鄲[illegible]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illegible]今齊[illegible]閔王益弱[illegible]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illegible]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illegible]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illegible]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illegible]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illegible]若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illegible]皆非也[illegible]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illegible]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illegible]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illegible]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illegible]吾

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
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redacted]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
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
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
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
曰叱嗟嗟也而母婢也作 正義 對索隱云下席言其
苦居豈謂秦王太子安王驪也王義云石母悍罵列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
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
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也辛垣衍怏然
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言也 正義 嘻句先生
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
之昔者鬼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一作邘左傳隱六年納 正義
諸鄂注冊音世本云叔鄂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

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
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
牖本作羑里之事次念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
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東萊之邑夷維人即東萊地也維子故夷維子爲
海山萊北夷即今密州宮出入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
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
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鍵納者示不敢
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
退朝也 索隱 魯人投其籥
同陽一川光役者下其杜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
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
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
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
養 正義 死則不得飯含
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

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 已如欲爲之而不止也〕正義曰無〔[illegible]〕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索隱曰[illegible]〕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正義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爲郤軍五十里蓋說者以爲辭士 [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信言仲連是數然不肯帝秦則自經義必 王篇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絕矣〕

〔[illegible]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邯鄲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 不然則且有救燕者非仲連之言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肯 者不必聞其言而懼甚故 覆不然言爲壽言卻者哉〕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索隱曰[illegible]〕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正義曰仲連[illegible]〕

〔之所謂[illegible]民不非周一義 矣夫所謂逸人者不可周[illegible] 而服之若仲連然後 正曰史遷論仲連謂 爲孔子所謂大事記引 方非孔子所謂逸民也 從横之利不入於口 紛不終日而成功逃〕

〔[illegible] 者之而國[illegible] 齊之下委之太史公[illegible] 天不合之大義不固然若[illegible] 措舊不時然時出未而當且以[illegible] 維貧時其[illegible]氏曰排難解紛[illegible] 國事救言切中機會[illegible] 辭賞脫屣而去[illegible]〕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illegible]〕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索隱曰[illegible]〕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正義曰[illegible]〕

〔[illegible]〕

聞〔索隱曰[illegible]〕之見平原君曰君無有將之功〔[illegible]〕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illegible]〕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也〔正義曰[illegible]〕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illegible]〕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illegible]〕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illegible]〕

（原衍之讀帝王戀賞之舉公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語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趙勝功不勝罪實卿）

（此爲失言）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也後志[illegible]有寧鄉[illegible]）

（魏信陵君之怨秦救邯鄲不解[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illegible]），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illegible]）？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illegible]西）西（【補曰】殺而字訛或衍）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

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illegible]【補曰】[illegible]）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illegible]）使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illegible]【補曰】[illegible]）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illegible]【正曰】[illegible]【補曰】[illegible]）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菴勢尚強秦韓憂奪趙也而趙亦憂伐秦閼與之
敗秦終不能退志於趙憂時之臣外則康頻趙齊
為之寧傳內則蘭相切之徒一變之微一歲怒之
孤為之死爭今而吉其使同必穀而二存年以韓
命則韓至亡之國諸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
從哉特大言以虛喝之耳許穀之對非而不迫欄
警當於人心秦知其勿可奉故特而言口勿使從
數其情亦窮矣豈因而順其意月未免夫辭使穀
應之曰赦邑之君之齊毋弟而彼之以政也方惟
先王之故以共衛社獲大國漂時其臧曰尋于兵
是以二子大得珍戚之及以與豪君門旋其獲矣
子大國則滅此之由忠而不武臣之帶也討武勸
忠大國之義也令特計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敢邑
之攻其何以為勸韓大國亦將有不封焉臣不知
所命以是告之府燕不失其攻矣心蕭同哉手云
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令使勿使之使
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見秦策此事時不可考韓魏所以以友之【補曰】姚云劉作友字舉茅元作舉茅人舉茅為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此二字之殺【補曰】劉云招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建信趙臣任【補曰】建信與趙故之人以其涉孟之善為讎者四字未詳或言建信與涉孟有讎故其下章亦有之讎然者何也【補曰】此文法當如此字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姚云一作君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與齊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功乃能害秦爾功則反助秦不能則分齊雖不

則是強畢矣言建信不能圖秦則之謂不能二國恐秦必可討建信春申從【正曰】於此秦攻可則無功而惡秦分其地分之存一之不為闕合之計以分於齊二矣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正曰】之字疑言在無功可解疑有弁謀當是臣受信春申從則尊楚趙之秦也分齊亡孝之策也兩君指皮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為智故
楚足六成功不知所也不广【正曰】秦分齊之二許也【補】分齊亡魏而一秦齊謂字孟趙功而其尊而以惡秦此合魏則有功不可以善秦此助相國建信君之指建信君好

謂皮相國曰【補曰】一本有或字一本章首有

魏殺呂遼而衛兵【正曰】臣魏臣所以兵重者亡其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

殺呂遼言衛以兵圍魏魏又連攻衛故衛有兵比陽魏邑今屬南陽亦作比陽高誘注比陽之亡也其後魏亡比陽而梁危也河間【正曰】封為趙所封文信侯欲得河間以廣其封此言河間封不定故齊危也不得志不得其志也【正曰】文信侯呂不韋也封河間十城又食其邑封於趙後為楚所攻

三晉倍之憂也【正曰】信字當作倍三晉倍從也秦之患又起信也文信之憂大矣【補曰】上文文信不得志亦文信之憂為其所畏三晉之心疑矣【正曰】文信恐齊不從東約起從山東諸侯

不可不合憂大者不計而構（附構）構（言趙必求和秦不待許也）【正】（外）

【日】（下文言魏無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凡請必割地今急於不待已割盡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不並待秦楚奔魏攻）齊、（此合趙之）俱亡矣。（此文既欲臨趙封以也下有對一間虞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虞卿傳有說趙事鄉人之言皆不信道非。霍當華為之縱事人也從利害正兩。……之從趙已從而先有趙發則是有受害之……）（筆權彩也）

平原君謂馮忌曰（後補外臣知非趙人）：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起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敝守邯鄲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言然所），以攻（難狂）而守者易也。（【補曰】本有難字，然字下有者字。）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罷趙）

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補曰】按莊子中山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補曰】……【正曰】……）

說張相國（而為相國者趙人）曰：（【正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

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之反，司馬一本作黏勢也，如）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以鴻毛華）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水後征志鄴縣）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此言時事也）齊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自虞觀此王下四年齊數趙觀之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梁下一作梁之）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補曰：字誤君）（正曰：……考）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補曰：句）（延字面反之有顏）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補曰：先一作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補曰）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

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國所與之治）或非也社稷為虛戾（補曰：虛戾見……）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幼艾見……美好）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補曰：適一作敵）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補曰：椅，轉也……）

或謂建信君（正曰）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補曰）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正曰）期年而葺亡走矣

力盡恐不給而不知足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勞人負害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詳未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一本公作合公同補曰而獨

以趙惡秦也言從者皆害秦而趙獨惡秦何也魏殺呂遼從元上作文寛

遺正曰知上章作是而天下交之殺天證下而恐諸秦國秦交重之遣然故

則秦恐聽寄矣有求字即上章補曰按兵之事交下當今收河間正曰不封文信不韋

欲攻趙收河間問以河間於是與殺呂遼遺何以異秦文所信重亦

問奉今以下至與北君唯臨釋作釋虛偽也秦文信侯之疾可與

猶且知之也如是本正曰一本作知其侯作僭疾亦已知之也

上字文字在文信句下皆亂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

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合正曰以之君國唯虛為舉信誦

合君從諸侯以不合則故此言文信且一且知之趙之上不合天下

可以免也成從之皆從攻也補曰

希寫人趙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

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補曰爵五大夫

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以爵五大夫九第劉照曰

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然九國

亦有

逆相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言己使不得官之

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可為

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良

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

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

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

項羽紀成皋北門

王門比聶

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

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

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音介元作魁補曰一本作魁說文作魋正字不公魁後之二

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以罥獸足虎之情非不

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

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

之蹯也言王且以國為重故王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

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蓋以趙兵鄉兵內應者

欲衡者耳衡同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

橫補曰年表孝成王十六年卒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

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

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
疑於中者
爲齊獻書趙王補曰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丑五字注云曾本無恐以脫其文未詳恐他脫誤
地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元作寶即下作寶致於
地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
不得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
見難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若也則
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國爲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
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要挾行其讒之
補曰姚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王知天下見其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云云
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懸按此文爲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
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行爲爲齊致尊名
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
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爲王求名於燕及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未效可見於前
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郭衍字重一重補曰姚本下王字并王
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故
重王燕韓補曰以無齊故重王四國皆無齊故今王
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重猶故勸王無齊者非
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
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
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

害也補曰能卑者能甲下也○此策時不可考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
賤張懃貴懃蓋從者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
趙莊而貴之正曰按史年表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將趙莊此策必在其前
王得將哉得焉成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爲卿刺之
客若死客謂翟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
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
不敝以建言敬文章之故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補曰忌作忌本爲盧陵君補曰趙記未見謂趙王
曰王之逐盧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
秦也言無如不之前事下文一以非今字說之當是王宇之誤正曰對曰秦王昭以盧卿爲言而
王不逐也以今燕
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
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
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行之又兼無燕秦臣
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手俛一作免
補曰此書俛至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
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

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背）其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同稱之非常師人矣所）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人席帝設）而蔭庇桑（桑之能蔭庇人者於之取舊）陰移而授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補曰……）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補曰……）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補曰……）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補曰……）天下與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補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補曰……）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補曰……）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始皇三年丁巳補曰名偃）

秦召春平侯（補曰……正曰徐廣……）因留之（補曰……）世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世家……）

幽王（悼襄子元年始皇十二年丙寅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十二年徙蜀就死）與司空馬（不韋史也）之趙（補曰……）以為守相（馬字假官為之也）秦下甲而攻趙

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秦官）
（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
設秦趙之戰（設者擬其事猶陳爲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
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
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
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
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
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
（[illegible]爲寡人計也〔正曰〕高注因猶受[illegible]）司空馬曰大
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
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
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郄（元作[illegible]）
郄（〔正曰〕北書[illegible]姚本作郄同[illegible]）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
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illegible]亡之憂）諸侯必懼
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
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
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
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
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也[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非要如[illegible]）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書[illegible]刀削也）
（不當[illegible]）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小官[illegible]〔正曰〕[illegible]）未嘗
爲兵（爲猶治也[illegible]）臣（元作司）百（〔正曰〕[illegible]）首（[illegible]）請爲大王

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illegible]）王不能將（不用馬爲將）司空馬曰
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illegible]）
（[illegible]）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illegible]蓋此津有官也）
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
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弗（弗元作[illegible]〔正曰〕[illegible]一本[illegible]）用趙
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
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
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
親其爲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
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毀也）王令人代（代使趙蔥[illegible]）武
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
（[illegible]）
將軍爲壽於前（[illegible]）而捍匕首（[illegible]）當
（[illegible]）
死武安君曰繓（繓[illegible]子名[illegible]）病鉤（[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illegible]起居）
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死[illegible]）故使工人
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
以示韓倉狀如振梱（[illegible]〔正曰〕[illegible]）

振捆（振動捆抵也匕首揪以刺人收爲者王前不敢出 其振捆有若捍匕首故以欲匕首罪姚云捆皆本作捆）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又拜之賜命）縮劍將自誅（補當作摘集 鋼引也由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元作遇補曰姚氏云劉作過）司（衍字）空（補曰一本衍字）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揣得新 牧之之不知退令小何所開而云乎補曰七事記）出謖門也

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剄（拊猶蔽也口銜劒不自知其可死卽柱以爲 驗也一曰銜劒於口因柱以自剄驗其手之）

（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比七年誅牧八年郡鄣 爲秦補曰紛土丈之石）

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補曰一本言之）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劉作爲）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補曰一本而國亡）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業趙謂從横之說皆有所稱而從人欲合六弱以功一強□勞若可爲也忠諸使之不一耳吏諸伐而明於十變不或小利不審小悠者方合處而西雖不可以人有爲其於慶幸有條惜乎富時不知此也自四秦兜從終不攻秦兵四出諸侯抱於走比其氣字笑司空楊欲以比特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四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護哉夫以全趙猶搖惴下自但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維得半趙不盡不止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吾申下非從以難秦司馬獨能之乎敘趙幽之亡罪在用寧倉而殺李無與司空馬平廉令非馬論也補曰奉策秦王資頗弱以金比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閒金爲反閒而被牧而廉頗傳稱頗之況郭閒與使者金使毀頗而又張釋之實云趙用李牧幾覇）

（會趙王遷□其母倡也嬖用郭開讒辛李牧列女傳云趙□后者卽郭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爲王幽□王后適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倣趙之後大夫悼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冒后戒其家說就皆可至考但史因象頗不受□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互耳□三請爲其爲必爲之爲去韋）

秦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補曰字御通詩亦以御冬）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史作聚補曰一本□作思主一作總）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三（補曰云云此當作五□司空馬）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史一作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冣遂滅趙（補曰牧傳有齮音蟻）

凡六十二五千

戰國策趙卷第六

前監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戰國策魏卷第七

縉雲 鮑彪 校註

東陽 吳師道 重校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元作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此于此秦來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舍此不爲何)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質元作質音致 正曰當作質)乎(舍此不圖足函)(補曰爲智氏來伐之質與之以地猶質也 正)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 補曰 梁策作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桓子之孫 補曰 名斯 元年 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補曰 一本以講作媾)於己也(二國不伐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魏人 補曰 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左傳堵師段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號作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姓也鄭有堵女父伯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說亦)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烹矣敵人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何有如不忍而以慈愛用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工子故羊忍爲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想然無以天性爲者也賢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辟然羊之義規分美爲有餘比覆譎爲不足使其投孟諫貲一鼓而擐家國之橫亦夜功必矣介胄之上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竊負而逃林國弁子金之璧程重之分審矣豈肯以竦易此哉堅子致以北書亦兩巴敢覺並載而曰巧非不如拙誠眞名言也鼓雖爲之由哉萬端奚救哉頊羽生大公組上爲粗折莫一語貽偎千古方辛而不段尓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爲鄴令(魏郡鄴縣)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 一本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 一本有之)(夫夫下句)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先坐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禾丁生草幽言其色茂 正曰 說文 本云禾粟下揚生草莠今約)

元作驪 驪牛之黃也似虎耳 正曰 騩黑黃色也 騩牛也 僮曙言乃黧牛黑理
牛不必拘以色論黧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黧黃 言倉庚色黧黑而黃增韻黧黑而黃誤也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 正曰 武夫石似玉 武夫即碱玞 補 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 補曰 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文変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
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以其好賢 也不誠而且矜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 虞人掌上畢之官 苑囿之吏鮑誤以書 正曰 孟子注守 詩虞言之
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
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可不一會期哉 昔與之期 今往會之 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
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 音岳 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 比謂不協 毗言不和也 補曰 比音 左高 言於方 之聲 田子方笑文侯
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音洛 以官 爲樂 正曰
鐘無兩則字樂仍音岳下文二語 甚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 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聲 審言審察之 聽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 彭謂同衰世主無如文侯之賢者夫其 支斯源有子方夏之偽善勢規功之
補曰 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師大事記史得以田子方爲文侯師說苑載翟璜
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 君友之先生而君敬之盡得其實故書曰晉魏
斯好賢師卜商友 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 文侯子 補曰 名擊元年 安王十六年乙未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補曰 正義云西河即龍門河也 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 補曰 姚云鍾一作錯 侍坐 元作工 王

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
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
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
者三苗之居左有 補 正曰 姚云下句一本無有字是按史及下文可見 彭蠡
之波 彭蠡湖在豫章彭澤 右有洞庭之水汶 文元作 文 補曰 未詳
以呎作汶此 或遠言之
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衡南在 長沙湘南
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 夫字衍 夏桀之
國左天門之陰 按後漢志高都有天井關即此闕註云 國策祭居天門即此閲 戰 而右
天谿之陽 今按左之陰按史記即河南伊闕彼言左故此言 按天門即太行伊闕此言彼閲故
右之陽伊闕在其南按史左河南此右文本不同 正曰 盧睪在其北
地狹 補曰 盧一本作盧羊 伊洛出其南 孔曰伊水出陸渾洛水出上洛 伊
出今商州上洛縣南冢耳山至洛陽縣入洛 各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華陽縣入河
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公太
世家注晉山在朝歌東北 索隱云在朝歌東北 補曰 而右漳滏 滏元作釜 補曰 通借 前
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 補曰 姚云劉本出字也 人
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
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
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補曰 起傳有卜 起傳
說苑文司未云中流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不修 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 史遷曰吳起說武侯以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殤雉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

以加諸二子諸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已
河能門之河地即同華得河魏之險既也一
王其地日削矣起之言於上所之時盡矣
險豈足恃也哉吳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 補曰 名罃 元年 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此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 補曰 左傳 禽樂祚 趙將 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 賞田以待有功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 直直前不倚邪行 撓揀而不辟者 撓折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 前脈地形之險阻 形勢見其原見其險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 二人下所謂能士 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既盡也亦已 龐謂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 方之鄗王賜稱其伐波鹽矣 補曰 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痤也會此之戰痤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澮秦虜長國代將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紀年

表于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 戰及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 不能避故云 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 侯官於國官及太子官 知為列於國之家臣如甘羅為 說又見秦痤 韓策 正曰 公叔曰痤有御庶子之 信陵少孺子之 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史 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於死 言上不能量其君之悖而下何 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補曰 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鞅去魏歸秦 年為秦孝公終於 鞅自魏 痤死及今年 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商君傳

秦 字衍 韓圍梁 正曰 秦當公二十二年戰少梁虜 據紀年魏以為魏救韓 少梁即韓公叔痤之戰不聞楚之救也時方不云圍梁 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 考少梁都大梁在惠王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後不可 燕趙救之謂山陽君 楚人王官同策言此時也 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 新鄭近韓故云鄭即謂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據元年不存趙策明且當作 正曰 韓 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補曰 鹽 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 魏太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矣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爲知
古不告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
見正曰史不書太子筦事以下至年時因魏舊次之於此策言世爾夫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此
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後徙梁而韓宋曾衞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以怨不以此
梁王魏嬰音史作相之嚳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曾南君來朝補曰宋大
事記書韓宋魯衞來朝序纂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共侯宋桓侯范
衞成侯鄭釐侯即桓侯公剔成釐侯即昭侯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補曰公
書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大事記曾君李嚳古者以爲也語於湯道古即晉所謂此舉也皋
魯君興避席擇言擇言善言曰昔者帝女正曰索隱帝女令
儀狄禹時人傳物志言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
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嗛苦簟反高注嗛快也則當皆胡反易
牙太公世家注易牙知味者補曰准平乃煎熬熬元作敖補曰古字通燔炙
前燔火曰燔熬乾曰熬補曰熬之曰煎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補曰覺居效反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南威美人三日不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
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彷佯補曰姚云強臺一作荊臺崩山一作崇山彷一作彷佯

聚引彷徨一作方皇亦藝文類聚引其樂忘死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荊臺司馬子綦
楚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
也後漢邊讓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
云章華臺也王曰吾子聞云今尹子以目廣生而聘
以方皇當此左工而樂也臨可不以
記聞以費注書序水澤曰陂障曰池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亡其國者王云蓋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美皆
人南威之美也補曰閭須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
之樂也各臺在其國林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鬼谷子曰魯周公
學存故齊仲尼氏作紀之時爲一義曾在禹之吳周禮鄭曰
閔禮一聖所諸生聖其說卑何大事云宋之魯
實故三二大觀事當京大下高之之到孔子是非賢君
補曰之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
也補曰注以下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
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
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
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謂彪
止太子之行工誼也而志於樹德王則禍矣故
大臣正之留不容髮入而諭之不或出於王之未

子而誹謗之推其心之不正故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陳留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爲王之外無加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二十年有虎謂此申生伐皋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忍之而忍爲之故孟子以爲不仁補曰以是宋而稱子商之從舊可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度法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補曰按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殺太子申龐涓魏龐以下逆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見秦齊策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

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爲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鬭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出氣齊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補曰姚本甲此畢此其暴戾定矣言一國謂齊暴戾太矣補曰定止也謂齊之止也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此謂嬰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古之而不聽其以旅之智其於策馬度之義不勇靈矣張丑書方旅之倫歟惠施爲元作皆措韓魏交爲措名令太子鳴魏記雖申及赫名辭不名爲質於齊王欲見之魏王朱倉魏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正曰大事記周顯王三十五年魏惠後元年解題六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按通鑑考異汲冢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稱惠成王卒即今王

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也哀王特不備謚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今從之周按本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比而襄之爲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深爲僝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猶解也今解也昔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言未得其說以諫是其唯惠公乎惠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灓水齧其墓補曰灓漏也號云後語作灓水注引荆楚記宜都烏水枝季歷字蓀鄡楚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爲山鄠之南山上有楚山之名不宜得灓水所齧集音灓說文云漏流也一口漬也墓爲漏漏所齧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爲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山之初學記引一作爲山論衡作滑山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補曰玉篇棺戈户頭二面廣韻作胼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灓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張幕帝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於朝註復語張帳以朝接周礼掌次以待張事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此時語也補曰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正曰爲徐下文有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及之爲去聲兩去聲作之高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惠王後二年補曰徐州見齊策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字衍齊補曰一本於此下有楚字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字敗補曰此字正曰姚云一本無即楚敗齊將申縛四上之役見秦策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申太子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項羽紀註詳在滎陽下補曰秦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陳宛丘陳州界汝兆連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下南字衍有南郡屬潁川邵陵縣正曰史作郾孝陽水云出潁川昆陽舞陽屬潁川新郪故屬汝南又有許鄢新郪屬汝南新郪補曰史作鄭又音秦事云有新郪城見陳留東有淮潁補曰淮水出南陽潁水出潁川陽城山入淮沂黃沂水出泰山蓋縣入淮黃陳留外黃正曰黃事記如黃說見煮棗無疎補曰煮棗本煮棗之名無考有鹽字本煮棗在濟陰宛句正義云煮棗故城在曹州宛句縣東北有煮棗城無疎按蘇代曰決宿胥之口注有宿胥口在河南信都者非也正義曰正義云無疎故城在河南作作史同按字無疎無疎見年紀年魏救山陽二無胥口云魏志武帝從清淇口東淇因宿胥故瀆入淇水爲白溝道白溝淇口二年武到宛入爲潁西有長城之界水經陽武縣東北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大事記魏築長城于西邊即上惠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陽武縣長城自鄭濱洛所指又至年魏北陽中牟長城以圍陽縣爲塞圍陽云自鄭濱洛北庭銀之至腸州黃固陽

〔西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按蘇秦說合從之後二年後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所謂外也〕魏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正義曰河南地正義云在外〕〔鄭州原武縣北衍燕酸棗見秦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其河地外也即廩下〕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廬田屋〕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行人多故元作〕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illegible]〕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illegible]〕不被其禍〔[illegible]〕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illegible]〕受冠帶祠春秋〔[illegible]〕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illegible]〕禽夫差於干遂〔[illegible]〕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illegible]〕蒼頭二十萬〔[illegible]〕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illegible]〕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

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illegible]〕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illegible]〕蔓蔓〔[illegible]〕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illegible]〕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illegible]〕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illegible]〕張儀欲并相秦魏〔[illegible]〕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illegible]〕韓氏亡史厭〔[illegible]〕謂趙獻〔[illegible]〕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illegible]〕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illegible]〕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illegible]〕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

焉請以事委衍以為衍功有功魏乃任之【正義】大書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為公孫衍功之則秦魏之交可廢矣旣其所為韓任衍則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布【索隱】大事記魏王不廢儀者公孫衍間之也衍傳稱衍相張儀云判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惡無以歸留魏四歲而卒魏王復說其嗣君父之始去歸報秦而後聽惠王之相強猶木入其言故公孫衍之罰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正義】曰按史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字衍趙趙【正義】說本下句亦云失謀於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而字衍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正義】曰括地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收侵地虛頃丘危楚破南陽九夷【正義】曰九夷者蓋楚之東夷也內沛【正義】曰內沛者蓋沛縣地入陳州也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索隱】曰新觀事記魏王三十二年伐衛取新觀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伐趙亡將及魏故并走楝之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事成功縣宋衛楚成與

之地受地必田二國言輕重繫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正義】曰賞就聚構於勸河也韓外時河外近魏恐害王宜惠以此句令韓王解以饑故王賞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正義】內脩武比河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他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尺元作【索隱】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之左華【索隱】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

彊出秦（強自秦出在楚 補曰 韓策鄭強載金入秦請伐韓此云出秦也）曰應爲智（言能止其父 補曰 然本註曾智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止去也 補曰 郢中可車字句）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 正曰 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後十三年尋以公孫衍代襄王二年因請成于秦爲秦相後八年秦出之魏次年死其在位多惠王時與齊宣相涉）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所猶處）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亡得矣也 正曰 姚本亡作而丁文有）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故上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正曰 此策言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少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也彼劫王以必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魏合於秦韓亦當是惠王時）

張（衍于字）子（補曰 姚云劉去此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

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懷）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衍魏字）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秦攻齊楚 正曰 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救之則齊楚罷弊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其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弊故不能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 齊策秦惠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爲言說齊王云云其言辭與雍沮類）

哀王（襄王子元年慎靚王三年癸卯 正曰 哀當作襄誤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篇）

謂（補曰 章首有脫文）張儀臣（補）謂齊王（閔見前）（正曰）曰王不如貧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相之）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逐儀故公仲惡儀不合齊）是公無惠（此士計非先逐張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施廢閒朋怨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 正曰 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貨蓍策有魏因相犀首之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之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衍無事必來四字）無事必來（補曰 四字恐因丁文衍）犀

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多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衍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期以十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閒）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恐以無事請行今有所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疑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為魏約耳而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而背從者欲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可不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又復行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彪謂軫之所立唯此有七國捭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若有愜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事任何也二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數犀首以重任皆所以領儀而已魏氏於軫深所歸重此車知其失不可捐財曰不然醉乎醉矣驚因軫答奉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矜奬曲為之說故思亦變摘其徵非好為攻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閒）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之）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變其至衛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補）以百金（私間見之【正曰】閒居諜反投間路也行以百金猶云行賂金於其）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不相元作）不相【補曰】（字竄次當作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去之乃得相而儀相魏曰歲則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相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之時也【正曰】大事記言魏惠王後十二年秦張儀免相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言將行相魏儀去則不然質無以歸留魏因厲在惠王卒後魏襄王二年始去魏復相秦）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一本此下有曰字乃數衍說秦之辭）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一本楊稍本無和字）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衍已悟秦故【正曰】此策東周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元作繻從【補曰】下章見史繻附需）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肖閒之之說也而衍也非）

其人也【補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曰】事在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用兵難之既而試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辟齊魏之兵蓋狃於戰鬭之習陰計中以成其欺以敗和好挾讐秦之欲皆盼之爲也觀馬陵之殺魏客之言張丑說楚之辭知盼爲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憂於勇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攜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衍二字【補曰】姚氏本有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猶股肱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云有外之字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內謂睨之稱辭臣則衍與爲【正曰】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群臣皆不以爲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胡猶何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補曰】田文劉魏相嘉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丁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掛二人則衍仍留魏矣○一本此下別爲一章姚本註云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陰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衍而字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言助之力【正曰】時尚右說見趙策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一國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救之【正曰】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言受鍼炙弱如扁鵲然樂而從之可也言如扁鵲高足樂鄭從二子可也然從一子必至亡不得如是也【補曰】參樂未詳王不如舍需於側舍猶厝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厝同措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身王身而國便於事【補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注云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以義長王曰善果厝需於側獻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古需是也借其不亦譴需不入行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衍如是可也知得賢而付之爾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爲昏甚矣

史舉甘茂所事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謝儀使之爲已解舉故舉後見之王爲堯舜
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
先生弗受國故致邑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
而弗任也衍信儀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史舉不辭而去補曰
揚此讓國之說不特鹿毛壽之愚燕噲也此恐惠王時事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黄元作薔下同薔補曰未詳一本作蕭成
恢魏人爲犀首謂韓王襄曰疾攻黄薔楚師必進矣
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黄
薔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
又況存黄薔乎若戰勝兵罷敝罷音疲大王之攻黄
薔易矣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拔分布而四方
秦之如輻於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
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
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
卒戍四方此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
十里一亭障塞也築城壘爲之補曰障閑塞邊徼開封有右吏門闕粟糧漕庾漕水運庾
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
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

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
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
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
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云陽晉故城在
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
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補曰一本復有從道絕三字史同則大王之國
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
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
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
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
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
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
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患補史作悉正曰魏之兵南面而伐
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適猶歸內嫁
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
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
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
而取補曰姚本作而反成而云云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
莫不日夜搤腕搤把腕手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正曰別軒
傳索隱云齒相摩切有怒意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

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補曰]國語衆口鑠金註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一句江淹書積毀銷金積讒磨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說謂魏通秦而無阻因凡橫人之辭若可聽惟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敝使魏而以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爲以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窮矣魏不搖諸侯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通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懼乎奔如是則諸侯一矣措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文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儀復說魏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事在秦王二年[正曰]惠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秦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靚王三年蘇秦約六國伐秦齊中前約也兵至函谷關秦擊之而走次年齊敗魏趙觀率則齊敗約矣既而韓與魏趙伐秦而敗張儀留魏六年說而不聽今因其兵敗從散而說之得其將矣魏不得不聽也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借其自同連難中兄弟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趙於亡癸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以其勢則然矣鮑之責魏姑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揣音危惷愚也書容拙江丑用陟降四反義並同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旰夷皆魏人[補曰]一本盱作吁姚註劉作干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言縱楚使深入乃擊之也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補曰]姚註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群臣惡之之梁此九年[正曰]按襄王九年儀走魏魏納而相之此云不內恐非是時事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王不聽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重拜猶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之彪謂丑自此若此豈可望於士君子之行哉哀王聽其說是亦魏端之達者耳字何魏文子匡文[正曰]提魏事也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正曰]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行爲文文必言行善行則復背此所善魏王令惠施愛身策文蒿隱襄時人此亦三十不可考[正曰]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之車數將測交也測猶卜也視何國其尊我下行楚王聞之楚王聞之[補曰]四字因下文衍恐施因令之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魏欲之厚己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側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

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
則子必危矣[備曰]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
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正曰]史
索隱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
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柰何代曰若其為梁王[備曰]若汝也一
本君其為考下文是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
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
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
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
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
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下八字史補王
[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句可也代曰莫如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儀久[正
曰]不以一本作皆以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
印也[備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樗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璽則魏已有此名以魏
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
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魏記九年有[備曰]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丞公孫衍謂衍所去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出

張壽為怨陳需薦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攻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
所殺也恐按陳需即策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殺犀首其說不同當考又赧王二十二年伊
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害地和秦大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公孫衍去
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或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
之因使其人儀之人為見者嗇夫見者家與強見王也[正曰]見賢遍反
見者謂引見使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嗇夫以間同之[備曰]嗇夫書註主常之官秦稱齊有嗇
夫職獄訟收賦叙麥有虎爵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閒見者問以候何之因無
敢傷張子此九年表乘相魏時[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又謂最曰魏貴合秦伐
齊而公綜董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孟在田文相魏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復自魏入
齊詳周策所載又最後欲之齊而魏聽之非不善之故也秦王武[正曰]招怒令姚賈
讓魏王最蓋秦所置以招魏者[正曰]此因下文遇王眞只丁一語生記無擇魏王為
之為最蓋秦亦怒最之去魏[正曰]是時齊秦交惡而奉欲合罷寂白齊走罷人言眞不忍背齊而
今復之齊以復為齊所寧者魏魏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許甘八齊蓋罷聽之故為之吉於秦其
聽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
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最
通天下於秦見外齊矣今寡入秦天下不知以謂閑使之齊故齊事因不肖齊矣[正曰]齊秦為敵齊
逐最而親收之天下信魏之子與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遂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齊收之齊
何以通於天下所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善則可以絕
之[正曰]最宜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
兵伐齊則趣趙而已從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為也按此謂賈與始

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焉然欲以爲味皆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然而活可與秦伐武魏哀時猶相及關以毀韓非相與之人爲此人年時相絕太遠矣可乎哉補曰趣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書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武或昭正曰無考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爲信安說於黨之黨不忠今臣願爲補曰下有缺字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刑也斬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謂欲置相信安以伐趙召信安必伐之右趙者欲魏不親秦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又疑益堅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安者言之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畏惡指尊秦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相也則魏元作趙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舍猶棄也舍其愛習是秦棄魏也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欲我魏也秦本云是趙存而我亡也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魏不能抗秦臣故恐趙之益勁也正曰魏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必結趙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秦將與戰亦必秦意

勢尊是起行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又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補曰姚本有魏字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衍字韓補曰韓字衍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講元作構補曰從構讀難於秦兵爲招質言兵用爲招質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事下亦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得地則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堯舜謂重天下而何愛於地此特言欲重其事而信之還趙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註人所辯不

樓梧補曰一本作許綰同註引宮子云一說人後又作梧令中不許則國失勢註許古任字謂偶今按王篇無許字有梧字五故反也逆也策後作梧韻書梧作梧午有梧子午其軍壺縣梧子梧達前漢志通借上梧去著指史梧元十一字典籍往往通借上去聲魏太子爲質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家襄王一太子朝於秦秦來拔我皮氏未拔二而解此策云太子爲質既而留於紛彊高註魏人縣說後不云復質當缺約秦魏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與猶反也而國不相得也補曰高註還猶環也敗秦而利魏魏必召之而負其言可不利事

(秦戶謂覆反)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即所謂糞之也)[正]太后

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決)今之留

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爲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

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爲期與

我約矣(言期以太子結約而不遣爲此故伐)[正曰]曰秦

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正]

(考)[曰]無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

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與國共與)

(茂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周言周則魏可知元在秦策)[正]

[曰]交載秦策事從舊可 [補曰]爲周之爲法辭

秦楚攻圍皮氏(攻魏圍皮氏屬河東亦十三年)[補曰]一本爲魏謂楚王(懷)

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衍也字)[也][正曰]亦此句法了章見亡[也]

(元作矣)矣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

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鄢)[正曰]說見前章秦恐失楚必効城地

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

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

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

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

王(昭)欲効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爲魏太子之尚在楚也

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

以疾攻魏[正曰](元疾遠也非名作名通)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

秦因合魏以攻楚(樗里疾)[補曰]大事記赧王九年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

(樗里疾和罷兵拔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讒茂茂懼輟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爲](元作謂)謂樓子(樓庳也從太子質而楚任之)於鄢陵

(楚用事者所封[正曰]此語本此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鄢楚別邑鄢在宜城此鄢陵即葉所謂詩)

(之鄢某非者從魏太子而楚任之鄢陵者魏地也樓庳主合楚)曰公必且待齊楚之

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

(魏人壯齊楚第一文甚明)[正曰]魏王所用相犀首強死下之所惡於國者無公

矣(公無如鄢陵樓庳)[正曰]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

(之人人翟)公必謂齊王(閔)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

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

(此士言齊本自欲爾)[補曰]故國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

地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言儀往日)有秦韓之重齊

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畏齊...)[正曰]

(與之張儀此語本於所謂魏者以議之以爲安也且此有秦韓之重而齊王不敢據之也二國之不敢於儀猶之如此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

公臣爲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鈞言與楚)

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衍字楚)[楚]還兵魏王必懼[正]

(楚還兵者復兵與秦合攻魏也故魏王懼)公因[割](元作寄)寄(字有誤)[補曰]恐汾北

以予秦而爲和(使分割予秦此所謂由楚)合親以

孫齊(秦楚魏合)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昭)與

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

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首言出兵事猶言第一事也)[正曰]而不能

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

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故史書未拔而避對曰
臣願以鄙心意公意猜度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
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
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於守爲有餘何故而弗有也
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
樓庳翟強也【補曰】庳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庳也策又有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云
云與此事合疑樓庳即管鼻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
講秦攻秦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兼言攻故下言主兵【正曰】講當作搆搆攻猶言搆兵
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
子而使翟強爲和也和齊秦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見
於顏絕魏王之懼也見亡以有亡形而懼翟強欲合齊秦外
楚以輕樓庳此強之和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
【補曰】此二語當時事情也公不如按魏之和按謂主之【曰】按止也【正】使人
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
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吾所欲爲樓子與楚王必疾矣
言楚之速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翟人必爲合
於齊外衍於字【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庳翟強以爲佐主魏
言之故言內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此蓋樓庳在楚
欲因楚和秦以息攻鄢陵不順也故此士設之又就樗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所偏也而於
楚圍曰吾事則是爲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無考【正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

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
者山東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虵於此【補曰】兵法所謂率然見孫武書
及李靖答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
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
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正曰】要猶欲要
同上義山東脊天下要與上五言之示者驅取之之意是山東首尾皆救中
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
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
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語辭【補曰】又下作必必字不
也當作不必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當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識謂先之以其弱可
然竟七尚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在今寧州史記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補曰】密姞姓國
者也此語以爲湯又云試之於弱哉國府去言聖賢事多妄湯此尤顯然者也以爲武教
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
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
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爲秦義以伐蜀爲先而義甚組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第蠶食諸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策錄多秦攻移禍於楚故餘爲之年而讀謂征伐先後理正應爾大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末欲平太原亦先乎蜀兵哉於弱之攸繫矣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
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

戰王交制之(縱時爲秦割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哀王子 補曰世本名遬 元年趙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此三年)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東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已 補曰公孫衍說見前)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爲竇屢(魏人)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爵 補曰關內侯之稱不獨起於秦)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因趙講秦)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此言與穰侯貿首之仇以二人欲讎以定封之事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后穰侯之姊)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補曰淮南子孟卯諸人引策芒卯)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惠文)曰夫鄴寡人固形(元作刑 補曰此書刑形字通)弗有也(形猶勢也高誘爲刑亦難通而此書多作形)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効(元作郊 姚註云一作効 補曰從土)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之患謂此馮亭上黨之事地患汝失之於魏孝成之失之於韓趙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有多)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胥(元作骨 補曰一本作胥詳見前說)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 同屬汝南 下羊同)王屋(在河東垣)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密縣陵林鄉也 補曰羊字未詳)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本周官此謂爲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正曰上地之近秦者未知所在)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姚本作懼 補曰)然曰國有事未澹(元作贍 姚作澹 補曰即贍 漢志澹)

用
下兵也贊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
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元作秦下同秦補曰燕策又史作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
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
請以宋地時未擧宋此侵伐所得耳涇陽君秦王弟悝也齊辭于吉正曰正義云秦兵伐
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伐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
王閔與蘇代秦補曰燕策又史作子下同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
之不合字句也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
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
目史索本
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齊補曰一本作變伐齊成則地廣
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地蘇傳有往齊伐宋之虜補曰燕策又史曰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
魏王曰云式於是出蘇伐代之宋
五國伐秦成皋之役此十年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
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
魏王畏齊秦之合也[redacted]魏王曰秦王謂
宋郭曰分宋之[redacted]者六國也乘宋之敝
[redacted]王爭得者齊閔王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
王獨擧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皆必伐之弱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

晉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元作悲悲秦必且
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曰]元作曰王必求地既已
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字衍曰[曰]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補曰一本更索秦嘗
用此於楚矣又嘗用[redacted]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
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爲王說太上伐秦其次賓
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補曰詳佯通史多有講字句佯
嫌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而必嫌則顯五國復堅約者此賓即擯讎一本作講秦齊合國
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講與秦秦權重[redacted]
魏舟明[熟]元作見孰補曰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元作又爲又爲
補曰清通又足下或人謂魏王當如下傷秦者皆傷不敢顯也恐秦責之天
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
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
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皆諸國也
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
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
上補曰三節即上文太上其次之說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
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生猶生言伐之不已補曰
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嫌必爲秦所伐一則警鬪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殘秦號本註云而一作兩而使
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已上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利害唯務
上鬻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見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所謂鬻上
以秦爲上交者今字上恐有誤補曰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
兩國自宣閔易昭再世相讎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
婚姻猶兄弟也此士欲爲魏合燕齊以伐秦臣爲之苦矣言伐秦之難而已爲
之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
苗而東夷之民不起元作起起言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不經見以
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
元從口呡周冢周韓餘爲徒與爲徒友從而下之補曰餘疑當即徒
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
趙策韓徐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行周字口疑從所下之句明徒當合從也又恐從徒字譌行
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惡與秦扮之扮幷也提
也言合諸國曰扮淵物反補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
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次元作欲欲使五國約閉秦關
者臣也不通秦補曰疑策蘇代謂焚天下之秦符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皆與此合奉
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此皆三言之吏也皆陰在
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
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齊揄揚之而以齊爲上交詳補兵
請伐魏兵齊兵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
脩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勸元作勸補曰作權上恐
有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能
也故史言代復約從難如蘇秦特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亡爲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實走
求成之給安能實之說後見其敗輕之矣皇有聽其堅約之說皆蓋代之計尊以伐之爲上而將
韓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正曰按趙策五國伐秦常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皆出入者

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代之中則挾之下則備之末又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葉陽君趙人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
漳朝邯鄲抱葛薛元作薛薛補曰是一本趙世家作薛非陰
成以爲趙養邑供養之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
其子河元作問問補曰趙策作河字說陽姑密元作衣衣補曰說趙策字
家作乎趙惠文十三年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陽君兌之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說李兌也
說趙策見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曰無考正攻魏者亡趙之始
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
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
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
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衍字齊正曰見下秦王昭正曰見
下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聲盛聲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正曰今當言莫
強於趙而兼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強兼齊秦王既賢而又有聲望者相之句以言秦
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實亦不悖秦使趙攻魏之事無見或因其言而止
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趙言爲秦疾以魏者趙之號
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
秦果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辟聞故奔魏相之比十一
手補曰是欲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
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
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

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血也)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常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

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游不都臺)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餉軍)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

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虎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通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嘗以虛猲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秦凡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至大梁此十三年魏)乘郢北(元作北郢郢楚別邑)(其北近魏)北郢([正曰]北郢乃楚之宜城即郝也史魏舟傳入比宅遂圍大梁此說爲乘此郢也)魏王且從(從順服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並屬太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襄丘縣界愚謂陶傳當即是明壽正義云壽鄆州將)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補曰]傳許上當有攻魏字缺脫)秦王(昭)不聞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蓋其不當得)議則

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正曰]魏昭王十三年秦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秦魏冉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得芒卯相時而敗芒卯則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事記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賓切必棄矣下注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爲此之年事矣然秦攻取剛壽在秦昭三十六七年後此數年而策已云序與壽而又了可睨也當考○究擊臨陶說見趙策亡許鄢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正曰]秦昭王初年魏冉已用事則華戊之賣巳久十二年而當魏取元年則其切年賈與魏襄拒及正孟子時也趙或以爲周人何以知其於卄雅戰國人姓名多偶同者魏以在魏策中而即爲但人梁矣又按燕策白珪逃於秦則嘗往秦新序孟嘗君問白圭恐亦此時史白圭傳首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後復引圭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則其人在歡後首句特與李對論非言其世也以二十取一語孟子正欲以其貨殖之術施之國家者也又新序紀白珪戰亡六城魏取中山白)

（璧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以夜光之璧則文侯時又一白珪歟或因史所書而誤升歟）

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奸不能禁狗使無吠

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戊貴於秦王且爲秦干今注說之豈非欲使魏）

（戊來）不能禁人議（補曰姚本此有臣字）於君也（秦策 正曰 既生）

（魏策本在韓魏以史註新城君爲芈戎故也爲之說未知即是此人否）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 補曰鄭州管城縣）魏王發兵救

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梁元作劉）

（補曰姚云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

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

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

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

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

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正曰是時）

（不可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與同）是

參行也（以言諸國參考而參彼已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

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

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補曰一本此下有也字）以王之不必

也（猶言攻不攻不可測也方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移伐兵則不）

（諸國急於從也兒不）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

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以爲秦之求

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元作齊 補曰姚無此字）

（有誤文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濟不能

獨從（荊濟 正曰一本荊齊是未有備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

則弱矣（言諸國合而與秦敵則秦弱）秦王乃止（彪謂韓國有兵之禍昭忌之救之同室之鬪也）

（昭王言是也秦伐韓而魏救之言亦是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無從約而救之則是鄉鄰有鬪被髮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

（宣太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之）

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

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

怒遂絕趙（補曰姚本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云云與此文有誤當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請云云）

爲魏謂楚王（補曰無考 正曰）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索於秦）秦必

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

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秦伐魏）遂伐齊與

魏便地（言以所得齊地與魏易便也）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

矣

管鼻之（魏人 正曰 注作鼻之名）令翟強與

秦事（鼻之不欲故推之於強）謂魏王曰（鼻之謂之）鼻之與強猶晉

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

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止息其傳食）

舍不足以舍之（舍不能容之）強之入無蘇於秦

者（言秦輕之無所因推 正曰）強王貴臣也而

秦若此其甚（可）

乃可【正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廙樓廙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卑強不合而謂自不令強突

秦者者異容強爲之秦入鼻言故輕強此土益爲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襄王之

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於此知爲韓人不疑）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

利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

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

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安猶徐）求質於秦（有質事不）

（留之驗乃可入【正曰】質子之質）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衍字）敢

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秦昭王三十九年乙酉）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密縣亭在此二年【正曰】華陽之華去）

（聲下華陽史無音）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

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

趙戰勝三梁（春秋秦取梁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爲三皆魏地也）

（【正曰】索隱云三梁卽南梁又說見齊策）十萬之軍拔邯鄲（攻趙秦十一年旁莊）

（賈【正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趙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在宣王二十九年【補曰】通鑑大事記）燕不

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

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

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臣魏所稱大）燕趙可法而宋

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睪子（地缺【正曰】睪土刀反睪字蓋又睪作睪古書三字皆通此未有據）

（史罪作暴下同徐廣云暴爲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

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

（此非邯【正曰】史記作宅梁字誤下同正義引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故城在鄭州滎陽縣）

（西）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

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孟講合楚趙共攻魏說見二國爲秦）

（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正曰】循卽徇）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

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衍）

（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

質（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少割而來秦質子）不然必欺（必編【補曰】索隱云秦欺）

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

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

（【補曰】史天幸諸本北）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

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

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

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補曰】一本標孫作戴）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

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疲）陰必亡

（陰穰侯別邑陶卽陶說見趙【正曰】策）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願君（君穰侯【補曰】史楚趙）之及楚趙之兵未任

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

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

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從揣之縱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謂從之後於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不用兵時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言得亡國以拓陰之封地補曰又爲止巳合兼文有脫誤見後兩機盡兩謂得縣啓封盡無遺也故宋衛效魏自此小國「尤」作二國小國也尤憚尤秦兵出地而小故愈畏秦巳合魏合秦而君制之補曰史云又爲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義云故宋及單父是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成是秦將盡得宋地也愚謂可全即上言不用之意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彪謂賈之說不及以已秦也爲其爲魏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爲

天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爲魏之過深也遇足以錯奉豈此於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也補曰大事記書載此華及穰侯攻大梁軍謂同一衛愚謂趙例於少割穰侯喜得此地而罷兵亦無不可大事尉報王四十年秦昭二十二魏安釐二韓釐二十一趙惠文二十四年秦以魏冄爲相國伐韓暴鳶拔魏魏冄破之斬首四萬鳶走開封魏割八縣以和魏冄後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秦魏冄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四十二年趙將魏伐韓華陽秦魏冄白起客卿胡陽拔韓敗魏趙芒卯華陽斬首十三萬取卷蔡陽長社又與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於河取觀津魏予秦南陽以和以其地爲南陽郡遷免臣居之○通鑑綱目書略同不著暴鳶芒卯等及以地爲南陽郡一節補曰按史魏表書王二年三年四年連歲魏冄將兵來伐二年之戰韓暴鳶敗魏敗走年表秦紀魏世家魏冄傳皆云云至大梁次年之戰不地最後華陽之戰趙魏伐韓秦救韓敗趙走芒卯但史所載有差互紀以擊芒卯華陽傳以走暴鳶並爲次年事華陽之戰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八縣三縣之殊書鳶十五萬

之州故女事記參定晉之今考此策須賈之辭觿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而兵復出此大事說所以書此投縱於走暴焉之後但策首書秦紀取魏於華恐於華二宇因下章誤行也○又按奉陽昭王三十四年書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大事記於魏于秦南陽後書以芮地爲南陽郡迂免臣居之即以北爲是年事按南陽凡二其一河南之脩武其一鄧州之諸陽免臣者以罪免迂守猗邊秦不信敵國之民故徙其圍人使錯居之前此二十七年攻楚赦罪人迂之南陽大事記必謂前已倫楚故今以新得之南陽而不知記書乃謂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於南陽上膚屬漢中今房州内山縣則正鄧之南陽也次年乃書置南陽郡秦南陽郡十鄧而脇武更置河内郡不聞兩南陽也昭王四四四年秦白起攻韓取南陽置大行道使秦已置郡不應復云爾大事記亦書之矣片脩蓋因魏入南陽以和偶與下文南陽免臣相次而故誤尔因上論大事証文附于此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補曰本訢一作

訢是下同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也作補曰乎姚本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

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
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
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
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
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
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
（絕句）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
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
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
（魏相之黨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
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
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
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
爲計且安死乎（謂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
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樓緩也使其）臣
（入欲與之議魏韓策並見樓梧）【正曰】（無考之緩樓皆此時人）臣今從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
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王令）
（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
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
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止王之行）
願王無憂（處謂周訢之愛王也其忠其諭王也其切賢智人也羞王不能聽而聽支期）

（豈異於訢哉蓋期之所效者事而訢之所論者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諭也微二臣者幾殆）
（爲楚韓救【補曰】爲我爲王以爲秦以爲魏之爲去齊）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
臣（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
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
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
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得秦封受其璽）王因使之割地
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元作受）受璽夫欲璽者
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
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
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
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
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
（勝矣【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爲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欲食則
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力棊握不行也故史曰使則行不便則上行也）今君劫
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
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記四年左【補曰】史安楚王四年華陽戰敗後段干）
（子讀予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據曰云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通）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下同）且（【補曰】新序同史）
（作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
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且

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且對曰大王
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臣籌策之臣無任
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
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
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
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
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
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
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紹十年名）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
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
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范痤史作范座 補曰一本此同）今王能以
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
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
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官此時主徒者耳）
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
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痤字衍）痤（補曰）
（何字）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
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
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元作使 補曰一本無使字 姚注云史同）

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
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
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何字）望（補曰宜作望 姚云劉史無）也嘗
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補曰用一本言可任者圖內無是用）
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
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襲言猶襲趙之故因趙）倍趙
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
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市下元 補曰趙舊在趙可）
魏將與秦攻韓朱己（史作無忌故無忌 補曰魏王以秦救之以其辭云在秦報太后）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
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
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
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
（此十二年）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
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
之敵國也（補曰擇也一本作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
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
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
（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韓王是時其事記云韓世家太后事也 補曰太后少母 政趙惠文后齊王后甚專 慮按是時）
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屬韓亡）

與大梁鄴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蓋當韓今欲取地少乃
今負強秦之禍也【曰】當從史記負強秦之親則負任在背
以爲長喻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
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曰】茲作更便字史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之上黨而攻強趙【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大行山西上黨韓州是
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秦伐趙反與秦閼與此音【曰】
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背倍音絕漳滏之
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
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而元作谷行三十里而攻
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
也【曰】三十史作二千大事記者是危隘之塞史作冥阸之塞正義云冥阸即三鄂之山也
是西山也河外以東楚谷陽名號正義云按道涉谷是從褒斜入
家本文道河以東是爲楚當正義云東南至申州也
石城山險陀之塞也
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
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曰】史記引大
正義云河外謂河出大名東南至鄭州陳州
陳州則云大河之外也大事記今本同作州東向至鄭州縣西在汝
州文故○史云上蔡召陵縣東並在豫州
因北上郡陵城在豫州郾城縣上蔡東南在陳州豫州西皆屬陳州
州南向東皆身之右定與左字也召陵故曰秦必
在南西向東身之右定與左字也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曰】韓衛齊之東皆在魏東
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
丘之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
危【曰】史作秦固有懷茅邢丘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括地志云懷州獲嘉縣東

北有茅亭即鄭忠生邑贊芳○邢丘見秦○文
城垝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城○今本無安字之
字即安訛也史此段後有安城字正義云在鄭州
故城南延津縣東北按正義云垝津在河北也
引杜預云共汲以爲邢丘或作汲郡在鄭南延津縣
按索隱云丁共劉辰皆縣名以爲共汲河內共者屬
反字又隱見秦紀故註河內卷城有坦壅者屬潁
坦壅坦秦紀註河內卷城有坦壅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曰】正義引括云
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
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熒澤南屬榮陽史書作熒澤【曰】正義云熒澤決壩溝屬隸一本會同
【曰】故正義云史作韓亡之後大梁也有大事記得云垣雍城是
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魏果萊王之惡安陵氏於秦之欲許之久矣【曰】許者與秦言安陵氏秦許之言之也
秦之欲許之久矣秦許聽之久言之
此欲攻韓之惡安陵在安陵而無惡者史作許陵正義引括地志云
不欲王以爲安陵氏云按正義言秦地大事記
異史文作則之故悉以爲前事引括地
【曰】策文作則王以爲惡安陵氏大事之地此地盖安
之云引策云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
安陵君曰吾在鄭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盖安
而秦之葉
王十一年秦國所封其後今使者之爲於秦國
魏襄子所封後引之
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曰】高陵屬葉縣安
以屬許昆陽舞陽地皆屬葉陽
秦父兵高陵安陵字策或云正義云京兆非也
【曰】地理志高陵屬京兆非與舞陽下文云葉地不指今
史記昆陽字陵策故故葉縣汝陽以下與陽故城在葉縣今
州昆陽鄰陽昆陽郾城並屬汝州又高陽故城在葉陽縣今
此時舞陽昆陽縣屬汝州大事記云在葉陽縣
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
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曰】南國之言南陽也
【曰】正義云許州許昌縣國南許故
今許昌此時屬韓城邑正義云在鄭州許昌縣南
南西許故城陵州之南今許州南許州
事記云安陵在襄城其北皆去不故遠日安南國
韓許昌故城許昌陽縣襄城縣按此地皆屬韓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曰】史作魏國豈得無害安
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
秦之不愛南國非也【曰】史作不愛安陵氏大事記秦得南國則文諸可
策引策引是

伐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爲非己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異猶他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安邑時有【補曰】史無上文錄字卽

以有字屬河山云云策文則當有有字河山以闌元作闌下同闌闌入之【正曰】

按字書闌門遮也闌也牢也屬作闌王莽之闌牛馬同韋師古云闌謂遮闌則闌亦可通闌入之闌

本作闌亦作闌於此義不切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橫林元作林軍

橫之軍【正曰】史作林鄉軍林鄉地名見芒卯請秦王章大事記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以

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

都焚句陽有垂都亭【正曰】此引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補曰】索隱云有窮曰都正義引括地志

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墮垂已焚之云與此類

特從言之耶墮許規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補曰】大事記錄

王四十年襄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冀南之在閻河

與陶接故范蠡亦云北至平闞魏記注在東平須昌【補曰】史北至平監正義云平陸卽兗州

平陸監卽故闞城在平陸縣西南所亡乎秦者山北【正曰】史山吳華之山南屬

山北業無山南字疑衍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北共同山之東南七國時鄭州屬魏華州以東至陝

華陰魏地也河外河內【補曰】史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虢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

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補曰】史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

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

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闌之無周韓以閒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記從策文由此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元作矣劉作也【補曰】史同姚云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兵秦撓之以

講以求地撓之【補曰】史識韓知亡猶弗聽亡宜從策投質於趙約質

下世見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補曰】爲去聲以臣

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

秦之欲【補曰】史之下有欲字大事記從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

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

王【補曰】史無乎字大事記從策補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字衍魏

魏【補曰】字【補曰】史無大事記以策補而字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

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補曰】史作天時大事記從策

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去音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爲開也【正曰】莫句大事記【補曰】

史作共甯丁云從道安城出入之云云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城縣屬衛州修武縣解題

云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韓假道使韓降與上黨故欲使其地處東郡韓國中

三尸晉之交猶先也故韓不失上黨自降與上黨往來言尊爲韓而

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有要劑之義【正曰】質猶彌韓以上黨爲質

共有其賦作賦韓魏共之今有當以策【補曰】史足以富國韓必德

魏愛魏重魏畏魏史作魏是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

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附秦時已今

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補曰】秦輕之也易以取易也【正曰】楚趙

行字【補曰】字大事記從史大破衛齊甚畏所畏爲秦所勝制天下

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章相次處謂二

言秦之猜者衆矣白於此者也【補曰】大事記云言秦之不可與者不書其從違亦不書與秦伐

得取故地以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縱練

韓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以率楚趙獨力助

秦趙搆難而戰（長平之役。趙之戰多矣，此十七年，此策時不可考。正曰：[illegible]）謂魏王曰：不如收齊（元作齊。正曰：[illegible]）趙而搆之秦。王不搆趙，趙不以毀搆矣；（[illegible]）而搆之，秦趙必復鬭，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illegible]）

長平之役，平都君（[illegible]）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illegible]）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約秦魏，（[illegible]）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illegible]）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illegible]）且遇於秦而相秦者，（[illegible]）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illegible]）有齊者，王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illegible]）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illegible]）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illegible]）原恃秦翟以輕晉，秦

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僖二十五年晉侯趙衰處原）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索隱】（此謂周君策曰宮）
（云云吾司乙齊輕伐楚而趙亡中山此襄王十八年秦韓魏齊共敗楚將唐眛事大事記謂史錄趙）
（尹燕齊威中山齊非中山事與楚者黃國者可求然考見燕楚等黃）此五國所以亡者皆
有（其元作）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
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
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
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
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索隱】（一本言作畜多作蓄）或化於利
比於患（化猶比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
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質元作資）【索隱】曰
秦而久不可知（未詳久後）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
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是謂）而以一人之心爲
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
坐而胥亡乎【索隱】（胥須也一本胥作胥）【正義】且割而從天下乎王
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
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國問以何爲強）王曰強
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
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
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索隱】
（此恐與信陵所諫同一事）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索隱】（云魏客說有司馬食其）
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名也慮慮久熟）是不知天下
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
（指合從之人）【索隱】（茲公未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玉年邑者又地不相）
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
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
也不實爲期（不言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
賣於秦（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
合於秦是取子之資（以食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
（言構人秦也）【正義】（其一從惡之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秦昭王四十一年）【正義】（魏安釐王十一年說見趙策）魏王
令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講元作構從）
（案下同謂講構魏字）【索隱】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
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構夫亡寧者宜
割二寧以求講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正義】（王十八年解邯鄲圍時事曰秦紀昭王五十年邯鄲罷此策罷邯鄲非趙事魏楚救趙秦拔寧新中而秦王不聞王五十九年表韓魏楚救趙是云邯鄲罷之後宜字耳）
（邑詳見周王是也歲決爲在前無疑寧新中二十年也策）吳慶【正義】（無人考）恐魏王之講（元從構）構於秦
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
王近也（近親也天下以魏爲近秦故攻之）王不近秦秦之所
去（王非親秦者）【正義】（索隱之所欲收去者）皆曰王弱也（無助）王不

弱二周(言實不弱視二周彼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
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若講於秦賁示弱也)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魏人非華子所不可考亦不知何時)正曰 聞之中
道而反衣焦不申(此於行路犯風日焦旅故不申壽顏乃中耳)頭塵不
去(皆以欲身之速故不暇 中舒展也文選中作信去作合焦巷)正曰 往見王曰今
者臣來見人於大行(崖也)正曰(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
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
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所資也)臣
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
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
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
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齊人以為兵)正曰(孟子註魏人若非安釐之世矣)謂宮他曰子為肖
謂齊王(齊王建事庭不在)正曰(無前)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
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
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也)正曰(齊又不以肖)
(無魏重者而害有魏重者不以無魏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肖今以長)
(以此勸齊)王齊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
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因齊之資以得魏事肖當作胥)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考成)自郊
唐(作)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
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

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
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
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補曰(物有不可史云)
(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語在簡案)今君
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
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同猝)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
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雎此十一年求故年已 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其陳證益)
(高誘謂耄期稱道不衰者斷賢矣 史不云唐且只有說又見諸)正曰(章)
魏攻管而不下 補曰(管見前策)安陵人(魏記註召陵有安陵)縮高其子
為管守 補曰(守者也通鑑綱目編高之子仕於秦 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信
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
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
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遣使之人)至
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復信重也信陵 言之矣今申之)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
笑也(其子一人本作人之所守字句)正曰 補曰 見臣而下是
背王也(魏王秦王)正曰 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
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
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身下)正曰(言)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揖魏 不得秦地以受攻)正曰 社稷必
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本曰)補曰(有此)
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 補曰 安陵之城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魏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王（補曰：趙記引襄子作哀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補曰：一本無謹字），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元作）爲人臣之義矣（正曰：不事二君，人臣之義），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字衍）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元作）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或謂魏王：王發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昔（一作）……臣之反而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

我反無見王矣欲其亟反必見考烈不十日之內數萬之衆
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襄王秦王謂魏王曰
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秦恐楚魏合故言今魏自足不待楚也
詳國證明春申在時攻未秦可當此語此當下一章元作韓策 正曰 事
魏 鞅魏人爲魏說 正曰 一本鞅史作觀津人朱英 見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諸侯合從西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云云於是去陳徙壽春
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
之弱也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春申事之先人二十餘
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黽元作澠 補曰 黽隘
之塞黽塞正義在江夏鄳縣 補曰 詳見楚策 注以不使作便是 史不使 補曰
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此音背 不便句絕可對下文
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所以收木當見
陵與梧 正曰 楚國此不時爲魏梧與許皆鄭地 正曰 虞侯傳 梧相許以近鄢
割以予秦相去百六十里 臣之所見者
秦楚鬬之日近也元作今 正曰 此策史作 許在韓 已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里名 安邑爲之謂
安邑 補曰 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
王王曰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故令立其王

補曰 一本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大事記 前漢百官表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 此策云安邑 正曰 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於秦 此當在安邑未入秦之前
景閔王 名增 元年 秦始皇元年
秦攻魏急 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城 正曰 或謂魏王曰 補曰 孔叢
子云秦急攻魏王恐 或謂魏王曰云云 魏王問子順曰如之何 子順曰 ...
也 棄之不如用之之易
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
過也 補曰 孔叢子註 ... 不言如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爲攻 ... 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
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
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 元作質 正曰
子云景閔太子特質於秦 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
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
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 王不能者也
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 執政之臣長輓者人 故畢曰
與嫪氏乎 嫪毒 秦人 太后私人 與呂氏乎 不韋也 雖至
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
賂秦以爲嫪毒功 因毒而割 故功在毒 卑體以尊秦以因嫪
毒王以國贊嫪毒 割是以貴毒 矣今又以 以嫪毒勝
矣 以不 王以國贊嫪毒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

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補曰孔叢子註言大乃后傲王則奔不加文是乃王以交秦爲天下之上安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文皆衣獻ㄱ於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舍元作合補曰含字立大事記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此作大事記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毒長信侯之下謂嫪毒攜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之下言十地呂攜百里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攻秦割三年拔欲三十里以事記所謂大事記救兵出此子秦攻之魏怨宜其時矣補曰大事記出此子順其有聖賢之風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下元作且謂唐雎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八年亡魏二十二年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正曰廣其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

戰國策韓卷第八

縉雲鮑彪校

東陽吳師道重校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宗高郊陽鮑引漢地理志為言御亦韓地而獲遺不取誤矣）

康子【補曰】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補曰】秦策見 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稍稍【補曰】溜言多石水所溜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言也陽寡足破衆）【正】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原侯二年取鄭【正曰】取鄭在）王曰：善。（【補曰】諸王皆當時語）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二年壬午【正曰】當云景侯虔子元年史列侯承列系通侯）

韓傀相韓，【補曰】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俠累也，今注本無俠字，古俠累聲近反累字音有非子傀作廆，藝文類聚引作韓傀，今按俠累二字同反一兩姑田疏產跡等反不一據此亦史記傀字誤差又互見後正 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同叚）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聶政，（里名，屬井【補曰】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濟源）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補曰】一本問曰，姚同。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補曰】一本觴，姚同。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補曰】固謝，史一本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正曰】說文：甘，美也；脆，小耎易斷也）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屏，之法）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春米一斗，糲也，粟十六斗太半【補曰】史姚同，皐昭云：古者尊大人，稱諸父，又諸夫人，又作大人，稱落蓋反，又力制、郎達二反）以交足下之驩，【補曰】一本交足下，史姚同，反字必誤 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者幸）老母在前，（老母未死，前猶在，母存）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市井者，姚幸，而養老母，老母存，史同，無前字。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辭矣，史姚同。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補曰】一本我無受史姚同不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貌舉眼也眦即皆字【補曰】師古曰睚音崖言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反眦士懈反睚眦目貌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濮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死二字姚同仲子
所欲報仇者為誰【補曰】一本無者字史姚同請得從事焉【補曰】一本無此五字史有
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本韓相傀姚同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設【補曰】設陳也一本無設多居處甚四字史有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
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
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補曰】一本重中間易去字姚同史有○司馬貞引云韓都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云今言本無相去一本韓字與今殺人
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否生得失則語泄【補曰】索隱云所作生情言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今本無此文
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
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器也蓋以劍為兵仗持也【正曰】仗兵仗
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補曰】索隱引高註東孟地名今本無
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
眾【補曰】侍字史一本無姚同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補曰】一本無殺姚
字韓傀走而抱列元作下同哀侯言哀侯按鮑侯而策記及傳皆
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年不可移也【補曰】後諒見聶政刺之兼中列哀侯【補曰】一本姚本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補曰】擊字一本無
史有因自面皮去面之皮扶眼屠腸【補曰】索隱云以刀割其面皮也【補曰】史作決以刀割而去其皮也自屠出腸史姚同一拔蓋其遂
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者知久
之莫知誰子【補曰】一本同姚本無誰字政姊嫈【補曰】姚註劉有嫈字一本無嫈字
作反史作榮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姚本無吾字不可愛妾之軀
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史云自曰非弟意耳乃之韓視之曰
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自是也隆持也軼車出也相高成荊
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人對賁育須似兩人姚本而高呂氏春秋云以勇死於寡字而【補曰】說氏
皆恐成荊致死於韓王周人也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
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恐不顯其名及累其姊夫
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心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
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
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補曰】列義可列【正曰】列
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一本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姚同聶政之所以名施
於後世者其如不避菹醢之誅菹醢也言之如此【補曰】周禮三年殺全以揚其名也此書
註菹醢之類臨菹肉為菹記文菜肉通稱醢醬為菹之類物若菹韓相傀之累刺客傳有聶政之始終於其親其臨死也義矣有欲許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孝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苟不知人亦不可為人所知政故得行其志借乎人遂稱不稱哉知也遂唯知政為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名傳於不幸爲所知故死於此者乎哀哉【補曰】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於此者乎吾賢主

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用史累有卻使政刺累與北家不合書其氏偶同故判客傳誤以爲哀侯時策曰策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聶政刺韓深蘇中哀侯又曰聶政刺把華十哀侯許異是哀侯而壇之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侯即六所卫新華相哉侯累俠死列侯猶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也見此乃列侯三年之事但弒國策誤以爲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爾題引正義云紀年晉相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晚其君哀侯而正韓若山山堅即韓嚴也若山即說侯也愚按此事國策說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故最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考之未盡主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大事文謂氏乃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渭也通鑑書嚴遂哉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政當從史書韓嚴綱曰書賓遂下註哀侯以韓虎爲相而愛韓遂二人相害遂判瘞子朝許中哀侯亦仍誤也【正曰】史遷作

判客傳失在野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爲得春秋書去縲自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以不義而殺其身得賓孝乎非有夙昔之遇如智伯之兮豫嚴非有累世之愚如韓之於行房以欲執仇之故厚已而使爲不義得爲知已乎物陳說品區阨矣【補曰】姊要之死盡兄弟之義策述其言以爲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篤名而不反義世皆載國之習也史記云句政知姊無嘗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以絕隃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屠於韓市者亦未忍敢以身許仲子也列女傳云聲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殘名許云死喪之威兄弟孔偉云云此之謂也謂子嚴得政之情子攻得聲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不戕名猶未乞世俗之失也

昭侯（顯王十一年癸亥 莊侯子九年）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補曰】申不害者荊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魏耶趙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排思亦）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可）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補曰】本各進一）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補曰】之最下此衍者）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官【補曰】非替）以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此當屬下句讀【補曰】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趙（元作楚下同）楚（恐當作趙【補曰】字誤）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東有宛（穀紀注商今上洛商是也 即商山在南陽南亦曰楚山【補曰】正義云商阪在商雒武關）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補曰】見前）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 谿子國名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足以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云【補曰】徐云）【正】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蹋弩也）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上前如中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宛註冥山在相州外汝南吳房有棠谿亭
備猶訓註墨陽美劍名合邪鑄云春鄭棠寫市馬也伯北獄鄧師非宜南陽鄧正曰別川九非鑄地于
見龍淵太阿作鐵見二楚人越作春秋有淵別于作曰吳邪召
龍淵太阿正曰風胡子奉劍見楚王曰此二劍名龍淵太阿此風胡子
作名伯有史記云合伯鑄之其寶以上言
名伯有太工作鑄合伯名本文人鑄宮以下云
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
按隱上山寨龍陽原西平鄲師龍象可論沙故隱名云以水留今
甲盾鞮鍪鞮音低鍪音牟鍪即首鎧也正曰鍪頭鎧也
鐵幕革抉䫻芮音決芮音汭史記正義曰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決射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
射決也以韋為之著左臂以遂弦也次以韋為之令弦不傷臂也按以蹲循也
文身也云以象骨為之東隱云以為與物同類謂也
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綬也音伐所謂音字皆通借之文史記云吳都賦云...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
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
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
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
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正曰雞口雖小乃
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
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正曰宣惠王二十五年從在趙宣惠王十五年按年表宣惠王從在十六年
史誤作趙王今按此時燕文公二十八年而燕侯從後十六年
云宣惠王五年也是歲以王時從蘇秦
...
宣惠王
宣王謂摎留
宣王韓宣惠王也
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

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
驕作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此非天下之至愚者也顧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何為者也公仲公叔也一日之謂甚何必
丙按胡氏管見謂操一留之論而非是不可逆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之不廣其事擅左
不若不可不其三不其不以不二別不以不可不以三其具以一以國
又兄二三其衆手直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
稱歸一仲并以戰國策言攻之動仲其實專耳政大事記云韓用
事將不若仲之權竊以為惡也按餘說有與胡氏合
而不得臣之情故別以為者之說此集當直哀說兩用者
非已用用也實王時叔世之事不著其上公子用仲而仲
叔並用實書之王時叔之事矣不爭其主真之矣公子為知之
也公仲不當於仲子公之言事夫名以其事王則公之公叔又重矣二人皆以其權
留之公言仲達論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後官人九德
臣之則序尊賢而后大則無尊賢事而此后矣敬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索隱曰此不知
昭獻以為昭獻是公叔之黨按戰國策有云楚王昭獻時韓相韓
見周之意恐在後也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疑在韓惠王九年秦拔我陘然張儀同時張儀死至於桓惠九年凡四十六年矣
韓使人馳南陽之地正義反走也秦已馳進兵
軫以不存故因之音
韓趨之也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
陘陳軫謂秦王惠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
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
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
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正曰即以馳割樂王者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索隱曰長社縣有濁澤正義秦使庶長疾與韓戰韓氏急公仲朋大事記與韓戰濁澤在鄢陵也事在韓宣惠王十六年公仲朋謂韓王曰與
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
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
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賦之為兵
備兵秦韓并兵而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
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
己也一本救韓必德王也德王是王救我上以其與秦同本文韓必
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
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
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
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重其幣多其車一本重其幣謂韓
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
敝邑將以楚殉韓言以身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補]曰一本
已秦注劉作也姚作少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

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

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

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

門後志潁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補]曰徐廣云岸門即岸亭正義引括地志云在許州長社縣西北秦本紀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趙世家年表又書秦走犀首岸門孟敖等所致也

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

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

朋明[補]曰朋也記十六年有請二子留傳中之材也宣惠謀於甘言變於重幣辯有公以入主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仲之謀因[秦]不明著矣乎以之何弗聽也[正]曰故我之謀言豈以屬右姚云

當謂陳軫少押國風氣故此二以十一
從中稱之此策非押國而何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陽佯同不一本陽作傷[補]曰鮑作傷一故不見率

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

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

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

而見之雖應謂率此言可以公仲而已言之有人非謂以是知公仲行者也

襄王宣王子[補]曰名倉元年當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補]曰此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補]少

者[補]曰姚云史記後語作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
古語只以菽藿以一為菽而麥下文亦作菽
之飯又以按此非麥即豆也麥

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

厮徒負養負荷養牧之人[補]曰索隱云負養者負擔以給養公家[補]曰亭障在其

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正]曰徼亦關塞也顏云徼塞上障也書

率漢之言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鮑]攀一作摯[正]曰攀摯擊通之士

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

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

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

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鳥卵之上必無幸矣無幸其不破也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

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誤也補曰漢語詿誤本此
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桑林亦臺修務訓宮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正曰鴻臺秦林韓臺苑非湯
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楚雖欲
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
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字衍為為
補曰本無一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
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
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苑謂禁人之辭真所謂以虛偈書
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食合則能以窮為強以寡為多乎借乎世主不少寡決此地補曰甘
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請效之也歸而約致矣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曰此人嘗請秦伐韓魏策亦有其人蓋游說秦楚之間者此豈以
為韓而走儀故次之韓歟之走張儀於秦請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謂之彊曰公留儀之使者
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本作而
請秦王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今言
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彊僞為楚使白此於秦下衍秦王字秦

王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秦人補曰侹即達字訛姚本正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謂
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
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補曰宜依此鮑增八刊去秦
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
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正曰藺離石祁
見周楚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藺六年藺離石祁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違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
地者以質音贄子而許之地也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
趙之地以臨魏補曰一本地作兵樓廧元作鼻鼻補曰說見魏策必

敗矣鼻亦以魏告韓者韓趙補曰則云一本作韓趙為一魏必倍秦
待言肯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補曰一本識作茂後章
多同復出不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元作之之齊楚
詐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致楚許楚功秦故其敗正曰樓緩欲以趙合秦首勸趙對地事秦見趙策
援鼻為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為魏合齊秦外楚見魏策皆有事於秦者故策云然須秦必
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賊秦失魏宜陽必不援矣秦魏
隣也失魏之害事於趙故獨言魏為公仲謂向壽曰補曰一本首無公仲字
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下或有缺文當云蘇代為或云使蘇代禽困覆
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正曰逐獸困急猶能擠顛傾覆人車公破韓辱
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曰史註公仲
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補曰見下中封小令尹以

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illegible]曰史 與楚辭口地素服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杜
陰陽云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 封楚令尹是相合也令坡某史中字恐是口字誤
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
秦謂且賊壽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今秦楚非
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古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
貴人所同貴[illegible]曰所以得貴也正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作元
精下同[illegible]曰一本作郝號同史作奭說見秦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
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
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
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
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
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同非責貴所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
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爲讎
今公言善韓以待楚[illegible]曰一本以備楚今公
讎也向壽曰吾其欲吉諸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
遂反宜陽之民而遂[illegible]曰民其也故今公徒收之甚難伎言
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
所得於韓告義遂者可戊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
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illegible]云公求
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illegible]曰走言奏秦也秦楚爭
強而公過楚以攻韓[illegible]謂以攻韓爲楚罪[illegible]曰一本收韓史同此利於
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宜陽盖壽議攻
而甘戊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韓潁川則楚韓請成曰安而誅齊魏
之罪誅積求也求其責也正義之公[illegible]
而收楚取韓齊以今事向秦壽而取責宜[illegible]是字衍[illegible]以公孫郝
甘茂之無事也[illegible]
按史甘戊傳甘戊伐韓公仲使蘇代[illegible]是王以[illegible]辱韓[illegible]由[illegible]正義云二子[illegible]曰云甘茂向壽爲秦守宜陽戊竟言[illegible]
客卿韓爲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下公聚也仲
以稍秦之強首之者[illegible]珉爲疾矣[illegible]
兵則珉病之[illegible]齊宋之兵至首垣[illegible]
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而過南陽之道[illegible]
欲以四國西首也[illegible]所以不者[illegible]
皆曰以燕亡於齊[illegible]魏亡於
秦陳蔡亡於楚[illegible]此皆絕地形[illegible]
以蔽其上大臣爲諸[illegible]輕國也今王位正[illegible]群臣皆周

賤位之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曰】元作赫下同號本作郝【補】是

從臣不事大臣也不從臣謂儀大臣得臣于其事【正曰】而也事作言見下公孫

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謂近臣茂臣

【正曰】大事記此秦武王末逐張儀前政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于此大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

公孫郝也秦武不過而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

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正曰】疾字恐有誤【補】而

不加貴貴言不專二國【曰】言郝不加專也【正】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

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

群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

而知也王之明二也【補曰】閒藏上之說王明二也申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

大臣爲諸侯輕國之說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

陳軍東之以不攻故解【補曰】四疑當作而王猶攻之也之宜陽役甘茂約楚

趙魏欲攻而攻敵魏破秦約其是且搆我之初是欲與可以不聽欲攻而三反數

難也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前欲攻宜陽是時言人則可置不約攻合在末戊

險【正曰】按史茂攻宜陽請於王蓋與魏此也不言攻合在茂末約攻

宜陽之時而反其黨魏者要宜陽當時於楚魏其欲言戊末約

宜結楚趙王猶校宗之敵以魏此且二將構難隔王於之明其智群臣

陽楚王猶校宗之以此且二將構難隔王之明其智

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近幾猶臣故願公仲之以國

元作國以【補曰】國當以國待於王其待命待而無自左右也

由心也聽秦王欲不由左右已勿用【補曰】大事記引此說【正曰】謂公仲在韓秦二

公年也秦武王元年不解題云韓客謂向書曰今王之愛習公仲二

者也不如公孫郝當時所謂從臣皆愛習而大臣相

抗古無秦是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而請據大臣必不得

由左右東駕御之術以給強明信息之見而爭於中故此士欲曰聽公仲之待事而不圖張儀

出走毀者國非一人所以陽茂六以顯爲憂大臣卒爲從臣而宜陽亦可畏哉

詔公仲曰聽者聽國於衆非必聽實也謂聽實見事故先

王聽說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

茂謂立於齊魏之閒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

郝善齊故善魏茂善魏則茂喜於齊之可以

茂欲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茂欲爲楚趙皆公之讎也則詳公此

止魏之攻【補曰】一本齊勸齊言兵同

仲與齊者也二國公仲不善齊故讎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

復來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

郝元作赫下同【補曰】文號本正作郝當是郝爲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無私

之故臣請爲公謂秦王曰【補曰】公仲言請行願爲秦王言以齊魏合

可以兵反覆言合則秦輕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

之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

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

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

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

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而不元作不【補曰】衍

或求本求字亦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

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字衍【補曰】王言

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今秦王齊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

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悍齊亦不合於齊）兵〔交〕（元作史）史（補曰：字誤，未詳）
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欲或言欲彼或欲）為韓取南陽易
穀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
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韓秦此武王之願也臣
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勁）勁（攻。補曰：恐上文作）齊最
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
不敢謁也（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以致攻齊，故其辭。與茂。正曰：薄即上文不善於公，薄下其意）
（字有缺）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曰：兩字複有此二字，一本同）錮之（不行其說）
南委國於楚（以國事楚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
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不反亦信）（補曰：朋）明之反也常
〔杖〕（元作伏，下同）仗（補曰：仗字與杖通，倚也）趙而畔楚〔杖〕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
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信其志，見尾生之不去，亦甚患之。補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不去，抱梁柱而死，故以言名。高誘註：尾生，魯人，與婦人期而死。蓋論語微生高。無同字，或一本謂即論語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揚猶動。補曰：年表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拔宜陽，武遂，韓邑也，近平陽者。云武遂韓猶復事秦者，以其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韓宜陽而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楊傷。說字，畏秦。）
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
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
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

得武遂以〔限〕（元作恨）恨（補曰：疑限）秦〔無〕（元作毋）毋（補曰：無通）秦患
而〔德〕（元作得）得（補曰：當作德）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
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重〕（字捌。補曰：丁有缺字，恐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一蓋因此合為波神。補曰：此出陶潛聖賢群輔錄，陽侯為大海之使，一作神。博物志晉陽國侯溺水，因為大波之神）則舟覆矣今
公自以為辨於薛公（於辨猶言治也。高後薛公用嬰右也）而輕秦是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徙都鄭，故其地有鄭名。補曰：韓滅鄭，徙都之，故稱鄭，猶魏都大梁稱梁）
立韓擾（韓公子。正曰：擾蓋立為無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
叔之與周君交也（言其相善）不可以其廢之已令我使鄭立韓
擾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今以上文）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色作）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
公叔大怒史舍（使。正曰：舍，齊韓史與，最同姓）入見（見叔）公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
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曰：丁本最固不欲來使一作文）
（本臣之強之也上無使字，是姚同）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
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
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
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
將禮陳其辭（以禮陳不急也）說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

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衍字）不[補曰]（歸衍）善楚（句）王曰（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切恐楚怒已使珉欲相珉則不怒也）（令仕元作士姚注錢作仕）[補曰]

戰國策卷八 十一

唐客於諸公（盡薦之於韓大臣乃得仕）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作）[補曰]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句壽公孫奭爭之不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補曰]姚本聊上聊字作赫疑聊字誤為公仲請秦王曰朋（明元作）明（作朋）[補曰]（當）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賈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請以伐韓（彊以韓成故[正曰]無擴）（[補曰]一本並作福一本）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補曰]泠向即泠向秦策高以為秦臣詐比（信準為）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之韓與秦）秦必不聽

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補曰]幾[illegible]（史作戲後正同）故言伐（元作先）先楚也（攻楚）[正曰]以今已令楚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同以相害）旬有餘彼已角[補曰]（角言二人均禮姚本角作覺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國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所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正曰]（或姓）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上黨）

戰國策卷八

（之上謂上黨[正曰]）則害於趙（趙鄰魏地廣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謂）（韓本[補曰]地易一）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秦之合）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闘三川之秦王）（言易恐上失地故秦與楚也[補曰]三川見秦策）楚王何不試以襄子（襄子秦王）（諸公子者[正曰]不無考舊太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之字一本無[補曰]姚同）王之不取三川也（今韓入質則秦不可知也之易地畏秦取之）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陵之役（史不書 襄陵見齊策）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 史作咎 後同 從）（此書亦或作咎 置 立也 事見十二年）高（[補曰]咎與皐通 皐高音同也）以兵臨魏（欲立咎 故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illegible]）於是以太子（幾瑟也）與（元作爲）扁[補曰]此昭陽（元作楊）揚（[補曰]音同）梁王皆德公矣

（[補曰]扁高字 此昭陽 即 梁王 [illegible]）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韓人）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以韓留之 爲善者）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補曰]詩大秦）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補曰]太子 [illegible]）

王澤布而害於韓矣（[補曰]國 不知故 [illegible]）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 見後）鄭彊爲楚王（懷）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言 [illegible]）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 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illegible]）走而不死今且以至（[illegible]）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 鄭作 [illegible]）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illegible]）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illegible]）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懷）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illegible]）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 補曰大事記云內得父兄指公仲也 今
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
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 言小國不之有 補曰未詳 必陰事
伯嬰 秦楚有韓則事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 伯嬰亦幾瑟也公
不如勿殺 絶句 伯嬰恐必陰保於公 嬰與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
幾瑟在故嬰恐 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 入幾瑟 必不敢輔
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 塞謂使與事也不 伯
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
此便於公 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嬰六 事六事豈與太子同名歟 正曰索隱誤
伯嬰云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爲韓求質子於楚 楚不主幾瑟則入質以此卜之 又 楚王 聽而
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
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
氏不敢東 不合齊 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
卜其與秦同否也 楚不聽則怨結於韓 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爲言 韓挾
齊魏以盱楚 盱睨恨視也睨五禮反 正曰盱 楚王必重公矣 新城
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記十二年有在楚盖帝氏下 補曰史以此爲蘇代之
言新城君羋戎也
胡衍 韓人 之出幾瑟於楚也 出而歸韓 教公仲 之 謂魏王

襄 正曰 襄 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 懼其爲幾瑟代韓 王 元作
公 公 正曰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辨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
而爲之請太子此嚮公仲之辭試字可見大事記引此亦去公子反不者存之之明也
試奉公子咎 此後並因舊字 亦爲之請太子 于韓立之 因令人
謂楚王 讒幾瑟閼欲立咎故 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
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
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事記 補曰德王之王謂楚王公仲始主幾瑟後持大
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欲主咎以此章爲證是謂勸仲試奉咎者將以行其謀激楚王之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見卒不得入公仲直以勢窮力竭而遂止耳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 曰相謂昔日把跳也 正 今幾瑟亡之楚楚又

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 邑元作 邑
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句已然邑字自通 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
也韓絶於楚 楚主幾瑟而韓立嬰故絶 令 其事秦必疾秦挾韓
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 史有公子咎有韓咎 蘇代爲謂此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 補曰史冷向作
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 此 幾瑟亡在楚楚王 懷 欲
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
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
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
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記十二年有
今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 楚欲立幾瑟也

（秦立嬰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
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咎得立而棄之向蓋爲鯉者鬼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相其皆何事耶【正曰】己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反爲自棄也○大事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國相寶爲市國之不亡者幸也焉韓咎與幾瑟爭立實大臣輔之爭而昫請置相何事獨弗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圍雍氏見周策）五日韓令使者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詣）又令尚靳使秦謂秦
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
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
大王之孰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
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曰

（【補曰】一本曰作也下同）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
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
利焉（【補曰】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愛魏醜夫欲使爲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爲恥可知秦母后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
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
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
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補曰】一本智作知姚註云錢本作之）
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
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
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

持【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援字書枋與柄同此恐字訛）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
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恚）
（數）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
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
殽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赧王十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兩者皆不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
韓（【補曰】昧當音莫葛反公子伋唐昧皆第）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
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正

曰】正義云南鄭縣今鄭藍田南州縣秦言或出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嶢關入魏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遷緩近不合於楚矣被史止作殆不合矣寧軍於南鄭四字[illegible]史爲是蓋雍氏在陽置和此言合軍南鄭秦不相步且上文請遣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字乎）
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
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
之故謀（皆者所識【補曰】秦策有說見年傳）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
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鼠之與）
（【補曰】一本國其與欲也姚同）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爲）
（助魏實欲其與其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勁威王怒楚與
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補曰】說亦見秦策）今也其
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爲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
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
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
馬康(秦人補曰康史作庚)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
其言收璽(璽軍將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正曰拔取也璽印也知楚置相璽之云穿曆
以爲昭魚欲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
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先已所見後儀之敘智言欲秦之敗已而不欲其勁韓也徐註欲以爲儀在之日而云非也正曰先
韓者急璽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書已之謂後儀者不望人之辭餘說見後臣補以
補曰姚註云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此言不諸

秦耳承上故言當正曰不
墮儀之故智爲外於等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鍵合
齊楚圖設事耳秦鮮辭然之記卜二年有正曰呼
上文壽委璽於公云云補曰許廖云秦紀惠王良
十三年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罡羅元
韓宣惠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匄之云齊失異
橐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此異剡一大
氏事也後璽雍氏是報王十五年事大事記書定
景翠圍韓雍氏秦樗里疾歸師救韓敗楚解逮兵
載徐詔謂世家合而爲一者誤又按王義云公元
張儀尚有生此肯後之見此是公辞昧都述旂成
時事愚謂此策雖曰祖張儀故諜其下云步身文
儀又云所外者儀似非儀死後之辭然楚署之[illegible]
實以秦枝公孫時之言爲不可信耳此章首在汁
總序次誤○又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哉攻
其橐景塞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匄
也異按韓荐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匄丹陽夫丹湯
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塞恐即景翠戰於而景
槧之與雍氏之戰也屈匄之敗丹陽之戰也丹易
之設其雍氏之後敗大事記首書丹陽之從從毒
柔翠圍韓月月陽人敗之餘
菸力才蘇何嚴於國韓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正曰孿音患力員二反)
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補曰一本利無夫字)
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
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
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韓國和)而非公
適束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後謀之)若韓隨
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
(補曰一本韓輕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今用事
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
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
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踰兩國由之)是韓

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
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
(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
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
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
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
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怒詳文意當作秦怒○補曰此註齊)
(擇布一作擇錯)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
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今補曰姚本無今字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
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
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
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
之計猶之比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
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名
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舋舋隙也公行之
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
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
而秦之爭機也在爭己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急言不可失萬於
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
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
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補曰襄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立楚圍雍氏必欠年魏襄王與韓襄王之時即位之則有何未定之補曰伯嬰雖之太子十二年公子蟣蝨爲太子比楚氏其爭立之時事在嬰既閔
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
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
咎立因以爲戒所謂兵衛註云劉攽因作補曰姚曰不立則曰來効
賊也得立者仲先所叔後韓咎爲賊公叔公仲之權罷矣事
伯嬰與蟣蝨咎之爭立伯嬰必先死楚序次錯亂非是正曰立則公仲之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誤見下此十楚王比頃襄王爲正曰
一從長合齊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秦時事在文侯見王孔十
業子以爲子順之言其註謂魏公誤
工組已率五國兵敗蒙元魏下元作同
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沛市市叢子作孔
記作大事市丘君太公世家其長也
丘爲貝曰貝丘屬清河恐非正曰以償兵費君者元作若資
曰成皋與清河絕遠
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沛市丘沛市丘君曰善
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
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
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市丘以償
兵費王令之勿攻沛市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
是役本六正
國曰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事年表大事記書五國作四國比策附一註李兌約五國伐秦乃欲攻一小邑上下文宜乎秦王以爲諸侯長不盡逆邪而之欲與已論其作曰如中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市丘不重王且反王

之言而攻沛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
卜交而沛市丘存補曰必韓地留不成皋則而策將當攻市丘不在楚市丘在

韓人攻宋齊記攻宋今從史記一十八年書韓爲齊攻今定爲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
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補曰新城故城在宋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城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又界今楚
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
愛何也蘇代今從元作秦補曰當爲韓說秦王曰韓

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宋邑此韓珉之所以檮於秦也（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辯）（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韓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小言之國也）【正曰】同窺也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字並作齊【補曰】趙策謂韓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冣齊曰有秦嘗五國我秦■切蘇代謂秦王羣說奉陽君之韓曰天下爭秦秦內韓珉於齊又云奧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而韓策云韓珉栖齊盖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說蘇代爲繇反閒勸齊伐宋將以敵齊而爲燕恐秦之敗其亭橫游說以止之爾吏說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謂有齒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使之德韓不敢鄉秦【補曰】一本固欲病之姚註云鐵）王不察因欲中立（劉作扁）（助秦救魏）亦梁必怒於韓之

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而已無擇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鬼謂秦之大情此士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尤之著明如此而蘊之者蘇蘇豈天亡之邪蓋盡運將與而秦爲之觀總也【補曰】大事記引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報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恐以齊趙燕策考之宜附報王十六年說見秦策秦伐魏陳彰合之晉而東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蔑□之反【正曰】靡散也作皮【補曰】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免元作）免（免說【補曰】通此書）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補曰】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韓王曰昭釐侯一當之）

(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illegible]) 今秦有

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不以尊秦爲事)

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

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得)穆公一勝於韓原

([illegible] 補曰 左氏傳十五年 [illegible] 韓城) 而霸西州

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補曰 二十八年 [illegible])

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號)令成功名於天下([illegible])

(尊令句 正曰 立) 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

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

(諸侯按其令不) 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

下也(言求主尊而已於王) (尊) 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

爲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 爲實者攻其形(謂攻形在民者)

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

越而戶撫之(撫存安之實) 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

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補曰 執禽爲贄也 [illegible]) 正曰 而隨諸

御(吳之執事者) 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

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

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小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 補曰

([illegible]) 聶政陽堅(陽堅 正曰 [illegible] 見前) 刺相兼

君許異([illegible]) 蹙列(下元作哀) 哀侯而殪之([illegible])

([illegible] 補曰 [illegible]) 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列哀侯爲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

哀侯也 補曰 ([illegible])

([illegible]) 今日 補曰 ([illegible]) 鄭君不可得而爲

也([illegible]) 雖終身相之

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illegible])

([illegible])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

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

尊桓公也(於侯合之者與) 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

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事此) 吾弗爲云者豈不

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尊奉) (其) 韓氏之士數十萬皆

戴列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

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舋（秦）而以國
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
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作辟）然則
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爲帝我尊之）強國之事
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
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
也（正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韓多誅尊秦國而帝己者爲善謀也）
韓陽役於三川（之征役伐）而欲歸足強（人韓）爲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子役請從陽人等公）
（韓言之爲若曰）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正曰時不可考）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所親一本）（補曰）計之
（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然而見親於秦止之計非金無以）（補曰一本作韓）
非金無以也（罪金秦以）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
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美人然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此者兩）
其疏秦乃始（一本於字無）（補曰姚同）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
不如止淫用也（淫侈）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
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中國事）故善爲
計者不見內行（見禍示之邊反）（正曰）（補曰）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鄆（元作運下同）（正曰後志琅邪東莞有鄆亭）（補曰魏地運未詳）魏急則必以
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
戰勝攻鄆運而取之易矣（秦則無兵助又無可取）戰不
勝則魏且內之（內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
韓已與魏矣（兵事當之）（正曰襄王時公仲）以爲不然則盡觀
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之丑言）齊楚恐（魏恐合韓）因講於
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正曰）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
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
也（善之爲）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
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以秦）
（以見惡於秦故）
韓相公仲（何同）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
之韓侈在唐（正曰）公仲死韓侈謂秦王
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
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韓）使者曰秦之
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
弗入（補曰一本入字無）（一本有復）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昭）乎
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
山中矣（伏匿）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
（補曰）今安伏（正曰）召韓侈而

仕之【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使公仲即公仲侈此云公仲死後韓侈云云別韓侈別是一人他文亦多錯通宜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補曰】秦人無考【正】又元作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爲秦善之珉欲使之秦周人留之故怒【正曰】成陽君之韓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故生此疏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周謂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補曰】漢襄無據【正】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顯示二大焉惡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猶韓弊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正曰】棘義未詳詩傳多訓急楚攻以下本文自明其戰不可考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攻華陽事見魏策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補曰】韓相國良也【曰】無考【正】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公猶國也言其將任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

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與前章張翠說同【補曰】

韓氏逐向晉於周皆周人使周逐之【正曰】無考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安釐【正曰】時不可考曰周必寬而反之還反謂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其用得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由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則勿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謂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補曰】作年一本牟同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周緤有讎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使止爲韓守勿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其効也此已下

大事記載韓冉中山猨王在周顯王四十六年敵壁云云解其罪耳【正曰】韓釐王元年趙宣患王寸年中山東有猨之去此時甚遠然此業木不可定然何王王世附之先

魏王安釐爲九重之盟【正曰】九重一本九里大事究

且復天子【正曰】問紀報四十二年犯三年梁城引盟之其非復周紀謂復之王之文諺事求以鼎非事正復周有王又按周策之王天大事記按韓君王曰義復其之里國之天口子同彭事謂王書不魏復公一尊復以戰里所天回彭書言以魏勿惠聽公按故所王謂以口載將回言畫以王敗者王何子謂年也附敕於京王三年魏惠王豈之荊按何年附義於哉以周周

東周屬惠王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
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
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赧王十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君元作侯侯曰國形
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爲鄰其勢如此故不可無
而從者韓也欲爲從以得韓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
也此爲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正曰初與此意但謂今君之輕韓熙因交善於
楚魏故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
奉之志常反諸國曰一本之交之善補從則韓輕從又得韓而反楚者國小不得主從
橫則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爲輕正曰無從者輕指趙言也秦
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鄭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汝
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正曰鄭謂魏者策於魏多言許鄢實屬其救趙
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
無釁

凡六十章

戰國策韓卷第八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衍李兌二字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曰奉陽君李兌者通
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誼也此策有蘇代爲奉陽君說燕
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說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爲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吳
美也大事記以此章倫載於蘇秦云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濩古史謂肅佚時奉陽君公于成實未亡
削去指綰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爲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爲
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上國之錄此言正之噲之役昭王未破齊之
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
也
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
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
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
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
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
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正曰史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寵臣公卿誅寵臣公恐出奔齊
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爲二百有五年不應遠舉此事此必齊破

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
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正曰】以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
弱必重外以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
取言謂之安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燕人取之
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己齊疑燕必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
宣【正曰】曆疑蘇秦則君多資燕疑其合於楚奉陽君曰善乃使
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
反【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
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
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外南有呼沲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沲見前

正義云易水出易州易縣西谷中之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illegible]鄉西山大事
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
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
山在平州縣東南鴈門山在代縣西南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
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
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
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霸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
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
道躡猶已踵猶繫【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
垣矣垣謂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沲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
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趙齊趙強
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
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事在蘇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義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噲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
得不事言今合又趙輕雖不彼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
請講於齊趙閒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疑無知為文公末年
【補曰】大事記從鮑說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正曰】史二十八
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
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
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卻曰却秦使退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
本草烏頭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

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
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
精兵(且言秦兵爲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
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
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 正曰齊伐宋章蘇代
曰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子云齊桓公好服
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帛必爲紫其賈十倍按二章所獲文意王同善紫者婦
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
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
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
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
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
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衍矣字)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
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
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
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
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

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
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
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
乎(索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衍蘇秦曰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
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詩註)
(亨字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此
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
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
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
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索曰燕秦
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覆猶非復也自遂[illegible][illegible])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
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
齊不益於營丘(在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衍楚字)楚(正曰此正以齊楚
相遠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
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
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
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

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索隱曰陽僵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主大夫妾心一木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字衍）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交功也張晏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有所畧索隱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王章同惟中一段欲言藏欲）

（戊齊事則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言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方無盡謂守行義不成切名者之不足貴也又口僕所謂以忠信得罪貝又以信自持以爲反覆以難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子元年 順靚王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

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未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丙表見伐之怒）

（正義曰謂見之左成十六年言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身自削甲札（札木附也甲之革笄者甲用革如之）妻自組甲絣（正義曰數七扎爲注爲組以人堅札則肩反 絣綿也治之爲組以穿札正義曰景帝詔纂組註組 今綾紛縢也藏書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 之絣也絣悲前反記曰莊子洴澼同 純之文生義不知疲字與此不同 一本身自削甲凡曰有大數矣 與下文同大事紀引此燕本同）曰有大數矣（索隱曰）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曰自即位王足二年字父諱）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索隱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齊強故稱長主也）而自用也（正義曰不如燕之附人自內其強）南攻楚五年稸積散（稸音畜字）西困秦三年（困爲秦所 正義曰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記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索隱曰姚本而舉）五千乘

之勁宋畢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比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
封涇陽蓋宋兼郡宜也所拔五城【正義】比言樂五千乘之宋非陳得其城邑五已蓋在陶宋之後明
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御史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
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所兼不戰古之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集解】青齊以誠見齊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
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
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本兵以備敵
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集解】齊西齊州以西也河
北謂滄德等州在深河之北者王義云今齊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
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
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
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
已王曰吾終以子【集解】一本有子字無同受命於天矣曰內
冠不與冠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
治其外謂諸齊臣自報其內謂齊於於【集解】為說間齊敵其內也此乃
亡之之勢也虎事謂記蘇云昭戰之國事策實載自蘇代代說蘇之【正義】大
以世為其曾使曾事說能啓說有昭占王知之是齊豈也至按賢史國記乎誤齊同其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

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正義】當音旋義同還臣請獻一朝之
費元作賈賈【集解】賈音字疑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
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衍之字一本無【集解】姚同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馬白諭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
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翰為馬
【集解】以此所獻馬之食也獻此以為馬之食【正義】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
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龍已乃使一王子贄
質齊【正義】燕國且若時王事然史云一子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定燕
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
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報又讐快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
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
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集解】姚本無者字臞者憂
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
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
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
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群臣效忠曰公
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公
子功也【集解】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
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
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
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
公子乘車制衣爲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一類
觸讋言尤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
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
善計也補曰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
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爲絓如之何此臣之所以
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
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

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
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韓趙魏也而不能敵秦索
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故不
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
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
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爲也山東
主補曰一本主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
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曰卑名
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

同補曰婦當以三者字不熟卒者下有缺文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
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
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
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補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嚴救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
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援
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
與魏連兵中山矣助則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
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
善后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
巳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
十九年胡服以來攻[illegible]略遂無歲無之何至此而
始合齊稼歲之邪而秦韓存魏伐楚敗唐時重丘
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非年表書攻中山通盡[illegible]
目書中山君奔齊齊東犧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
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
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巳奔齊
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嘗稱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
謂楚魏連兵非此年登策曰齊或戰而趙氏兼中
山則史記之言有書八事記或未審也今燕策又
謂秦伐韓攻中山亡下韓亦助中山著見年奉伐
韓取讓豈其事蝕聲卄因此業與齊策陳軫合三
晉事同而辨中山非上東文三年始
亡特迁其王爾以此數策繼之尤信今秦之伐楚

燕必亡楚士之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
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
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二年與楚三晉攻秦鮑謂此二物背與之精者也故雖不曾
實主亦能咸動措於矣此豈非天亡之故正曰言儕在耳而諸傳之心已變此章當見昭王時說見
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凡作宣下

下同宣【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王宣王時事
策與孟子合甚明辨見考異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
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字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
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
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
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補曰】將唐云一作厝毛甘陵縣
本名厝鹿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
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
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
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屬付也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
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
與友黨【補曰】本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
於益也【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
不計祿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
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
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孟書下【正曰】
何以知即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
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飭戒也備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
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
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
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元本作恐然【補曰】
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
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
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雖此見凡後世之證周聖賢而無識者可知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都大邑【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者之一以因北地
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
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公元作公【補曰】天

當作太史有子平是為燕昭王冤三苴有鬼謂王噲七屬之愚主也寇蘇然之
遂益舍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乳國仍蓋無足
莽肯閔附以讓大子者近於與我權與矣而天下
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為也豈可
以遊稱轉舉而得哉啟諸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
之久行速聽溜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之會安知
所謂堯舜者哉彼乎之之徒措是名以基器子會
莊為說客所遇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
許由由不受有棄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了譬乃是
乎以燕策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
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圖曾於是乎
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比尚足論乎後
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偏之論是論肆行
則利祿之外無非盡名紡吾利得者無非實碍人
紀滅矣比君予之所權也叔不滅者其唯知實理
乎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
秦為燕謀齊故欲因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
持（補曰 史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
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
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正曰 哀王）
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
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從也）秦信齊齊秦合
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
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齊魏合）齊秦不合天下無
變（三國之兵正）伐齊之形成矣（晞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
代（補曰 史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 封以下又見魏策 宋自蘇代遇）
（自齊一本別本出姚本 一本提行 而復）
昭王（噲之子 補曰 名平元年 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 儀元年戊辰 五年 己巳）大王之所
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正曰 謂襄王即此趙襄子 親策稱襄子）以
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補曰 見趙策 句注山名）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 索隱云尾方者 斗柄其形若刀為斗是也 按長柄即斗柄 料音斗 韻書斗名 恫索隱皆云主）令之
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
熱歠（歠 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

人進斟羹（斟注也 羹是酒酣樂進取熱歠 補曰 即酒酣樂斟進熱歠句於 正曰 索隱云熱）
（而歠之是羹也 斟汁故名斟也 謂）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
塗地（王金斗酒 塗地 補曰 正義 一本云又斗 斟而柄擊之也 代）其姊聞之
摩笄以自刺也（笄 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
不聞（補曰 正義云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 胥趙王十里事大見趙世家大事記九王方年 州史無恤戎代蘇題代北狄之十一其國在今蔚 代今記說以簡子卒在史定王十年 如虎從外知古文又二襄夏而至承之 規逆猿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子墨 討非以為臨大利夫大 之用仁義之所也 於）
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
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補曰 記燕不書）
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補曰 趙王一本姚同今）效河
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 無今字一本姚同此句）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
（齊北云東至海 蓋亦謂燕云 易水見前章 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 正曰）且今時趙
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
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
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 史註音裁）
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
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 猶末也尾）
五城（在僅也）
恆山之東（傳有杜赫說韓齊趙後趙人謂之燕昭賢有智主 也非此說燕王震動且謂之性稟文）
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
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

甚蓋州擧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欲之
諸侯叛故爲甲辭以紓其網是儀之權有天幸也加
之數年收集緒治有其緒則若云若丹昭王之所
秉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切此昭
王之素所
蓄積也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燕策 正曰
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
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
燕客之言曰客所也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
王何爲不見否。補曰西周策有宮他未知即此人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
利誘王使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魏謂是客也以鄭國爲塞
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爲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
一本有以字此姚同報讎故往見郭隗五罪反補曰先生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有少字一本姚本此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
願也此記文有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也屈指謂言也折正曰屈北面而受學
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之而後自趨先問而後嘿
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已趨補曰是一本同人趨馮
几據杖也爲據眄視指使則廝音斯補曰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睢仰目正曰恣睢暴戾也後荀或傳注暴怒貌睢香萃反唐史音雄呴籍叱
咄呴呵籍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呴呼俱呼具二反咄都活反下言叱咄上有呴字爲復

呴藉義方不類當是呴藉見韓東釋爲跳躍此猾跳踐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行服道猶行事者王誠博選國中
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
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
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
不能得涓人說者也昭云今之中正曰楚世家涓人見國語韋昭注漢書顏注中涓宮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謁書謁出入令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
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
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
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
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
至者三記之燕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
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
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
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號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
爲因雪取君臣問對無他言得學此無能推人之詔也以接與得欲
下之格言於市馬之喻修爲世去之美正曰太史公用賢何爲天之介果孔氏衛修之三之代矣太史公固用賢爲之
三代之遺朱可印以而三代之人太史公固爲陳罕然孔氏删修之法制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

引國策說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鶡冠子博選篇亦用隱說此則今所云所謂隱書取以充入者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如御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索隱恣）散游士頓齊兵（勞頓）之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正義曰比本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宋與起之王字恐因下王字衍）（正義曰）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白之五伯之）攻不義今宋王（偃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索隱屛匽人為并厠也作井匽注井厠姓 正義曰以安置水）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正義曰大事記引策云齊之伐宋也蘇代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之者）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索隱謂蘇子聽所言以告燕）（齊王天下之正謂也齊不可用之不放歸而招天下已而已之矣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而謝已天下而已之）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罪而後可以乘人之數（正義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

（不行仁政數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道哉）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焉）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當身）（正義曰史作奉助齊）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正義曰楚之淮北已屬宋宋都也宋破則此淮北弱矣下文又曰必定）肥大齊（方肥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之害齊）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之五千乘見王及淮北則萬乘而又加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索隱 齊之北夷謂山戎北狄）（正義曰）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此舉宋并此）（齊考公伐山戎 正義云齊）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索隱 白繒染為紫 素惡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而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正義曰背秦而一本使受使齊盟於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

客以待破(扶如扶長之扶秦扶賓客求以天下而反覓敗故必患【正曰】姚本長劉之秦丈長賓之秦扶賓以待破史文鼎是按辭秦王求有此文去實即指二家字內覓守只所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特剌以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當作躧【正曰】躧所綺反說文舞履也余云謂足跟不正躧履也引漢書即躧以屣字與躧字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諸侯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曰】心痛如刺【正】)然(字句【正曰】然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

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賓事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會策言觀出之之索書者情之公在宋也【正曰】按此東文蓋齊巳鹿宋取甚度其之後勸之齊齊候秦而說秦以伐者小將宋時事也策云蘇代忌雖難為燕執之齊使人云說云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讀援其下五史秦代事首後圖多談如舉五千乘于云以為說子會之類代為燕閒齊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藏特代巳至燕當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識此來不篇無外而史先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有代傳)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人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故多辭)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踈地)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也煩況)昔者

楚取章武（徐廣曰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
面而朝冀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地蓋謂上攻上得周而執言）
（而不取也句未詳也）【正曰】此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周而）
（向本詳言句此向秦書同也）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
揆其兵之強弱也（揆度）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
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
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
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
（矜戟蓋爲矜也戟所以登也破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
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
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
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
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皆爲燕）何如對曰足下以
愛之故與（【】與音預有負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床之孫（負床之孫言背負未能行也）不得（此皆愛與事不得）而乃
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
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
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
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
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
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
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

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
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
主（宜有主字）【】（稱此）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踣也）
於是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
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
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
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
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
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見戰國策蘇秦章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訑沇州謂欺曰訑）【】（訑達）
（家反或作誕）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
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
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
（敗事也 既成）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
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
耳王曰善矣（寵謂也下君所疑而實不可廢古者 實功使爲使智使愚苦用人可也爽 將使愚貪使勇亦謂此衛待其道耳 本汲護之人以爲用此不正之論也）
（已則不使過此非沈謂之之之不）【】
蘇代【】（一作爲）爲奉陽君【】（亦其後說見趙策燕策）說燕於趙以
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
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

陽君司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
齊將無考【正】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
【曰】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而去即此下文所云臣以為不若逃【正曰】
之以韓魏循自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勸之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
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子召為不害代之使為已請果以守
齊陽君之【正曰】言趙使安君者或謂韓人之為趙言或人告奉陽也
趙之質子以甲告子吾將子齊子果子以守甲如是欲吾必守子以甲不言告聽則子
子以【正曰】甲則吾告奉陽王以無患矣其言惡矣雖然王勿
患也之人安所代告告王以無患矣代為惡燕王著代必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惡言代趙出為之以成所欲
出者舊不欲言知其有罪而傳陽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也紛亂持臣非張孟談
也持猶使持字疑特【補曰】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
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言然補奉陽皆趙之
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書中三書【正曰】近上一本者千方公王三字公反王言命說
勾者王史賁公欲王反帶隸則始公加王點姓以也別此王疑字有誤字亭誤書
奉陽之名說見【補曰】趙說策即說故前反言
此下類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今元作今不
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曰】公王考父無名因【正】今其言
宋下言有以三晉甚於其父遂使頓云也爾廿之按趙策恐齊欲此人攻
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知元作知
無厲厲害也【補曰】無今賢之兩之兩謂以代為賢兩之謂封與相【正曰】賢之謂與

之並巳矣吾無齊矣此述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
言自如齊王行字王王【補曰】衍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
也小人之為因是而倍之【曰】言背齊言因燕是宜若趙【正】不以今
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
合苟可循也循言順齊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
燕今公乃言於合燕而苟循之害而有無死害之國也之利罪也【正曰】己言之二必不國死之患
故皆足以論逃不足以為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
疑白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補曰】棄死不羈足以更以為音賴臣見患秦
及堯舜之賢而死節與秦策范雎同辭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三國以二國皆背可國代可矣因勿而二代不國欲辛不則
有可所因分則交代綰之背惡皆而後相劾可文因後而人劾見已其不是臣

之患也患其後待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
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
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
必然之物死者必然人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一本作臣
此有字自齊不若逃而去之辭以言臣以韓魏循自齊
為有字自齊疑而為之取秦勸齊深結趙以勸之
順燕行至齊與結也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此韓趙趙日以與俱謀之若以厚臣言而為之釋之辭曰文引奉秦之
雖為之【困】猶累燕陽君【正曰】之言以為辭之罪臣卓之奉
不累奉陽君告朱讙曰補亦八之謂子蘇子怒於燕王之不
以吾故以用也吾背奉陽弟子相【曰】子謂代【正】又不子卿也
以一本不予相又不予也【補曰】卿也予一本亦為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

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燕代怒燕故代雖爲
燕滑二國二國不怨與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知桀伊尹再逃
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果與鳴條之
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栢元作
伯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柏虎柏益柏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
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
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
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正曰】見
之儀至楚事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策毀同說使
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
釋戴不乘車也逃出於關齊湣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
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爲好【補曰】恐有訛字士上士大史公曰好客自喜
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辭註多未安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
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
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
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
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
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是謂此少年欲嘗之行小人亦失之類而甚
所爲之比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紀述者之辭【正曰】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

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
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
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正曰】因合於魏而得趙
也齊遂北矣燕昭十二年與秦趙韓魏伐齊敗之毅獨入臨菑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閭元作閭猶頃也聞【補曰】當作
聞[illegible]陽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
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晉兵也實合魏
而陽攻以毅齊地名丁又云晉【正曰】晉下明見令人代之令謂閔王曰燕之
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曾所失燕兵在晉
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
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
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
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
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
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
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
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
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
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
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
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

正曰處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王劭云陽城云燕無狸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
戾狸則正義亦未可攷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
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
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
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
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
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
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愚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陽而覆善其情
禮均也所獨爲燕圖齊之策桀猶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何哉卽王賢也雖然舉其所賢仁者不爲
許也不義一乎於此其罪浮於桀病不念苟安質於齊乎正曰蘇代傾張儀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言人之譖故獻御書而行索隱以侍御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
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
有不善請罪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
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留元作鄭鄭補曰貿易也當作
增說邑臣貿猶貿臣之所重處重留卯元作卯正曰卯一本作
同謂此則重當乎聲重卯猶言累也重猶難也
卯謂已處危也上又恐多重猶字留爲於齊也
補曰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
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古未詳一本作剝
也剝同龍手鑑剝字一說謂剝剝者
剔米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
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由以與之言
曰王之與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補曰期字當通借作於成

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索隱以任於齊爲任正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字衍王王正曰
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謀齊發王卽不字之亂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與燕與趙謀齊以趙實燕之難齊計燕與齊謀以言成不燕故備
於虛北地齊虛北近燕行其兵正曰於趙見代因此以上兵他國今王信田
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
言燕補曰辭一也本大犬馬言代三老人錢已齊同字如書之無又發不字出燕恐卽之後
今王又使慶名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
所善王欲用之補曰中無則臣請爲
姚本王苟欲用之文義爲用之見字云五本同耳
王事之王欲醳臣家醳知釋同以釋秦忌醳讀張儀傳
補曰醳世
古之釋字秦隱云
專元作剸字補曰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矣猶不能忘於燕趙王之志者也故燕人有位十年之後亡故以七十之功用之於秦代何之故
言此舉尾此報代此乃知秦不代以欲
有人燕謂爲人之間明者有代功
哀病此
其代書代欲忠志之合敎之不代其齊以勇者
也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此猶已屬
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王七年
二十年八年十八年十年三
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
十二年下年十八年十八年城
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秦之所惡也秦

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
曰【補曰】本秦之行暴於天下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
水出岷山汶眉貢反即岷【補曰】乘夏水江夏註丹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
云夏言服虔謂夏水之水出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一則殿見泥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而【補曰】下一本同四
日而至五渚史註在洞庭【正曰】今許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者乃漢水丁流周宜在
其江之南地也非寡人積甲宛東下隨隨陽南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在高墉射隼見易解卦正義
云今年之歸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
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
范雎傳伐韓少曲【補曰】今少曲高平韓地正義云括地志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
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
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武遂韓舊都所在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由繇
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括拄動也我屬下句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
戟韓氏太原卷不通先曰東【補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門東蜀趙卷見魏策正
義云卷縣人亭當為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女戟則韓氏太行斷也據趙
案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氏下軹元作只【補曰】
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且下軹元作枳本【補曰】我下軹
段枳道即河內軹字通此道道南陽封冀河道東道所皮氏由有也冀後亭志
封引陵杜【補曰】云南陽即修武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
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陽滎曰滎澤口與今索
大事記通大梁之策汴河口其水可以灌大梁之策戰國以來人皆知之秦方云然今用

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徐廣曰宿胥口在下門戈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註用水舊在白馬縣水經
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濟陽大事記作黃齊陽說又見秦策宿胥
虛頓丘立見秦魏策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
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盡象字作為誤也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補曰】作王姚一本同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之決攻有齊無秦無齊
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
【補曰】藺離石見前文恐有誤字許此音石字三本司作君謂因以破齊為天
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其後楚事則以南陽委於楚【正曰】
齊之弱也南陽在鄧州城在西南均陵也塞鄳隘【正曰】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名正義云均州故
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
困於林中【補曰】趙策見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故齊國
項註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補曰】
索隱云公子延【正曰】秦子質於因犀首攻趙丁有屬一本而苟
當作質云三字史姚同索隱曰犀首又屬行胡郎反兵相屬也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史離石馬陵作譙石馬陵葉蔡見前

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
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嬴明勝勇請穰侯適
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同【補曰】惠郎上所謂因以爲罪者適趙者曰以
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
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証不可致詰也窮用兵
如刺蜚集解一本名刺蜚易也【補曰】蜚本臣甫反又上去音一本蝱姚註云鐵本入反字
母不能知作制【補曰】一本姚同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
秦拔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潁韓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
潁川【正曰】衷當作襄封陵見與其首【補曰】岸門之戰報王亓年嘗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
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疵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
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
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陽居晉則之半【正曰】西河上雄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巴謂三晉之半也秦禍如
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
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
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
飛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肯聽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龍故
曰秦黃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
燕餓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
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

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書者受大賞是故謀
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
是而無一作先先【補曰】上疑有脫文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
一本作于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
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
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
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一作承承【正曰】此書
乘承通後昌因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
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
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
以地封技也故孟趙之仕疑而爲者爲燕守所以爲難也【正曰】經考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爲惠王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蚌方出曝蚌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作兩鳥蚌合而箝
其喙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
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
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諸語詩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鷸即
多一手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鷸即見蚌窮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兩則解也壁囊解薄恐作兩
喝請闞口恐別有據憂拔韻前蚌叫詖五反總知猜兩兩即解去仃口一本猜仗拇字遇鷸宥斝亦
有術書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
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

惠王 年 癸未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

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

濟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索隱曰此數語[illegible]罪狀也〕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illegible]〕故鼎反乎磿室〔正義曰[illegible]〕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illegible]〕植於汶篁〔[illegible]言燕[illegible]以齊爲塞原竹田[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一本汶皇〕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索隱曰一本以順于志〕以臣爲不頓命〔頓猶墜也〕故裂地而封之〔索隱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自太公至湣王之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庶孽故云之昭王〕施及萌隸〔萌隸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爲其形以斂骸骨正義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爲鴟夷榼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正義曰[illegible]投江而不化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言子胥恚恨故〕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索隱曰誹謗也[illegible]〕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索隱曰[illegible]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絜〕臣雖不佞乎〔[illegible]曰一本無乎字蓋衍〕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與有[illegible]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掠寛賦斂除暴令循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爲之此孟子所以樂齊者齊王不[illegible]用之以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奉乘之得後按前之非敗思仰丁而齊其民則辭意也措此言間世之論殺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舊是王者之師又曰毅於合奉魏之師又曰人怨昏王之暴故一舉[illegible]齊七十餘城潛王死人心之怨已解以三國分功數急還之以疑之力亦上於此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侉取蓋力不燕尔毅在當時不宏意齊毅王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久○畢謂樂毅策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齊世家毅傳毒策皆米徵以毅之自言蓋不經矣陷矣百以止受掠爲美似未察其寶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足尚爲能用之乎雖有寛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持其畢也故愚書朱子說所記呂子也曰之論以見其不而終毅〕

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爲定論也

張丑爲質於燕 正曰 丑見齊韓魏中山策與楚威王曰嬰公仲張儀相涉恐非惠王之世 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 刳判也 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 補曰 姚本作反 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補曰 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

王喜 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鮑本卷九 卄八

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 毅子 補曰 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索隱云閒紀又閒 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 補曰 史作卿秦一本據後語作慶秦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 毅之族 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 燕紀元十有王喜四年餘說見下 正曰 史在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 端備事也 願欲復用

之而君不肖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有不書所 [illegible] 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 措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 言閒雖無出之隱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有也 補曰 此當字衍 一本作故 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顧 元作恐 補曰 字有誤姚同 一 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

鮑本卷九 卄九

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 世薄我者反厚施之 行有失而故惠用 正曰 衍 我不合反重一愛 吉遇失當并反順任用之之 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 負任猶 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 擇其 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 補曰 一本疆有壃字姚同此 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 補曰 如字惡 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 盡一作盡 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 所謂任不肖之

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索隱曰所記便不及論語）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未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 索隱曰脩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音附反 簡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言可遠之）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言度其意）余且慝心（言待之以心不）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此間報）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虎謂過而不改然後爲過然王書過在於復諫 伐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荀能悔如此 言不云乎其羞也可去其諱也可食何階絕之承 也抑其書辭條違明麗姓乎執復天丁之陳文也 正義曰責其出奔以明悉海已不揚過悔文與創之 意少未見其果可以律憾而國也 索隱曰新序以 此爲辯惠王遺樂毅書考之吝惠王書云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細毅罪之 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富是片章 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爲樂閒吝書而末云爾）

（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異史記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則是間爲將而敗 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 趙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樂乘代廉頗 此書非樂閒之事所謂序之說爲是云）

秦并趙北向迎燕（以兵合迎也）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一作諸 索隱曰燕字恐訛）燕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言燕先時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索隱曰隙一作郤一本並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下曲陽屬趙）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爲秦所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此之謂秦有燕趙）何力必不復（稱）命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正義趙孝成王十九年攻燕之一歲取此十九年以兵）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索隱曰本鞠一作麴）（鞠音麴又同丁加字云）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言丹怨秦見陵之不善）欲批其

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鱗龍可擾而馴也然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排擊補曰曹劉云一本此作迸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
入圖之已乃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本補曰容之姚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皇始
之暴而積怨於燕然其士歸足為寒心補曰非心凡人恐懼寒甚
哉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以元作以補曰然史以義作
亦通委肉當餓虎之蹊也蹊徑禍必不振矣也救雖有
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
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恐者晉且史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
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
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
知將且至死猶自就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
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智深沉者其勇補曰史一本其號同可
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
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字衍曰曰願圖國事於
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
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荊軻
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字衍願願交荊軻可乎
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出一本即本即趨太子送之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
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俛音俯王義曰俛字漢書見諸傳
俛仰韓信傳俛出東方朔傳俛首僂行見荊軻一僂致命而僂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
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外於軻言足下於太子
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
長者為行補曰文選之一本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
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
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
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厲軻非為死之耳欲使荊軻死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
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此一字一本作行
明不言也今本無同史不同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行故言下不立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
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
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借孤也又劉向

曰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索隱曰荀子註引[?]作牢天下之王其意
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
出太原雲中趙不索隱曰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
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
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
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

國策卷九　四四　一

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索隱曰破字號一本同此有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言不知死所猶唯荊卿
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
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
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
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
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
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一作略太子丹恐懼
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
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引此索隱曰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
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名將軍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
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
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索隱曰一本為之奈何樊同軻曰

國策卷九　四五　一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
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也知鴆反索隱曰揕作抗故他本遒有二
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
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書痛之索隱曰勇者奮腐心以左手扼古腕也切
[?]音[?]見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刎也刎斷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
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
人徐夫人匕首索隱曰索隱二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
以藥淬之卒當從火聲[?]反正義[?]卒[?]通[?]也若淬則燃火器燒[?]反說文淬云[?]淬燒
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淬之而淬之也[?]語註云以藥水染匕首[?]古霍反以試人

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遣荊
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元作
悟）悟（[正曰]皆忤逆也忤作說見戰策）視（悟逆）乃令秦武陽為副荊
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
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
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
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
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
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正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軷謂祭道
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餞之故畢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
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犯云變徵為商蓋悲音[補曰]惠助云）
（筑似琴而大頸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
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
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怒）忼慨（上壯）
（不得志也[補曰]一本作慷慨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
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中庶[補曰]
蓋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課役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嘉為先言於秦王
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丁同）不敢興兵以逆
軍吏（[補曰]一本以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

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
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儐[正曰]大準記相如奉璧入秦
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
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介陳設車輅文物所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拜恩按虞
書大行設九賓也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闕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令
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嵕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荊
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陛升也高）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
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
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
劍長操其室（操把持也與操同皆人多然知室之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
不出室次王推之必背前知易拔故云王負劍今）時惶急（惶恐也堅由室牢也）劍堅
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
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丁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
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
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
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

提擿也反史提文 [補曰] 且即于反提姪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

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 字衍本擿

也註字擿 [補曰] 姚本無擿字史無提字二字即 抗並府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 反亦提義

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踞坐展兩足如箕 [補曰] 既斷左股何

云兩足展 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

復地之契 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

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當坐罪所坐 各有差而賜

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

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

燕十月而拔燕薊城 此二十九年 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

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五歲而卒滅燕國 此秦二十三年 五十五年 而虜燕王喜秦兼

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

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荊客傳有彪謂 太子丹不忍一

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序矣夫以一夫行切刺於

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

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待鞠武

切謀似矢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安婦之明也數壬

之死與國之亡皆武實爲之荊刺之事甚以曹劌

其所不可者制發憤於一鋒而軻畜謀於積哉且

白衣丑述者保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揶巳幸矣軻

不足道也試後鉊侯亦推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

蓋積志伉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達漢帝則亦死

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隙子高漸離張留侯

一人〻皆孝子忠臣至一心行也惜軻於此則無

吏焉 [補曰] 胡氏謂秦皇但詐之智虎狼之威不騎

萬乘之衆撣推奮擊既無覺者大秦大下又可能

得要非獨免拼免力士其智畧之妙圍已現呂政

如置中免可敗獲之直道以三人進蕭愚謂三之

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畧言之則與明何昔矣口朱

于口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而以免秦

政之無道燕丹之虔謂而子丁之勢已至於此難

聖賢復生方未知

其何以實之也

凡三十一章

戰國策燕卷第九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宋

景公 [illegible]

公輸般為楚設機 [illegible]，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illegible]，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 [illegible]，吾欲藉子殺王 [illegible]。」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 [illegible]，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illegible]。墨子見楚王 [illegible]，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 [illegible]，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 [illegible]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illegible]。」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 [illegible]，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 [illegible]，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 [illegible] 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illegible]

梁王伐邯鄲 [illegible]，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illegible]

王武靈正曰武侯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補曰梁高註一本不足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補曰宋故宋喬不註梁必兼利之矣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利無辭使宋不助梁聽梁外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臣請得攻一城以應梁補曰字曾本自此至卷尾皆作姚本無註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亦無失之不力城使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補曰一本趙王同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

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補曰君偃首伐黃下無此書以在蘇秦論攻宋二事記宋伐趙圍一成五年宋景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族之子得之為太子者是悼公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十年惠王卒左傳稱宋景公鄭公弔此公卒次之當景元公在位七年四甚年云云年云六又按史世家景公六十四年大事記定從左又十八年

謂大尹正曰大尹得宋政因以為宋傳以為左氏景公注悼公尹宋鄭公言長矣君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與后政時則公常用宋矣之人見用於宋正曰尹蓋太后皆卿考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威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

不如與之聽其以明宋之賣元作會本作賣姚云一正曰以楚重於齊也楚怒而與齊其背已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齊宣同時非正曰此必非景公時知非剔成公騏作相為任史不以爾蓋誤辟公元年大事記引蘇氏云按索隱子立辟兵莊子曰桓公出辟名前騂盩呼史記作辟公辟兵辟辟公而名驅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補曰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拔宋五城而荊

王不至此四章有蘇秦語得為君偃時事不宜有蘇秦而皆不能無審察為會至成也折卯既云一丙君偃之孟子所稱章皆曲州居者可也正曰孟子所稱王不勝故王所謂居胥王不可君不勝王子之非偃王而辟雅州考孟子勝者

君偃四十一年自立按剔成為宋君一顯王公四十年宋剔元年第一十四君元年正曰世家出奔齊史記攻一成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

宋康王之時按史記偃在年表云戴國家傳不書謚集說正曰敘索隱今江東呼鶡為鷦鷯音焦言小鷦也按史記生巨鷦鷯不祥而不祥者非祥也所貴者以詳作小而雅云一見字音鳥非鷦鷯之小者也有雀生鸇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蓋言孫也妖祥康王無道補曰高註太史能辨吉凶之不敢正對故云危行言

有逌太焉史康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註在沛國公丘縣補曰大事記云

杜氏世族譜滕爲齊滅孟子所載滕定公文公則杜說誤策所記是也伐薛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

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

補曰顙字誤爲無顏之冠冠不覆額補曰史王偃盛血以橐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

之脛鍥刻也所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正曰無也遂得而死家云補曰世殺

王偃年表云死於溫魏地新序得卞有病字溫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福補曰

元高誘云謂齊楚王與魏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

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又說先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云云一段亦同恐按宋家後也疑即此一事而說者不同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丘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

衛靈公近臃疽孟子有其人幸者補曰臃疽蓋瘍醫之正曰說見趙策彌子瑕補曰當公幸臣

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亦見孟子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衛人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云侏儒善假夢以見主道恐此後塗偵字或侏儒之

雖然彼以癰疽爲雍鉏則誤也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

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

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

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灸燥也于煬者補曰煬[illegible]塞竈稱文妨也蓋炊

而向竈者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

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臃疽彌子

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第[illegible]正曰宜

悼公出公弟元年[illegible]正曰杜[illegible]

[illegible]

伐黃言黃補曰不舊一註[illegible]過衛使人謂衛君[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

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

兵造大國之城下下已黃古已衛君懼束組三百緄斜組

文分綏之屬十首爲一組也補曰[illegible]

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夫衛大止之曰是

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

名若內臨其倫上臨倫言其以背功類其夫在中者之臣臣中

惡臨議其事(議謂議之)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
以待中之議(坐具御言不發爲)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
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
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
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駿駼)四百璧一(補曰一本白璧姚同)
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
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
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補曰一本有也字姚同)
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
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補曰子夢吳布市使智氏及趙策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

國策卷十 七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
顏爲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
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
智伯聞之乃止(虎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書筭補曰大子當記貞定王十一年晉衛瑤襲衛解題曰失其年因亓所當之宴云瑤自衛始載于此題未必果此年也戰國策云云並載此二年)

嗣君(平侯子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正曰年表此家核魏有坂蒲坂在河東非衛地卝家衛嗣君時濮有濮陽接少秦昭王元年樗里了氏蒲索隱云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正義云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即子路作宰地)胡衍謂樗里疾曰公

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
賴矣(賴利猶)衛所以爲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
(衛恐秦取蒲以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補曰一本蒲入於秦司馬貞引策云)
(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樗里疾事有亦作入於秦)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
(正曰魏入上郡於秦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盡入於秦後二年)而弗能(補曰一本)
(有字姚同)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
善(元作書本作善姚同補曰一)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告戒之)
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
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

國策卷十一 八

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元作溢補曰鎰溢通)焉
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於金於蒲以自
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補曰史樗里子傳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孟以所居爲號若柳下惠補曰高註家有大梧樹藝文類聚作梧丘)許之以百
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無考正曰)曰臣聞秦出
(元作入)入兵(正曰一本作人丁有出字)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
不償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補曰當作專)事秦無有
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補曰姚續作)
(郎門按韓非子使郎中日聞首於郎門之內愚恐郎即廊見秦乘)曰(寡人不爲竊偶思念得)

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問王）衛客曰（稱梧之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此與上一章）

（晴氣以百金不設於人爲利者以先生稱於世其人不肯可哉失而無比之戒得考何得之正曰……）

衛嗣君時胥靡（以罪刑人）逃之魏衛（嗣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正曰此本高誘註……）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言小國能治則無亂）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正曰……）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慕傳說之事失其賢者之胥靡也……）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皆衛人名者皆子余以知使之無以古人如夏……）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凡肉養於口體皆以得名言）所用者紲錯挐薄也（二臣名）群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正曰……）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紲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正曰高誘……）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嗣君子）紲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言紲錯之言得能謂君富衛之賢者以二臣爲賢非也正曰……）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驂馬借服馬，故曰愛驂也）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正曰……此策與呂氏春秋……）

凡九章

中山（漢爲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梁澤故中山國也逆路史故杜佑云中山常山靈壽云中山正曰索隱……）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於父道而羊爲之求爲殉國之法也〔補曰〕說見趙策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襄閔三十一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于郢秦七年也〔正曰〕大事記周顯王四十六年韓燕中山皆稱王趙獨稱君其後亦稱王解題按戰國策犀首立五王高氏以爲齊趙魏燕中山錄氏以爲秦韓燕宋中山二家之說皆非也齊魏王已久秦之王出於張儀宋中山與小國使宋是時稱王齊何爲獨怒中山宋偃之稱王又在據魏之三年乎然則犀首亦立五王其可考者韓楚趙中山其一則不可者也趙武靈王初稱君世家十一年書王召六子案女若剛是傳已稱王矣七國悔楚稽王遠在秦刊之世其餘六國魏最先趙最後○又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魏惠王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解題云齊魏之王以國策考之蓋存魏長邯鄲之威策王十六年方秦紀今年又書齊魏爲王未知孰是然策所載似得其實壹魏以郝鄭之滕齊以楚殷之勝合皆稱王若今哉魏方秦務齊亦未有大功何爲飯罪王乎今年書相王若齊魏僭王已久至是共會諸侯欲其皆王以同之之僭也秦紀所書或者齊魏前此稱王於其嚢至此名號始適於者侯乎又顯王四十四年秦被講王辭題云營儀之諸也秦紀書魏君稱王行一鍇字思被道世家武靈子年五國相王趙獨否同無其實敢受其名乎今國人稱己曰君于一午光云王召公于職亡然則云五國知王者謂五國音稱王非謂在此年也鮑誤而中山後持〔曰〕持備儀也立之後而復游鳥進持中山小故後立〔正〕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謂者彼亡爾不求爲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齎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補曰〕高註是君而爲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難則於諸羞與爲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補曰〕高註齊不欲與之同王則與知字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五〔正曰〕本一二更作四姚同疑此或有誤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世薦謂進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

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
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
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也中山百【補曰】作千姚一本同乘之國也何侔名
於我欲割平邑屬代郡【正曰】正義引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見趙世
家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正曰】索隱云【補】
國策望諸作藍諸恐按燕策望諸相中山即此人與樂毅同號者李隱指爲毅則誤矣患之
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
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讀背約【補曰】一本作信倍此同中山語皆作信

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而成其
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
公爲齊王聞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
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
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
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
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
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
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
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王發使之王指齊王【正曰】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補
曰】隘當讀作阨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
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
趙與王相見此正齊王實即佐王之王指中山【正曰】王苟舉趾燕趙聞之
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
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
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
也此王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
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
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
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
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捭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於排也君子之所排者因其文之可喜而謂其術之無害持矣
【正曰】捭闔狡猾豈非縱橫家而文無害亦劉彪謂張登之說
司馬喜中山臣【補曰】姚本喜作憙後同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
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
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
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
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缺曰字補【補曰】恐臣抵罪君曰行
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人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

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正曰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云名喜 鄒陽書司馬喜臏於宋而相中山 索隱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 一則此人與漢平津爲三 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 又一人也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 鮑曰陰簡 姬名也 郭曰難 惡之 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 鮑曰屬耳屬于垣 吳補曰先儒注史記屬近也 正曰屬猶注也 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 趙使有報可因至報宜 也言趙使之來屬耳中山之事 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 補 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 武靈 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爲取使 鮑曰…自以爲取使之善…以取其使…書取… 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鮑曰自請使見下實 正曰此章以爲司馬喜使說陰姬 …記…語趙使○下章以爲司馬喜使說陰

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 鮑曰姬父 曰事成則有土得民 言八…封 一本得民下… 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 …謀… 陰姬公稽首 …至地 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 未言…可…先告 報之 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 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敵…資…

之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 武靈 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 鮑曰徒歌曰謠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 元作力 正曰力言之盡 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 鮑曰准鼻頞鼻莖權輔骨衡當作衡眉上 正曰准鼻頭頞鼻頞也見孟子…註 犀角偃月 鮑曰犀角首骨偃月額骨 蔡澤傳…索隱云… 彼乃帝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

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鮑曰此兩章一事爾伯曲折小差蓋書者自以所聞敘異也然則此書之作亦至於…矣 正曰司馬喜縱陰姬以語趙王而齊君以行詐取寵 …張儀於蘇…記者好…何…之有 甚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曰何… 中山之君所傾蓋與

者[illegible]而朝[illegible]隘巷之士者[illegible]七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illegible]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illegible]亡者未之有也[illegible]

[illegible]

凡九章

戰國策宋衛中山卷第十終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宋朝燕翼詒謀錄五卷

（宋）王栐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燕翼詒謀錄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栐撰。栐字叔永，自署稱晉陽人，寓居山陰，號求志老叟。其名氏不槪見於他書。今考書中有紀紹興庚戌仲父軒山公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一條。庚戌爲紹興元年。核之宋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藺知樞密院。是栐當爲藺之猶子。藺，宋史無傳。據徐自明宰輔編年錄，載藺無爲軍人。是書第三卷中所述無爲軍建置特詳，可以爲證。其稱晉陽者，蓋舉祖貫而言。書中又有余叔仕山陽語，知其嘗官淮北，而所居何職，則已不可考矣。其書大旨，以宋至南渡以後，典章放失，祖宗之良法美政，俱廢格不行，而變爲一切苟且之治。故采成憲之可爲世守者，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凡一百六十二條，并詳及其興革得失之由，以著爲鑑戒。蓋亦魚藻之義。自序謂悉考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今觀其臚陳故實，如絲聯繩貫，本末粲然，誠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也。

宋朝燕翼詒謀録序
仰惟
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略傳之萬世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嗣守不墜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
忠厚故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
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民以身徇國
有死無貳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
植涵養深根固蔕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
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四百
年唐三百年基業實本于此然漢祖殁而吕氏用事
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先志景帝刻薄
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淫亂其眡
皇朝
列聖相繼至于伐而廣聲者萬萬不侔矣人皆知罪熙
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
祖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
效驗尚不能如漢唐之季世何以再肇
中興之基夫攷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
治平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
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叟晉陽王栐
叔永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說所載

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敘以國史爲典
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幾於可以盡
廢今余所述無非考之
國史實録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
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幾其妄論則可以爲
繆誤則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則又幸也中澣日
再書

宋朝燕翼詒謀録目録

卷第一

進士特奏　御試不稱門生
吏銓試書判　復置縣尉
選人服緋紫　借緋紫佩魚
盜賞不改官　置司理參軍
因闕官增進士額　進士解褐衣綠
堂吏用士人　進士試禮部給公券
置遞卒代遞夫　陞節度使班
賜常參官時服　知州借緋紫
定試銜官為七選　置參知政事
一品綴中書班　選人給印紙
藩鎮屬州直隸京師　革帶之制
臣庶許服紫袍　僚屬拜長官
進士免解　遠官丁憂不解官
尉司不得置獄　吏銓主事用選人

卷第二

定遷秩之制　禮闈禁懷挾
舉人命題　進士第一人給金吾前引
納粟補官　謫官不得薦舉
增百官俸　貢士得贖罪
復置封駮司　攝太祝不許同正員
伎術官不得擬常參官　三班任廣南免短使
金銀價錢　沿江榷貨務
考課院更名　置登聞檢鼓院
置審刑院于禁中　復百官次對
淳化貢舉人數　嚴禁蒲博
許封本生父母　為出母服
褒前賢後　禁侈靡
陞應天府為南京　殺散悶僧
禁民庶宮觀寄褐　國忌行香
揚州彰武殿　蘭亭天章寺
東京相國寺　尼不得於僧寺受戒
萬壽觀金銀像　冊寶法物用塗金

卷第三

無為軍災異祥瑞　鳳凰麒麟見瑞
設法賣酒　嚴限度僧數
州長吏親決徒罪　喪葬不得用僧道
鐵錢權銅錢　鎖廳不合格
罷張燈　七夕改用七日
二月獻羔開冰　朔辭宣旨戒飭
外官給告滌濯　州縣官秩滿試法
大觀八寶　仁宗誕日賜包子
綢納絹出剩　有蔭人不得為吏
關陞資序　審視差知州軍
奏薦以服屬　進奉人等第推恩
資善堂　主家不得黥奴僕
公使庫不得私用　皇子不得為師傅

京朝官須入知縣　加婦服舅姑毁
卷第四
改江南官服色　報母雖兇死
報叔父母恩封贈　駙馬不得升行
禁越訴　卑幼幷役免坊試
創大宗正司　州縣立義倉
增置臺諫　祖宗配天
堂吏不得爲知州　衍聖公襲封
婦人冠梳　駙馬都尉遷官
置西京國子監　褒封先賢
皮場廟　宮觀優老
創檢正檢詳　樞密使罷不草制
淮南轉運使　改假版官
增置貼職　改判院官名
改集賢修撰爲右文　改宣德郎爲宣教
端明述古殿學士　武臣改階官
權侍郎遷除　殿試吏華
功臣立戟置家廟　禁臣僚陳乞科名
勑書樓　四夷述職圖
進奏吏補官　种放別墅
禁士大夫避諱　許水旱立限日
嚴奏辟之令　乘驛給銀牌
卷第五
禁服黑紫　均立別頭試

武舉吏華　吏部闕榜
宗官官額　中外官二年爲任
廷試不許上請　臣僚賜謚
優恤士大夫　宗室廩給
親民官監商稅　越州裘氏義門旌表
詞賦依平側用韻　司天監轉官
禁以柑遺朝貴　改伴飯指揮使名
升水路發運使　進士期集所
東南駐劄十二將　出賣僧道度牒
放官司房錢　太學辟廱
諸路帥臣　殿試十人不黜落
選人改官　進納人改官
舉縣令　特恩轉官不隔磨勘
入遼發書　經義詞賦兩科
致仕推恩　置明集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一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
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
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於功
名之途無復顧藉故　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
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
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
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
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
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
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
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
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一十二人三禮四
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
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
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
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
所以衝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
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
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
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
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
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
知其將噬人　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
可仰望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爲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
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擊登聞鼓言久困場
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
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
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　藝
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賞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
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模可謂知
所先務矣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
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
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
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冬集於吏銓乾德二
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責之者
甚至真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
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　眞宗景德
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　仁
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
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爲銓試議者以爲
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
之簾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天
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況銓試乎承平時假手
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亦
由朝廷施刑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
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
始令初賜第人為之從趙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
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
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三考加將
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三
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
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
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
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申奏加
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
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
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為刑部侍郎上奏云
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
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為借紫金魚袋借
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由明也詔化基之
孫舉元之子給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十二月庚寅詔尉
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二者減三選加三階五
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
階縣令獲全火陞朝人改服色餘如尉賞身死者錄
用的親子弟又詔州冠立定日限已羅限外之責而

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罰不得書為勞績賞罰並不重
也若遂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
校為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　太祖皇
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
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為司
理參軍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
興國二年　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
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
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
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賜
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
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
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迄衰季改用吏人非也　太祖
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贓開寶六年四月
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
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
縣五月庚辰以婁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照為之此
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冠準為宰相刑
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遷補準
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
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體　太祖謹重

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夫恥與為伍又三年為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孫為世業一齊不勝衆楚之咻 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詣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空寄舉不試良為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關節繩之以法彼亦似辭今不復聞舉此法矣

前代郵置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故 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卿監之下 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禪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爲非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不得為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執亦時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宦者皆得爲之殊失 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年 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為定制

唐制為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壘則否

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授不理選限 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為賀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趨調引對始授以官自是假試方得齒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問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 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衡輕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為一班獨出百官之上雖前宰相以三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齒

乾德元年 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仕曾帶平章事者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考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故給矣

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鉅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幹極言其弊　太宗皇帝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跋扈之心令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京朝遷轉之速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投狀具履歷以聞始以賓歷後以應移者少改用莅事日爲始遂爲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爲中書舍人奏事　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鞓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鞓黑犀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紅鞓不知何所從始也

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鍮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銙金塗七品以上并未常參官并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烏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許服　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無傳焉其後毬文勝頭御仙又出於　太宗特製以別貴賤而荔枝反爲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矣鞍轡之別亦始於　太宗時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條六品以下不得闊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飾韉未仕者烏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者君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矣

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皁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爲妖甚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皁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於　仁宗之時今胯中之服乃是國初申嚴之制此理所不可曉也

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爲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

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畿縣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二舉連中則見九年三舉不連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爲均平也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不爲濫矣

國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罷多芒屩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爲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宦遠方者不至於畏憚而不敢往 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後聽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

尉職警盜村鄉爭鬬不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榜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百端其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 眞宗朝有以爲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吏胥壤不侔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一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二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 眞宗即位孫何方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轉頗艱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塗抹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者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批朱墨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爲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爲善也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爲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廷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第一

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

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

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不從兄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今稱借職）自後援此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稱郎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 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為失信於人恐自後歉歲無應募者 孝宗喜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以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然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為其所誤而況士大夫乎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亦識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為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論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illegible]不舉給事中掌封駮不可一日無 皇朝淳化四年 太宗皇帝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幾錄銀臺通進司為封駮司 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駮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為門下封駮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員見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 太宗皇帝深懲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學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

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
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癘無敢往者雖武臣亦聽
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
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爲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爲服用者鮮士大夫
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爲高而金銀之價甚
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浸廣公卿士
大夫是則是傚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
八年十一月乙巳　眞宗皇帝覽三司奏金銀支用
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
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爲重則下競趨
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
世變已如此況承平日久侈費益廣沿襲至于宣政
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榷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
然人不以爲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
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
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大飛南渡後官不能
運致茶貨而榷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
官幕職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
課京朝官院爲審官院考課幕職州縣官院爲考課
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匭使五代以來無聞　太宗皇帝淳化三年
五月辛亥詔置理撿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
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
眞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爲登聞鼓院登
聞院爲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
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　太宗皇帝慮刑
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
齡爲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八
月己卯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
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閤有待制次對官德宗興元中日令常參
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
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
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　太宗
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
丙午　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
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
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
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
類頗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

忠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報蒲博開櫃坊屠牛
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爲器用并令開封府嚴戒坊
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
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寖輕而法不
足以懲奸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從官視此三
者爲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嘗七八因訴到官有
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爲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
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爲宰相上言臣
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
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
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　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
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　眞宗天禧元年八
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
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内均沾覃恩雖於古禮違悖
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爲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
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翹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
頴先娶馬氏生永德爲頴所出永德知鄧州於州廨
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
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
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
得入謁　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爲人
子事出母之法　仁宗景祐三年九年集賢校理郭
稹之爲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大常寺禮院議詔自今
並聽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者
有四人一曰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
段太尉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眞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
明皇墨跡并張公爲眞告身詔以爲韶州文學大中
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亮爲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
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
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爲本州助教四
年五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爲永興軍助教元[illegible]
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昌爲隴州助教復其
家國家非靳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爵
況襲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之
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
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
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
金爲首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齎
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
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
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綺不得用羅諸般
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自中宮

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
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
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
不可得而絕也　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
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
家犯者必寘于法然議者猶有憾以為有未至為自
是而後此意泯矣
眞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
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
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　太祖　太宗像侍立於
聖祖之旁其後遂開　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
然者
僧徒奸狡雖人主之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
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　太宗從
之命中使衞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來紹欽即與
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
回闕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叉叉入烈焰
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　太宗曰臣已了事　太宗
頷之苟非就焚　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
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
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游惰無所業
者亦有以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
抵主首之親故也　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

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寄褐雜居宮觀
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
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
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
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
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　眞宗
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
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　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
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
日不坐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
自後　太祖　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
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宰忌則休
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
徒共建一殿申嚴崇奉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
庶瞻仰　眞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為嚴衞而往仍
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
望州郡舉官僚朝謁六飛南渡蕩為煨燼後雖建殿
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
之蘭亭舊跡其流杯脩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
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
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爲樓其上甚雄宏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太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肴其中因以爲奸　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恬以爲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爲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　聖祖　眞宗各用金五千兩餘昊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　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爲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亦不復修營也

眞宗皇帝朝盛禮縟[illegible]費賞賚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爲病　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宋刻燕翼詒謀錄卷第二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三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爲軍取太平無爲之義太平後改爲州無爲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一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變恠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　眞宗皇帝亟命中使張景宗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吏就宮觀精度設醮爲民祈福是時方尚祥瑞守相甚怒加譴郡守　眞宗不從其後守臣燉文奏五年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柳樹七年七月庚寅奏　聖祖殿叢竹內獲毛龜二以爲　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由洞來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　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改名其山曰紫芝山纂輯一培壞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焉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諛者矣

虞書載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　眞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

五色冠如金盞至中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書闕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官榷酒酤其來久矣　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監筦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勿復預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為生之樂官無譏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定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贏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鬬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　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為惡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釐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　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　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

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蠹蠹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廝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不親臨決中唐以來為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於門外　太宗恤刑慮有寃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挨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　聖朝謹嚴於用刑蓋以人命為重也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　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二小民鎔為器用賣錢二千

於是官錢皆爲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
知岳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
間無盜銷之利不復爲矣慶曆初知商州皮仲容議
采洛南紅崖虢州青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
一可當小錢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
年張方平宋祁議以爲當更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
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一百萬貫
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
錢其患方息
舊制命官鎖廳應舉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
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永不得
應舉中格廷對唱第日仍降甲蓋欲待任子若其厚
非比寒士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
者皆爲才人 仁宗欲開於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
辛未詔免舉所業下第人免責罰仍許再應舉景祐
元年復詔鎖廳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尚少而申
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求
試矣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 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
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
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
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爲例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
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
張燈者余嘗仕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豈北
方遺俗猶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二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
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
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爲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
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推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
月淳化三年二月己未詔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怠太
平興國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官受任於外并州
縣幕職官朝辭并於閤門宣告戒勗以其詞著之坐
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苟州縣小官亦蒙皇恩寵綏
天知自重思所以稱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無能
舉行之者也
承平時闕多員少士大夫注擬必求須次者以自便
蓋王事鞅掌以勞于外乍還鄉里展掃墳墓聚會親
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甚而違年縱以三尺不
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于外者
受詔後給假一月辭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闕違者
有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
三人共之之說以爲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
又一人爲官之日少閑居之日長而士大夫至於冒
法況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秩滿
至京師於法書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

闕必檢察癃老昏繆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必須奏事通判而下不復舉行殊失 祖宗諄重州縣勤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多惡其害已而不欲舉行之乎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國初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改爲寶别鑄用之皇祐五年 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尺厚半之命製爲鎮國神寶宰臣龐籍篆文劉沆書牌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綠如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五盤詔蔡京等議之咸以爲眞秦璽也詔仍舊爲傳國璽 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爰舉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製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爲文廣九寸號九寶 二聖比狩寶淪異域 高宗皇帝復製八寶循大觀舊規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 仁宗皇帝誕生之日眞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 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慶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異

眞宗時開封府洎京畿縣受納綿多取出剩訖事悉掊其餘均賜官吏而官吏無厭貪吏多取歲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詔悉蠲之官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爲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爲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官不如爲吏也誘不肖子弟爲惡莫此爲甚禁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入同判同判實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爲通判至今因之各以兩任四考闕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中書引上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 都堂審察其遺意也

國初奏薦之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薦子弟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爲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 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與進士試大理評事曾

舉諸科試秘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願試人太廟
齋郎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爲假承事郎今爲通
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秘書省正字元豐爲假承奉郎
今爲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爲
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同補將仕郎准學執得
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　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士遜崔遵
度爲友講學之所爲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
自後元良就學所皆曰資善
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　太
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
降詔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
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
主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　眞宗咸平六
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於
戕人肌膚也　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
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
二年三月也令衆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
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
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
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
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
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

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
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贓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
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
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謫授散
官安置況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
之公帑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
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
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尊莫甚
焉猶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
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
雖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加是
官者尤悖理矣故　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
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
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
保加之宦豎其悖理尤甚矣
選人改京朝官惟於作縣多歷閑漫比折知縣資序
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磨勘改京朝官須入知
縣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近世此禁寖弛凡改官人
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赴部注破
格通判矣　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爲任考
第未足或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
母皆爲朞喪　太祖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

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
奏三年之內几筵尚存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
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
斬三年於義爲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爲定制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三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四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羣臣隨才任使公卿將
相多爲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
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僞授官先賜
緋人止令服綠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
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齒矣
揚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復仇殺萬頃
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
蓋九齡君子喜人爲善林甫小人嫉人爲善好惡不
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讎父死不以罪或
非出上令而爲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讎
所當報也　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
民甄婆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
遇聖時明主也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官回贈以
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
不知又有先於脩者王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
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
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　眞宗朝尚長
公主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
爲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　神宗皇帝手詔述
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　英

宗以欲釐正以病未果出命故　神宗以遺命行可
謂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獄吾者縱小民妄訴訐虛妄灼然亦
不反坐甚而聽其驀越幾於攘挑生事矣曾不思善
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
之民以恐脅把持爲生與吏爲表裏視官府如私家肆
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爲其所困殊不自覺良可
嘆也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
不得驀越陳狀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令及此
慮爲善良害也　眞宗咸平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
好持人短長爲鄉里害者再犯徒一犯杖笞械送軍
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庶幾妄訴者息矣
舊制朞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
京冒哀就同文試洎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
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
以朞制妨試奔湊京轂請自今卑幼朞服不妨取解
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朞喪
多年高者卑幼朞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妨試亦
鮮
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　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
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
大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爲之尚賢
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
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
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縣義倉米始於　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
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升領於轉運
使遇水旱振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
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
一升然水旱振給所賴爲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爲公
家之物遇振給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
知縣人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
封判官自清要而驟膺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門下省
充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
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
眞宗欲以　太宗配天於南郊而　太祖之配不可
改乃奉　太宗並配　仁宗郊天又益以　眞宗則
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畋力諫乃定
以　太宗配今南郊又以　祖宗並配矣
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敍遷至員外郎者與外
任其後多不願出惟求子孫恩澤遂以爲例　英宗
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
點並須擇才候職事修舉方補如不職與堂除知州
蓋猶以士流之故優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守闕而士
流不復爲堂後官因是嘆削舊制堂後官外任止於

通判不得為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無
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點五房者許佩魚以示
別也今雖非士人選用皆佩之矣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
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仁宗至和二年三
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襲封之
義
舊制婦人冠以漆紗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采色
裝花初無定制　仁宗時宮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
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為妖
仁宗亦惡其後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
為冠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
過四寸終　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
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
牙玳瑁矣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
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令非獨示優亦所以杜其非
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
不取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河南府學
為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
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
司業一員其賦京具體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賢皆有所因　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
封扁鵲為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　徽
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
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重
節義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寇沖虛觀
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　仁
宗因醫者之請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
祀封也伯夷叔齊遜千乘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莊列
物外人何羨真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
也子游為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
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
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
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
貢院為鄰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
也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士大
夫也其後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出令也則
曰優老元豐元年二月辛亥詔年六十者聽注差官
觀以三十月為任無得過兩任其後不拘此令矣
元豐初詔檢正官檢詳官各以四員為額亦同都事
錄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
高各置一員通掌諸房權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
同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請不敢不從
出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
自宰屬擢屬官為旋當人不以為樂其人主親擢則

又有跳出旋鑄之號頗特以自矜矣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爲樞密使罷政 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詞罷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爲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蹤若訥故事也

淮南轉運使舊有二員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徙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發江淮發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眞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治無爲軍矣

太廟齋郎後改爲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詔假版官行於衰亂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爲通仕郎假承奉承務郎爲登仕郎改舊通仕郎爲從政郎舊登仕郎爲修職郎假將仕郎去假字見任合改人并帶假人但改正稱呼吏不給告勑

舊貼職止於直祕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赴功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興以後又增數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加於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之蓋以流內銓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舊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爲知若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並改爲監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爲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可改爲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名相犯可改爲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爲階官宜也況其來自古初非創意立名故 神宗正官名遂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舊稱爲寄祿官若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職借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此豈被堅執銳馳騁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輕褻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轉猶作九資則是閤門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減四十五年爲十六年矣

祖宗多爲武臣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勲無因
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於二轉而武臣正使副
使必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壞於建議之臣使良法
美意掃地無遺最其者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
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　祖宗用
人之制修立權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
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
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秘書少監直龍圖閣
除者滿二年取旨除修撰與外任職事修撰若再留
二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即才能爲衆所推績
効顯著朝廷特抜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待
從之臣亦有才能績効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恰
如銓部注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爲也是時雖出
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抑異己之
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抜擢也豈不悲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
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幸故也王堯臣
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爲譏己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
癸未遽從堯臣適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
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
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
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

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
朔復須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
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
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
襲封公爵惟二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
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
不決竟足不行是不討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國朝自　眞宗時法令寖寬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
官爲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
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爲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
亦援此陳乞叙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
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
並禁止不得陳乞
令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
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稽違刑名申明制度多所
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
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
曆子違者論罪則是勅書樓州縣皆有之也入州郡
不聞有勅書樓矣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述職圖大中祥符八年
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
狀録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時外夷來朝者
惟有高麗西夏注輦占城三佛齊蒙國達靼女眞而
已不若唐之盛也

國初進奏官循五季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尚聞跣
平天下一統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達京師多至百數
混於皁隸不復齒於衣冠之列　眞宗大中祥符二
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
每遇郊祀敘補五人迄今爲例
种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秫自釀
林泉之景頗爲幽勝　眞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
咸平六年遣使畫圖以進六月己未召輔臣觀于龍
圖閣再三褒美放父翊嘗爲吏部令史出官爲長安
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
豹林谷自稱退士作退士詠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
太宗朝屢召不起張齊賢薦其節行可厲風俗　眞
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爲左司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
請還山從祀東封拜工部侍郎終身不娶旣卒朝廷
錄其姪世雍爲同學究出身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
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　太宗雍熙二年
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已州縣
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
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勑上言餘不
在改請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
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旣行之後人
無廉恥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秋
旱往往於收割之後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
可聽之則難信也　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荆
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內州縣訴水旱夏以四月
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爲限自此遂爲定制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
先莅職洎至命下則已莅月日皆爲考任大抵皆其
宗族親戚也　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詔曰諸道
奏薦多是親黨頗傷公道旋啓倖門今後如有員闕
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
人得而指摘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庶事草創但樞密院給牒
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僞作牒乘驛謀反會捕伏誅
六月戊午詔復舊制應乘驛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
此制不復講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四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第五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爲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爲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爲也而婦女有以爲衫褑者言者亟論之以爲奇袤之服寖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爲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爲御愛紫亦無敢以爲衫袍者獨婦人以爲衫褑爾（服紫事已見前卷）

眞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爲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眞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别頭别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爲巡鋪決無容私矣易以官官不知始於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爲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寖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嶸陶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答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 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後奏 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爲額十年爲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䘏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令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蓋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假攝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劄榜子削其本職爲寫權職爲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以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信其僞銜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爲統領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内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爲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 太宗皇帝曰侍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 眞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仕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爲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

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黄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若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諳　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荅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體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今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　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殁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閔戚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　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　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　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矣

西京學校舊為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令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後啓私摧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　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為浼己不肯屈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釐以下知通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聽事猶存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

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

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郎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稍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爲優矣

承平時溫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爲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爲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州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

五季日尋干戈其於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爲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爲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爲恥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合水路陸路發運爲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爲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一時歆豔以爲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爲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爲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爲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爲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爲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潢皆精緻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盃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爲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寖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鈐轄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給特厚

與禁衞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
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
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
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
爲定額不得過數熈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
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熈州轉
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建中靖國
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
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
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
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
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
塡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
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
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
千淳熈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
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
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爲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
千輿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
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許酌公
私房錢與放三日兆遇大雨雪不許輙放仍每歲不
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 仁宗皇帝凝
神襟淸而念慮及於細微眞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
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爲限其
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 神宗始命畢仲衍
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剏八十齋三十人爲額
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
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 徽宗剏立辟廱增生徒共
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
于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廱廢太學自訟齋
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總治兩學辟廱
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
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兼廢之而辟
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隷京師無
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接鄰西北二虜帥臣之
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
月丁巳始詔楊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
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爲
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一員越福一員其
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
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
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爲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
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
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

已刻自勤王諸將分爲駐劄州郡之額闕不復補之存實亡然人存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弃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爲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爲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遂有務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爲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拯飢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乃致粟于邊始艱應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外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若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後增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爲始故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

一須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
入遷者猶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
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
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
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㩦衰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
僞爲之也 眞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
名爲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
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
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
官院具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 仁宗
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
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爲秘書
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爲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
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
等凡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
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勑
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
仕吏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
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朞親一人至和元年
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
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
月辛未又詔年七十歷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

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
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
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况法初行須受命之
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僞爲其後又限
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
身故者放行而詐僞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
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
有司未嘗詰也至 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
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
聽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於 眞宗之朝而
詳密於 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
然上勞聖訓丁寧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
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眞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者留滯逆旅無以爲資乃
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
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
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
僉書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
以上造朝則先詣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畢悉備
方敢報閤門故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府
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
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
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
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

者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塗之艱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燕翼詒謀錄卷第五

弔伐錄二卷

清初錢氏述古堂鈔本

大金弔伐錄四卷、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紀、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弔伐命名。蓋當時故府之案牘、編次成帙者也。金宋自海上之盟、已通聘問、以天輔六年以前舊牘不存、故僅於卷首一條、略存起事梗概。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四月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所有國書、誓詔、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之類、皆排比年月、具錄原文、迄康王南渡而止、首尾最為該貫、後復附以降封昏德公、重昏侯、海濱王詔書、及所上各表、而終於劉豫建國之始末。所錄與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詳略互見、不識夢莘何以得之。考張端義貴耳集曰、道君北狩、凡有小小吉凶喪祭節序、金主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云云。此書殆亦是類歟。然夢莘意存忌諱、未免多所刊削。獨此書全據當文、不加增損。可以互校闕譌、補正史之所不逮、亦考古者所當參證也。永樂大典所載、未分篇目、不知原本凡幾卷。今詳加釐訂、析為四卷、著於錄、

與宋主書 天輔七年正月己卯 其己前者單上不留

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主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來曰日出之分寔生聖人竊聞征遼屢敗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所取燕雲兩京地土願畀下邑二年正月乙巳宋使馬政回遣撒覩報聘與宋約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若取其地若出國所取即不在分割三年夏四月　子翔使南宋撒覩回同宋使趙良嗣及其子宏來撒覩受宋國團練使官上命杖而削之南使回遣李董厮勒曷魯等同往四年二月己亥使南宋厮勒等回同宋使趙良嗣王暉復以祈請燕西二京地界書來六月庚午朔遣宋使趙良嗣等回以所獲上京今臨潢府是也同知蘇守吉與宋且約夾攻取燕西二京地如約義十二月丁卯朔宋使馬政復來請燕地命如前約六年夏四月壬寅遣徒單烏覩高信哥使于宋七年正月己卯與宋書畧曰往歲越海計議與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上襄以行侵討而乃反被退衄閑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城力戰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稱為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命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不在言既出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共雅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并薊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二十萬匹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匹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衆今敢與未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

答宋主書 天輔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癸卯遣李董銀朮可鐸剌為宋使副以烏林答贊謨為議事答宋主書曰

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直交割月日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論備悉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特與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裘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若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侔在中無屬多碍今差李董銀朮可鐸剌克國信副及贊謨充議事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白劄子與書同封

昨者趙良嗣到於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
丹舊漢地州縣昨止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
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彼不能取致本朝自行
復定又差趙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兩京已曾計議竝
為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旨云其西
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詳議兩京欲一就收
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今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
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
儒媯等州并土地民戶其巳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

北伐叢二　三

州縣土地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土地甚
多自來攻伐撫將師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
分畧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趙良嗣去訖來
書稱契丹出從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
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了日
議定

南宋同書

三月戊午命馬司權管勾燕京事俟以其地付宋故
也丙寅宋使盧益趙良嗣馬擴以回書來三月　日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華緘脩至契

好增勤愛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
代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脩睦之誠自今以
始用堅盟載永合鄰歡來書云燕城等候各立盟誓
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車著誓至
日當議從盟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
送並如來諭順履勳和茂迎福祉今差中大夫試工
部尚書盧益龍圖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
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
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

白劄子　同書封去

北伐叢一　四

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等州并土民戶
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
設夏國素無從增姓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啟盜之
閧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
朝仍自云與昏主累世姻親已詢訪得知處所及稱
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
散叛一向虜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北於境上并據邊
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
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隄備禦遏外深
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兩京管

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俾契丹主爲役此
之利今若併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
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内地分出没若使夏國援昔
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爲害不細夏國自去歲
已輙占據金肅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許貴朝許
變外其寧邊天德雲内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
以黄河及漢地爲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
國並從貴朝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又白劄子

兩朝交往禮儀除合依見行禮儀外傳聞已上尊號
今議特稱尊號以表交歡依日本朝如上尊號貴朝
亦合相稱近累據河北河東帥司及沿邊州軍探報
契丹昏主見在雲内地分出没已逼近應朔等州檄
到昏主招諭軍民補受官職真本文字已令宣撫司
移文貴朝照會及已指揮河東路遣發兵馬救助應
州一帶極力備禦外請貴朝早發大軍往彼掩襲剛
以照應交割發行月日貴朝所使傳聞四軍蕭亮已
即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如所傳是實所當置畫
早議招拔使人銀木可等已得以厚禮用示誠意自
此使聘往來禮數彼此並依契丹舊例亦如來諭但
契丹往還舊禮有不繫事樣者合行裁定庶彼此
爲便置榷場去處從貴朝所便交易並如契丹體例

宋主誓書 係依草再立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
皇帝誓書于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
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
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
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户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
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

六

年所出税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合
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
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
户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
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
職罰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勤留備若有暴盜或因别
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
守兩朝界内地各如舊不得邀堵道路至如將來殊
方異域人使往還無致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
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

危尊具披述不宜謹白

一下項物計錢九十八萬七千二百四十貫文

內除綾羅錦團線不見分兩外計重二十五萬

九千五百斤准一萬七千三百秤

回南宋國書（夏四月壬辰復宋書答已以宋所增銀絹令於燕地交付壬辰係初九日）

累交禮聘敦講世和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祀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兩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具於宜陳據燕京雖界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交割為定所云交付西京邊界并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

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令宣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一未結絕必若邊吏徼功違約展轉如上件不切稟從實關引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發遣又以契丹皇帝在陰山回离保在奚部山谷以此兩處約當軍事今取滿北鴛鴦濼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

里恐只特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分收捕奚回离保契丹皇帝兩路兵重糧食合銷米一十萬石宜早處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處分路般送到佇俟回報炎歊在候保嗇是期

回賜誓書

唯信與義取天下之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除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馬已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

順景薊并屬縣所管民戶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筭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無令彼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

得遷增道路至如将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
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
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
示誠信故與嶺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
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
不以所與爲定

南宋國書 已上並係藏國往還

四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使
東係至聘問彌　式馳約載之嚴共著誓盟之重誠
參天地惠渎神人取亂侮亡遂底六師之績惇信明

義共圖萬世之安仍勝雲中外虜昏主併沐親仁之
好獲從恢復之心遠仞忱悃倍增感擇用傳于後永
寘于懷兩朝著誓之後所務通懽繼好以保永世未
節細故各不須較邀功生事搆造之人彼此所宜深
察所云粮食燕雲兩處無可計辦今特於內地撥那
米五萬石二萬石令河北路宣撫司於古北口外交
割三萬石令河東路宣撫司於歸化州或應州以北
道路快處交割並於七月一日以前節次輦致前去
計會貴國軍下官員般取餘事悉如來諭順姑失律
茂優貺休令李董揚璞等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

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與南宋書草 保天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所草定申今具此理索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吳王府路都統撻懶南路都
統闍母等節次申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梟
思并招過及自南京回去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習
姑及援送燕京趙權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
姓工匠及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
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
東路宣撫司河東雲中府經畧安撫使等司燕山府
代應朔武等州取索處推注不爲分白憑驗伏乞朝

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
容切間諜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
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令擬逐處奏前件因係
緣由稱見獲憑驗由自推注不爲分付係違背自彼
顯然若只以違約推延便望休止亦不誤矣所據蹟
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過及上件邀
回劫掠偷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
如救守誓約請依在邊師臣所牒數目交付仍指揮
逐處禁止乞回示

報南宋獲契丹昏主書 保案西北白勝列

六月　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大罰之
尊允歸公校守不以道怨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
之師屈晰晰盡燃悔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主
之身人心允以往大下得以台定更勵使价富示
披陳悉惟閣知添西慶可今差優州管內都李董李
用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卿知大常禮院騎都尉大原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
國信使副有少增物具諸別幅專令書陳謝不宣謹
白

與宋潮人可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
郡王童貫書

弔伐錄一　十一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
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惠傳　信復
冰使音未予結絕之議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
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
夫如是則豈唯窮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
遣人以從稚報益以宣撫郡王所為結約和會契義
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
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必謂議以讜言扶斯
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寧若酌中兩便為計

果能如此其于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
益固懽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
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
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為前鑒
審觀　勢與差去官員評議定一律正嚴擬仔膺多
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李董撒离母專奉書
披述不宣

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係元帥府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書所謂
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

弔伐錄上　十二

蕭慶宇董撒离母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
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
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昔大宋與遼
為鄰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遽辭來納百餘
年間勤於朝聘毋事姑息不可辨言想其屈志實不
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以深矣幸遇我先皇
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
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才下金燕
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於大宋使大宋不勞而
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

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父敦信約何期立俞盟誓手
書稱詔構我邊臣使爲叛亂賊殺宰輔從回戶口聖
上以含容爲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
悔過反於沿邊多方作過書無自咸爲此依准所降
宣旨移牒回取的　有無歸還卻稱本朝幅員萬里
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誇慢弃德負義如此之甚也所
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
爲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候至今已爲枉矣
若依前索以道理實虛空過歲月今議聊整罰罪之
師且報納上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

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
文館直學士王介儒李董撒离母等前去事須牒大
宋河東陝西等路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
武等州陳其罪戾具一切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請
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絕如或難以依應
即請就御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
施行謹牒
　元帥府左副元帥右監軍右都監下所事跡
　檄書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奇德自爲我首先啓釁端朝廷

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繄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
願割幽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
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
約其爲恩信不謂不少於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
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諜誘擾
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
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奸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
幸亂之謀處賣誓約結搆罪人使亂不軌據京爲叛
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反令納土仍示手詔
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翻爲寇場才天兵臨境魁

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
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當有罪不仁不恥於
禮何如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誡邊臣戶口之
外一無理辨此所欲又通惟好之故也彼尚飾以僞
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逋逃反捷居民更使盜賊出沒
爲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
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
散漫若非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
據彼道辭意涉誇慢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
朝廷言多誨謗雖累曾移文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

有悛心矧又夏臺寔爲藩輔恍試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婁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欵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盡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須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洽群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我之在我肯以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昧於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開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

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武伐順臨逆以直加曲斯萬世之王道爲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諭興師問罪東自南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黄門之力戕其家嗣盜爲元首因而熾其兵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天命作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爲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以部以伍効順歸欵者前官如舊厚恩撫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掠已知悉

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代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佶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黄河爲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黄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已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居無道之國煩徭重役從來久矣況遭闇堅要功生事近歲以來若於飛輓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切慮其間別有牽迷枉陷討罰須議指揮右下宋國諸路官僚僧道耆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諭善爲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其逆順各以

所部京州縣鎭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山場迎軍納欵必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乎惟獨鰥寡以身歸誠厚爲存恤所據隨處關市之征山澤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内有於民不便無名之歛仍仰所在官司關立狀申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熟已指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遞處准此天會三年十一月

日
次事目劄子 係差李歷吳孝民等持去
肇我大聖皇帝起義弔伐亡遼燕薊一方最爲強大
天兵一日忽至城下不血一刃　順命爰念有宋
航海遣使起初結好請復幽燕舊地即時割與惟少
摘官吏強族工巧併不滿萬數徙之東行良不得已
乃常勝軍相易之故著定誓書盜賊逃人彼此無令
容納苟有違者社稷傾覆子孫不紹不踰月棄德背
惠手詔逆賊張覺陰相結構殺我四執政大臣邀迫
我官民以歸歲交金帛罔不踰時及正旦使賀允中
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
上下相蒙恣行無道不忍多言殘虐海內人怨神怒
此天奪之鑒假手於我大金前月二十九日師次邯
鄲才有使人李鄴等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
牒歸罪邊臣全非當理洎審來的意方云前王自省
愆尤不敢枝負大寶前月二十三日當已傳禪兩項
歸過特有不同難爲准信又奈使人悃愊辭戚懇言
本國君臣深自責恨前日之非但念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兼所奉宣旨如趙主深自悔過再乞
權和仰就便酌中施行宜加恕道用存大義若不能
誠心悔罪重乞懽盟可因縛首先謀取平山童貫譚
稹詹度并逆賊張覺李石衞甫趙仁彥等来詣軍前
謝天下罪應自北界亂離来及南京叛亡諸職官工
匠教坊百姓續次發遣前来仍以黃河爲界先請皇
弟鄆王與太少宰科一員權且爲質亦候交割了絕
當觀情狀別無猜忌即便遣還外歲輸金帛并犒賞
軍物然後計議施行如或不過依從可預爲備擇指
日相見却冀端的回示

宋三省樞密院劄子 天會四年正月七日汴京城下受得下項

三省樞密院據探報到大金人馬漸次前来侵近京
城欲行禦遏緣大金已差人使見到國門講和未委
上件人馬前来有何因依今差魏康劉鎬前去直
至大金人馬見今盤泊去處取回文連申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回劄子

肇我大聖皇帝爲契丹主客納叛人阿合産大王不
行交送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殲
戮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
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國王耶律淳遼陽渤
海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地界仍以世爵例皆

執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達粗靺鞨舌並助亡
遼犯我行陣未敢而破為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
丹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
疆當此之時分白約示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形
跡一旦天兵悞至不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
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曼念從初結好姑務懽和卽
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若納逃人社稷傾危子
孫不紹曾未踰月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四
執政大臣遂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歲交金帛
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特

越舊例深涉輕易其於本國寵眷極優上下相蒙闇
墜權奇巧尅聚民間財玩至有室家懸罄人罔聊
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今皇帝審是數端亡盟失
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理當問
罪面奉聖旨如趙主能悔已過再乞懽盟仰就便戢
中施行當司引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必謂
遣使來賚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
直至邯鄲才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省院所奉聖
旨文牒又言歸罪遺臣全非當理洎詰求的意方言
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枝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

全是不同難為准信緣差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
留茲恐塗次別有錯失乃攝留從軍先令宇董吳孝
民等持白劄子專去奏聞路次及城門首應堵早不
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年少因亂登基詳度
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決新任大臣例不賢明
右能英斷其前朝作孽既為人子未曾切諫至今據
捨宗為逃竄無地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
咎畢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為然今執政
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於市快天
下心止以放還使為大罰又使宸翰憂勞不暇亦宜

同力輔奏覲諸軍前重求通好為臣之罪復何可言
當計在父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
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
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之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
新虛負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開亂之
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為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
不道君臣於此為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
可見亡遼士馬勝負明知即日發揀到舊遼契丹奚
漢渤海軍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
路除所經州郡并余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集安

置外見節次前来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
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禦捍侵及國
門能免其難未嘗或有貴國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
華適意人民柔脆不習騎射剏初設教以不知兵之
衆而拒我親練征伐强勇之士望可求濟往昔無聞
更恐浅近官民聞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求請和好
勿宜輕信緣是與大宋皇帝結好脩盟痛可哀憫宗
社傾覆子孫斷絕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
有宋不可無主然權威大權已入握内又為元奉吉
諭丁寧屢遣人使邃與安和惟求轉禍成福勿有疑

北盟會上　主

慮請並前去丈字别遣使大臣将呈御筆早圖萬世
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来緣
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却請執灾疾速見示

宋主書

契勘自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歲月已深遠
割燕雲恩義至厚質諸天地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懽
盟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麄
惡遂令信誓始成空文憐國興師職由於此重念大
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太
上皇深自尅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違康寧夙夜

以思宜伸舊好果蒙使价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
面諭自今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
英鑒必諒疵懷今差樞密院事李梲尚書工部侍郎
鄭望之充計議使副事目具如别幅想必炤察

事目

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國人馬抽回議定更
不以黄河為界地土税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
今来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
萬疋金五十萬兩

回宋書 天會四年正月九日與前文手一就係先來李鄭同去

北盟會上　主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李梲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
賫到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
金石仰仞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惟元從
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吉諭丁寧德義寬大拯
救生靈塗炭宜釋舊憤以示新恩當闢誠心與脩和
睦今差元部族節度使賈利復州管内觀察使高永
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原恭與前次差人
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具如别幅若可依從請皇弟
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来赴軍前權且為
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鄆王權質候

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交撥定疆界亦
候便放還

事目 並入御筆誓書

自新結好已後凡圖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
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原府中山府河間等一帶所
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
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除
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物
貨合要當軍兵物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一百萬段疋 裹絹一百萬段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疋 駝一千頭

回書誓文及差康王少宰出質係正月十三日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
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惟盟變爲兵革遂至
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
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棁尚書工部
侍郎鄭望之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承計
議使高永議等賫到文字大關容允借誅絕誠拯救
主靈敦結盟好載惟高誼深劇忱悰已戒攸司悉從
定約太上皇帝與大金大聖皇帝今皇帝義同兄弟
今來國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
河更不為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
畫疆至係自大金後此至立了疆界些兵已前於內
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
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大牙出
入不覊去處臨時兩平究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
界流離向南并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
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應見在盡數遣還在京今
隨逐前去在外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
除自來合交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外更歲輸二
百萬貫以金銀疋帛并雜物折納決無荒弱愆期斯
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
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
書施行遠集英懷永同重誓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
李鄴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西山閤門事高世則充
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事目

皇弟康王少宰科一員前去相見以示信好便請遣
回嘗散河北河東路軍兵物并書籍下項

書五監　金五百萬兩　銀五千萬兩
雜色表一百萬段疋　裹絹一百萬段疋
馬牛騾各一萬頭疋　駝一千頭
右即今盡據城中所有內自宮禁係官司與士民宮
親寺院等處已行根刷應或不足須至寬期限更
於河北州縣及外路州軍起發送去

回奏宋主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所正月十二日大宋
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人開詳審
惟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於

萬世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
切處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殘
所承誓旨具載太上皇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
及大金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國書當係契
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為界可太
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至係自大金
從此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害所當
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
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大牙出入不絕去處臨時
兩平從易應副之免搖越之時北界流離南來併係

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巧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
死亡外應見在並盡數遣還在京今隨逐前去在外
接續逐處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銀
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外更歲輸二百萬貫以金銀
疋帛并雜物折納決無蘼弱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
移有違此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
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既從舊
約欲成長久慮歲輸物多難以經遠施行由奉宣命
若能悔責委的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
只許納一百萬貫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

仍為今歲分撥疆至事忙直候次年正月依舊例交
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回
誓書當司亦准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蔚
有逆變神明殛之俾隆其師今差都官契丹兵馬轄
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
點王汭充計議使副伏乞照驗

別上書

正月　日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不上書于大宋
皇帝闕下今月十三日差李鄴等賜到誓文皇弟康
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信喜事苟不然其

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為福重踐舊好肯朝不失
歲幣早令當司兵馬無措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於
東逐處軍兵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
賜盡言差遣信使將擎來赴當司待憑發遣赴闕即
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
疑更有但係古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
掠傷殘早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
至天曉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敦大信反
身修德必應銷攘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報進誓書及乞約束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
都經略處使軍前特承書示備諒勤誠以康王少宰
至彼灼知美意深增信喜由本朝不失農事早為罷
兵鈐束既明更不殺戮凡應來諭益重權盟所言國
書再立誓約見今差遣信使賫詣大金皇帝闕下須
於國書具載若非惇示大信硤保萬年何以及此今
為差人同往歲輸特承放減一百萬貫示荷恩意已
遣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自當發遣豈敢傷殘天
象示戒所宜反身修德以銷去之重蒙來示尤仍不
忘近聞大兵已到太原攻圍未下和好之後義同一

家願速約攔人兵以全一城生靈之命兼恐河西兵
馬乘隙深入亦望早與約回諒惟英悟必加深察謹
白

宋主致謝書及報因便附問

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軍前自承
大軍遠臨獲惇舊契永懷恩義寤寐不忘叙好之初
無以將意輒有薄禮具如別幅言念權盟既定盡出
周旋此恩何窮眷想深甚自此每遇生辰聖節及正
旦遣使專附問許之儀想當照察雪塗寒凜更加珍
重白

別幅

真珠裝纏金鷄竿百戲人物腰帶一條黑漆匣
全　真珠盛圍夾袋子一副上有北珠二十
三顆麻調珠全　真珠玉夾口鈋靶子全
細色并雜物
紫綵五十疋　金錦五十疋
素綵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一百疋
興國茶場揀芽小龍團一大角
建州整源夸茶三千夸 共二百角每角一夸

龍腦一百兩　　薰香二十貼
劉毬二十副（每副五事）　論棒二十條
右請檢留白

回謝宋主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不謹奉謝大宋皇帝
今承復降御寶文字為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
遣使專附問訊之儀并賜到珠玉段匹等物倆重恩
德何可勝言又言惟盟既定盡出周旋酹尚以來賴
多惶懼比蓋皇帝英明獨斷歆好再成社稷永安生
靈賴慶斡离不依准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

事靡已為永念于茲雖當官意惟願兩朝久惇信義
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
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
向融春律加裕震襟謹謝

宋少主新立誓書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姪大宋皇帝桓致書于伯大
金皇帝闕下昨行太上皇帝遣使趙爾結約請復燕
燕舊地交割之後著定誓書不踰月手詔平山張覺
招納叛亡歲輸之物從斯止以使賀允中致傳語二
字由此伯大金皇帝遣數路軍兵入境問罪大上

皇帝自省前非傳付神器適有大聖皇帝次子郎君
一路兵馬先到京城之下遂專差樞密院事李梲工
部侍郎鄭望之趨詣軍前代上皇引罪自悔告和乞
盟乃承二郎君遣使費到文字開諭恩旨如到日深
悔前非再乞惟和即委就便酌中施行今已計議定
可中山太原河間府南一帶所轄縣鎮以北州軍分
畫疆至別有地圖仍比至定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內
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當擒制交送已後至于
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三府以南犬牙出入
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外據往復國書伯姪施行

并廝係亡遼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
到并已後死亡外並行遣還在京今隨逐前去在外
接續逐處起發一無停匿為故河北河東土地每歲
輸送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錢一百萬貫以金銀
疋帛并雜貨折納無依前麁弱愆期以報重恩再結
懽好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天地鑒察神祇
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
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伏惟聖明永同重誓儻蒙
允許佇候回音今差通直郎試給事中文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沈晦右武大夫康州防

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王仲通充賫誓書
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别幅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少主勅太原守臣詔
勅太原府守臣雁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
北州軍已於誓書中議定合交割與大金軍昨者大
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信誓國舉大軍直至京畿
社稷爲念所繫甚大遂割三府以尋權盟庶弭兵革
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充易
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付此詔書遍
行告諭各務遵稟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

吟義同一家各宜爾居用保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
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
從內地差去者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奉大夫充資
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
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
袋路允廸賫詔宣諭咨爾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遣書指不及多七日
　宋少主與左副元帥府報知
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宋皇帝致問大金元帥移
賚勃極列軍前頃者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

情義至重偶緣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遂致權盟
變爲兵革屬太上皇傳位眇躬方閲旬浹皇子郎君
大軍已至京畿即遣知樞密院事李梲工部尚書鄭
望之備攄情懇復請權盟皇子郎君惇兩朝和好之
重特爲開允許以退師本朝尋以遣宰相親王詣軍
前相見土疆歲幣並已議定兩路賫軍金帛數萬至
多尚慮元帥在遠未知的實今遣使人同皇子郎君
所差親信尋詣軍前諮白惟冀早爲抽回軍馬免致
殘害生靈諒惟英懷必能洞照春首尚寒更加保愛
微物將誠具如別幅今差朝奉大夫充右文殿脩撰

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宋彦通武
翼大夫成州刺史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鄧抃
充河東軍前報和使副白
　別幅
　　細物五百疋
　　錦一百疋　鹿胎一百疋　金錦一百疋
　　紫絲一百疋　青綵綾一百疋
　茶五十斤
　　上等揀芽小龍一十斤　小團一十斤
　　大團三十斤

龍腦一百兩　椽燭三百條　薰香三百貼
右請撿留白
回謝書
天會四年正月　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
不謹書上于大宋皇帝闕下復沐聖私以御書見賜
諭言委曲存問稠重攜分异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
到太原抑恐河西兵馬東陸深入輒違攔約恭奉勅
旨非敢怠慢當司已准備族遣先來計議王介儒撒
离母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彥通等同去駐
會河西軍兵請元帥府就便指約次再立到誓約國
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歡
和必深曩昔據安置定圍城兵馬今月　日並勾抽
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于後輜重已
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真定等路駐下兵嚴行鈐
束不得虜掠燕京知院侍中統押漢軍增次待來近
以差人指約去訖伏惟聖鑒照察謹上
宋主回書
正月十九日大宋皇帝致問大聖皇帝皇子郎君萃
下書詞備興情懇春雪寒沍優壽近綱寢興之間諒
惟勞止所諭已准備發遣王介儒撒离母及親信人
與宋彥通等同去駐會太原軍前并請元帥府就便
約回河西軍兵勾抽處所圍城兵馬還營應在城側
近亦已退去于後輜重約回不許過河鈐束諸路劄
下軍兵不得虜掠及約去燕京知院侍中所統漢軍
截詳恩意備極周旋非誠貫金石義均一家安能復
通信好軫念生靈委曲如是感悰所集走楮奚殫誓
約國書實盡誠意願保懽好傳之萬年更荷英仁曲
垂惠諭誓心脩睦永慓至懷白
別錄
信使王汭至承惠及人參一十秤至於多感有少微
物同答下項
沉香山子五百兩作一匣
花犀酒盃二十隻作一合
玳瑁酒瓶二隻托裏并蓋全作一合
撥花犀注椀一副二件托裏全作一合
右請撿留白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不謹上書于大宋皇
帝闕下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溫諭
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和懽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

冬始質諸天神呪幹高不等永念同盟敢不祗畏近
知樞密院李棁等至懇以金銀闕數欲將寶貨折充
理當循從柰士卒華有失元望可否之間實難于心
後蒙示諭謂膚髮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恻倍
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兹細
故不終恩意乃於金内特減一萬鋌准五十萬兩兼
為講和已後大軍根取粮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
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鋌准五
萬未稟十萬段及上件所减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
四停之數仍於見交六停金一色内更許准一萬鋌

外若乞依所指五日賣送所在騾馬幸在京取刷肥
壯交送如或決難洪數當依臨畜例抵折起運前來
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勅
旨令從隨少寧專行管勾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
並真定府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取索充填欵下
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住見奉御寶文字增次交送
近者很被聖恩賜到内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
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藏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
轄三府見在職官内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
看搭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收留

内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宣内分明開指亦憑
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乾
文閣待制太平府充計議使副奉書奉謝

遣李棁持寶貨折充金銀書　係二十八日

大宋皇帝致聞大金皇子郎君輒有誠意幸加聽察
兹者大軍南来再均盟好恩義之厚筆舌難言賞軍
之物又蒙減定深見委曲懽和之意叙佩不已累日
下令於民間根刷金銀告諭之法不問奴婢親戚隱
藏之罪至於籍沒家貲專命大臣明諭禍福分遣庶
條廣行歛取再得金二十餘萬兩銀二百餘萬兩通

前已報之數金共五十一萬餘兩銀共一千四百三
十萬二千餘兩雖未足六停之數而實已竭盡公私
之藏金銀地寶生發有時鑛淘沙濆必以銖兩自非
中都寶貨所聚太平積累之久亦何能有萬數之多
也自此朝廷宴設止有丹漆之器而市肆飲酌皆埏
埴之資諒惟皇子郎君通明必知此詳盡而不在多
辭今者通和大事既荷成旨軍物色豈敢計較多寡
但以力屈財殫無可求索其肯吝惜以取疑貳若蒙
仁哲深明此情伏惟大軍旋旆且無留滞又使本朝
誓言永無虧失全此二美不亦善乎茲惟皇子郎君

之意必謂既以施此惠好亦要寬假圓融以盡終始
表段皆新好之物可及四十餘萬馬騾駞數不惟多
少類皆病瘦恐或不堪併與寬明許以續發佳折今
有府庫累世所藏珠玉犀象寶器等并金銀絲合等
物悉令知樞密院事李梲持去尚蒙容留許以准折
尤所顧幸一聽裁决也其餘細瑣令李梲等面布示
少微意亦令就達左右伏幸照察春律尚寒惟冀慎
白

又書

大宋皇帝致問于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
議方深用孚干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
物將誠今有寶物數件元係據出送皇子郎君軍前
令差李梲就便持送左右詳具別紙惟冀檢留白

別幅

珍珠束帶一條上有北珠二十五顆
正透飛鳳犀腰帶一條花藤匣絲盒全
金稜真玉注椀一副彙全
玉酒盃一隻金托裹玳瑁盒全
細鞍轡一副烏銀間金鍍柞子架坐全
琥珀假竹鞭一條絲複匣全

宋主為分畫疆界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比嘗具書署達清
覩復承翰墨深佩勤情詞意稠重味 不已心腹相
照了無疑間永同信約歡好益深所示大議已定豈
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惠減定金銀表段數目及許折
騾馬之數比擬曲盡周達事理尤見仁哲之用心也
金銀再取於民間根刷詳盡委無隱匿所得之數數
足不充遂以歷世寶藏珠玉犀象珍器等悉數持送
本朝所貴不啻愛重固物關意可諒此誠專有一書
布叙今李梲等持達更不再述惟幸孚察見諭中山
河間府差官分畫疆界今差官兩員付張邦昌下可
令分遣勾當三府詔書圖本更不候分畫先持去今
邦昌允廸一依所議定尺寸不齊處兩平允易施行
其真定府以南至黃河州軍應係官金帛已降劄子
付邦昌并逐處照會令盡數交送先遣去女樂百餘
人本示通和一家之意今來放還自非皇子郎君行
英豪邁其誰能欽嘆欽嘆李梲回珠玉等物已承留
納聊充贐路之儀豈勝感愧賞賜數議誠以公私竭
盡無可取刷候軍回路通四方計置逐旋持送尚冀
篤明有以裁處其詳具前幅不復多叙春寒氣候

未常惟冀加衛寶寢白

上宋主書爲二月一日夜犯軍營事

大金皇子都經畧處置使兩路都統斡离不等謹上
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今月一日夜四更時有步騎軍
沿孟陽河東西三處北向奪橋詣朝又大軍營西南
劫陣前來當司量差兵馬隨路禦逐曽未逾時殺傷
兵卒泊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
兵馬又從何來願示其詳李梲王汭所計議事亦望
端的垂諭日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
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

宋主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子郎君比者大軍遠至京
城方懷憂恐乃承寬仁盡洗宿愆許脩新好獲安宗
社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觀察王汭来
審所持肅王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
荷恩意自非敦懽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
未盡明白謹依来旨悉從改易并交割三鎮詔書初
二日早方欲坐朝遣来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
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事因繼聞輙至大
金軍前不勝哀駭尋遣人根問指約至暮乃知姚平
仲率亂城外諸路軍馬作過尋令勾捉緝本人来回
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
之士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者形迹可疑恐
相協助已先行出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
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
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敢盟頃大軍遠来逼近京城
惴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便有負約之理二也寧
相親王特遣詣軍中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
至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
皇子郎君仗義而来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

亂兵故當日未敢遣使人便還深愧遲滯尚冀深照
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復有渝
今差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虚中持書布叙并賫所換
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諒惟洞照白

又書

大宋皇帝致書間大金皇子郎君特承書翰銘感甚
深所示初一日四更有軍兵輙爾犯營寨初聞甚駭
寢食俱廢更蒙垂問但切悚惶已令根究盖是兩兵
初来貪利要功統制姚平仲妄作生事見拔身不到
候捉至明正典刑李梲王汭所議事一一如来意一一

當報候王汭看定文字了當同遣人附達賞軍物亦
在書中備細陳聞和好事重既荷周還切望終始成
之白
再上書別索犯夜者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离
不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誣神瀆明
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援特承
遣知樞密院事李棁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
越以代上皇引過求誠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計議從
尋舊好盟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顛

覆生靈塗炭遂用解圍至於四面圍館屋宇都無所
毀及改黃河更不為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
交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如此大議結以至
誠則誓墨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祇畏豈可背違何期
俟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違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
今日之為所咎安往遂使師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
人使王汭回狀審皇帝召見面諭言輒流涕及承所
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姦臣姚平仲
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反陳所不敢舉者三詞意懇
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強弱之

勢禍福之理徒以兵殘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
帝即位日淺斷不自衷而宗廟社稷幾為此輩所陷
實可傷惜乃令諸軍特罷攻取仍依已立誓書一切
為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
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為質決是無所顧
惜輒敢有此陵犯更以皇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
軍前并於太宰李邦彥樞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
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時發遣外據
歇下騾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
要示今差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點提點王

汭安州團練使耶律寧充計議使副謹奉奏聞謹白
宋主遣報謝使副回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掌遣計議使副王
汭耶律寧同守文虛中至伏承書翰辭情懇屈深佩
恍識兹者大軍南來自抵京邑款講舊好許約盟書
宗社載安生靈寧息是皆不貲之恩懷感何已使節
往還既同駱繹和好之孚誓信彌堅豈意城外軍兵
輒敢不遵號令妄舉甲兵夜犯軍寨以卵投石自取
敗亡初聞驚駭不知所措惟恐貽怒皇子郎君來責
敗盟之咎疑似難明煩辭何益今者乃蒙仁哲深諒

此情自非曲示恤和之意何以能此愧謝之深言不
能究且強弱之形多寡之勢三尺之童可料而知以
弱敵強以寡犯衆雖甚愚者皆知不可况講脩睦今
将一月彼此相照人事已成豈忍以目前小利久遠
之計而違其初心哉此理灼然不待辨析又且心膂
之臣手足之愛為質軍中寧不愛惜前書具白已蒙
垂照且聞軍兵聚集約日攻城嚴令一宣尋即退散
既欽約束之盟仍荷恩德之厚所諭皇叔越王駙馬
曹都尉同質軍中并於太宰李邦彦樞密吳敏二人
内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定疆界同時

發遣事曹都尉令謹遣行昨者城中軍民數萬伏闕
詆罵宰執殺戮官數人兩日之間輔臣罷免甚衆大
宰李邦彦已屢乞致仕門下侍郎趙野亦在假不出
中書侍郎王孝迪左丞蔡懋皆罷政事樞密李綱除
知大名王汭見止有樞密吳敏新除左丞耿南仲新
除樞密宇文虚中及李梲四人在列事至於斯惟有
誠實若皇子郎君不念孤危之迹不諒哀痛之誠雖
磬竭語言無復可望憐蒙矜念許存趙氏社稷保全
億萬生靈敢祈大恩存留見在執政官粗立朝廷稍
安衆望即欲除張邦昌太宰且令前去交割地界或

更遣門下侍郎趙野為質亦取高裁惟越王以叔父
之尊平日每所奉侍以姪遵叔情理不遑已遣曲肅
王樞前去幸依元約只在黄河所有康王却望先次
遣回以副手足之念姚平仲逆天誤國誅殛是宜比
令回違根尋已聞隕於鋒鏑凡為執政事涉可疑雖
領行營之權實無結構之迹雖自臣下違命要功亦
由朕躬有失照察懇負愧怍無以自明尚冀廓山藪
之容俾獲全君臣之義止從耿責庶免嚴誅况邦邸
軍役失守尚蒙放還在於近臣終祈矜免所諭騾馬
金帛事已納金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兩銀一千四百

三十萬二千六百兩緝一十萬疋表四十七萬疋絹
盡府庫蓄積仍斂民間所蔵盡數於斯無可再得只
候軍回之後道路稍通取之四方旋充元數騾已納
六百頭馬五百四十七疋之外餘皆尩瘠疲羸不
養在城中縱使有馬千餘亦乞留為禁衛事至今日
豈敢不從荷再造則天地同功蒙一遺則社稷立隕
真可投誠且質盟言有無幸今日之矜容覩他時之
改悔後或有違誓約不顧大恩天實臨之禍敗不悔
今遣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虚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
充報謝計議使副緬惟英明必加孚照同

上書兵同差使副代辭
天會四年二月八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
都統斡离不等謹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
專征以太上皇渝變盟誓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
皇帝嗣位再請脩好遂依元奉詔旨所中計議著定
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實懷
疑情乃蒙宸翰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遣同氣近姻
之質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為比且自
大軍之來貲索頗多上賴聰明下憫民庶事不在已
固非樂為竊惟兵人一凶狀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
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為福今茲大計
已定而後無以離事為念惟祈永惇誠義共保生靈
又承所賜書內該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
仲死於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餘幸執近聞未逃罪
免者甚衆既聞茲命敢不孚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
遵號令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
貴朝社稷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頃是
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悅
衆志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鋌銀一十萬鋌
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歉下金帛頭
疋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送今方言還非不欲
詣闕展辭少叙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
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韓昂薊桂州管內觀察使
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
奏辭以聞謹白
別幅
人參二十秤
宋主回謝書為放還康王及減免金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使崇義軍節度副
使高安仁隴州防禦使耶律忠來承惠書翰豈勝愧
感之情比者大軍南來獲脩盟約信義之重情愛為
深嘗遣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詣軍帳前以示誠懇
之實萬年之歡永以交孚不期姦臣誤國邀功生事
輙出士卒夜犯軍營初聞駭愕實恐有害盟誓且以
短書備叙誠懇伏承皇子郎君契同一家深照悃愊
且知臣下之姦非出形躬之意解疑息怒復圖懽和
既寬責問三軍之士亦罷攻圍感激之心言何可既
承諭本不欲貴朝有威迫之危故更不移前定稍有
變渝新以限可為定果能永惇大信將來別有裁酌
味讀再三深仞美意康王留軍前幾月極荷管顧今

蒙還歸甚慰顒顒更承藏金萬鋌茲爲厚恩益於叅
存姑此叙謝言不究悉
又書 乞寬限送納實物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茲者危難之邦既
蒙恩於矜貸纖悉之懇敢避瀆於再三昨若李棁續
起金二十萬兩其金俱係拘刷到民間犆稍釵釧器
物之類旋行折剥鈕鍮遂有折耗實起發及十九萬
四千四百兩係欠五千六百兩續起銀二百萬兩內
金有欠數却起過銀二百八十四萬二千六百餘兩
係大起過八十四萬餘兩至於都數之中更減免外
通計所欠之數甚多又有騾馬名件不一茲審大軍
將還理當送納屬以城中圍閉道路不通至於掌管
之人亦多逃匿若會見備細實數又須數日逗留致
望矜憐許令於軍行之數逐旋筭計送納三府地圖
本合通作一本又緣中有真定府路邊鐘不齊曾令
宇文虛中面懇英聽令只作三圖繪畫其分畫界至
自有里堠分明踏行之時一一可見今若城中疑阻
不保朝夕尚與終惠俾早安寧至於纖悉曲折有雁
副未至之事凡百皆望矜貸此後比至交割願封金
帛騾馬未了之間應有往復文字當親加點閱達于

聞伏祈照察白
謝宋主餞禮書
天會四年二月十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兩路
都統斡离不等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比者已復
舊好佇議還師伏蒙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軍中
賜斡离不等茶果龍腦酒藥弄差去使人韓昂齎等
復回承賜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旨稠重
昭宣大佑仰佩聖意曲禪底裏欽領之餘尤增感刻
當司逐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
社稷載寧生靈休息今差靖江軍節度使高僧奴隴
州防禦使大迎充賀少有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
謝以聞
別幅
人參一十秤
宋主遣計議使副書 乞免割三鎮更增歲幣等事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王子郎君比者駐軍近境屢
致尺書旋斾踰河嘗馳信使春和届序福履增隆既
篤好之復脩宜誠言之盡布太原中山高陽三鎮雖
限大河大遠京邑其間有遠祖陵城太宗祠宫在於
子孫忍不保守高陽一帶稅賦舊以妝在納銀絹數

中令復重劃疆封非敢有愛惟河外人民不安生業其間親戚境土相隣一有往還動干盟誓所憂小事馴致大愆今欲更增歲輸銀絹以代三鎮租賦兼前未犒軍金銀表段騾馬等除已交過及將府庫珠玉等並已送納向來使人回許盡充折雖行減損餘數尚多僕事平取之外郡而累年以來用度窘乏其華之後又益空虛若取於民必生變亂前日汴城之事憂悸至今況自頃時歲幣竭懸皆因燕山之後民力凋殘盜賊縱横公私勞費金若歲輸金帛雜物又復補發犒軍餘數物力不逮恐失前言所有歲輸百萬

折為雜物名件瑣細道理阻僻每歲困竭民力故不能兄已令使人一一回達若許折為綿却帛令孕處依舊設置榷場許通商賈販賣庶得兩便其利又長若必能補此難定之數則力所不能豢陳常在恐非和好之意望加照察兼昨蒙貽書許以果能永敦大信將來別有裁酌使人傳言亦諭此意今若復露情實隱忍不言雖從一時之宜恐有後來之悔況高明英偉惟義是從想逹慨然寬其追遠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王雲定國軍承宣使曹曚充軍前計議使副專書為懇尚勒保祝益介壽祺白

又乞放肅王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春暄伏候福履具宜比遣肅王餞送還師期渡大河即令先返今聞行李已過邢趙夙夜俟望未聞還音又聞肅王乍踐履跋涉寢食失時宜近藥餌手足之愛實切于心今差使人躬詣和門懇尋前約早使還歸諒守盟言必無留滯今遣王雲曹曚充奉迎肅王使副專書為懇向與保綏白

宋主與左副元帥書 在高平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元帥移賚勃極列迭關高誼

未覩英標兹再請於懽盟獲永依於鄰庇興言戴戢未易敘陳今因分地界官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往軍前親解玉帶一條真珠雙圈繫勒白一副遠將信意并令皇弟康王亦親解玉帶玉魚一副同致謝臧緬惟孚察白

回宋主書 謝宋專遣報和同年一牒

天會四年三月　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釁即復尋盟爰遣使以報成遂致書而為問更多賜遺已劇感藏所有事理別差官賚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律正融佇

臏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伯男食邑
七百戶蕭仲恭朝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
郡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
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元帥府與宋三省樞密院事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日簽書樞密院
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次賫到大宋皇帝
聖書方知河路軍已至京師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
復講歡盟許以退師若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當
府元奉宣意不協然以盧河北軍前別有續奉宣命
蒙自太原前來攻畧至隆德府不伏招諭縱兵攻下
曉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朝廷未降旨揮
難便例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才候
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
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
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勿以隆德威勝軍府并屬縣鎮
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多方誅害前件軍府
官員引惹生事儻有如此難保忱盟外據路樞密專
來文割太原府至界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
驗

天會四年三月　日

與南宋書為太原府不服交割

三月十七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謹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
賫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
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至今月初四
日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住帶計會允迪宋彥通賫
虎實同當府差下官自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
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其何偉來到軍
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
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
退師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委無
疑惑律正臨和爾臏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
宣謹白

元帥府再與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
進攻招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
定之後准大宋皇帝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等賫
書前次報與河北路軍前講和請定割太原中山河
間三府已載誓書却為前件州軍不在來書除申奏

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遂處差下官員依舊管勾其事
說諭報和使都刺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安府路戶
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
府拏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仲子儀等透身前來又據
威勝軍司錄王孝忻稱採知大宋人馬侍來本軍收
拏以此走來才待移文理會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
游騎來報幾到團栢鎮南不覺撞出南軍擐帶衣甲
衝突先放弓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軍人一名問稱
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駐劄著須全公
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稱有所奉旨

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攻畧下處
所並係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便縱軍
兵強拏留下管勾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誓約
況當府重兵本爲分畫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所
銷草料須因土民自繳人民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
人拒抗不服以至軍兵忿爭又知諸處救軍前來不
免遣軍譏採致有累路居民相驚作過凡此等並關
引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此若不
移文理會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文大宋三省樞密
院到請照驗前件洲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
畫未見如何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
早具端的公文回示故牒

天會四年四月　日

宋主回書（係因使副蕭仲恭趙倫回所附黃絹書）

四月七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重尋盟
好當脩往問之儀申遣使華來示交懽之意允懷信
義良用嘆嘉方此清和勉綏福祉白

黃絹間諜結搆書

大宋皇帝致書于左金吾衛上將軍元帥又都監耶
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敦

信脩睦百有餘年邊境宴然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
有兵革鬪爭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
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于中國誓和之舊義
當興師以極顛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擅命沮遏信
使結納仇讎賂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
祧委棄不遵人神恫怨致金人強暴敢肆陸梁俶擾
邊境遠於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
非因咸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
德思大遼舊好輟食興嘆無時暫忘凡前日大臣之
誤國搆禍者皆已竄殊思欲興亡繼絕親仁善鄰以

爲兩國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能達而使人蕭仲
恭趙倫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
之德與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爭國人
無如金吾都監太師者適詣至意良用忻懌嘗聞金
吾都監太師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
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
日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
然則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則至忠
矣宗室之英天人所相是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
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大師同

姓之助雲中留守尚書頤忠之佐一德同心足以共
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
時不可失惟大師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倫
面道委曲天時蒸溽更冀保綏白
靖康元年四月　日

宋主再乞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六月九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
帥本朝講隣國之懽累年於此矣歲時之聘金繒之
奉所以結好於無窮者禮未嘗有闕而日加於前謂
宜共保懽盟萬世永賴比因邊方邀功生事遂致傳
檄連兵構禍深入郛甸深惟屬階生自叛將而首開
邊隙者乃是時主兵之臣原其誤國之罪不可勝誅
既正典刑以謝天下矣皇子郎君尋承通好以致退
師固常遣使申諭三鎮及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而
三鎮之民以死固拒且復憑戀堅守不下大朝雖欲
今固不能使之必從再念邊隙之啓在於往年之
誘臣而茲用兵之端不自本朝之今日兩國之人被
堅執銳皆以忠孝各爲其主乃使暴露原野肝腦塗
地恐非上天好生之德亦非彼此愛民之意是以復
遣使介請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其燕雲舊地則不

敢有愛用使南北之民各得其宜上合天德下當人
意永享長久之安利固亦仁明之用心深惟忻代之
師專從統帥想於議祖之事或未詳知重使來師淹
留吾地茲用闕命專從使詳告本末想惟聰亮亦所
樂聞有少禮物具如別幅

真珠蹙結束帶一條

左副元帥回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
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祗受緘封既審
示其悦悰疊承遺以聘幣理宜復辯迺具幣章謹按

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
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措
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服
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反云戒所過不得敵
還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克
易退予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云非自本朝之令自
失信如此誠負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已言之事何
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啓在往年之姦臣今復
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擾太原目下又勝人馬前來徒
使愚民遭罹挐戮此實可憐繫自于淮的非仁明之

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為後悔當府已具細申奏取
候旨揮次仗惟照察律破微涼佇冒多福令因閤門
宣贊舍人張亢回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兩路元帥府差官問罪書

先為遣使人蕭仲恭趙倫報復劉三鎮回投黃
絹書及三步中紬自分印結構間諜之事條足
告發

天會四年八月十四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
副元帥皇子右副　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
因起釁以至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退冒尋盟之
計用申割地之言敢後事固稽留以俟諭變況上皇
之釁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恩再造之恩可忽輕
忘之意既久保有成之信盡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
解嘗行制送今則反假土民之固圍更張軍勢以解
劉該事難固昔日安在迺若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
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語陰傳借構之文啟緘前非
又在今日爲此尋申遍朝廷奏到宣命該據茲釁惡
更瞞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
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
副前去若深悔前非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太

少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
即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
白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郵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
撒離母與差來宋使通部拄等同報講和借鎮者
意續充廻至兆言交割太原府請先去計會本府
官員開門仍遣部拄復報依准施行去時尋差附
奏切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
德結絕信使事至于今蓋邊臣與執政通連邀功

所致具此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
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有詳和
事未審能保領以永敦大信是為長計亦委具此
附奏去來
一遣郝抃回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
廸如何不行交割却稱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
命在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後致難闕門衆姦細人
等處　獲得其真定府劉鞈書云李綱密奏聖旨
委令堅守隨宜措置當府為數處議同及路允廸

告乞申覆朝廷諭以允廸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
位今次決無再有渝盟定是姦臣依前邀功所致
若欲申稟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廸曾經奏審日
後更無求耗此上量摘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
西京前次太原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衆來援府
足仍先發釁端事不得已遣兵迎敵並皆掃殲又
於七月遣到張充計議三府續發大兵節次前來
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穩誤敵情潛畜毒惡
欲解重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須懷詐和先於郝抃
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切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即
屢發大兵來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蔽蒙
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遇從來舊好慮以止圖益已或不從本朝
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衆此右許貴朝謀便終歲連
兵又佀今日頓不聽納姦臣乞以至誠脩睦勿虛
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大金利便兩朝各有
益國決千萬年
一若欲往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賚書內事意施
行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關達事理

一當府依准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汭等充問罪
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却官回來洎到太原其
人等猶未還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
廝是為已密令堅守猶有謀圖憂故指人使不早
過界緣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却為終不
從順於九月三日忿怒縱軍攻取盡時使下闔城
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并男
決二人為是故違再結權好為首柄定府人不令
依准文劄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
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

唯守候家僕乞賜發遣更慮姦臣奏言張孝純是
爲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懷武聽納終難杜絕渝
盟必難休和若是依准發遣今後姦無敢再犯須
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宋遣和議國信使副書

七月　日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
下昨日吉發知有緘書姦人作僞何所不至若兩國
通和怗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構造意
在離間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朝特加洞照遣
王雲去面道其詳

王雲呈覆

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
皇帝許再結惟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
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
行竄逐專遣使三番陳謝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
子郎君三鎮有本朝太宗皇帝行宮祖先陵寢在內
及諸州民情眷戀若行討伐百萬生靈性命可
憫欲以稅租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歲
幣銀絹五十萬每年共計八十萬又犒賞金銀初承
示及大數當時欠少契勘的實爲報尋以庫藏初
有及宗廟器物又搜索民間只得已納之數已荷皇
子郎君矜察量減金銀表段及許以珠玉寶器等充
折大臣又不曾開具所折之數後來取於外郡亦以
目前姦臣用事費耗略盡今罄府庫應副犒軍之用
恐必不能如數實出窘匱若不披露又恐食言晚久
今盧惟皇子郎君仁明裁恕減免其歸朝官昨已指
揮發遣亦緣姦臣奉行稽帶今令所在隨遠近津遣
前去自大聖皇帝通好結盟中間本朝姦臣誤國致
煩用兵來城下荷皇子郎君傳大金皇帝宣命許酌
中講和今增歲幣銀絹代割三鎮減免犒軍物數則

恩深厚珠玉幣帛不足以昭致謝之意兼此日皇子
郎君曾樂言下項禮數今惟大金皇帝開境數萬里
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衮冕等物爲謝及令使人
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
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已上物儀候得
皇子郎君允許增歲幣代割三鎮及減免犒軍物數
書即專遣使齎詣大金皇帝闕下右謹具呈伏望皇
子郎君體亮本朝皇帝遣使三番告求和議免割三
鎮等事特賜垂允大軍早回恕貸真定等處生靈之
命乞令雲等先回奏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九月　日和議國信副使武翼大夫馬識遠呈覆和議國信使太中大夫試禮部尚書王雲

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鎮增歲幣書

靖康元年七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以三鎮歲租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聽亮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白

左副元帥回書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已別遣使大金皇帝者竊見大朝凡有事繫于闕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輒自施行但不如貴朝體例如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蓋不敢擅爲接引外三鎮堅守事粗知子細今來却稱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詳意安在若欲以税充歲幣肯於從初議約交割以立嚴誓嚴誓才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從然以僞計苟望歸復縱不克遂須幣士民覩其大原誤於前謀堅壁不降盡遭屠戮此之事節猶未理辨況先使已降聖旨遣使間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已去書意分白來報仍自今後似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空勞往復律正極涼伏冀多福今因太常少卿陳之祥等回專奉陳謝以聞

宋復遣使告免割三鎮書

靖康元年七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間常遣使咸得反覆往布斯誠諒惟深察情義既接和好斯通初兩軍元帥許割地而盟闕大金皇帝有

刑中之語因知令德信是寶鄰况而太原生民嬰城固守雖遣大臣特詔戀土終深遂致攻圍之師不免暴露於野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啟偃急難之義雖非元約乃亦常情事須改圖可令永久願以賦租之入習以歲幣之常還守舊疆何違信誓盡除疑梗幸不置於胸中雖有短長冀亦忘於度外如其聞可將見平寧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可保千年定如一日上符天道下順人心竊計高情實同至願有少禮物具如別幅今差秘書少監李若水

別幅

金箱玉透犀帶一條　玉酒器五件

瑠璃器一十五件　瑪瑙器一十五件

玳瑁器一十五件　珊瑚七枝内二枝

沉香五十兩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請檢留白

回南宋書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鎮比至立了疆界已前于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管應當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為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誓大宋皇帝自為渝變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承事目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由此而言則罪歸於臣下也豈共事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知所言孰是可取又來書云願以稅租之入增為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鎮之地土人民既割為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況聰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發遣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不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樊府唯貪犒賚之用且官兵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尚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惑之深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回程幸望高懷從其契悃織寒偏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回專奉書承謝

宋宣撫判官書

九月十五日朝議大夫充徽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東路宣撫判官折彥質謹遣修武郎吳革修武郎李枕致書大金元帥國相閣下彥質聞和久而不能信則必戰戰久而不息則必復和自簡冊所載多矣不特今也自頃兵連而不解三軍暴骨已歷三時此亦上穹悔禍兩國結好息民之時也恭惟主上皇帝恭儉愛人出於天性視民如傷無此疆彼界之異二邊構兵非其本心凡近日將相大臣弗克欽承輿夫謀國不臧為天下生事者皆已黜之遠方永不復用彥質亦新命來與兵戎之寄陛辭之日仰承聖旨深念生靈蹈塗炭至勞寤寐惻怛之訓丁寧切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比遣信使三輩王雲等躬詣大金皇帝闕下遣揚節度使及燕雲中軍前且道永結歡盟之好計其道理當已有達乎國都者又會闕下遣

揚節度使至威勝軍前邀吏以聞此固以契主上皇
帝聖心之所惻矣已聞臨遣官係往迓信使又飭邊
吏日俟動息其誠意端慤亦可見矣彥質以不材謬
當斯任切料天地鬼神已有休息生靈之意故兩國
皇帝各形至誠惻怛之心棄捐細故永保大和斯民
大會可勝言哉彥質與閣下俱在疆埸備各能體國
綱戒守兵之官按兵不動勿相侵擾以俟盟誓之必
成和好永結則北方軍民必免鋒鏑之禍流離之苦
其受閣下陰德大賜豈有窮已伏想仁明必能垂聽
同然而不疑也秋氣已涼伏冀善護寢飯以介福履

謹奉狀布執事不宣

宋謝過書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
元帥近者李若水去想已伏謁麾下奉書以道其略
遣使以陳其詳諒惟英明特加用察昔在潛邸講學
惟勤其於政事一不與聞恩蒙內禪驟覽萬機適當
多事之擾擾未嘗諳練不免大臣之獻納悉以聽從
無何姦邪輒生詿誤遠言章之交擊方悔悞於前非
隳加竄流使瀕於死然亦晚矣追之何及惟國相元
帥器度宏遠智略沈雄他邦之人莫不欽重回馬荐

至情義藹然感憮之私言不能既或聞統衆入至真
定當遣請和之使往詣闕庭當蒙從欲之仁各安疆
埸幸收兵而靜謐必俟命於斯須頃被初恩更祈終
惠克符顒望豈勝感銘

別錄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令館伴蕭實專
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
元帥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　果子四合　茶一合
風藥一合　白花蛇一合

右請檢留白

宋宣撫司牒

大宋宣撫使司牒大金國軍前契勘日近准朝旨已
與大金國講和約束諸道不令進兵及於九月中旬
大金國所遣和使赴闕去訖近又據河北路關報稱
所有大金國人兵昨曾在真定府等處日近並各未
闕抽回詳此兩朝信約固以聖明兼不住承准朝旨
惟務約束不得生事日近據汾州平陽府等處申報
各有大金國人馬抄畧致人戶驚擾不安深恐緣此
有害和議須至移牒者　牒專差人齎牒前去請詳

此迷行約束彼處人馬務在戢斂各守信約無致抄
略驚擾致有害兩國請和大議謹牒
靖康元年十月三日牒
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河北
河東宣撫判官折
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河北河東路安撫
使劉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种都部署司回牒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宋
宣撫司准來文云云須議回文　契勘會近奉元帥
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令月十五日占鎮真定府先鋒
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誘令月八日攻下當司想其
真定必不頓歸蓋以大軍攻下一同汾州況近日元
帥府已遣使往貴國問罪雖知前去至今尚未回來
是致大軍未閒抽回今承來牒既與議和歷是貴國
自以諭變前盟為罪添割地土請和交過本府遂致
關門引納重兵撫馭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
軍縣鎮寨關監亦宜速旋交割接納王師益協所請
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
恐貴國不獲安便自茲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

司到請照驗施行
天會四年十月　　日牒
宋宣撫判官書　此書不答以其僭越無禮不足與論故也
十月十日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
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官折彥質謹遣脩武郎劉寶致
書于大金元帥國相閤下彥質聞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此言小忿不廢大信也今兩國構難逾三時矣而
信使數馳禮聘交修則知王者舉事信義為本非若
浮常爭土地務殺伐之流可比方也故日者輒以尺
牘具言本朝丁寧懇惻之旨竊惟上天悔禍欲令兩
朝皇帝捐細故保大和其指甚明僕仁人也既之蘇
秦犀首之辯口以反移從約又無酈卿齊虜之誠心
以感動物蒙徒以區區之志闒瑣之論側聽逾旬無
所發明懷不能已復進強瞽夫好生者帝王之大德
也體國者人臣之至分也故上有不忍之仁則下行
安民之政上有不貪之惠則下盡無求之節況於居
輔相弼諧之任當疆埸爪牙之寄不肆欲以窮取恠
內怨而反物此固賢達明智挺立古今之表者故閤
下胸中素定而兩地之人所望于閤下者也僕於平
昔竊欽高義幸得彝納清之職居預聆之地望旌旄

而係心關金鼓而增氣令信使入朝詔言方洽惟殉遠圖以荅天意幕府所以日夜驚勵切戒 吏恬馬自識義不當以又使北向而關弓者也今游騎驟駸時獵於近郊細民無辜或困於劫執彷徉乎雞肋之獲而忽形乎丘山之重竊仰閣下之謀猷義不出此意者偏裨未達兩朝之大計也伏惟閣下以高世之才居特尊之位舒慘歸其嚬笑安危係於靜作號令所留草木攖然亦何惜隻使一箭之令使兩地生靈得以泰然歌詠閣下之功德無窮之報施者僕雖不才願附羊陸之義惟閣下裁之不宣彥賢再拜

宋優遣使謝請和使書係楊天吉等間罪回

書

靖康元年十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皇子郎君累常遣使相繼奉書今已淹時必關繫意雖難盡言亦頗周 儻爲嫌思必加乎察大抵誰人無過貴 自知旣克改於前非當徐觀其後蹈昔在東宮之日但歷覽於群書逮登寶位之初乃乍臨於庶政姑聽從於宰輔不億度其姦欺雖悔臺評[illegible]加憲責静言旣往雖悔何追今者惠書意皆切理但三府乃祖宗之地況本土有陵 之廟當務安寧乃經驚擾與言及此爲緒無聊雖殫累百之詞更致再三之懇是高明之德易知愛孝之情當 恒而和式見色容之量旣敢而與尤爲特達之恩學有破當終期報稱初冬尚寒更希保護大宋陳謝請和使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及之等

別錄

青綠綾五十疋　紅錦五十疋
鹿胎五十疋　合錦五十疋
藥一合　龍腦二百兩
荔枝一千顆　生薑五十斤
乳糖獅子一百顆　棖子五十對
邵州蒲桃五十斤　小龍團茶一十斤
大龍團茶一十斤　李子正焙茶一十斤

右謹專獻上國相元帥伏惟令慈俯賜容納謹具狀申聞謹狀

回答書外事件

一諭及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令取竄勘會議和文字別有貶竄此亦試如來諭盡緣初曆傳國姦邪未見刑誅之事雖以遽加然

亦不久漸逐不令在內今則或竄或誅既已久矣
後以不明繼用吳敏李剛吳敏則爲少宰李剛則
知樞密皆居要地親執政柄不知元乃蔡京蔡攸
之黨陰相交結欲報蔡氏之恩希冀復用其所妄
作一體蔡氏其所稱密奉聖旨皆其專輒所爲承
信使面出帛書半印見之悚然豈不慚負此吳敏
李綱相協爲之初不加察爲所詿誤昨因言章交
攻因先遣李綱在外爲宣撫使雖是總兵其實不
令在朝然吳敏猶爲少宰中外相應爲姦不已自
古將臣總兵不從中制故得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所以李綱在外擅自發兵若論誤國之罪可擢二
人之髮今則吳敏李綱皆以竄逐遐裔
一見諭願不聽納姦臣至誠脩睦此乃善言見誨德
意甚美豈勝感服大抵天道昭然咫尺可畏況爲
人主臨御萬民一言一語何可不思既許講和賴
觀其後
一天下之情遠近皆一睽間則疑生和會則疑釋兩
朝構兵初因睽間雖有使人去來書辭往返然言
不盡意未免生疑惟在聰明深加孚察
一承差信使人未至本朝聞先遣二人持牒威勝軍

界威勝軍小處不敢便申朝廷先申宣撫司是時
宣撫李綱身在懷州見牒有問罪之名知罪在已
畏懼朝廷必治其罪於是巧說遣延不以聞達其
後威勝軍奏到即便時發遣接伴在河陽等候多
日不聞來耗朝廷再三催促方知軍前信使入界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若非李綱扶情豈有稽留之
理
一蒙遣張孝純家屬垂情講好蓋亦憐無罪之民爲
首就誅宜可矜也已孤之旅使悲號而載路宜慈
惠之動懷彼微類何見以除況威名已著于遠聰

明幸察旨意無犯
一亡遼人有未發遣契勘亡遼人在此遠近有之其
有官人皆是額外添並不令管勾職事無補州縣
徒費祿廩自欲發遣非所占吝向者發遣正在擾
攘之際寇盜縱橫塗路艱澁多遭擄奪亦被殘害
致老幼失所深切憐憫一等生靈更無彼此只候
通和既定兩境帖然即皆給遣人安穩發遣

元帥府書 以黃河爲界

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
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

當爲辭然不肯服罪致煩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
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十六日已
到澤州界不住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渦
黄河不拋船栰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以洞悉截惟
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黄河爲界終不能久故今議
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来自河外者
不選甚處人民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来並合
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之人亦議定自河外見在兩路
来下州府官員兵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来
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託一面先具元所聽命
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爲遷延竊恐別招
悔咎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
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李業撒离母前去奉書陳達
不宣

李若水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奉郎
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若水
准勑再差充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與告和使
知樞密院事馮獬同行今月十五日起程賫奉本
國皇帝交割三鎮國書曉諭三鎮勑榜及詔路允
迪張邦昌依元約施行文字竊恐遲滯若水已兼
程先来差使臣王深尹宣蔡松及丘吉呂青前去
軍前報信伏望令慈特賜照會施行
靖康元年十一月　日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
參議武翼大夫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王倭狀

大宋河東大金軍前告和副使徽猷閣學士朝
訓郎隴西院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若水

馮獬狀

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安西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紫金魚袋馮獬
右獬祇承朝命恭造行臺犯冒威顏冀尋信誓敢
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二境兵戈庶有息肩
之漸兩朝懽好並握手之期冒昧而来爾聞以
請獬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先朝幾死山邦之
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備
告和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謹具狀申大金國
相元帥伏候令旨
靖康元年十一月　日大宋告和河東大金軍前國
信使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安西縣開國子食

邑四百户賜紫金魚袋馮獬狀

宋主書告和願割三鎮

靖康元年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專馳使介遠布悃誠令春大軍俯臨郊甸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大金皇帝子元帥奉伯大金皇帝爾中之命特倍鶴好尋報知大金國相元帥並令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宗廟再安生民賴慶乃割三鎮以謝德恵既而諸州民情愚執群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時月益練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盟豈敢輒易果煩大軍来詰茲事中外震動

不遑寧居禮既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令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永保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雖喻自此傾城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殃禍今遣知樞密院事馮獬崔閣學士李若水充告和使副緬惟英哲必惟矜從寒律方嚴倍加珍嗇白

一令來交割三鎮並依令年正月誓書已詔路允廸依應施行其交地官就差滕茂實

一交割三鎮處人民堅守已出勑榜告諭開門其師臣守令以下官吏兵民及其家屬財物并客旅道僧隨行物色允係内地人依令奉貴朝曉諭發回更煩詳諭所委官員如欵施行

一交割三鎮論令開門右甲兵稍近即人心疑懼莫敢便出須煩令青移兵近北稍遠止令貴朝官員好語說諭即人方安心兼若擁併而出顛沛於路無不受艱辛不備役令其収拾如約而歸將來發遣北地官民敢不如是

一北地官民已委隨處提刑責知令佐隨遠近次第盡數發遣仍給盤纏差人防護至界交割

一犒軍犒設兩軍金銀初大軍到城下庫藏所積既以罄竭遠取宗廟祭器及宮中器物又搜索民間雖銖兩之類亦已罄竭至如宰相及百官所繫金帶並括取不遺無止得昨来已送之数後来取於遠方州軍亦是日前耗費盡今盡底搜索止有金二萬五千兩銀三十萬兩見續次發遣自知微細不足犒設諒惟特加矜念貸免所欠不勝慙怍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幽燕特承大聖皇帝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為不足手詔平山張覺

招納叛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禮遣執政以下懮告為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帥雖已撫定威勝隆德汾澤高平等處為念大義已定秋毫不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為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至報諭恩義被姦臣邀功復便聽從依前附使間諜大金功臣及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新割州府堅守不從及承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李董撒离毋琉間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語愧汗愈增

今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割黃河為界請國兩朝安便所有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先知太平府詹度湖南安置陳遘見知中山又係在遠及不知去處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賫送詔命令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以立信書今乞早為班師以安社稷至願至懇白

今具下項

蔡京 責授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已死

童貫 責授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已誅

王黼 責授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已誅

李綱 責授節度副使夔州安置

吳敏 責授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馬擴 非係真定州路廉訪使今不知存亡

詹度 河南安置

陳遘 見在中山

張孝純家屬 見在徐州或南京

河北河東兩路州府軍縣人民 河東聶昌前去交割 河北耿南仲交割

弔伐錄上

欽遵王建古畫藏書

聶昌說諭河東士民

昌啓守土之臣自合遵奉朝命令守則守令棄則棄今既有勑書令割與大金何必區區堅守即令若堅守則必招大兵攻打殘破應河南官員軍人百姓商旅既不得南還而土人又不免屠戮之禍何可遂復業耶況於京城危迫如此方籍交割以退師儻若稽緩豈不誤國大事今交割兩路河北則差耿門下河東則親賫詔書朝廷危迫之意可知矣昨者備坐聖旨約和通以次出城面議既不略至城外審驗是非論聞端的輒下矢石引兵出戰殆非體認朝廷危迫之意昨晚又遣三輩賫勑書往又復無報不知公等意欲何為今交割大帥亦不以城中拒守為怪但欲疾速交割以了國家大事開門之日秋毫一無所犯放官兵商旅南歸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幸早為之所無疑慮若稍遲大兵一至悔無及矣昌舊名山六月間賜今名恐公等未知故以奉聞古者交兵使在其間蓋欲通彼已之情也昨晚親詣城下遣使臣賫劄子奉聞輒下矢石又再遣三介賫勑書去亦不見還豈非所傷乎他國遣人尚不可如此況本朝皇帝遣

一樞密親行而所差去皆朝廷之人不知輒固拒何也請深思之無貽禍

宋主與河北河東勑

勑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違誤三府不割又開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北河東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亂夜以思罪在朕躬念欲息生靈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河北河東兩路郡邑之民屬之大金朕為民父母豈忍為此蓋不得已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戀之意應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並仰開門歸于大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今勑勿復生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及多勑付諸州軍下項

一河東路

岢嵐州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府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州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一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府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樞密院告諭兩路指揮

樞密院勘會昨以大遼失政興師弔伐有大宋遣使航海請割幽燕元係五代陷于契丹朝廷方務善鄰才獲幽燕即割全地歸復界至此乃朝廷有大造於宋也不料大啟貪心潛謀不軌結構平山禍及宰輔招納民戶接引叛亡然朝廷尚存大體勑戒邊臣惟索人口之外一無理辨亦可謂包容之深也而彼人猶不悔悟飾詞隱蔽謾語百端及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無處根尋又於疆場多方作過去冬宣差元帥府興兵討罪兩路並進有皇子右副元帥先到汴城舊主奔逃竊行禪位蓋亦自咎也新人嗣立哀泣告和迭成所請惟割三鎮以贖其罪即時班師何期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勑居民嬰城堅守潛遣大軍寇援河東雖每遭覆敗尚不知改過再奉宣旨重行弔伐先以黃河為界除兩路前次攻絳州府軍縣州先遣先鋒軍今月十四日平步共渡昔所未聞非夫獲罪自天豈有如此之異蓋亦自作之孽故也仍遣人使說諭此意又帥府今月二十七日駐泊永安

軍宋方致書云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别差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前去交割黃河以內州府人民並歸朝廷再念彼民以其易主寧無顧戀之心兼久在薄俗早不聊生爾亦共知況今並許各居舊鄉一無遷徙朝廷亦候元帥府措置了日學興存恤應自前日煩苛科斂重役諸般巧細糴買折變香礬鹽茶之類凡爾疾苦候隨處所申到於民有害並與蠲除或有饒利亦與興舉亦見太平之日后譽之異當使知之合先告論須至指揮

河北路

濬州　衛州　相州
磁州　洺州　邢州
趙州　真定州　中山府
永寧軍　深州　祁州
北平軍　河間府　莫州
安肅軍　順安軍　廣信軍
雄州　保定軍　信安軍
保州　霸州　永靜軍
冀州　恩州　清州

河東路
岢嵐軍　隰州　保德軍
憲州　火山府　忻州
遼州　太原府　汾州
懷州　寧化軍　平陽府
石州　平定州　絳州
威勝軍　澤州　隆德府
代州　嵐州　慈州
河陽府　河中府

右下逐處可照驗疾便及指揮所轄去處紛壁曉示管内官僚僧道耆壽軍人百姓比至相次別行措置規畫以來並仰向化爲業勿謂早不歸降別生疑懼仍比至正官到任須得自相告諭各務安堵兼河内州府人民應自來驚移自河南者見於宋國追索遣回復業若隨處有逃散戶口亦仰逐旋招集着業令隨處既歸本朝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頂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付逐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元帥府與宋書　兵近都城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

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回特沐華音惟割黄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仞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内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令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卿楊貞幹李董撒离母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寧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揚在律善候多祺專

奉書陳達不宣

宋書乞免攻城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比者旌旆遠來跋涉勞止嘗通音問未徹聽聞念和議之已成且使華之先屏再馳微物用表私衷幸遂免於攻城仍早還於歸騎以示兩朝之信克成萬世之懽郊野沍寒倍希保愛白

又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者累因專使布問想皆呈徹適來特承書示

備悉勤誠伏自今春國相元帥由懷州收兵還北款結和好其於眷厚披用感藏雖因關於聽任遂生嫌隙雖自咎悔已無所追是以王汭方行即令馮澥李若水等如諭交割三鎮及楊天吉撒离母與汭再來承議畫河亦便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即日就道依諭前去所以每從來意誠欲休息戰鬬全保生靈不謂旌旆當此隆冬遠至城下重勤跋涉深所不皇載念仁人之心必能周全少加矜察以終前惠收還兵馬不使攻城宗社獲寧民庶安堵其爲恩念何以比諭感幸之深言不能叙初寒在律倍冀保調白

與宋主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人仰期親會今屏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却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慮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稟從今既疑惑肯思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諭事宜並依從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何與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責憑約喻比至結絕以來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爲質今再差保靜軍節

度使蕭慶司農少卿楊貞幹字董撒离母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善保多祺白

取干戾人劉子

童貫（有子師揚師禮等）　蔡京　蔡攸

王黼　李綱　李彌大

劉韐　王安中　馬擴

詹度　陳遘　吳敏

徐處仁　折彥實　折可求

呂仲　張孝純　王稟

已上干戾人數

滕茂實　范直方　李嗣本

蔡靖　高世由

已上本身或有兄弟在本朝取家屬團聚

趙良嗣并妻房社仲兄　伯元係北人　折可存係孫路走去

又右班殿直張覲　東頭供奉官楊忠敏自身

張謙張異特領長行軍二十餘人八月內走係

忠順軍

宋主遣士説往議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者再承來使備見勤誠特免會盟尤佩厚意國相元帥遂引重兵方此沍寒衝冒動勞師之久不急攻城出於寬仁良用感戢所諭欲令親信往議事宜遣皇伯士説大臣馮澥前去載念惠好之厚更望曲全終始冬序方深倍惟調衛白

士説等充報謝使書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近者專使之還已有謝懇遠勤旌騎久駐郊坰方此疑寒匪遑內深愁灼良所不皇至於臨城攻擊頗緩尤仰來意出於寬仁極於懷荷載惟通和之久德業已深更冀始終便爲解圍永固惟好今差皇伯士説樞密馮澥充報謝使副祈寒在律倍與保調白

回宋主書係差皇叔祖兼東郡王仲溫同知樞密院曹輔回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書荐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惑又云報謝通和乞好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俞約雖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况以議定書河特謂信須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挐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師割城餘送官員聽命遷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依從以故曾議進擊然念宗社不忍立墜且陳器備聊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而自謝和其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懽和曷若並從已諭表信有冒則所謂解圍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反覆如或執迷決無聽從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臨時隆寒犯律倍多祺白

宋主差李仔充請命使文字係二十五日發

差李仔充往大金軍前請命景王杞充使謝克家副使李仔副使係改差

與宋主書要近上官員議事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盡定一旦朝廷全付燕雲盖務善鄰而貴朝不爲厭足遂昭背德結構逆賊招納叛亡此釁隙之所以生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許和好又圖不執密令堅守遣兵救援此釁隙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尚慮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以下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令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聽命事大專侯更遣執政何㮚并近上堪與議事共同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宣白

宋主求哀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皇子元帥又蒙恩惠深用感銘不 過尤尚煩責數比者大兵屢至城下危然孤壘攻擊何難及已登臨猶存全愛方圖請命更辱使音特俾安心仍無後慮感極無斁夫復何言謹遣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求哀懇告切冀收兵天雪沍寒敢祈保嗇不宣白

宋求再遣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國相元帥軍前李若水等到特惠書誨及傳面諭指意備悉寬仁感刻難罄已依寵諭遣右僕射何㮚濟王栩中書侍郎陳過庭前去請命更望再遣保安宗社安全生靈不勝恐懼哀懇之至雪候沍寒倍祈珍嗇不宣白

宋求哀請命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大金皇子元帥比者遣何㮚等奉書想已呈徹危迫之懇必蒙矜憫言念和好之重出於尊德聽從弗明以致召釁遠煩旌騎深所不皇然念 來師徒既登城堞何㮚齊王相等又來回歸城內人情惶擾異常撫諭不定深憂自致生事却使不能奉承德意敢望特加存全早賜指揮少駐兵馬以安人心所有欲約事目一一 謹即聽從便當歃血著盟傳之萬世其爲大恩何以 此謹再遣使御史中丞秦檜徽猷閣學士朝奉郎李若水武翼大夫王𤫊求哀請命祈寒應候冀倍保調不宣白

元帥與宋書要上皇出質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
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大宋皇帝闕
下弊章既報美顧優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
素再叙悃悰更煩聽覽且重兵才至屢望會盟而謂
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爲質而已亦不依應
遂至兵怒以至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叔兵其理安
在况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與上皇與皇子出質別
差近上官員交割已畫定州府軍縣及北望闕拱定
以來更遣逐州府長官血屬親質仍吏前項逐官親
戚每州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説諭俾知納土又一

面更遣所索官員幷家屬緬惟照亮曲伊懇識專奉
書陳遑不宣白

宋主乞上皇不出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趙桓謹致書大金國
相元帥皇子元帥適何彙等還伏領書示及已蒙約
軍兵未令下城再造之恩何以論報且蒙 恩許免
親詣軍欲上皇皇子出郊今城已破生死之命偏在
貴朝又焉敢拒但父子之間心所不忍如何躬一作往
車前長哀請命如蒙曲賜矜念更爲望行名從豈勝
至幸如其不然仍乞德第一作雖勝大寶若蒙更立

本宗但俾一作全性命存留宗廟保護生靈區區一身
受賜已厚豈勝哀祈急迫懇切之至冬序 嚴倍加
珍嗇不宣白

宋主致親詣軍前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
國相元帥孫傅等歸傳來旨欲得上皇出郊切以父
子之間有難言者今欲親詣軍前祈哀致謝請一作謹
先遣秦檜馳報不知當於甚日甚處會見如蒙賜諭
即當依從冬序凝寒倍與珍嗇不宣謹白

送蔡駙馬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三十日趙桓謹致書于大金國
相元帥皇子元帥近承惠書具見美意不勝感激所
需蔡姪親屬謹令如命但以前此誤亂盡竄嶺外獨
京之子條見以除名勒停緣係駙馬都尉當時不曾
遠竄今令樞密都承旨王健押送軍前除人以古在
圍城中追究未得更俟續次根尋發遣不敢少有失
信凝寒在候倍與珍嗇不宣謹白

宋主降表

臣 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
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

感荼念明儕極危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
躬奉承大統懵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
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籬之守九
廟之祀當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
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溥日月之照無私不怒
之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忘
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社獲安文軌
既同永託保存之惠雲天在望徒深鄉往之誠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桓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　　日

宋告諭合交割州府官吏指揮

中書侍郎

近者大金元帥統軍親臨責以失信京師備禦曾
不踰月遂爾失守既蒙元帥仁恩保全更不縱兵
下城止欲敦篤舊好復申前言交自河以北地界
皇帝車駕出城面會上表稱臣宗社再造惟候逐
處州郡撫定了當方欲斂軍仍要逐處官員血屬
質于軍前才候交割了當便即放還其不在此間
者亦必根刷去訖更要自日用兵及誤國凡干厐

官員或有死亡仍取家屬支散除竄在遠地差人
取去外駙馬都尉蔡儵尚不能愛惜已行交割訖
今據合割州逐一差官各賫詔書委曲告諭惟本
處官吏軍民被命之日宜即開門迎受一一遵稟
所有本土人民便得安業獲免兵革之患其河南
官員軍民寄居客旅者各許歸還則血屬俱寧公
私無害在於今日愛君愛國明見事變速令約束
乃為忠義且前此州郡所以未服蓋欲區區堅守
以効臣節今者京城既破即與前日事體不同且
以京師地大人衆城池　阻穩若金湯尚不能保
在爾一郡豈可拒抗儻或不從此言一旦城壁失
守則不免盡遭屠戮之禍雖悔何追至如走出定
須追索仰伊皇帝須是交割必不隱諱復招已往
之悔即與干戾誤國人等無異今謹宣布誠悃之
意再三播告惟本處官吏軍民互相勸諭上以安
國家宗社下以保父母妻子無或執迷自取殘戮
故茲曉喻各宜體認又准勅若係河外有係別路
所管州府軍縣不入今來交割之數者亦仰一就
交割本所全往河北交割所有河東路今差叅議
官徽猷閣待制張宇發遣前去交割亦須照驗遵

依施行
宋主告収城上軍文字
先蒙恩許如親到軍前即収還城上軍兵今來既已
出郊更望特賜約束緣見今城内民驚疑屢出城後
或生他變不免再露悃愊切冀矜從以副始終保全
之意
宋主降表 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
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夔競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竊以契丹為隣變構百年之好大金闢國更圖萬

世之懽航使旌絕海嶠之遥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
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疆未閱歲時已渝信
誓方獲叛國於折木遽連陰賊於平山結構大臣邀
回戶口雖違恩義尚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斧大
其土地致煩帥府遠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微臣
因時而受禪懼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請和屢致哀
鳴亟蒙矜許官軍總退信誓又渝密諭土人堅守不
下分遣兵將救援為名復構結於使人見包藏之異
意遂勞再伐並興問罪之師又議畫河實作疑兵之
計果難逃於英察卒自取於交攻尚復嬰城豈非拒
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禍延祖宗將隳七廟之
祀已蹶衛壁之舉更叨授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敢
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
殺之神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終儷美於唐虞所
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宋不絕之序雖
死無幸受賜亦多道理且備莫致籲天之請精誠所
格使深就日之恩謹與叔燕王俣越王偲弟鄆王楷
景王杞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及宰
相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奉表出郊望闕待
罪以聞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天會四年十二月　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旨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
收併將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
陷朝廷方務善隣才克燕雲即盡全地此朝廷始有
造於宋不料天方肇亂偶一作自為戎首結構逆賊誘
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為咎惟索戶
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難加根
究無計可得輒以鳩集完當剽劫邊民侵掠畜産使
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

府興師問罪去春兵祇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
位嗣主求哀備畫三鎮復脩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
言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援陰搆使人潛圖禍亂遂
奉宣旨重伸弔伐雖許畫河亦不以實閏十一月初
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准備攻具填塜壕溝
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攻日城拔三十日
國主出降今月初二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正正朔
令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縣
尚慮所在以早不歸欵為懼或飾偽辭有煩撫定再
念自河之內天啓共塹巨限疆場昨來大兵所至其
有迎軍納土詢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拔以軍決或
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共知今河北河
東兩路綏候交割官員致彼說諭即仰逐旋繞毀據
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恤應
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巧細雜買變折香襍茶
鹽之類凡爲疾苦並爲蠲除或有利亦興興舉今除
土人外元係河南客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
留並從自意敢有執遮捐勞官軍賊日必無容恕合
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
壁曉示各管士民耆老僧道軍人百姓知委不
得有違付逐處准此

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主謝書

十二月　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相元帥
累日授館禮意勤厚亦既親止問勞稠重再造之恩
何以圖報經夕屢薄之餘台體優裕謹遣使人承問
興寢不宣

宋主賀行府元日書

天會五年正月一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
相元帥一氣遠通三陽交泰惟五兵之既戢與萬物
以皆春茂對休辰具膺純嘏更斯保護毋慰顧言不
宣謹白

宋言許面議書

天會五年正月　日大宋皇帝桓謹致書于大金國
相元帥大金皇子元帥專承使旨持示書辭慰懌之
情無以爲喻金銀已令嚴切根括接續供納所有上
徽號禮教冠冕車輅圖籍印板類謹以來日躬往面
議先此布叙幸賜照亮不宣謹白

廢國取降詔

勑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已下宗
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于十二月
二日出郊望闕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
其孰與助敗盟則人神共怒非朕得私肇自先廟開
國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浮海之使甚勤請
地之辭尤遜析木板圖第求入手平山偽詔曾不愧
心固天罰以自干忽載書而固犯肆予纂紹猶至涵
容迨悛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關汝承得位朕
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佶之覆車靡戒彼遼之禍鑒雖
去歲爲盟于城下冀今日墮我于畫中略河外之三

城既而不與構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爲推假臣權不
贖父罪自孽難逭我代再張將徑激怒二之心戰士
增敵愾之勇息軍犯五不難之罪喪亦宜乎晉師有
三無報之心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汴如毛人競
覆昏天莫悔過肯背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出降既
爲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
諭元帥府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行府下前宋宰執舉一人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
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
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
跡變渝達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
摧破方申待罪之禮况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
紹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
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
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爲藩屏以王茲
土其亦京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公
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
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壹人不限名位高

卑所貴道德隆懋有大勳業者舊素爲衆推服開
於治民者雖之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舉爲聖旨備
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
君其國俟得姓名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
天會五年二月　日

孫傅以下告立趙氏狀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傅等
右傅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
選立賢人傅竊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

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辯以
罪竄將相率皆叛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
聞此元帥府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
澤之閒亦非閒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
兼趙氏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即
城中立致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
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賜選立趙氏一人不唯恩
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厥
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
擇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陷越惶懼之至

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
右傅等准元帥府遣翰林承旨吳幵來聞皇太子
起發事緣自本國主往軍前議事止是皇太子監
國鎮撫今來若便起發出門城中軍民必至變亂
衆以具擇立事申稟元帥府候定議指揮到日起
發次謹具申元帥府謹狀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傅等狀

帥府再下舉人

據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孫樞密等狀申
事已洞悉右元帥府竊謂朝廷所以必廢趙氏者
豈徒然哉蓋以不守盟誓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
非天命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寬
慶釋其罪須別立賢人而已具所謂伐罪弔民之
大義也聖諭丁寧而勑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
命之罪亦已深矣以後不宜更復如此又狀申前
日將相多是罷敗罪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

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有
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既則
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
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爲
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
府推擇緣會驗在軍皆係河北漢兒若舉一人即
與混一無異實違已降聖旨欲推擇南人其見在
軍南官亦樞密院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
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
㮚李若水預於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

請諸官各叙名銜連連具管依元帥所舉推戴狀

申

天會五年二月　日

孫傅等狀乞復立廢主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傅等

今月六日巳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

聖旨指揮事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

朝恩德至深至厚嗣君親政逾及期年恭儉憂勤無

所不至若遽蒙廢絶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傾忍死

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

造之恩與終始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

萬方謹具畫一下項

一太上皇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已起發赴軍前同

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脩德勤政並無虧失惟失信事

上累謹詞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継以

重竄無撿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

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

見嗣君悔悮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

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賢德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臣

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

廢絶尚可以歲脩臣事之儀如抛降金銀表段

之數雖目下未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

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

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

主遷居具見慈仁存卹備至竊惟臣民愛戴罔

有二心兼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

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

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

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

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則閫外之事元帥固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

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内兩經根括取索公私各已罄竭顯見將

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

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

號一聽指揮
右件如前謹具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
憫早賜允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等狀乞立趙氏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
右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許
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

厚然傳等竊見國主自處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
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朝自太祖皇帝以來
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
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容傳等前狀許其自新號稱
藩屏優立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
宗德澤在民未泯竊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
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
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選擇建立使長得北
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
蒙被恩德永有攸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謹

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惟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等乞立趙氏
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
今月十九日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
聖旨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京內及外俱難
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連具官依元帥府所舉
推戴狀申

右傳等竊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
於前狀瀝懇哀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
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尚與恩造更賜詳擇庶得
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
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
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傳等無任哀痛惶懼殞越之至
謹具狀申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文武百寮僧道耆老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
孫傳狀乞立趙氏

右傳等除已與百寮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
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于台聽伏以前
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
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
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
伸臣子之情則望矜憫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
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
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百姓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
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
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世食君

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
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傳無任哀懇痛切惶
懼僭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

天會五年二月十日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狀

吳泳昔回齎到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孫樞密等
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蓋趙
氏之罪深也況詔旨叮嚀務在恤民今來堅執違
戾累百祈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
果難服從緣趙氏太祖親與推戴自立尚可何況

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
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軍民僧道
耆老乞行府選擇行府予在京官寮未堪可否但
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
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照驗此
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勾官員可以共立早
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
共為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如亦未可趙
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
及不獲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

軍民耆老等狀乞立趙氏

汴京軍僧民道耆老郭鐸等

右鐸等伏聞二元帥公文備坐大金皇帝聖旨指揮
欲令選賢人以王茲土鐸等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
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破京
城斂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
過今上自處春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懷止
緣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致獲罪
於大金皇帝也然今上雖失大信其於天下萬姓略

無為夫士民歸嚮父老若還見吾絶別立異姓不惟
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庶民皇皇無所統一姦
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
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
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王茲土俾享貢以報
洪恩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忘也如元帥府必欲以
失信廢之即令太子長立自當承嗣如更不欲立之
乞於親王中選擇賢者以承嗣位庶使太祖太宗二
百年基業不絶人心獨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也今若
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
轍不免再干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傷墜於塗炭也鐸
等情動于中義不得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
伏望命之至謹賫狀詣善利門投獻伏望元帥府俯
垂鑒察謹狀

靖康二年二月　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

狀

復下汴京人

今月初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處下共議京
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
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
事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初七日八日九日三次狀
五道錄白緣為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薦
外善利門下人自以郵受文狀嚴加懲戒訖切慮京
人循以投狀為辭散別推注滯住令請在京諸官孫
樞密等照會速依奉承旨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
行不得住滯

天會五年二月　日

張叔夜狀乞立趙氏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契勘累具申乞存趙氏之後
今奉令旨如無可推戴令具申元帥府嘗依元帥府
推戴狀今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子或軍
前近屬内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藩服而
趙氏宗廟尚得血食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　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

乞命張邦昌治國狀

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推
元帥府牒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
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權
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覇有天下方為
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寮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
日淺率皆驚下迷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懐怨方且

俯伏謹俟誅夷若或付之土地俾爲藩屏必爲百姓
忿疾旋致變亂上負選擇之意然今奉　元帥之念備
到詔旨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内官寮耆
無其人伏望二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
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别有道德隆懋爲天命之所歸
者賜選本國臣民敢不推戴者右謹具申元帥府伏
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
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准元帥府旨揮如别

有異見具狀申者
右檜竊以自古建國立王非爲率衆庶以奉一夫蓋
欲代天致理使生靈有所依歸不墜塗炭也契勘張
邦昌在上皇時執政日久代燕敗盟之計皆所預知
今若册立恐元帥府大兵解嚴之後姦雄竊發禍及
無辜將不稱元帥弔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帥推天地
之心以生靈爲念於趙氏中推擇其不預前日背盟
之議者俾爲藩臣則姦雄無因而起元帥好生之德
通於天地檜雖草芥亦欲生成之數無任待罪隕越
激切懇求之至謹具狀聞伏候台旨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
秦檜狀

元帥府要秦檜懲斷
據前宋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狀乞選命張邦昌
以治國事行府已申奏朝廷乞立爲皇帝仍賜册文
不日降到册文見得事體輕重更索鑄造合先取紅
羅一十段紅絹一十疋玉簡一匣金箔貫索應用事
件全并用册寶匣床舁應干合用物件並令請在京
官寮疾早准備應副外入京月日續有文字次所有
迎接儀仗亦請依例准備等接仍比至行禮以來應

有所行事務依舊管勾文勘會先去剳子如别有異
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今據前中丞秦檜狀
尚言乞立趙氏特係違令合要本官懲斷速請發前
來

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

議遷都狀
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雍等
右時雍等今月二十日吴幵莫儔自軍前傳奉元帥
令旨集議遷都可往是何去處伏覩前來詔書汴京
人民許隨主遷　都事大未曾迎接新主非臣民所

敢輕易今舉國生靈已荷大恩自合一聽今旨豈敢
自擇今恭承嚴命衆議所遷去處如揚州江寧府乞
賜詳酌與新主依前来台旨臨日共議施行謹具申
元帥府伏候台令
天會五年二月　日在京官寮吏部尚書王時
雍等狀

冊大楚皇帝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
皇帝若曰先皇帝叙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
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實
迺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
得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
德構端搆亂反義爲仇讒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
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况所退者非
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
民不聊生尚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已父既無道于前
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
聽卑神幽燭細旌旋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賜謂
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或偷安故因黜廢以昭玄鑒
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

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
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
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特
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韓資政副
使榮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誰
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曹説持節備
禮以璽綬冊命爾爲皇帝以理斯民國號大楚都邑
金陵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
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致我無
緩於誠心於戲天生烝民不能自立故立君以臨之
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民非后不治后非賢
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爾往欽哉其聽朕命
天會五年三月七日
押冊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知御史中丞上護
軍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劉
恩
讀冊樞密院吏房承旨中散大夫守衛尉卿上輕車都
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七伯戶賜紫金魚袋張愿

恭

押寶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企中

讀寶樞密院戶房主事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行太常少卿兼侍御史輕車都尉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李忠翊

李董忽剌虎充傳宣

東西上閤門使韓企先充禮直官

又有各人從並樞密院差

賜物

玉冊　冊匣　冊牀　行馬一對

金印（大楚皇帝之寶）　寶匣　寶牀　行馬一對

紅羅窄襖子　平面玉御帶（紗金龍口束子錦箭全）

銀褐中單　烏紗幞頭　衣匣

衣牀　行馬全

楚王與行府書欲親謝

天會五年三月　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循庸陋之資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辭載惟遴擇之初盡出薦揚之力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顧亟拜於允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致從官是敦勸懇重蒙諄諭仰識眷存然而俛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赴候承報示經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敘不宣謹白

賀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三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聰英之聽且聞天闕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群情胥忭未遑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國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彰聖軍節度使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保兼侍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侯李士遇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楚王謝遣使書

天會五年三月　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邦昌猥以菲材誤膺聖擇但俯臨于旬方歷瞻仰於堯雲對揚璽綬之華激切肺肝之感懋惟遴建實自薦揚顧趨謝以陳誠辱賜書而賁善

情文惠學副以儀物之多恩義並隆頻爭袞冕之貴
靜言荷戴詎可名言重念援册以還甫迨彌旬之久
學徒　念尚阻造前祈深察於羇悰庶早親於名範
其如懇叩曷究載陳敏冀英聦俯垂昭鑒今因榮祿
大夫兵部尚書護軍廣陵縣開國公高慶裔等專奉
書陳謝不宣謹白

回南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
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比
遣使下聊申慶禮爰賦封之繼至亦悃愊之彌深其

於感藏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仰奉光儀專
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復致書

天會五年三月十五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
相元帥皇子元帥比緣慶問爰具謝緘備載請命之
誠實懼瀆尊之咎重蒙矜容特賜允俞卽祗伏於軍
門方佇瞻於台表其如吹澤曷罄敘誠謹奉書復聞
不宣謹白

行府與楚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
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
近傳華音備詳雅意以左丞馮澥營軍郎仲詢皆素
著于忠儉欲俾還于職務竊以上件官將要之定議
係于北遷既來命之克勤何幣府之敢吝簽書樞密
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給事中
沈晦閤門宣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祗候趙
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人趙詵右文殿修撰宋彥
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府少監徐天
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優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
齊郝敏任良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

廢帝或因事軍門今並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
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
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困微括之急重困斯
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并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
使蕭慶觀察使李　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亮
幸察悃愊專奉陳達不宣白

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啓釁端自
為戎首朝廷是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
議候併遼國頓割燕雲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

以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
燕才下割之如約其爲恩德不爲不多于是要以天
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
容切間諜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旣而宸輿
北迈宰執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
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違淸誓約結搆兇頑使圖
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唆以官秩密令
納土仍示手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
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轉相保蔽更易姓
名授之官爵及至催索傳以僞首旣殺無辜又昏有

罪不仁不恥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
議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
之故也尚飾僞辭終焉　諱招納叛亡及擾民戶使
遣賊出沒作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義亡恩莫此
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
幅員萬里民居嵒壘雖欲根究雖指有無況事已往
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行牒文字
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次移文使其改過終
不悔悞罔有悛心洎又夏臺實我藩輔忱誠旣獻土
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因其

告援遂降朝廷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强辭不爲
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
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以爲周至自今
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決
群邪宋夏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所主肯致
私曲以爲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于道理不爲稟從
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闊不懼朝廷加以
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淫詞遍野
虛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
豺狼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

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遂奉
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擧
遽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
願以三鎭復尋舊好特爲矜愍遂其所請再修盟誓
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退援衆
繼集密勑遺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
而去其位才復背盟理無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
再奉嚴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
使人尚冀悛改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
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

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
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
迹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
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
紹社稷傾覆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
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
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
兹土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若
其宋之道君少帝妃后已下並已北遷及委前宋文
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
等狀竊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
自嗣君即位已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帥率皆
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
備知豈敢蔽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
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
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
意若自元帥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
及方外即便安怗或天命改卜曆數有歸即非本國
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俾
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

罪之深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在京必
無其人乞于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治國事若行府
曾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即許尋舊好之後
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禁營塞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
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沉首曰其身
爲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虞罪當萬死矣少主
蒞事日淺蓋嘗爲臣所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使詰
之少主趙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知成洎從軍北行
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
懲責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鋒刃不之
避也欲引南進而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能戢兵
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代主也我頭可斷我身
不可去城破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擗
踴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
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于其倫忽聞共
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難奪其志洎在京百
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賫狀勸
請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須賴仁賢恭
以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爲
已私恣專用全活生靈爲國大恩明下詔音曲詢群

議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共推宗公以治國事勸會雖
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王茲土則于
國于民為幸亦已深矣不可告立趙氏伏惟太宰相
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負衆美碩德偉
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王事故望以
蒼生為憂而不以小行自飾以机政為慮而不以固
避自謙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為
主之念及別有狀申行府文武僧道耆老軍民共請
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惟別有辭
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
密院事漢軍都統劉侍中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
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以先自
防備不獲自縊然而閉目掩耳皆立便塞終不為聽
但屬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賊亂之罪
寧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篡奪之名也然
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冊
備禮以璽綬冊命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
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
永依藩臣其間義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
已然雖死無辭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累
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
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冊命合行告諭
須議旨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府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
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
妄稱舊恩輒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
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
大楚皇帝推戴備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
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在所曉悉此旨
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便
指揮曉告所轄合于去處知委具依准施行狀申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與楚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
左副元帥皇子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勸會

承准朝廷降到大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
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
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陽溝東底黃河
西岸西歷暖泉鄜延路米脂谷米脂寨大谷米谷關
元堡臨夏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珍羌寨盧關川
杏子堡鵝鴿谷萬全寨木場谷累勝寨環慶路威邊
寨委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𦶜堡九星原通
歸堡定戎堡卧山寨臺興平城巢寨谷序鶴嶺秦市
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
通關堡蕭關古蕭關秋川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

堡鍬钁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定戎寨亂山子北
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乘川征原堡古會州
自北直至底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
限楚夏之封所有地界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
有出入懸遠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
布此悃悰兾爲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三月　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
相元帥皇子元帥比遣使指申諭夏疆已附狀於悃
誠復勤書於誨恭聞宣命俾分畫之從長茲奉令旨

指地名而開示東自麟府路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
歷暖泉鄜延路米脂谷米脂寨大谷米谷關光堡臨
夏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珍羌寨盧關川杏子堡
鵝鴿谷萬泉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委川
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
戎堡卧山臺興平城巢寨谷序鶴嶺秦市川委布川
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蕭關
古蕭關秋川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鍬钁川堡
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定戎寨亂山子北谷川秦鳳路
通懷堡打乘川征東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至抵

黃河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其
間懸遠各許相度便宜以至接連兩相從便已具遵
於定議當即接於俾圖其或未安尚容再稟仰祈英
鑒洞照微衷謹奉書復不宣謹白

與楚減免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
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會驗
宋時除依邊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疋外別錢
納一百萬貫物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例輸納且念
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

十萬疋每年共議納三十萬疋銀絹各半其數亦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悰冀為亮察專奉陳達不宣謹白

楚謝減銀絹錢書

天會五年四月　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重勤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往定數而有舊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凋弊之餘曲賜寬矜悉從蠲免特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兩疋每年共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納所蒙指諭悉已遵承其於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哲深亮悃誠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楚回書

天會五年四月　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祇領華緘且欽隆指城破不取已歸全度之仁軍賞姑停截荷家矜之賜以至蠲免歲納之數悉繫始終恩顧之私惟頂踵之所蒙雖虀髮而可割所有三十萬兩疋絹候措置就緒請依令旨排辦伏祈英亮垂鑒卑悰謹奉書陳復不宣謹白

元帥右監軍與楚書

天會五年七月　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于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責心度以相知凡事為而必達距今累月闃無一音緬想其間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已屬夏國之疆須被彼人請分兹土伏冀早為割獲用副悃誠暖違去此既遙動靜於茲未悉因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清爾膺繁祉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雲騎尉樂誌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康王與帥府通問

今月十九日准黃河南岸遣過兵士丁俊馬立等二人賚到稱大宋皇帝奉使國相元帥通問所謀封當府照到來牒上題寫大宋二字尋與都統所同共商量為國號不同不敢收留已回牒却於元差來人處賚回及已具申稟元帥府施行候奉到指揮別行牒去訖今錄白通問所元來公文粘連在前須至申稟者

右謹如前伏乞元帥府照驗施行

天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康王書

建炎元年六月　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
帳前蓋聞天屬所繫遇患相救隣國之交行道爲福
輒披哀懇用徹聽聞穎大義之當然宜高懷之洞照
竊念本國遠通貴朝原其浮海之初各有誓山之志
事有可恨謀因不臧一變惟盟重罹禍故興言及此
雖悔何追昨爲將命之行深冀接辭之幸取道偶異
有懷弗宣遠提入衛之師承命再和之詔初謂登陴
而不下荷德何言終闔舉族以階行措躬無地便欲
自投於死所莫能效拂於與情繼體非心救焚益援
已思投告無所乃惟博達必照幾微理有天常不多
尚人者蓋識消息盈虛之數天無私覆非大亡道者
皆有扶持安全之心諒國相元帥持擁大度深矜至
衷資二帝之南遷擇六宮而偕從無留宗族併返官
聯上承天地好生之心俯慰黎元顒息之意儻施恩
之出此宜圖報之何如四海流聞必服柔而慕德上
穹降鑒亦眷祐以垂休玆惟治國之遠圖不特冲人
之私幸矣蒸在候調護惟宜有二帝諸后問安表牋
併望指揮即令通達許人進見以慰憂瞻慕之心有
少禮物具如別幅謹白

回康王書

天會五年十月四日元帥右監軍右都監同致書于
前宋康王閤下日以亡宋累違誓約故前年有城下
之盟洎　成之後不務遵奉反圖不軌雖使悔之終
無悛改故今年有滅國之舉汴人既與執迷理共棄
戮而登城不下擇之賢人蓋以罪有所歸肯多上人
而違全安之心乎至於告諭諸路不許復思趙氏亦
使後世爲人上者惕于盟信不敢放縱以爲深戒豈
是已甚耶今閤下身既脫網亦合守分輒竊入汴邑
僭稱亡號遣使詣府一無遜辭反求父兄宗親官聯
而陰遣軍兵頻來戰鬪詳味其意全無追悔父兄之
誤特有以力抗拒之心況朝廷所立大楚皇帝不言
所在之處帥府議定割與夏國陝西諸路之地有無
已未依從難議允聽今因人使回專奉書陳達不宣
白

伐康王曉告諸路文字

元帥府勘會昨爲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
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己棄位奔避嗣
子桓幸蒙稱君哀鳴請命割其府復講舊歡既而誓
墨未乾叛音荐至王師才退賊衆仍集故天會四年

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宜誅戮以徇强迷然朝廷以爲罪既有歸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以主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期蒼穹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構妄稱興復阻絕津路敢肆窮兵遂使武士死於鋒刃塡于溝壑居民苦于流離無有聊生猶有數犯疆埸擾攘邊民且趙構躬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衆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惑亂人心亦惑於巧說以致如此是知罪亦係于興人故仰承嚴令重申大伐統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

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益以朝廷裂全燕益其國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并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昔稱富庶全此之際尚不能禦悉爲我有况又關西隴右亦云駿銳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期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脅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與父兄團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鴆毒則別擇賢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肯犯若或仍敢恣强終無悛悟

即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悛去就稍拒官軍者不即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遷即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冝不宥累年征討定無蘇息今曉告示須議指揮

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准

此

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文字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爲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三

年興兵問罪父佶旣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地質諸神明其于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退子兵信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人既附昏德復抗官軍亦冝按以軍令原其罪本已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久以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爲人主者咸薦張氏俾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爲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氏遺孽竄在彼遠潛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

緣逆賊遊在江浙比候上秋再舉暫就涼陘勘會南
民久習澆訛雖丁寧說諭尚方違背況亡宋諸路前
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
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
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選擇幹事官
員主領亦慮相次又被偽賊暗竊連合妄起事端枉
遭禍敗須議指揮

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軍府事京東東西
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
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依宋
舊例其係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違宜就長
規計務便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
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
說禍福利害招攜歸業免於前來再舉枉遭驚懼
其間若有勞効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間士庶
並依宋時例格楱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
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使職分合得請
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若依京東西路安
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重大
約量添置更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從宜畫

定行府更慮諸路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輒叛亂已
留重兵分地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司
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三事理本司力難克
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
內見有闕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須至
設官即許便行差填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
違慢易并下揭真楚四泰沂海徐濱棣滄德博淄
青恩清等州襲慶東平開德大名等府睢陽高郵
天長等軍可照驗並聽安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
付逐處准此

天會六年二月　日

天會四年冬元帥伐宋師次高平縣先遣烏
陵思謀天使入汴致書至五年二月六日廢
宋少主桓為庶人實錄（宋中書舍人孫覿撰）

天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
左副元帥自太原進兵次澤州十七日次高平先遣
使烏陵思謀致書宋少主以興師問罪之意欲劃河
為界俾分遣大臣詔諭河東北兩路兵民交割仍先
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還報烏陵思謀即日馳馬上
道十九日渡河河上守卒無一人在者聞天軍至悉

散去矣所過居民藉藉有語往往瞋目相視閭閻數百里二十日次汴都忽遇南軍數百騎圍之數重城門閉不得入日已夕詔開順天門館於都亭驛越一日入見崇政殿跪致書具申諭書意并欲干戾人蔡京童貫王黼李綱吳敏陳通詹度馬擴張孝純家屬等九人執赴軍前宋主即日報書引咎自責祈請備至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持詔分畫兩河四十四州軍詔意大抵謂爲人父母豈忍爲此蓋不復已苟全汝生皆吾民也勿懷顧望抵眺陛辭復令騎吏數百護送出關宿瓊林苑軍士相聚詬罵通夕不敢寐遲明遂行約二十五日次河陽遇元帥遂引兵而南河流淺涸不用舡筏策騎而濟閏十一月二日駐都之青城三日復遣烏陵思謀同借保靜軍節度使蕭慶借司農少卿楊貞幹致書欲畫河內州郡并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數如蔡攸徐處仁王安中李彌大劉鞈折彥實折可求呂仲王㮚及趙良嗣蔡靖高世由范直方滕茂實李嗣本家屬并約少主出城會盟以示大信烏陵思謀等持書扣城城上皆持滿相向遂駐射又策馬前使二日復投矢石見拒薄暮傳詔繼止都亭驛七日入見崇政殿

八日得旨詣都堂與三省長官何㮚等集議獲報書爭言始割三鎮即遣馮澥李若水如約復議畫河又遣耿南仲聶昌分詣而會盟不從九日陛辭出安上門復命十四日又遣烏陵思謀等致書云使還少主以會盟爲疑可遣右僕射何㮚赴軍前計議而以上皇皇弟越王太子爲質翌日烏陵思謀病卧館中不能朝詔中使扶太醫馳視十七日得旨乘肩輿入對不拜詔內侍給扶奏事畢免辭謝以皇伯保順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王士詵同馮澥計議留何㮚不遣詔烏陵思謀乘臥輿還報既還止帳中元帥遣數醫臨視黎日與疾詣帥復命以歸二十四日疾有瘳二十五日大軍自南壁登城元帥傳令不得輒下城縱掠二十七日宋少主遣宰相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庭皇弟濟王栩請命二十九日又遣皇叔燕王俁越王偲皇弟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栩祁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樗和王栻信王榛凡一十一人請命於元帥而不得見第遣皇弟四人還諭少主令速出郊三十日昧爽少主素隊出南薰門大臣侍從親王等從者四百人烏陵思謀傳元帥旨迎勞少主畢遂館伴少主于青城宰執泣十二月二日少主降服

上表稱臣待罪表云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
一宗仰戴隆寬之德感恩念咎俯極危衷臣猥以眇
躬奉承天統懵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
舉重煩元帥遠止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
廟之祀幾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兹蓋伏
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施甚博日月之照無私不怒
之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儷美於唐虞弗念
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廟載肅宗廟復安文軌
既同永託保全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向往之誠臣謹
奉表稱謝以聞表入復令易服稱謝焉待罪云焚香
贊拜禮畢見二帥於端城殿酒三行烏陵思謀復陪
少主入城次南薰門城中官吏軍士父老持香花迎
於門內者填塞道路呼萬歲聲徹數里悲涕交下少
主泣涕不止少主還內館烏陵思謀於都堂始括馬
幾萬疋又出內帑一千萬緡犒軍金銀表段不能副
所須詔開封府尹自府庫洎臣寮戚里大姓之家悉
皆蒐取而所得不及百之一少主自是不御殿惟坐
祥曦小殿見使人等五年正月九日元帥以書約少
主議事十日烏陵思謀復館伴少主於青城親王位
西廡下始取冠冕法服上所尊號玉冊大駕法駕鹵

簿五輅副輅九鼎八寶國子監書板三館秘閣四部
書太常禮物大成樂舞明堂大內圖以至乘輿服御
珍玩之物翰林醫官教坊樂工官人內侍各以百十
數少主日遣使數輩降親札督責有司輦致軍前二
月六日出大金皇帝所降詔廢宋少主素服望闕受
詔大臣親王侍從皆從禮畢還館讀詔云既爲待罪
之人自有易姓之事廢帝抒恩良久易衣撤榻乃坐
諸王在傍流涕嗚咽元帥即遣左丞馮澥樞密曹輔
入侍廢帝大臣何㮚以下悉散從軍中薄曉元帥傳
諭廢帝親筆召太上皇太上皇后妃嬪皇姬以下悉
詣軍前翌日太上皇太上皇后鄭氏出城元帥復令
烏陵思謀出迎且辯真詐即引入與廢帝同膳廢帝
詣上皇相持號慟上皇獨毅然不改容曰天之所廢
吾其如天何未幾諸王嬪御以下畢至親王二十八
人帝姬一十五人皇太子一人諸王男女一十六人
元帥日遣使問上皇二后廢帝起居供饋甚厚凡所
須用悉取無禁遣馮澥曹輔出館

遼王耶律延禧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
差蕭僉等賫到文字該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

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預功德以守成家
有大遼擁持正統拓土周數萬里享國餘二百年徒
古以来未之或有迨臣纂紹即已妄爲恃太平既久
之時懷累代常行之法寖行侮易先忤交和輒無名
以行兵望有捷而張勢曲直既顯勝負自分雖黷武
之再三曾敢續之非一往馳信使永講前懽特蒙天
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更爲眩惑弗克遵依以是
再引戈矛重尋釁隙民神共怒智力俱窮實命既歸
神器難守宗廟傾覆甘承去國之羞骨肉見俘獨作
逃生之虜非天時之未識緣己罪之尤深宣諭幸聞

宸恩得決臣自知咎惡猶稽兢惶伏念皇帝陛下念
上世之舊懽恕愚臣之前過許奉先人之祀留爲亡
國之餘則百姓荷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義謹與
見在從官望闕俟罪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賫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
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勃極烈同朝見者豈不
自知合被罪盈之責料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
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
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溫頒天語秩振德音

俾底安全特寬罪戾非一身甚幸免武湯問罪之威
抑舉荷唐虞好生之德今專俟都統孛極烈闕同
行次

降封遼主爲海濱王詔

勅可大遼皇帝延禧定矣廢興之數雖謂任天迹其
榮辱之来無非繇德從古已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
謂之不君積釁至於亡國比諜逆直侮聖矜能丞淫
見亂於人倫驕佚不移於性本銅山屬弄臣之華金
穴藏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當代唯亂政
謡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與禮不修輕人臣如犬馬

旋闈中外大索紀綱朋邪與忠正無分優倡共后妃
雜處室如懸磬猶能峻宇雕墻人之流離不輟從禽
逐獸邦之杌隉民曰怨咨方當降罰之時更稔怒隣
之意蕩摇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爰自先朝以脩武事
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摧曾予奔背之間輒有
和成之請即爲恩義許結弟兄更張美矣之辭矯示
友于之　孳既自作禍徒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
疇昔大勢已謝徒衛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爲莫有
逃天之計自知窮蹙方以歸投然嘉来意之甚勤其
奈罪條之具在既爲天之廢棄又爲民之仇讐加之

斧鉞則豈謂無名投諸魍魎則誰云不忍事雖與怨
朕固合為戮念取亂覆昏屬兵武有成　繼續絕興
廢是國家非常之恩勉降新封止除舊號可封為海
濱王其供帳安置並如典例嗚呼朕循故事無尊已
以妄為爾有前非宜撫躬而內省祗服厥命以保乃
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遼主謝封海濱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一道降封
臣為海濱王者罪當不免誠天下之公言恩反有加
見聖人之全度事來望外喜見憂中伏念臣粵自祖

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國關數萬里之提封功德洽民
享二百年之福祿迨臣繼統之後昧於守成之難矜
恃太平作為多罪先絕鄰好輒造釁端遂出無名之
師果為有德者勝未更十載併失五都左右以之離
心中外以之解體漸及窘迫旋至播遷命寶已歸神
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俜一身凄苦萬狀昔
兵連怨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盡力窮何計逃吾
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諭聖言許臣不
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當道聽是即歸懷今則先
廟告成中宸賜見愧兢失魄慚汗何顏即加斧鉞之

誅止為當罪如投魑魅之處非不甘心豈謂遽易刑
章曲從禮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
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蓋皇帝陛下大明徧照至
德兼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絕興滅推唐虞之
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僅九廟之靈不昧潛亦知恩
況百口之偷更生何忘報德

郭藥師拜降表 天會四年正月

相時而動動止固未之有常順天者存存亡寧可以
不察事屬已定人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祗奉先猷
紹隆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

俟蘇臣等素提一旅之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晉之
稍代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於
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遼無
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率萬兵而附漢然
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秦官是予念感一飧之惠
尚思殉七尺之軀故竊捍禦之勞庶圖報答之効戰
卒既寡餘力何施判知上帝之是依敢思困獸之猶
鬪豈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無辜嚮者東徂雖曾雷
震之敢犯今焉北面尚期天地之有容臣等謹以全
燕文武官吏將校并馬步甲兵十萬及係官觧粟錢

帛諸物等謹陳表上進以聞

賀宋畫河請和表 天會五年正月知樞密事劉彥宗上表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吉罪人斯得旋爲道左之降凡預見聞孰不呼舉竊惟有宋昔謂珠隣姑馳一介而來請講兩朝之好推誠一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於平山既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判戒三鎮又愆城下之盟殆惡貫之既盈蹈覆車而不戒聖算先定天兵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載貔虎熊羆之士且天助者順人助者信既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固守彼衆狼狽而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燃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措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間使絡繹之求哀諸弟洋淚而拜叩申致畫河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修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即滅亡已昭討叛之形又著服柔之義全斂一動威德兩全此蓋皇帝陛下旋乾轉坤闢日賜月逍遥游息而廣土以寔拱揖指顧而大事聿成巍巍武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六合之間臣叨處禹司出提兵柄逢千年之會徒共快於斯時奉萬年之觴恨阻陪於列辟

皇弟諳板勃極烈果等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正月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蠹生隣國宜我代之用張佑自皇天果罪人之斯得親臨之下抃舞彼同切以天棄宋邦運終趙氏爲隣數載取怨兩朝信則背先帝之恩違渝海上之約桓則負吾皇之義又違城下之盟惟父子之罪同條故神人之心共棄既爲吾愾心託誅士王旅嘽嘽往專求於首惡虎臣矯矯恩亟奏於膚公羽檄爭飛神旗南指郡縣既下城壁俱摧全軍徑濟於黃河王氣潛消於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勝高城深壘其如德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而請罪望闕虔顒天之請在邳長銜璧之儀願上叛圖乞爲臣屬護諸殷紂武王自誓於商郊紲彼秦嬰高祖親營於灞上未如聖代專委師臣去年獲遼國之君遥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坐聽降音不出戶庭克平海宇此蓋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算無遺甫踰載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英風傳報諸侯聳無 之疆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以來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略媿無裨贊徒幸遭逢元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賀愚誠歸美敢揚萬壽之休

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賀俘宋主表

臣等奉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克汴三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月二日率其諸王百官國人僧道望闕稽首跪上降表者愁惡悔悛自難逃於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於王師惟宋永八世之承平恃百年之備猶內有甲兵之備外無邊境之虞以其隔大海之遙未嘗通先朝之問太祖大聖皇帝誕膺歷數肇造邦家彼乃審修浮海之勤懇致使燕之請輒憑一介遂割兩京曾未立於歲時已遽忘於恩造動搖我封部招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為心擴乾坤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迨無意於改圖

方以師而問罪佶則倉皇而避位桓惟哀泣以求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之好豈意我師甫退信誓又渝茲益重於前愆累再煩於天討蓋憑成算以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為亡國之虜威靈遐暢文軌大同臣等出分閫外之憂坐獲師中之吉躬齊五伐不勞仗鉞於商郊仰視萬年願効奉觴於漢殿

降封昏德公詔 天會六年八月太宗皇帝實錄內錄到

制詔佶曰王者有國當親仁而善鄰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義以爾頃為宋主請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復山前之壤因嘉懇切曾示允俞雖未夾擊以助成終以一言而賜地星霜未變釁隙已生恃邪佞為腹心納叛亡為牙爪招平山之逆黨害我大臣違先帝之誓言忽諸歲幣更邀回其戶口惟巧尚于詭辭禍徒此開孽因自作人神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獨斷既行諸道並進往馳戎旅救萬里以無遺直抵京畿豈一城之可守旋聞巢穴俱致崩分大勢既以云亡舉族因而見獲悲銜去國計莫逃天雖云忍致其刑章無奈已盈於罪貫更欲與赦其如理何載念與其底怒以加誅或傷至化曷若好生之惡稍示優恩反降新封用遵舊制可封為昏德公某供給安

置並如典禮嗚呼事蓋稽於往古曾不妄為過惟在于爾躬切宜循省祗服朕命可保諸身

降封昏德侯詔

制詔桓曰視頹綱以弗張維何以舉循覆轍而靡改載或爾逾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斷因傳位必冀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稔欺天之惡作為多罪矜恃姦謀背城下之載恩不割三鎮構軍前之二使潛發尺書自孽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井惟存孑孝經渡河無假於葦航豈不如徒嬰城守果為我獲出

詣軍前尋勅帥臣使趙朝陛罪誠無赦當與正於刑
名德貴有容特優加於恩禮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
封爲昏德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釁自於
汝躬其誰可怨降罰本乎天意豈朕妄爲宜省前非
敬服厥命

昏德公表 天會七年八月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內族爲婦具表稱謝
伏蒙聖恩賜勅書奬諭者仰勤睿眷曲念孤蹤寄流
寓之可憐俾宗藩之可託伏念臣棲遲一己跼蹐四
遷顧崙髮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邈獲居內地罔間流
言得舉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擴二儀之量孚九有之私用獨夫所守於偷安辨
衆情免涉於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恩儻伏
臚稍至於蕭條賴蕿葦必濟乎窘乏尚祈鴻造俯鑒
丹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謝表 昏德公重昏侯與蹈遠使館之賜以攀帝甫食仍許其皆女相見昏德公上表謝

天恩下逮已失秋氣之寒父子相歡頓覺春光之暖
遽沐綵綸之厚仍蒙嫌縷之頒感淚何言驚惶無地
竊以臣家屬萬指流寓三年每憂餬口之艱忽有聯
親之喜方虞季子之幣誰憐范叔之寒既冒寵榮愈
加驚悸此蓋皇帝陛下厚仁及物弊孝臨人故此窮
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於清光短艇飄颻
自此回瞻於魏闕

重昏侯謝表

暫留內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縑緗之
厚賜喜驚疊至恩古非常伏念臣稟性冥頑賦資忠
實爲丘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
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內恕及下勞謙損己雖天地有無私之覆載而父
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心而未已

昏德公表

臣佶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鶻里改路安置於
今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姻言止從近徙仍就姻
好尚賜深憐大造難酬撫躬知幸竊念臣家屬萬指
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深常務省循之効神明可質
詎敢及於非圖天地無私遂得安於愚分驚濤千里
賴贈百端幸得保於桑榆僅免葬於魚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垂丘山之厚德擴日月之大明非風波而
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沃澤以馳心仰戴
龍光感孤情而出涕

冊大齊皇帝文

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爲通器盛罰既以珍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東向而誓師旅妖氛旣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從來議豈意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還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承先帝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便蔽慝逋逃奪大疆域肆其貪狼起其紛爭擾吾外屬之藩

陴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卧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莫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書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雖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構事端以致再遣師徒詰嵌敢類又起盡河之議復成緩戚之謀既昧明神乃昭玄鑒京城摧破爲祚淪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張伐罪之心乃建新封俾守舊服應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儒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勦如構昔宋國罪餘勢

民遺孽家之孝友國之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師入衛反爲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羅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東平府事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風標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顧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詆去

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速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牧尹獄訟絕什之總戎盜賊悉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哀撥亂之謀必持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業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寢不急之務徵遺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蠹螟神人以和上下悅懸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某官高慶裔副官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

舊吏相安集自相做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
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厥德
保厥位爾其勉哉無忽朕命

劉蜀王進封曹王制

制曰褒寵冊以薦鴻名既循徒於縣欲布恩書以敦
惠澤宜大渙於群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
肆頒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
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
畧英資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
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爲登仙向之

富國彊兵何覇王之足道今也樂天知命豈得喪而
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榮之異肆以陶丘之壤
昌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彊已堅於帶礪
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禄
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一千户令有司擇
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册澤霈普天特倒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
望闕拜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仕本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徙薪曲
突之忠項氏將亡以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
而來歸試用微能援升大位辭不獲已報當若何承
積年殘毁有餘凡百事艱難極甚辟寇賊以置朝市
披荆棘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授敵讐損已便人
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啓廣業以惟勤庶
大造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
成績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至同混一之義不
待再三之言即牘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
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歡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
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

望幺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辭若恭聽於
語温其如玉暖然如春星斗輝輝慶窈然之天道典
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夒下之焦桐青黄溝中
之斷本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盖伏遇皇
帝陛下德奉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
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教遂令窮悴得
賴褒嘉臣敢不守静致虚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之
報惟不爲名器之羞

甲代錄下終

新刊大元混一平宋實錄三卷

（元）劉敏中撰

清鈔本

平宋錄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又名丙子平宋錄。前有大德甲辰鄧錡、方回、周明三序。紀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與史文無大異同。惟元世祖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諸篇，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爲史所未備，頗足以資參考。此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作。今案周明序，稱平慶安請於行省，奏加巴顏封謚，建祠於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且鋟梓王行實行於世。後又有大德八年甲戌月（案大德元年爲甲辰，九月當建甲戌，此蓋當時習俗之文，不合古例，謹附識於此）燕山平慶安開版印造平宋錄一行。俱不言新著此書。是此書實劉敏中所撰，慶安特梓刻以傳。後人以其書首不題敏中姓名，未加深考，遂舉而歸之慶安耳。今改題敏中名，從其實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由中書掾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追封齊國公。事蹟具元史本傳。

原缺

馬于華山牧牛于桃林使周子孫九百二十七年
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為武□□文封吳孫武子於
右漢張良于左丞於路列近食配饗夫孫子者銘著
兵法十三篇有臨時應變可舉万全之能不過破楚
入郢皆戰国諸侯抗兵相知亦皆混一宇宙魏城
趙秦晉而為欽敵莫敢仰睨故將鑑博議孫武撥將
有餘于權謀不足于仁義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不
可為三代王者佐也吾淮安王則不然天資神邁雄
才大略運籌計策料敵决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
哉皆以仁義不殺為主耳吾
聖天子以仁義時 淮安王以仁義將兵簞食壺漿室家
相慶一統天下郡縣四海無往而不捷則天地一民
莫非有者矣異哉
聖元豪傑何其盛耶
大德甲辰秋七月朔王宮子鄧 錡 序

天以
大元世祖皇帝聖神文武一統天下時則有若伯顏丞相
如阿衡之于成湯大公之於武王可謂聲應氣求雲
龍風虎之會者哉中統四年入侍
天顏一命中書省平章再命中書省左丞相三命領樞密
院事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九月董師南伐浮漢江而
下者降復州不以一兵一騎入城不肉一民不掠一
物所至皆然而斗南諸郡望風歸附矣十二月辛亥
舟師出沙武口入大江宋之所恃者江無江則国亦
無矣此丞相獨斷第一功也乙卯以舟載鐵騎三千
令阿朮平章上流二十餘里青山磯戰于江中果得
南岸捷昇来報丞相大喜此一舉天下之奇兵也一
相渡上流一相還下流天下之兵丞相時親攻陽邏
堡擊走夏貴數十万衆天下大定矣于是畫以西鄂
以東郡無不降安慶范文虎降為先鋒十二年乙亥
春二月庚戌宋平章賈似道部將虎臣兵十萬餘屯
丁家洲遣称臣納幣乞退師不許己未大戰江中擊
走之二人僅以身免四月留屯建康俟秋再舉七月
朝上都拜中書省右丞相保奏阿朮拜左丞相右相
東下兵盡東海左相西上兵盡南海天下大定矣八

月白雁東渡江常州已降復叛十一月屠其城十二
月宗相陳宜中約降十三年丙子春正月至長安陳
宜中不至遁甲申至皐亭山宋使來獻宝璽降表三
月丁卯入杭城甲戌赴
闕
遷宗全太后幼主北行太皇謝太后病未遷福王與
芮相吳堅以下皆北宋相文天祥先留軍中至鎮江
遁此丙子平宋録之大畧也然則以
世祖皇帝之聖佐以伯顏丞相之賢天固与之宋以老后
幼主佐以權臣賈似道之姦其罪之尤大者叛盟與
約留信使于淮郡擾逆雖于山東天褒亡之福善禍
淫皆天也求為此序者前杭州司獄燕山平慶安大
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
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　回　撰

司獄平慶安上言於
朝立太傅伯顏公之祠于錢唐武成忠烈二廟之間
未獲先世之令典以宜其施惟者艾是求次及于僕
夫為世功業吾山林之士所不言也謝不能已復以
所聞昔先王之有天下也於其左右之臣必疇其爵
邑錫之土田樹之旂常分之彝器使其子孫奉其祭
祀者周之太公漢之子房是其人已封建既廢斯道
不復而名臣之迹亦有所表以不泯百世故白起祠
于杜郵馬援祠于南海諸葛祠于三巴張巡祠于睢
陽皆所以明施報之義揚盛大之業也今
國朝之興元輔之臣股肱爪牙之士雜傳之又肩摩踵接
國多有之以僕所觀未有過于
太傅者也用兵江漢不嗜殺戮下焉之日萬姓謳然
是太公之将也輔我
聖皇克正大位是子房之傳也而廟祀之礼未及白起馬
援之徒則人之說者固斷斷于是矣亦何以顯
昭代之恩立賢者之勸哉此于錢唐為立功之地飭
之祠宇使髦稚承事無有厥斁其義不戊亦使武成
之廟太公子房之灵有昭有烈顧不偉歟夫揚
國家之美者臣子之心也猶已然之物者天下之言也

風雲孤騫寄迹黄老飄舉世外何取何遺以其謫于
僅也聊誦所聞訓其請當塗杜道堅敬書

太傅伯顏公像

天生哲人　具知仁勇
其功伊何　正天一統

當塗杜　道堅

大元丙子平宋錄序

人有禦大災排其難立大功則祠祀之謂其[illegible]
民主命為斯世開太平追褒其功德使之血[illegible]
世如禹之平水土伊尹之相湯太公之佐武王周公
之輔成王漢之三傑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叔子唐
之裴度顏真卿郭子儀皆廟食于百世不廢也惟我
大元伯顏太傅大丞相忠武淮安王以振振麟族梓于宗
藩中統癸亥由西入覲
世祖皇帝一見之頃如協夢卜托以股肱心膂之寄隨拜
中書平章事凡軍國繁劇剖決無留至元改元以來

宋權臣賈似道于我
大國背盟失信至元甲戌秋王奉
詔南征冬十二月大兵飛渡長江如履平地暨還
闕大拜復提師取江淮數十州直擣蘇秀所向風靡兵
不血刃皆納款降附至元丙子正月十八日軍次杭
州北關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宋都生靈咸被更生之
德時乜兵浙江沙游閑宋太皇与宮女宮中耽望仰
天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夫何胥濤
蕩魄者三日自非王忠誠感格疇克臻此宋人始知
天助人順氣數將移遂于二月之六日率其國大臣

等望
闕拜伏歸
覲王隨以[illegible]
旨名還班師振振旅其豐功偉績允謂窮天地亘古今百世
之盛名無以加于此者雖庸人孺子皆得而言之惟
王謙謙不伐了無德色告成于
上勇智機謀優游綠野二十餘年天下蒼生方將倚王穫
用奈降年不永一旦棄人間事至今江南遺留感王
不殺之恩懷王撫綏之德聞王之薨莫不涕流王生
于丙申薨于至元甲午之冬享年五十有九子孫皆

顯于朝婧惟王恪恭乃職克成大業未有能發王之
心而聞諸
上者獨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奮身陳言於
·宣撫 奉使嘉其言而轉呈
都省遂獲聞
奏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都省俾建祠祀之請俾之纂録
以集其事平司獄又能皆廬買木以倡其首請佃抗
城主守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建立祠宇往來之
人得瞻廟貌皆發忠義之心仁義哉平司獄之操心
也且鋟梓王行寔傳于世名之曰丙子平宋録聞奏
瞭然見王勳業之大凡當時全心戮力之人因王而
得彰之名于天下後世人知平司獄倡義揚善之婦
德獲不備歎時則有嘉其志之竟成編今為之序云
大德八年歲在甲辰秋九月前松江府〇錢唐周明
序
新刊大元混一平宋寔録卷上
丞相素有盛德不屑細務重厚深沉外寬範其傑中
統四年自西域入覲
朝廷
聖尊一見如有所感遂以德器遇之以心膂寄之拜中書

平章事雖入省預政默然寡言凡數月餘每事參決
無不中理入座皆驚乃拜中書左丞相次領樞密院
事調遣四方軍馬務繁無少凝滯至元十一年秋九
月分閫南伐其所制禦悔極有方略信賞必罰得士
衆心尤明于知人其或以文進或以武用無不稱職
臨戎制勝規畫經理素講稱運以之攻城野戰者若
處宜攻某處宜守某時啟行某時利戰如此而成如
此而敗臨机應变間不容髮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
術車騎卒伍之陣山澤水陸之戰若合符節信乎其
深于兵矣孫子論智信仁勇嚴五者丞相寔全之且
古之取江南者蓋有之矣然皆值其君臣庸闇謀議
多次内外離叛是以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乘其間
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况宋三百餘年人心堅固
君臣輯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糧儲充足將士如壽
諸臣盈廷自我
大元國以來據城所至萬國來朝靡不臣属抗衡不已遂
爲勍敵丞相總兵南伐旌旗所向戰無堅陣望風披
靡長驅徑搗如入無人之境取漢鄂如拾薺摧蘇抗
如拉朽宋將身寒膽落救死之不暇何能覆其君臣
收全功而還使我

大元之化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為臣妾何其盛哉至元
十一年甲戌正月
上命右丞相伯顏節制諸軍伐宋七月伯顏陛辭
上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一
曹彬也甲戌九月大會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治于漢
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丞相遣万
戶武顯等前鋒趨郢州至漂水時值雨淋漲溢以無
舟楫病涉遂駐兵于漂水之濱丞相大軍繼至武顯
等趙迎馬前告曰漂水泛溢軍馬惧其漂沒以故待
之丞相怒責曰此水小不敢渡焉敢度大江耶斬焉
軍中名一壯士負甲仗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亡無
漂沒者諸將長其威武諸軍既渡丞相令禁軍中有
殺戮焉以罪々之于是一軍人殺馬即遣誅之至突
山前鋒未報郢州消息丞相遂至郢軍郢城之西其
城在江北岸以石為之高插山形矢石莫能近攻之
無益有人來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于江水中密樹
椿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又置城于黃家原彼軍堅
拒諸將極難為力于是丞相歷觀郢之形勢其黃家
原堡而有濠渠深闊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
一湖至江甚近可令戰艦悉達漢江以避郢軍言訖
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原堡即日克之總管劉二
李岩山首獲戰功丞相遣兵圍郢又遣兵衆治平江
堰破竹為席地盈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大軍將進
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為歸路
患吾當取之不聽諸將數言郢之不利丞相罵言汝
曹攻為匡襄陽之計但為執斬者耶用兵緩急我其
知之況攻城乃兵家之下計天兵之用豈惟在此一
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去矣冬十一月戊子天軍發郢
城丞相而下平章阿术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
進前去大軍數里之間後有郢州城將帥趙統重帥
精兵數千騎追之丞相暨平章阿术等未及介胄而
回復迎敵大破郢兵于漢上丞相親將馬軍揮戈覺
之其餘將士死者不可勝計生獲數千人乙未至洋
沙數隊既福招諭歸降其守軍串樓王持素王等堅
壁不降遣兵攻之時軍中有執士李國用者登風簸
遣大趙以助兵攻丞相令砲手張元帥等順風以火
砲攻之間猶燎天機而城陷生擒首將串樓等四人
丞相下曰應拒敵者悉斬之沙洋南五里至于新城
其將邊都統鎮守為丞相令軍衆將載沙洋軍人首
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望城呼曰邊都

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則禍在于目前至暮其將黃都統踰城而降丞相擬授招討使即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復招邊都統回言曰請參政呂文煥話于是參政呂文煥衆騎于城下被軍一時飛矢如雨中呂文煥右臂墮馬抵城避之須史奔趍而已己亥丞相遣兵衆攻之被將統副任寧踰越城而降丞相皆衆乘勢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應拒敵者皆斬之其城中軍民往々踰城而降是日進攻拔之首將邊都統自焚而死于是丞相將沙洋所擒俘書椿等四人々誅之大兵進至復州遣人諭其主帥曰汝曹若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閭會銅錢依例行用其翟安撫貴即日出降諸將言于丞相曰自古降禮當要降表須知計點粮軍數差官鎮守丞相不聽省諭諸將無令一軍入城違者斬之于是無秋毫之擾丞相溫言慰諭之翟貴曰貴今官守復州如是不降一郡生靈必遭殄滅貴今已降家屬在鄂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師而降鄂州親屬可令無虞々々丞相令貴曰復州去江陵不遠汝遣使去招諭々々付汝蒙古文字令使江陵之人賫之如遇後軍見之不敢為害云

云諸將又曰當要降表須知錢粮軍數丞相曰不然倘復州不肯歸附亦不宜攻擊自今時日相逼前去大江不遠我軍志戰力爭不在于斯其於渡江耳諸將皆曰諾丞相大會諸將議渡江事即日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現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趍漢口漢江諸將曰漢口水急彼軍且有備禦丞相不聽我軍徑過淪河軍于蔡店去漢口且近是日兵衆劉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丞相遣數將帥毋師至夜復回淪河沙湖曰汝軍如此陽邏堡或沙武近處遣人速來報先遣万戶阿剌罕家古騎兵倍道兼趍沙武口丞相師兵前進冬十二月庚戌軍于大江之北丞相輕騎觀大江形勢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人入淪河轉至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丞相以戰艦萬計相尾而至先令戰艦數千艘泊于江岸北先布以輕重維其後會于淪河灣口其蒙古漢軍步騎數十萬衆列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觀之駭然墮氣即日夏貴師漢鄂州師順下流迎敵至夜彼習發舟師犯我軍船有總管張當見之連戰宋兵敗遁是日諸將言曰沙武口南岸彼屯戰艦一隊可以攻取丞相不聽呂文煥又言彼船攻之必獲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

獲吾之所慮諸將獲小功驕惰其志有失大事吾自
料之可一鼓而渡江獲其全功無貪小利諸將皆曰
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丑
詰旦遣人于陽邏堡往諭宋之將士宣布
朝廷威德招諭來降宋將弗聽夏貴以戰艦數十餘艘
列于大江之下横其江面其勢堂堂若不可近甲寅
又遣人數陳禍福于宋將宋將荅曰我輩累受大宋
重恩政當戮力死國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
之理脩吾甲兵决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
贏在此一擲耳丞相遂指揮諸將進兵攻陽邏堡城
竟日不克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相曰天道南
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
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籌畫天道幽
遠安可准実而慰之乙卯復攻之密謀于阿术平章
曰今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邏堡可以渡江况此
堡堅攻之徒勞若今夜令汝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
上趁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備而不堅當為擣虚之
計以來日詰旦兒渡襲江南岸連遣人報我阿术平
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餘里泊于青山磯中
夜帥舟戰于江中果得南岸西灰擸早阿述平章遣

諜吏馬文忠來報曰平章承命而往已過江矣丞相
大喜遣步將數万急攻陽邏堡軍中有被傷者親為
安慰賜藥以療之由是愈得士衆心臨陣無不用命
以一當百是日丞相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于行陣
指揮諸將帥舟師數万衆直衝宋將兵船大戰江中
我軍衆銳攻之無敢當其鋒宋兵大潰于江中陽邏
堡人心瓦解宋兵數十万衆死傷者幾盡流尸蔽江
而下夏貴僅能脫命棄兵遁去白虎山抵暮方上諸
將祭觴稱歎曰自
大元開創以來丞相出師一鼓而下江左乃建
大元丕洪之業不世之功非丞相其孰能与于此丞相荅
曰皆非我一人之智乃
聖天子洪福諸將之力也于是西宿于江濤次日凱還勞
軍會議取鄂州戊午大兵渡江己未漢陽軍降是日
早至岳州遣呂文煥新事官揚仁鳳總管楊椿等直
抵城下宣揚威武曉以成敗曰汝之宋國所恃者江
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踏平地汝輩不降而
何若尔堅拒大兵一舉抗尸流血在于目前生靈何
辜于是鄂州張晏然遣計議官王磊出城議降事癡
申張儀然率衆来降辛酉大軍于李廷芝圍壬戌丞

相定新官品級陞加有差撤宋兵衆分于諸軍之中
其城向日首陷宋還民及戍卒甚多往ゝ悉聽其面
相率來告願歸故里丞相悉縱之號令諸將曰所部
軍兵毋令侵暴百姓違者罪及官長尤苛徒儲民皆
悅服丁卯遣懷孟萬戶也的奇拔管督都反見及新
附官趙都統孟都統等配肆泰渡江之捷又遣萬戶
阿剌罕提糧兵數萬暨前鋒黃頭奪壽昌糧得四十
萬斛以充軍餉鎮守黃河議留左丞阿剌海牙宣撫
新事宮揚仁風郎中　冉提控宋照及諸將分兵守
鄂仍行中書省已己丞相暨平章阿述領兵東下庚
午露宿中夜丞相遣阿术率舟萬餘艘先據黃州江
口丞相至壽昌遣劉湖宣撫程鵬飛總管楊椿往諭
城守副制置陳奕ゝ遣總管石國英劉仁等過江至
壽昌請降仍求名爵丞相曰汝既率衆歸降何必屢
及名爵率令石國英等還黃州丞相即名慕官議陳
奕名分事即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十二年正
月癸酉丞相從舟抵黃州城下陳奕出降次日多示
榜文綏撫居民內外帖然陳奕兵分置諸將多變問
曰汝有子乎陳奕答曰有子岩守連水可容遣人致
書招來丞相從其言是夜陳岩僭出結而遣使分道

招諭黃仙石金劉萱諸山鎮悉降丁丑丞相与阿术
名陳奕呂文煥謀取蘄州丞相曰向聞管景模王勝
呂師道等与汝宦相親汝可密書示之則令來降不
亦可乎于是陳奕呂文煥遣人至蘄州管景模吞書
來降辛巳先令呂文煥陳奕及蒙古萬戶等堅水軍
精銳者數萬衆汎舟而下趨蘄州壬午平章進兵蓮
子灣是夜呂文煥遣使賫賈似道裏貴与管景模池
州張林等書及言說甘張來名林今欲先據蘄州丞
相家議令阿术帥舟師先遣蘄州丞相部水陸之師
繼至蘄州城下是日管景模率衆出降加以兩准宣
撫使呂師道授閤知劉千戶帶吞兒鎮守即日阿术
率舟師先進趨江州丞相嚴戒將士曰甲仗俱要精
礪違者罪之水陸並進癸未宿子富池甲申軍于城
乙酉兩作江州呂師夔錢真卿遣人遠迓丙戌至江
州城中士庶拜迎馬首是日大宴戊子呂師夔請丞
相及阿术等大宴庾公樓卯日安慶范文虎遣人持
酒藥來迎南康軍官吏來降是日有安撫錢真卿還
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粧欲納丞相丞相辭曰
我奉
聖天子命与仁義之兵取江南除殘去虐豈以女色移我

之志子卻不受即遣歸其家宴罷出城宿于東郭夜
半風大起己丑大雨丞相定渡江人員功賞時雨連
日不止令呂師夔傳檄江右州鎮播揚威德招諭歸
附范文虎遣其姪机宜請丞相建康欲降丙申丞相
議江右已歸附州軍官員名爵及進取事体功賞等
事令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同万户也先卜馳驛赴
闕
數奏戊戌安慶范文虎遣使來報阿香海刘整等行
樞密院遣軍臨城招諭我軍不從衆心願俟丞相池
州張都統亦遣人來降丞相令阿朮師舟師造延安
慶丞相率水陸兵至湖口湖口岸瞷數里遣千户算
玉等倫繫浮橋以渡兵是時風大水急橋不能成或
言于丞相曰番陽湖内大孤山神祠請禱之丞相然
之遣人詣大孤山禱曰欽奉
大元皇帝命舉兵以伐不庭長江既渡今湖口大風數日
阻我兵不能進如祭之風之後羽許汝歲時無缺祭
享若風不息汝必不安是日祭回風息大軍盡渡丞
相令江毋士民歲時祭享丞相發江毋阿朮遣使來
言曰安慶范文虎已降今依命同本官招諭池州二
月丙午大兵至安慶丁未丞相令行樞密院軍馬過
江相合行院官刘整率戊申發安慶庚戌至池州張
都統出廓迎丞相是日賈似道孫虎臣師師十餘萬
衆于池州下流屯于丁家洲賈似道遣宣使阮克己
宋京等賫書求和請退兵稱臣願歲貢幣丞相遣千
戶囊加歹暨來使同往答書于似道云我奉
旨
舉兵渡江為尔失信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
納土歸附即遣使聞奏若此不從備尔堅甲利兵以
決勝負囊加歹回言似道從求和不從歸附丁巳丞
相率兵至于丁家洲去彼軍數里屯駐戊午丞相觀
賈似道孫虎臣兵衆數十餘万勢若雲屯己未丞相
指揮諸将授以方畧列於江岸樹砲弓弩等具併力
攻之丞相暨阿朮乘舟督戰宋兵大敗追殺數十餘
里江面流屍水為之赤賈似道虎臣僅得脫太平州
孟之搢出廓迎降是日建康翁都統遣人來報云趙
制置棄城遁去請大丞相速至受歸附丞相先遣呂
文煥及招討唆都按察副使焦寬甫等賫榜文往建
康撫諭軍民丞相進兵過太平三月癸酉至建康大
賚三軍鎮江亦遣使來降丞相遣行樞密院軍馬屯
守鎮江由是淮西江南滁州寧國等大小數十餘城
傳檄款附庚寅遣員外郎石天麟等皆詣
闕
奏事

至尊大悅凡渡江獲功人員及士卒陞賞軍務等事皆可
其奏丞相駐師建康令樞密院阿杏海參政併董文
炳等分兵鎮守鎮江兩淮沿江所歸附州郡俱選委
有威望万户人員與新附官同鎮守撫治丞相約束
諸將分守城壁者不令下鄉侵擾人民違者加之重
罪是月尚書廉希賢侍郎嚴忠範計議官柴紫芝等
奉
國書使宋臨安請差兵護送丞相曰汝既來
國書前赴臨安莫若先遣一個宣使前往諭彼官吏預知
其意然後可進況我大兵壓境從後而進宋人必未
敢傷害汝輩不宜差兵護送吾恐宋人見汝輩多擁
兵衆心生疑惑别省異議於汝輩深為未便如宜熟
慮尚書等堅請護送遂許之翌日遣兵數百人護
送至獨松嶺皆被宋兵所害果如所料次日令孟之
搢及唆都行江都宣撫事撫治建康臨安洪都統軍
密遣人從閒道致書於建康歸附官首都統徐都統
偽相通好其辭迫切言殺信使之事宋太皇謂主實
皆不知乃邊將之罪今為擒捕斬首謝罪宋氏君臣
意望大兵不欲東向願輸歲幣請頒諸君代於大丞
相處吾為辭焉丞相聞之謂諸佐曰宋人譎詐為計
以視我之虛實彼當就而用之臨安之行孰可同往
亦觀彼中事體仍為我宣布
朝廷威德令彼之君臣早為歸附免致加兵使生靈無
辜塗炭諸將佐皆曰善呂文煥等言於丞相曰議事
官張羽為人端慤剛決兼有才畧其人可往丞相然
之召而問之羽曰雖蹈虎穴之覆轍然事不避難臣
之職也羽何敢辭是四月乙丑遣張羽與宋人同之
臨安至蘇州被害時人莫不傷之

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卷上終

新刊大元混一江南實錄卷中

是四月乙丑阿术奏
聖旨令兵築圍守揚州屯于瓜州城丞相與呂文煥及諸
將鎮守建康候秋再舉翌日侍奉御愛仙奉
旨召丞相赴
闕計事丞相令蒙古萬户阿剌罕權省事仍舊陞
郎中孟祺員外郎劉江議事五月辛巳丞相趣裝於
建康壬午至鎮江會阿术阿杏海等議鎮守等事仍
諭諸將練習所部水陸士卒甲仗務要嚴整俟患適
用毋令怠惰諸將授指揮還癸未同呂文煥濟江北

石天麟從行至清河口丞相馳驛先赴
闕敷陳平宋籌畫
至尊悉皆嘉納七月己丑丞相拜中書右丞相遣奏條平
章阿术之功上拜中書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
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宴三日辛亥發
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踰五入都經沂漣漣海等處
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曉用兵設備謂淮東元帥
右丞李曾歡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將部軍兵萬
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閱兵于淮安城下往東指討
使簽樞密院事别里迭失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
授諸將方畧己卯詰旦會兵于淮安城下令安東州
歸附官孫嗣武等和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
丞相奉
大元天子命率兵南伐所向無前声勢震天東連海嶠西
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孰不知今我等名爵
有先于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
來降則可轉禍為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戮無遺悔
將何及又繫文書於矢射于城中以搖衆心守已遣
阿里迭失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李
曹歡阿里伯等親臨南城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其

堡俄尔兵衆鼓勇長驅登城逐援之宋兵大潰趁奔
大城之下我軍追殺直抵門橋斬遊不得進亦斬首
數百級癸未平其南堡甲申發淮安南行丙戌至寶
應軍戊子攻白馬湖克之徒流于青口桃源進至高
郵境遣帳前合必赤千户薛徹于等先帥鐵騎數百
趍高郵遇宋兵出戰宋兵大敗斬首數級次日丞相
率諸將閱兵城下觀宋壁壘而還進至范光湖避兵
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衛軍總管顏
聚等奉戰艦五十餘艘破草湖鄉賊即日克之令諸
將秣馬俟行十月己酉至揚州庚戌會兵置守揚州
招其威武平章阿术及右丞張惠參政孛术丁率諸
將來迎壬子阿术受左丞相
宣癸丑丞相次太灣頭新堡命諸將指揮方畧阿剌罕
自建康來見丞相是日大雨還營乙卯與左丞相阿
术兵合令阿剌罕還建康起兵辛丑留李曾歡阿里
伯等部鈠兵万衆守灣頭堡是日大兵南發丞相觀
揚子橋堡是夜宿于瓜州壬戌渡江至鎮江宣讀
聖旨于府廨置行樞密院令官阿答海董文炳同署行中
書省左丞阿答海部左軍諸將先攻常州不下丞相
與阿术議平宋大事遂分諸軍為三道會于臨安右

軍以參政阿剌罕四万戶總管奧魯赤等師蒙古漢
軍步騎十餘万衆自建康出四安廣德趨獨松嶺左
軍以參政董文炳蒙古軍帥萬戶張弘範万戶張拔
都統范文虎王世強管如德史勝等省都事揚晦領
幕府事水陸精兵數十萬出江入海取道江陰趨
許浦澉浦上海華亭等處丞相暨左丞阿合海至中
道行都省事統師群將咸受節度裁斷大事師蒙古
漢軍十万衆水陸繼進趨常州是日左丞相奉
詔旨分兵鎮遏揚州屯于瓜州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鎮江
宿于丹陽壬午至常州前建之兵相持不決至日丞
相帥大兵嚴圍其城壁以主木為之其池塹既深且
闊攻之誠難丞相召諸將指授方畧令各備攻具期
于來日分道攻擊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諭言曰城中
將帥士庶宜速來降免爾遺拒敵之罪城中不聽登
未又令諸摠吏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主帥將校
庶士常州我
大元已附之城爾衆復來拒之大丞相領兵臨城四面攻
擊勢易摧枯耳然我念
主上好生恩教務以招徠為先連日遣人告諭未見聽從
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為疑下之將士勿以拒敵

我師為假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靈前罪
一無所問不妄殺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
如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
尸流血老幼無遺宜速審思毋貽後悔又不聽丞相
親督帳前軍數千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砲及弓弩等
是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巳刻丞相怒叱帳前諸軍
奮勇爭先登木城即堅丞相紅幟於城上四面並進
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帥闍里帖木
兒万戶懷都等率兵先據無錫乙酉丞相發常州水
門遣人捕索賊兵悉斬之丙戌丞相號令諸將其擄
砲鄉民廣給其糧各歸其鄉禁約軍人不得妄行擄
掠犯者加以重罪由是遠近皆安丁亥遣万戶寧徹
兒万戶蒙古歹等部水軍數千巡捕大湖會兵于江
戊子賞勞獲功人員己丑冬至庚寅遣乙乞里歹宣
撫游顯唆都摠管揚椿等會闍里帖木兒兵遣懷都
兵先趨平江即日參政董文炳遣使來送兩淮帳下
王都統雄即以嘉興招討使投之下江主帥王邦傑
等遣張獬僕汝達賫書來迓丞相丞相慰勞遣及遣
使往諭懷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嚴飭將士守護
城池勿得縱令侵擾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從軍法

輩行省都事馬恕爲常州尹多給榜文招懷未附之
民是日阿剌罕遣使來報曰所部軍兵已過廣德進
趁獨松嶺丞相深然之十二月庚子發常州懷都道
使李魯歡來報彼宋柳岳奉使至無錫辛丑軍于無
錫之西壬寅大設省幕會集諸將令叅使柳岳來見
丞相出示宋太皇璧嗣主國書及示宋之大臣与丞
相及呂文煥書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嗣
君冲弱更在先帝衰絰中自古礼不伐喪望大丞相
哀恕班師免致三宮不安陸廣動揺散不年〻進奉
歲〻修好此誠奸臣賈似道失信誤我國耳丞相答
日曩者我
聖天子登極之初遣使奉
國書以修和好汝國無頼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
師問罪去歲又將廉奉使等無故殺戮誰之過歟如
其彼欲我師不進效學錢王納土李王出降乎尔宋
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亦失於小兒之手其理如此
卿何多言柳岳猶首泣下不已令千戶囊加歹館伴
爲發卯遣招討狄忠赤千戶陳乞答歹將宋柳岳及
從來者米李二人并齎其所奉
國書赴
朝廷稟奏丞相軍於望亭東令張惠呂文煥先赴平江
同游顯等入城取會公事甲辰平江主帥王邦傑郡
守王矩之等率衆遠來迎降止於寒山寺南乙巳軍
于平江西南五里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觀兵遂撤
宋軍布置我兵於城上既而復會諸將佐於府廳事
號令諸軍不得輒入人家擾害百姓犯者重罪於是
居民宴然悅服即日遣囊加歹范文虎下從者王政
同都岳赴臨安錄白諭宋主
詔書一封又丞相曰宋臣書云云董文炳遣都事楊晦
來報所部軍兵已下許浦澉浦顧逕上海華亭等處
已行撫定次弟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即日
叢因又遣使覘前諸常隘軍馬不容逕通令千戶寧
玉等前部軍兵復修長橋等處遞道不可而成丞相
召范文虎忙兀歹行兩浙都督事王邦傑充安撫事
王矩之通接溫州安撫其餘歸附官員陞加不等又
遣使諭董叅政令万戶張弘範等軍選者剋聽區處
七于平江癸丑譯史阿里自
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囊加歹同宋使夏尚書呂侍
郎等自臨安來齎到錄曰宋書云云辛酉宋使夏尚
書等謁見丞相是日大宴議事癸亥遣宋使呂侍郎

囘乙丑范文虎下從人游和尚同宋使沈節會當宋
太皇謝氏諭呂文煥勸弃与丞相書云云是日諭諸
將曰今日宋臣陳宜中遣人來為會於長鎮且观地
面寬足容我軍與書之地遂號令諸將將所部軍兵
序谷翼行伍俾令前進其旌旗戈甲等事務要严整
其令家屬輩由之于後仍省會嚴禁諸軍不用抄掠
生口侵奪人財焚燒民屋如有犯者即以軍令從之
諸將士為之屏氣無敢妄動者於是諸將應变方畧
分左右翼而進諸將倒日相視莫測其機亦無敢諮
稟者又遣范文虎把兀歹乘兵艦會阿剌罕者里伯

等取湖州丙寅詰旦發車平江官屬軍集迎丞相賀
正甚聖丞相曰我之軍馬為大事豈暇問此遂行留
游顯懷都万户忽都不花王等分兵數万鎮守撫治
今密王等長播鎮守太湖等處十三年春正月己巳
嘉興師劉安撫舉城迎降癸酉宋使軍器監刘廷瑞
賚陳宜中書與丞相云云丞相亦回書云云同日遣
囊加歹之臨安為會乙亥宋刑審院賚到宋主稱臣
表弃宋臣与丞相及呂文煥書云云當郎議囘丁丑
囊加歹同宋都統洪模賚陳宜中吳堅与丞相書云
云戊寅議宋洪都統還臨安是日丞相起嘉興留万

户忽都虎千户王亮察等鎮守劉安撫以安撫庚辰
宋使吳踣鈴臨安來會長安是日遣還辛巳洪都統
來廷是日至崇德壬午長安鎮陳宜中約下至癸未
過長安鎮臨平甲申高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向
問您怎生來俺自來你來呵俺根前要冨貴也者你
學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着娘子回程宋使趙吉
甫賚餘慶同囊加歹來獻傳國宝玉璽降表笺詔郎
日遣還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乙丑兵至臨安北五十
里有囊加歹洪都統遣人來報云今日陳宜中西往
張世傑蘇刘義刘師勇等挾廣益二王錢塘遁去惟

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不動丞相再遣使令諭右軍阿
剌罕奥魯赤暨左軍董文炳范文虎諸軍據錢塘不
令宋人來往守禦之丙戌遣宣撫程鵬飛計議官孫
囊加歹千户洪雙壽往臨安入宮諭太皇太后戊子
宋太皇后謝氏遣丞相吳堅文天祥同知樞密謝堂
安撫賈餘慶中貴官鄧惟善等來見丞相以溫辭之
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餘慶還臨安丞相顧文天
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文天祥
畏主思言歸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于是日怒曰
我此來為兩國大事寔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已各釋

之何故時我執留丞相以温言答曰君勿怒此為宋
氏大臣責任非輕此來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与
我共之額為數日之留遂令呂古歹唆都伴羅摩
為是日是平日与李庭芝相善者孟諡議陵安撫田
副使往諭揚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鵬飛賞餘廬洪
豐壽之臨安換宋主降帝號表章及多給文榜于臨
安市綏撫士庶無令驚擾市井熙然秋毫無犯己丑
遣千戶囊加歹省掾王祐賫玉璽前赴
闕進獻是日丞相至臨安湖州市庚寅早丞相之錢塘
覌潮於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屬來見丞相皆撫
慰之閱兵而還辛卯董文炳阿剌罕奧魯赤等來見
丞相聽授指揮而去張弘範孟祺程鵬飛等賫宋主
降表及太后招諭來附州郡手詔并三省樞密院文
字令州郡一体歸附遣都鎮撫唐兀歹趙與祖等先
罷文天祥所招義兵二万餘衆令各歸鄉里給与文
榜皆悅而歸壬辰丞相登西湖北獅子峯俯覌臨安
形勢至暮館于湖州市秀王府是日遣諸將以各部
兵衆分守城面而又遣萬戶亦只里歹李芳山及總
管王俊等軍入城護宋氏宮城癸巳太皇后令賫官
王葉甲薛勞問丞相亦撫慰之遣還甲午將宋氏爲

安軍駿司及諸司兵衆分置於我師別行調遣其餘
生券等軍有願歸者聽遣張都鎮撫等詣阿术計稟
淮上公事及术語諭淮安懷遠壽州安豐等郡二月
丁酉守鎮遣劉并程宣撫子同昔里伯持宋氏詔諭
兩淮并本省公文去廬州招諭夏貴及未歸附州郡
其鎮边劉傳夏貴親男程宣撫子乃夏貴壻也以故
遣之又令兵部郎中省文卿王世英等分領馬安司
軍數千賫宋詔赴衢州等處招諭令降己亥令張惠
呂文煥約阿剌罕董文炳等入宮再諭謝氏宣布
主上寬仁大度辛丑委張惠阿剌罕董文炳石天麟楊應張
弘範亦只里忽剌出唆都入臨安取會軍民錢糧之
數及拘收宋朝百官誥命勑劄符印悉罷宋氏官府
人數罷侍衛禁軍壬寅遣西蜀歸附官李顯赤持宋
詔往招未下州郡又遣使者尚壁齎宋之澧州行省
賫宋詔諭湖南湖北兩廣福建州郡令一體歸附又
令万戶昔里伯史拒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与可
授安撫遣孫嗣總管唐拾領守建德府以斷附官方
回授安撫遣總管高与鎮守婺州孟安撫鎮守衢州
是日丞相命諸將分兵鎮守臨安令阿剌罕奧魯赤
蒙古漢軍鎮屯西湖錢塘門等處闊里帖木兒懷都

乙乞里灰鎮守錢塘仁和黄頭兵屯富陽相威等軍
屯鹽官焦興黄頭軍屯于德清晏徹兒劉深等鎮守
湖州市忙兀灰范文虎撫諭臨安以水弩砲諸將及
副万户諸軍分屯湖州市比如大牙和御遣管如德
過錢塘越上張示省榜禁約諸人不令侵擾宋民山
陵丁未遣乙乞里灰帖木児起宋臣賈餘慶等四人
赴化稟戊申遣李知事招諭台州石國英招諭婺州及
兩淮張等年亦遣囊加灰吳閣贊謝后詔再諭楊州
李庭芝癸丑孟祺謝堂楊鎮赴省議追詔守孟慶二
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書於丞相其辭懇切丞相回
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隨即歸附今日俱為一家福王
不須疑惑宜當速來同預大事甚妙遂遣使還乙未
石國英遣人送婺州降表是日裴洪都統彭都統張
都統呂尚書赴
闕朝見庚申囊加灰回奏察
旨名丞相還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不伯周青等赴
泉州招諭蒲知府壬戌遣史勝賫書赴越州請福王
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俞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賫
手詔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
臨安浙東州郡牧守相繼歸附降赴日來三月丁卯

丞相入城館于万松嶺盧源宅己巳大宴於宋三省
中庚午囊加灰自瓜州還省賫張都鎮撫書呈為盧
州舉城歸附事甲戌徽州招討李銓來降福王自浙
東來見丞相丞相安慰之是日會諸將于万松嶺園
中阿术遣使來報廬州已降及鎮江文天祥出奔是
日兩作丞相出城湖州市宿于秀王府阿剌罕董文
炳同預行省事孟祺從行赴
闕石天麟仍領左右同事楊晦來谷之奇同預焉丞相
暨阿答海審議遷宋后幼主及其僚屬北行事丙子
丞相先行至瓜州待之阿答海張惠阿剌罕董文炳
等于丁丑詣旦武備嚴肅入宫召宋太后幼主聽
皇帝詔曰免牽羊繫頸之礼眾太后謂幼主曰荷
天子聖慈不殺活此惟命汝當望
闕拜謝于是遣宋太后幼主及宮人出宮遷封府庫太
后以疾言屢遣万户趙興祖詣丞相請命丞相曰既
不能起留之無碍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宮人出城止
宿北新橋船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貯宝玉督宋大臣
以下僚屬俱從其行丞相班師之日及遷宋君臣百
姓晏然不知閏三月十二日晏貴至燕京獻淮西諸
郡二十一日伯顔丞相回燕京有大旗書天下太平

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會同館四月
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門官舍安歇
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門五里外草地太
后福王隆國夫人中使作一班在北边設一紫綿罿
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宰
執如南地兩拜而進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國夫人天
曉盡出南門外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到鋪設金帛
宝玉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見進貢礼
儀行宫殿字安麗金碧混耀
皇帝皇后升殿諸妃諸王俱升殿捲簾列坐宋全太
后幼主福王宰執以次展裝腰金服紫緋綠各依次
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兩拜執留御筆諭
授幼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
宋告
天
地祖宗于近郊遣祀嶽瀆設賞大會大赦天下是歲注
東西湖南北川廣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九監
二縣七百三十三

大元混一江南實録卷中終

新刊大元混一江南實録卷下

宋太后書傳于淮東制置李知院吾老矣值此時艱
比奉
大元皇帝詔書俾相率來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屬以救万
姓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舉國內屬今大兵在城三
宮不驚九廟如故百姓安堵其餘州縣已戒嗣君下
詔開諭俾各以其地歸于
大元卿自守孤城勤劳甚至但根本已拔縱致固守民其
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詔勅揚州帥臣李庭芝
自朕嗣基错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謀國背盟至勤
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
詔許存宗社不害生灵准奉太后戒命舉國內屬根本
已拔其餘州縣縱欲固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可順
天時亟宜歸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廟不至泯绝故兹
詔示想宜知悉

大丞相賀表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明王之歸帝王
之兵出万全島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奏及近文
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伯顏等誠懽誠忭
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道光五業統接千齡揮航日出之邦冠帶日支
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為家獨此宋邦冉違
声教謂江湖可以倖逆命弗擇可以敵王師連兵負
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
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為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
還輒奸謀之復肆拘因我信使之心乾坤再造之恩
結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
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于自求怨致
聞于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
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于江表烽烟直接于錢
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兩譁
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剌罕取道于獨松董
文炳進師于海上諸臣與阿木阿吞海等參司中間直
抵宋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
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為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
蹙迭出哀鳴始則為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
璽之請顧甘言何益于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
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怪強心四在郊之
横草都無飛走計究一月之降幡始豎其宋主率諸
大臣已于二月初六日望
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庫府庫封藉待命外臣恭揭寬
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恭惟
陛下視萬里為目前運天下于掌上致令臣等獲對
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
龍庭之想上
万年而為壽更陳虎拜之詞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賀表

伏以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
即平方朝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
慶頌交馳欽惟
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既東南之被兼受全
南北之分弗面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
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爰爾三苗弗率命
令辟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荊襄再駕而降鄂岳弁黃
而縛江沱心歸鈇鉞之堅城自摧金陵之王氣何在
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已見吳
王之納土偶將悉朝于
國下幼君逃竄於海中方知恃險之差應悔求和之晚
臣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刻會充載筆之臣尤當述

集勲之事踐脩邦命正海内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
天子萬年之壽

賜宋主詔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宋國王恭宗㬎昔我
太祖聖武皇帝壽謀雄斷奄真諸國惟彼東南戚僭臣職昔
爾宋與金隣逮至乎金接我疆埸彼國常遣使于我
家好即珍絶俾失結好實爾自造乃者師已濟江仍
且接兵復遣使以理往諭時爾暱令歸款事豈不殊
及兵壓臨安方出請降諭以國典固無寬宥既顧國
政悉出權臣若爾母子初無所與朕既知之復以罪
譴加于母子之躬固所不忍况爾舉朝來覲嘉乃是
心而優渥之令可不俾乎慶錫寵章備兹異數可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瀛國公宜令准此
至元十三年六月　日給

追贈鄭江

切為古之所以鼓智勇而立異功者蓋上之人有激
勸之術使然也不爾將偷卒惰望其有奇功于天下
不能也比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今年四月内襄陽
城下以戰而死迨今半載
朝廷無獎之命今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于王事
者不加追獎則偷安苟容之徒以為得計照得近例
以他功追封者往々有之使被堅執鋭不顧死難為
國家効報者若不量加追贈恐於激勸充敵制勝之
術有所未盡

燕山平慶安趙孟桐堂閑板印造平宋録

大德八年甲戌月平慶安撰

撫勞戰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死力者不過閔而勞若民以使
今而激勵兵以氣為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墮歸
之意切見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于堅城下径有
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不戰而疾死者無歲無之
即日已是炎瘴江水向發設或去歲之宋人復以
舟師來援内以死戰必出相應其利所關非輕當此
正師直籌盡之日將士竭盡之時也今雖省官節制
於上
朝廷亦宜剬為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愚見合無
聞奏
恩旨諸被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
其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日我之死生有所歸

矣我之勤苦為上知矣衆既喜其如此雖置之重地
壁于歲月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覩
上死長少為當然所謂悅以使民〻忘其死者也
丞相伯顏公勲德碑
乾為天統元氣坤為地統元形輔以四時佐以六子
天地所不言而化無為而成也欽惟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體乾元以建
國法坤元而紀年　聦明叡智
神武不殺權衡闡珍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凡有血氣莫不臣屬首出庶物而萬國寧含弘光大
治
而品物亨天覆之高地載之厚不可名言不可繪畫
所可得而見者四時之運行六子之變化暨輔翊之
臣有若丞相伯顏公之定江南其勲德尚可考已
至元十有一禩甲戌冬十二月
丞相總師渡江又明年丙子春師次杭之近郊
行中書者以中間入杭連城列壘望風款附農不釋
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驚天命有歸人心欣
戴不謀而同不戒以孚黄童白叟手額讃歎祝
聖世
君臣同德万時憶永福區宴無前偉績對天宏休于是乎
在幾愚臣等嘗拜手稽首誦
詔旨渥厚懇惻曲体　拊懷惟恐生靈枉受其害
聖天子不殺之仁也
丞相對揚休命壹是以不殺為事豈惟不殺抑又不
貪東南苟安衆嘗中捻綿歷積久休養繁庶權臣擅
事貴戚殖私多皆厚藏富于公室子女如林玉帛如
山偶治珍怪未嘗過目士庶錙黄香薛圖書徵有獻
續一無所取宮廷內儲府庫外峙謹護封鑰悉歸有
司却衛之外禁止侵掠分屯列戍田里按安既又發
公廩以濟民食弛方租以粟民居捐山林川澤之利
以便民用峨上供物玉帛之賦以寛民力易曰王命三
錫失前禽也言順而向我者從而舍之也書曰民心
無常惟惠之懷言能生斯民者民所歸也丞相杖鉞
專征于國有大功為勲于民有大惠為德勲德之盛
卓冠前古杭民千万均受渥賜莫知所報士民率請
伐石為勲德碑昭示無極銘曰
皇元受命
光宅九區　旋乾轉坤　篤唐戴慶
至元建號　混合輿圖　一統之盛
亘古所無　賜鉞推轂　寄勿都俞

干戈再指　仁義與俱　豈其德已
煩我師徒　宇宙株梨　欲同其殊
匪兵不服　匪詆致屠　不亟不徐
南邦是徂　審勢効順　尔簞尔壺
尔質弗掠　尔孥弗俘　江之廣矣
亦既捍上　天之所與　将焉適止
相臣曰嘻　我息尔孚　不殺不貪
申令前驅　百城按堵　于楚于吳
杭民千万　胥俱為娛　大勳盛德
可鐫可摹　千万斯年　以侈廟謨

至元十三年二月　日四明史　周卿　撰
宣授宣武將軍管軍摠管汪　宋寶
省選耆老陳祖遠耆老顔　應榮
耆老班百喻震宗　等　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
省以紀殊績歲月浸久適毀于火士民追念合詞
祈請擬復舊規
省府重嘉其請而矜從之迺稍潤色其辭重立斯
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勳天地存至元三十一
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
農事趙元德謹跋并書丹篆額

大元混一江南實録卷下終

大清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康熙二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恭纂。凡九十有二則、分二十六門。乾隆四年
我
皇上敬製序文。
宜付剞劂、昭示萬方。昔者有明末葉、海水羣飛、
景命有歸
真人首出、亶聰明而應運、錫智勇以匡時。以遺甲一十三
人仗順興師
肇開鴻業。
威弧震疊、妖孛消芒。仰溯
臨御之日、大抵秉旄執鉞者居多。然而外攄
天縱、內修
王政。
經綸締造、文武兼資。凡一時
指授開陳、
皇極敷言、罔非彝訓。黃帝七十戰而銘著於巾机、成湯十
一征而義彰於誓誥。以今方古、厥道同符。特以
國初淳樸、僅傳於故老舊臣之口、故記載未詳。
聖祖仁皇帝追維

前烈、敬勒鴻編、昭千古之
帝圖、垂萬年之
家法。謹所謂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者、
締造規模、猶可仰窺而見焉。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帝王創業垂統傳之無窮非獨世德茂也蓋亦有典則之貽焉其運之一心播爲成憲恆足以示道揆於子孫昭法守於臣庶盱衡千古載籍具存矧其爲大聖受命而興者乎皇哉何規模之弘遠也我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高皇帝靈承休命誕受多方經綸於

天造草昧之年締構於王業艱難之日除殘伐暴度越漢唐順天應人絜隆湯武所以茂弘風敎宣暢聲靈振舉綱維恢張疆宇者勒諸蘭臺之上布在方策之中駿烈鴻猷粲然明備矣若其攄詞爲典播告成經建邦立國之模戰勝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務用人行政之方靡不道合樞機理取體要有非臣鄰所能悉覩黎獻所能盡傳者不有成書何以彰

聖謨而荅光訓乎朕紹庭繼緒志切覲揚因命

儒臣分類編輯爲目二十六爲條九十有二總爲

寶訓四卷浩浩乎乾包坤負之大皇之墳也秩秩乎民彝物則之常帝之典也以紹心法至中也以握化原至正也以迓

天眷至順也以垂後昆至裕也率而循之欽承而無斁之所以卜有道之靈長緜無疆之曆服胥於是焉在奕世子孫尚其克念

祖武永永勿替也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爲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

合應期受命肇建丕基叶雲雷以昭經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爲平成之運當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發聲爲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修身爲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爲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賅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嶽歎口誦心惟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盡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亙古無

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爲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徵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敬天

聖孝

神武

智略

寬仁

卷二

論治道

訓諸王

訓羣臣

卷三

經國

任大臣

用人

求直言

興文治

崇教化
勤修省
節儉
慎刑
恤下
卷四
輯人心
通下情
明法令
鑒古
賞功
昭信
誡逸樂
謹嗜好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一

敬天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即天之子也貝勒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貝勒諸臣之子也君以父事天敬念不忘克明厥德仰承天錫丕基則帝祚日隆貝勒諸臣以父事君敬念不忘勿懷貪黷之心勿為姦慝之事以公忠自矢則爵位常保民於貝勒諸臣敬念不忘遵守法度勿萌姦宄勿行悖亂則身無禍患如君受天之佑以為無與於天曰此我才力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譴之移其國祚能自守天位乎貝勒大臣受君之恩以為無與於君曰此我才力所致也心懷姦慝恣行貪黷君若譴之褫其爵位能自保身家乎至於民不遵貝勒大臣約束而行姦宄悖亂之事必致獲咎而禍患隨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天欲平治天下而立之君爲君者
若不修明制度永奠邦家豈天之立君止爲
一身安富逸樂耶君欲經理國事而任之臣
爲臣者若臨事之時不能勤敏恪愼殫心厥
職豈君之任臣止爲汝一身富貴耶觀此則
君於天錫基業敬以承之舉忠良斥姦佞日
與大臣講明治道以致皇天眷佑人民悅服
如古所稱堯舜禹湯文武以及金世宗諸令

主休譽著當時鴻名傳後世孰有善於此耶
人臣身秉國鈞因循從事不能申明政令論
諭群下則無知之民罹於法者必多若各盡
厥職明法度以訓國人使不罹於刑戮則君
心嘉悅眷顧日隆如古所稱皐陶伊尹周公
諸葛亮魏徵諸臣生膺顯爵沒垂令聞斯於
臣職爲無負耳

天命六年辛酉正月甲申
上率四大貝勒及台吉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
格岳託等對
天地焚香祝曰
天父也
地母也今以棊國肆虐革命徂征其烏喇輝發
哈達葉赫同一語音之國已蒙垂祐悉以授
予既而征明又得撫順清河開原鐵嶺諸城
及明四路來侵盡殲其衆無非
天地之默相也吾所禱於
皇天后土者吾子孫中縱有不善之人俾勿同

氣推刃開戕害之端其不善之人惟天誅之
若不俟天誅存心戕害
天地鑒之奪其算無克永年或於昆弟之中有
所行悖亂者不忍傷殘以義理所在殷勤教
誠感格愚頑使自悔悟
天地其眷顧之神祇其呵護之願我子孫祚永
百世以及萬年用茲虔告尚其無咎既往鑒
乃來茲

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聽斷國事皆知以
至公爲貴至於已之所行或有明知其非猶
强以爲是者蓋亦如聽斷國事以非者爲非
是者爲是也惟能處以至公絕無私念乃爲
天所佑天果佑之必昌其子孫綿其福祿降
以神智之嗣寧有神智之嗣或致失德者乎
若獲罪於天則所生之子必昏庸者流以昏
庸而繼大業不致敗亡者未之有也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天之所命俾爲帝王膺圖籙柄國
政其守此丕基也如置瓦器然必求其安夫
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儻致缺損庸可
補乎若將天錫丕基時時敬念兢兢恪守斯
神器永奠大業弗墜不然肆意驕縱上干天
怒隕墜厥緒豈復能祈命於天哉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侍臣曰天地法象雖高遠難窮而理則貞
而一也故能使日月運行風雨調順四時不
逆其序化育萬物生生不已嘗思前人得失
之故不甚相遠如在目前行善而得行不善
而失往跡固昭然也誠勤於觀覽廣加咨詢
惡者戒之善者從之則貞一之理備於厥躬
卜年卜世建無疆之休不難矣

聖孝

天命九年甲子四月甲申

上以遼陽既定建都東京奉移
景祖

顯祖諸陵安葬於東京之楊魯山設太牢焚楮
幣
上詣
二祖陵奠酒行禮祝曰吾征明復
祖
父仇已得遼東廣寧祇移
寢園永安斯土惟我
祖
考仰達

天地垂福佑焉

神武

癸巳九月

上聞葉赫哈達烏喇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

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來侵以我

軍夜出恐驚國人傳語諸將旦日啓行

遂安寢明日出兵至拖克索地

上立渡口誡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

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縶難以奮擊

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如命時敵兵甚多衆

聞之色變

上曰爾等毋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

於險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

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

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

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我兵

雖少奮力一戰罔可必勝耳及接戰大破敵

衆均如

上諭

癸丑正月己未

上以烏喇國背盟親率大兵往征之時烏喇貝

勒布占泰率兵三萬越伏爾哈城而軍

我統軍諸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諭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

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

戰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

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衆

志旣孚卽可決戰因命取鎧冑被之復

諭將士曰儻蒙

天眷祐破敵衆卽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

乃進兵指揮將士比接戰親馳衝入大

敗烏喇兵遂滅其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辛丑

上頒訓練兵法之書於統兵貝勒諸臣其辭曰

凡安居太平貴於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己不

頓兵智巧謀畧爲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幽邃之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誘之而來是中吾計也誘而不來卽詳察其城堡遠近遠則盡力追擊近則直薄其城使壅集於門而掩擊之儻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預退以待大軍俟大軍旣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於城郭當覘其地之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儻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

乃足稱爲智巧謀畧之良將也若勞兵力雖勝何益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於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訊之甲喇額眞不以所頒法令誡諭於衆罰甲喇額眞及本牛彔額眞馬各一匹若諭之不聽卽將梗令之人論死甲喇額眞及本牛彔額眞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

能則勿受蓋委任者之意非止爲一人如不勝任而强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事莫大於此至於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賞不及縱殞身亦不爲功迨列陣已定爭爲先登以陷城者方錄其先進之功其先登陷城者馳告固山額眞俟環攻軍士四面並進城陷然後固山額眞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並進

天命四年己未三月甲申朔明總兵杜松劉綎李如柏馬林等督兵二十萬分四路來侵辰刻我國西路偵卒以明兵出撫順關馳告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進董鄂境馳告

上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國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來卽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

足患矣卽於辰刻發兵大貝勒代善先行諸
貝勒續至界凡見我國築城夫役及兵
四百據吉林崖時杜松結營撒爾湖山
而自引兵仰攻我兵四大貝勒等議曰
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
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
翼四旗兵夾攻之其撒爾湖山之兵則
以左翼四旗兵備禦焉兵既往
上至問破敵策四大貝勒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與
左四旗兵合先破撒爾湖山所駐兵此兵破
則界凡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
界凡明兵俟我軍自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
力以戰於是合六旗兵進攻撒爾湖山不移
時大破之而所遣助吉林崖之軍自山
馳下右二旗軍渡河夾擊界凡山麓明
兵又大破之又破馬林兵於尚間崖又
破劉綎兵於阿布達里岡李如柏遁去

智畧

甲申四月

上警悟軼倫臨機應變倉卒合度嘗夜寢聞戶
外有聲披衣潛出伏烟突旁伺之時陰
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忽有電光照見
遂擊仆擒之近侍洛漢請殺之
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儻加兵於
我我衆寡不敵奈何乃佯詢曰爾非盜牛來
耶賊果以盜牛應洛漢又曰誑言也實欲害

吾主殺之便
上不許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
甲申六月初我國攻取董鄂部數寨至
是董鄂部諸貝勒因我國與哈達有郤
欲乘機來攻會其部內亂
上聞之與衆計曰董鄂部內亂宜往攻衆諫曰
兵未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儻有失
奈何
上曰我不乘機先發儻彼復和好必加兵我矣

衆皆曰善

乙酉二月

上畧界凡寨回兵有撒爾湖界凡東佳把爾達四寨部長合兵追襲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步軍中疾馳而至

上單騎回擊斬訥申復射斃把穆尼追兵逡巡猶不退我軍士曰馬疲甚奈何

上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弰拂雪爲拾矢狀徐引馬過嶺予伏此爲緩敵計軍士既行乃率七人爲伏

上露胄而立追兵疑有伏不敢進

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壬子十月

上征烏喇國既克其六城兩軍相持河岸衆貝勒請渡河攻其所居大城

上諭曰汝等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當爲探源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斵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取之能盡滅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乎遂率師毀其六城而還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辛酉

上既克開原城

諭貝勒諸臣曰吾等勿回都城築城界凡治屋廬以居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諸臣議曰不如還都近水草息馬濃陰之下浴之飼之馬乃速壯且使士卒歸家繕治兵仗便

上曰此非爾所知也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凡牧馬於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遂駐蹕界凡令軍士盡牧馬於邊

天命八年癸亥五月乙未台吉阿巴泰等破蒙古回兵

上出城迎之行四十里遇於古城堡南宴勞畢

會兵

上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躡而取之耳

寬仁

甲申九月

上攻兊郭落城城中有鄂爾果尼及羅科皆射中

上創甚還兵創愈後率兵攻克之獲鄂爾果尼

及羅科諸臣請誅之

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擢鄂爾果尼羅科爲牛彔額真統轄三百人

癸巳九月

上既破九國之兵生擒烏喇貝勒布占泰

諭之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寨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豬狸猻裘豢養之

辛丑正月

上既從明萬曆帝言命哈達貝勒孟格布祿之子吳爾古代復主哈達國後哈達饑乞糧於明不與各鬻妻子奴僕易粟而食

上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收哈達國人豢養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壬寅

上既發兵征明

諭諸貝勒大臣曰此兵吾非樂舉也實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凌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慎勿輕加誅戮

天命四年己未七月丙午

上既擒蒙古喀爾喀部落貝勒介賽

諭貝勒大臣曰我畜介賽於此而殄其兵彼所屬軍民畜產恐為他貝勒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百四十人還國便遂遣之

十月辛未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兒拜虎齎書至書中語不遜貝勒諸臣怒欲斬其使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與為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俟遣歸時吾亦有以報之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二

論治道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癸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天降禎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公誠勵精圖治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為協應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誠而去其私也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則庶事咸理而底於有成撫有大國者能以公誠存心建立綱紀教養兼施則天地神祇必交相感應而四方亦莫不愛戴以之均平邦國臻於帝王之道無難矣且修身與齊家治國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則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齊家則九族親睦一其心以治國則黎庶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

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故人君智慮未周必博聞廣覽勤於咨詢然後稱睿哲之主焉若賢臣遇進盛世翊贊皇猷俾朝廷聲教施當時傳後世皆以忠誠之心爲之有嘉謀讜議無不盡言其視家國如一體然始可質諸天地而無慚矣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公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戡定禍亂克奏膚功忠誠兮端凡事皆可勝任也若慈惠而無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無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無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每以內鮮忠誠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先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古者君德克明自九族以至百姓咸享太平雖治安已奏而仍不敢荒寧故懋登上理焉蓋人君勤求至治其道不遠惟在上者誠正宅心則下之狙詐悉化恭讓

持己則下之爭競潛消將風俗醇樸萬邦協和期進至治無難矣

三月丙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爲人君者私意不萌常存敬畏則其德日進於高明推此心以愛養斯民公普周徧則無論賢愚皆中心愛戴矣至於賢能之人舉而用之俾爲貝勒分理庶務貝勒克自勉勉建立嘉猷以法言訓誡於國使黎庶之心交相悅服又能承上德意撫輯多方則向化而來者惟恐後矣以若人而秉國政豈不頌明哲於當時傳令聞於後世耶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人皆稱仙佛之善然仙佛雖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爲也必勤修善行始能與之相合人君奉天理國修明政教克寬克仁舉世享太平之福則一人有道萬國敉寧勝於仙佛多矣人如鬼魅之惡然鬼魅雖惡遇壽算未盡之人不能害也算將盡始被其祟

耳若人君不道致干戈相尋盜賊蜂起黎民有死亡之憂是一人失德禍及萬方其惡甚於鬼魅矣明萬曆帝罔念友邦興兵搆怨皇天震怒疆圉淪喪萬姓被戮斯其害豈啻鬼魅耶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來國家之敗亡也非財用不足也皆驕縱所致耳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金完顏亮咸貪財好色沉湎於酒晝夜宴樂不修國政遂致身死國亡近日哈達國萬汗聽事不辨別是非富者雖非亦是貧者雖是亦非公斷不行惟尚貨賄故所創基業及身而敗昔我六貝勒原與國君相等因兄弟交嫉攘奪貨財幾致喪亂烏喇貝勒布占泰朕擒之於陣厚加恩恤縱令歸國乃不思報德恃其才力嗜酒妄行遂被天譴國以滅亡今蒙古貝勒不務政事荒廢於酒父因酒殞子復嗜之兄因酒殞弟復嗜之加以貪財

黷貨爭奪無已父子兄弟互爲仇讐國亦以亂凡我子孫若效其所爲耽酒溺貨利存心邪辟不敬守基業則覆轍不遠可不戒與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齋明其心以事上帝則多受福祉至於貝勒諸臣翼戴其君亦惟存公平誠正之心而已爲臣者果能矢志忠良與君一體時時誡勉民庶俾改過遷善易俗移風則民從而君必倚任矣所謂忠良者乃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平時則以忠謀國臨難則以身殉國也君猶日也與天地一體爲臣者果能宣上德意如四時之不忒亦與君合德矣爲君者明爲臣者良則庶事修舉矣又

諭曰從來爲帝王者多矣求其聰明睿知恩溥國人者則少焉譬之麗於天者星辰雖衆而明如日月者無有也

訓諸王

乙卯十一月

上訓諸子衆貝勒曰賢者不舉之顯之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不誅之黜之則不肖者何由而懲毋嗜利而宜嗜義毋好貨而宜好德蓋爲國之道莫貴於德義我自昔行之不怠汝等識之我所以訓汝等者惟此而已

天命六年辛酉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朕聞之君克承庥良士彙集父多善行賢子誕生良士集則君心豫賢子生則家道昌朕著爲訓誡爾等敬識之凡人處

世之道以公爲貴與其皇皇求利不若求此至公之心朕惟至公存心故由愚而哲由小而大由約而豐蒙

上天眷命俾主一國可見至公之心良足貴也凡賢良之人其才畧所著猶可及也其至公之心乃不可及若斯人者或爲帝王或爲神聖天必不虛生之也爲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克勤於國俾其安輯則天錫丕基能永享矣苟或不然天未有不更易者爾等思之爾於民庶之上置以長僕隸之上亦置以長若所置之人不能統馭其下爾等寧不更易之乎故人之公勤者天擇而命之俾爲國君國君擇而命之俾爲大臣其義一也今後子孫能公誠存心勤勞治政則必荷天佑天之所佑誰能敗之朕聽國家之事是非臧否準以至公未有溺嗜好徇貨利而妄斷者其行兵出獵一切軍國重務必身親其勞罔敢暇逸朕荷

天眷佑良以此也今後子孫若遇勞苦之事憚爲勞苦不加策勵如之何其可哉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古以來國君與貝勒未有以衣食竭盡而敗亡者惟所行恣縱至於敗亡耳後世子孫於生殺予奪不可不慎凡人陷於罪者務詳鞫焉倘遇勲舊子孫應死者贖應罰者免應懲治者則戒飭而寬釋之至諸貝勒凡有議論諸臣勿隨聲附和當以非爲

非以是爲是直言匡正之盡我國家有此基業締造艱難當征戰之時如山中熊虎互相噬搏而盜賊充斥如豺狼之遍野又有同氣相殘羣爭交鬭朕收服此輩備歷勞瘁

天地鑒我大公之心俾衆國歸附强者服亂者定耳後世子孫尚其善守之哉又

諭曰凡人雖貴材力勇猛而言詞則以遜讓爲尚機智之人遇敵而後出其計武健之士臨陣而後施其勇不然雖有智勇何所用之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人當困約之時皆有智慧皆能良善若富厚逸樂遂變易其心焉朕訓誡之辭後世子孫愚者視此書爲泛常則亦已矣若聰睿者視之必如對祖父而見其心服膺而不敢忘也若果守茲訓誡崇尚公道敬承基業勿至墮廢庶永爲國主矣苟不遵訓誡棄公逆道財貨未有不及於亂者凡身危業敗國以喪亡皆由心之弗善也昊天眷佑國政修舉皆由心之克善也蓋强敵可禦而天命難違惟勉持公誠以俟天命可也

七月庚子

上諭諸貝勒曰人能立心公誠則婦親其夫下親其上僕親其主公誠相感善莫加焉若存心邪辟行事悖亂則婦疎其夫下疎其上僕疎其主中心乖異何利之有哉爲下者有怨懟君上之心上雖未及知天已知之爲上者宅心汙下天必降之罰而君不能爲主矣臣民其共欽哉勿視天鑒甚遠甘暴棄也朕以

至公養人無所偏向如我

六祖子孫有德行者不令隱蔽勇敢者重以賚予論事明敏者錫以嘉名朕存心如此後世子孫有才德者不可高自矜詡聽宗族兄弟共相推舉處富不可忘貧有勇仍須若怯凡於他國毋先出惡言毋先萌惡念蓋惡念易生善行難得語云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可不慎歟

甲子

上諭諸貝勒曰爲貝勒者無事之時宜明其識聽訟之時宜平其心心平則事理得識明則法紀彰二者兼備宣力殫忠綏理民庶致國家太平不難矣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凡於兄弟臣庶視同一體至美衣美食皆無所吝始可稱爲國主若但知自奉心溺嗜欲豈得爲養育民人主耶爾等各體朕懷公以立心仁以及物親愛篤於家庭恩禮周於臣庶毋但求自便爲也

天命十年乙丑四月庚子

上大宴諸貝勒

諭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於親悌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孝弟恭敬之儀至於燕閒之時長者與少者居宜藹然相接俾子弟得翕如和樂以共處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長愛其少亦以誠意出之毋虛假也昔者我國各分居其地今滿洲蒙古漢人共處一城如同室然若遇卑幼過嚴則卑幼無暇豫時矣物雖少亦當宴會懽聚耳朕所訓示者如此汝等勿違朕言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諸貝勒曰天下有何者加於善之上乎又有何者處於惡之下乎爾八和碩貝勒見人有不善一人非之衆亦同聲指責之則不善者自知其非而順受矣苟衆人不言而一人獨非之彼不善者必以爲此一人者何獨厚責於我也其惡我也若責人者言或未當衆人亦當諫之衆諫當即受勿自慚遂巧飾其非而執辯不已焉

訓羣臣

乙卯五月庚戌

上諭侍臣曰治國家者尙寬大秉公誠乃能傳

世久遠基業鞏固若自恃智力肆行侵奪存心不善所行非道必身罹憂辱運祚衰微理有固然斷乎不爽故人存心公正天錫百福存心邪慝天降百殃人之禍福皆由心造心善則所遇必吉將見聲譽日聞於衆身履富厚位致顯榮心不善則所遇必凶將譴責必加身既困阨家亦衰落矣夫泥塗之汚尚可洗濯若存心邪慝獲罪於天或遘惡疾以死或罹刑戮以死甚有已死而未盡厥辜者由

此觀之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苟或不然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爲一體之謂也能如是必先見知於朋友朋友共稱其善因上聞於大臣大臣上聞於貝勒貝勒上聞於國君上下皆稱其善其令聞且上達於天天亦佑之錫之福子孫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則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蓋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天譴

夫蒙天譴而基業傾覆者亦嘗目覩耳聞矣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總之人以公正存心生既獲福死亦流芳人以邪慝存心生罹顯禍死有餘孽往往而然若悉舉其事恐未能盡識故畧舉大凡著爲訓誡汝等敬識之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嘗聞自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未有立志公誠而或失居心邪慝而反得者故自上至下有立志公誠者謂之積善善既積有不致福者乎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謂之積惡惡既積有不受禍者乎凡滿洲蒙古漢人若去邪慝存公誠斯可受福遠禍已自朝廷百官以及萬民雖貴賤不同然禍非外來皆由自致何也天命之爲君不能修大業行善事以順天意而合人心乃溺志卑下卽於慆淫天必譴之基業廢墜矣君命之爲臣不能殫忠勤恪恭厥職而邪辟存心怠忽縱

事君必罪之身亦不保矣至庶民行一不善
之事則刑戮隨之所謂凡人之禍皆由自致
者此也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聰明才智之人又能忠誠則居是
國也如日月昭回衆皆仰焉若居心不善雖
衆何益猶繁星然無光耀耳凡宅心公忠自
求多福者雖孑然孤立亦能超羣蓋人有令
德其名必彰不獨本國重之即他國亦愛慕

焉縱有不善之人能改過不吝則賢者亦莫
不稱許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雖履艱危而心不移念
之良者雖經煅煉而色不變良金與善人無
異也善人宅志公忠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誠有利也若存不善之念者以非分獲利可
云利乎雖處事偶合亦幸耳儻善人已定之
謀使不善者與聞一言僨事譬之終歲勤動

樹藝黍稷壞於一朝之冰雹也詎不惜哉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果優於智慧雖無力亦有力矣
縱有勍敵焉能勝之夫優於智慧之人預大
謀決大事能言衆人所不能言及聞賢哲之
言即能會悟如是則羣賢莫不稱許之使若
人者遭逢令主將庶事修舉進於至治無難
矣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德者能效法有德則惡念
何由而生若匪僻是尚恣意爲之則善行何
由致乎愚闇之人不悟賢哲告誡反惡其責
已雖有善言罔知聽受尚可以爲人耶
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知有過雖小必改不善
者雖告之以過不改也故善人偶有過誤必
猛省而自修焉將善心因之增益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能常懷遠慮容受直言以公忠之心勤劬效力以事其上則卑者可尊疎者可密而令名克著如風聲然四方皆聞之矣夫人誰不樂善旣聞之有不傾心者乎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雖樸魯而立志公忠則上之人當倚重之公忠之人遇人有過必盡言規諫若儇巧之徒雖問之亦不告也至於愚人遇才藝者不知加惠無益之人反加惠焉彼無良者受人之惠曾不知報猶播種於磽确之地必不能多所穫矣

天命十一年丙寅三月丙午

上諭羣臣曰朕所籌慮處甚多也或朕心倦勤怠於治道歟或國事安危民情甘苦未能體察歟功勳忠直之人或倒置歟吾之諸子果效朕所爲盡心國事否歟臣工果勤於政事否歟朕所籌慮者此也至於敵國情形又所深念當此晝夜計畫將有可與言可與謀及勇於行陣者欲進斯進可也可與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見以對其勇者聞朕言俾從而識之蓋論出恆常每及道要語由粗畧可喻精微也或有其人旣不能言又臨敵無勇徒仰視朕面坐聽朕言殊增鬱悶耳彼之才彼之行朕皆知之欲面斥恐其難堪故不言也諺云一人善射十拙者隨之彼安享賢人創治之基坐分勇者俘獲之物何不如莠之借蔭於苗自遂其生乎數至朕前何爲也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三

經國

乙卯六月葉赫將

上所聘女許適蒙古泉貝勒大臣聞之請發兵

往征

上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數所由啟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

相繼滅亡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

臣仍欲興師堅請

上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以息兵勸汝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衆也遂令將

調集馬匹撤還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因明衛助葉赫葉赫恃其勢遂與蒙古

今往征明國宜也

上又不允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自為滿洲之國明既稱為君臨各國即為天下共主自應無別彼

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天意反以兵衛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

天必祐我

天祐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若養其人民畜產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

修邊備重農積穀為先務耳

天命四年己未四月丙辰

上諭諸臣曰今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俾之壯宜於近邊之界屯田築城界內設兵守禦以衞農人於是

上西行示築城基址擇曠土以牧馬焉

天命六年辛酉三月癸亥

上集貝勒諸臣議曰

天旣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貝勒諸臣俱以還國對

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

城敵且復至據而固守週遭百姓必將逃竄山谷不復爲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旣與我卽宜居之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迎后妃

諸皇子

天命七年壬戌三月己亥

上集貝勒大臣議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但今遼陽城大年久傾圮東南有朝鮮北有蒙古二國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貽內顧憂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固我根本乘時征討也貝勒大臣諫曰舍見居之城郭室廬更爲創建毋乃勞民耶

上曰今旣與明搆兵豈能卽圖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時小勞苦耳朕所慮者大也苟惜一時之勞何以成將來遠大之業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築城而廬舍各自營建如此雖暫勞亦

永逸已貝勒大臣皆曰善遂築城於遼陽城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

天命十年乙丑三月己酉

上欲遷都瀋陽貝勒諸臣以歲荒食匱諫阻

上不許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蘇滸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爲薪不

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籌此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

任大臣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戊戌

上諭諸臣曰朕於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副之者欲察其心也誰則以己之事人之事視爲一體而公以持論誰則於己之事非是不自引咎而變色拒諫爾八大臣公察之知其非卽直言責之不受以聞朕設爾等之意此其一至於國事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爲經畫有輔弼帝業者則稱其堪任而舉之有才不勝任者則指其無能而劾之此其二總兵以下及諸武臣凡行軍之事宜謀其何以得何以失若野戰須何器具若攻城須何器具凡應用者修治之能將兵者則稱其能不能將兵者則指其不能以聞於朕此其三若不肖者不降不革則惡無以懲賢者不舉不用則善無以勸爾等果能經理國事各得其宜

則朕所生子孫之多所設臣僚之衆皆有益於國朕之心自泰然而愉快矣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壬辰

上諭諸臣曰大臣身秉國政當於國政之何以得何以失悉心籌畫始克副倚任焉今庶事各有專司誰則肩荷乃職殫力治理誰則怠忽存心罔修職業若此者宜稽察之爾等執政大臣誠自矢公忠毋畏難毋懈惰詳爲稽察則所屬各員皆則而傚之不待誡諭各勤乃事矣若爾等心懷邪僻耽逸樂畏難而偷惰焉則屬員效尤悠悠忽忽雖誡諭若罔聞矣爾等知有公忠之人雖仇勿隱蔽焉當直指其善知有姦慝之人雖親勿愛護焉當直陳其惡蓋公忠之人當國家締造時身歷艱險創立功名輔成大業固當身履榮顯澤及子孫姦慝之人當經營國事之日借端委謝避害全軀逮國運昇平反欲先蒙其利此宜預設防維毋使遂其巧詐夫國豈常憂患必

有安樂之時惟能憂其憂者乃能樂其樂也

用人

乙卯十一月

上諭羣臣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過於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吾何爲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家世擇其心術正大者薦之不拘門第視其才德優長者舉之凡爲政卽一才一藝之士猶爲難得若有其人堪輔弼大業者急宜顯陟之耳

是日

上又諭羣臣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爾諸臣敬念乃職凡有賢才可任國政者知之勿隱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量能授職倘治國治兵經理乏才何以濟事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諳得失嫻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

是日

上又諭曰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卽有所不知有所能卽有所不能故臨陣勇敢者平時未必見長而平時練習庶事者戰陣又未必奏功也自後用人務各隨其材焉

天命元年丙辰五月庚午

上諭侍臣曰用人之道隨才器使有善於征戰者卽宜用以征戰不可私事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愼端方者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論敏達者委之凡有任使俱因人酌用可耳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有德不舉賢者不居其國譬之棄美珠而取頑石鬻珠者不至也與匪人居必急遠之乃安其行不踐言者亦勿與交欲立大功當勤求良友而交之有純善之心純善之言二者兼之則諸事易成而衆心協矣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用人治國宜擇賢而有識者任之若旣膺此任不逮其初非眞能公

忠人也臣之良者入而對君陳嘉謨焉出而治事公聽斷焉居則職業思盡勤則措置有方奉使於外又能申明約束焉凡有委任克公克謹無所悖違若敷對上前則直陳所見至衡量人物賢則賢否則否無所徇飾苟有利於君國身家非所愛也勤勞非所恤也如是則上下協和庶事修舉而君亦嘉賴之矣

求直言

癸丑正月

上諭衆貝勒大臣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誠立法布令則貴乎嚴若心不能公棄良謀慢法令之人乃國之蠹也治道其何賴焉凡吾所言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予一人智慮有限豈諸貝勒大臣衆論皆無足取乎汝等各行所見其盡言毋諱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凡[illegible][illegible]以忠誠事君奏對之間無有大於盡言規諫者貝勒旣盡言規諫人

君能聽而受之斯善矣夫事方興而即諫者上也事已定而後諫者下也至於知而不諫非忠直之人也進諫者凡應奏之言有聞即以入告則治道有不裨益者乎

興文治

己亥二月

上欲以蒙古字製爲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齊噶蓋以未能更製辭

上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

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之何爲不可於是

上心獨斷將蒙古字製為國語創立滿文頒行
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崇教化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丙辰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移風易俗實為要務誠亂者輯之強者馴之相觀而善姦慝何自而逞故殘暴者當使之淳厚強梁者當使之和順乃可幾仁讓之風焉舍此不務何以克臻上理耶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庚辰

上諭貝勒諸臣曰國家建立制度經理得宜則民皆效順競趨於善行而莫之禦撫有大國者苟能覃敷德政廣諭善言遠邦之人自遜聽風聲爭先歸附矣人君既以治國之務委任貝勒貝勒亦當宣布德意助興教化以仰副君上之信任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於人無所不愛不善之人雖有功於已者亦皆虐使之愚者以倖得貨財為樂賢智之流必推與及於衆人乃為樂也故有德之人乃能好德無德者焉知好德乎譬之於蜂乃知愛花若蟻螻之類雖有芬芳不知愛矣與善人相接偶當傾蓋亦受其益若與不善人相比暱則愈久而愈受其損矣

甲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良者雖勤加教誡欲其同

歸於善終不可得猶以水濯炭終不能使之白也蓋彼之存心既不能善而於善人懿行又不肯從惟求有利於已耳似此甘自暴棄之人誰復與之為友耶

天命八年癸亥二月乙丑

上諭侍臣曰人君之心能貞固不二感召天和風雨時黍穀登民安物阜則永保天位世祚綿長凡為民者能持敬謹之心罔干國典急公奉上孝悌力田則獲福而家道昌矣

六月甲戌

上諭蒙古歸附諸貝勒曰凡汝等居我國結婚姻立家業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爲畏也朕因汝等遠來附我憐恤汝等妻以女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汝受制於女乎朕嘗聞蒙古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以女妻侍從中賢者及大臣每陵其夫擾其國若諸女中有如彼之人陵其夫俾生嗟怨汝等勿輒以暴橫相加必告於朕罪至死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

更以他女妻焉倘諸女不賢不奏聞咎在汝等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於朕凡有所艱苦毋諱各以其情直告可也

勤修省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有告以善言反生畏憚不願聽聞乃甘於自棄者也其敗必速若勉受善言而謹識之是勇於從善不欲自處以庸流也將由賤而貴由卑而尊爲益亦無窮

已故人主凡遇災變當益加修省毋爲飾辭蓋上天眷佑垂象示儆若人主徒飾虛文罔修實政非所以善體天心也茲國家無事之時更宜登進賢良勤求治進弘敷善政愛養人民及時修德行仁而後可以創業垂統若溺於晏安習於卑細其何以承

天休命垂裕後昆耶凡我子孫臣庶尚其懋勉哉

節儉

乙卯十一月

上出獵時雪初霽恐草木之上浮雪霑濡乃襭其衣侍衛卜揚古及雅喀木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惜此衣耶

上聞之笑曰吾豈爲無衣而惜之但徒被霑濡無益且與其使此衣霑濡於雪何如留此鮮潔者賜汝等吾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正欲俾汝等效法耳

愼刑

天命二年丁巳九月癸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君與貝勒於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而誅戮不宜遽加必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愼必平心和氣詳審所犯始末方能得情倘聽斷之官爭執事理而一人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之若以先怒者爲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爲是耶有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已獨善矣倘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同歸於善矣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凡遇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必追論其功如係勤勞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之人之功罪宜令相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更不可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官或他事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

以他途授職者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焉

恤下

天命六年辛酉閏二月癸未築撒爾湖城工竣

上念築城夫役良苦令犒以牛羣臣奏曰與其取諸公家何若征明以所獲牛畜給之

上御殿集貝勒諸臣曰朕以人君無野處之理故築城以居夫君賢而后有國國治而后有君貝勒良而后有民民安而后有貝勒故天作之君恩養其下而下敬其上禮也至於諸貝勒宜愛其民民宜尊其貝勒卽一家之中爲主者宜恤其僕爲僕者宜敬其主如其僕以力耕所穫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積有財物亦贍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築城所用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長路轉運旣已疲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

今爾等吝惜已財乃為此言不知征明原以伸大義奉天而行若為築城犒夫之故而畧取其牛甚不可也言方竟適有梅勒額眞副將博爾晉後至

上問曰汝適安在徒步來耶何喘息不寧也博爾晉對曰自築城所來

上曰爾輕身行憊如是彼輓運輿築之夫寧不勞乎遂計夫役賜牛併以食鹽給之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

輯人心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乙酉科爾沁奧巴台吉聞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欲與兵侵之以書乞援

上報奧巴書曰爾借兵多多與爾若少少與爾勿過憂也然兵不在多寡在天而已凡此各國皆天所命以衆暴寡天豈容之但堅爾城

郭據城堵禦察哈爾不能拔必退否則或敗而走國且危即不敗知爾國不可得亦不復侵爾可安處無虞矣昔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汗侵輝發國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戰察哈爾不勝而回遂不復侵此非明驗耶至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勝負難必兵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便於自走耳愼勿從必據城以待伺其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機出戰以制勝者始為大

勇耳汝若欲與之盟好以幸無事則汝科爾
沁貝勒等先曾與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稱
和好矣其至於今察哈爾喀爾喀棄絕盟誓
數侵掠汝豈汝等曾有罪耶今雖再欲與和
以幸無事彼既蓄意侵害矣汝等即無罪彼
遂已乎明朝鮮烏喇輝發葉赫哈達暨我滿
洲國若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安居哉惟恃
有城郭故耳尋林丹汗來侵奧巴台吉
上命三貝勒四貝勒等率兵救之林丹汗聞我
國兵至解圍遁去
天命十一年丙寅五月丁巳聞蒙古科
爾沁部落奧巴台吉等來朝
上出城迎十里許御帳殿奧巴率賀爾禾代台
吉拜思噶爾台吉朝見畢奧巴等獻紫
貂皮貂裘駝馬因曰我等所有之物悉
被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獻者
上曰彼二部落原因貪得而來掠汝不待言也
今爾我無恙得會足矣張筵宴勞畢各賜鞍

馬冠服諸珍異之物奧巴喜曰今
皇帝所賚明日仍取還否吾喜甚未信殊以爲
異
上曰此微物耳何足論此後凡以物與汝者或
係隨意持贈其物未必甚佳汝若見諸貝勒
中衣服器具之佳者請之當不爾靳也遂偕
奧巴等入瀋陽城恩禮甚厚尋以弟達
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之子圖倫
台吉女妻之至六月戊寅
上宴科爾沁台吉奧巴賜號曰汗
上曰爲惡而蒙天譴國乃敗亡爲善而蒙天祐
國乃昌熾總之主宰在天也察哈爾汗起兵
侵奧巴台吉天祐奧巴獲免於難來歸附我
朕仰承天意賜以名號當察哈爾兵至時其
兄弟屬下人皆逋去獨奧巴台吉奮力
拒戰故號爲土謝圖汗兄土梅號代達
爾漢弟布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賀爾
禾代號青卓禮克圖復賜鎧甲及四時

衣各種銀器雕鞍蟒幣布帛等物有加
通下情
天命五年庚申六月庚戌
上曰凡有下情欲訴者恐不得上聞可樹二木
於門外其有欲訴之言書而懸之於木俾朕
覽其辭晰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事無鉅細
悉得上達
睿照所及民無隱情
明法令

天命元年丙辰七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五人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
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
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曾付以鞭
索俾執而責之前以大臣額亦都巴圖魯有
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治以罪茲更加申諭
傳於國中凡貝勒諸臣有罪當束身靜聽任
公斷有執拗不服者加以重罪其束身靜聽
者如例審斷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
私訴於家者即當執送有不執送而私行聽
斷者亦如額亦都治罪
天命四年己未二月乙卯
上諭羣臣曰今有人懸書於門自稱其才可統
馭千萬人第不用耳夫果有統馭千萬人之
才衆豈不知之亦豈不舉之又有人焉才既
不能馭衆惟驕語於人曰予曾臨敵受傷夫
受傷之人已按傷加賞更復何言如伊拉喀
者統馭無能反以不加優擢妄生怨望故置

之死羅木布特爾孫雖長於戰鬭而沉湎於
酒無馭衆才不過匹夫之勇耳何堪信任又
如張球武大海者屢經戰陣未立寸功反云
試我後效彼謂後此効力誰其不効力者將
誰欺耶以此誅張球而武大海以新附之人
姑宥之嗣後總兵以下諸將佐有不能奮勇
當前反生怨忿者即行奏聞茲承
天祐肇造丕基有仍蹈前轍者必致亂我國家
殺無赦

天命七年壬戌二月壬午蒙古兀魯特部落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各部落台吉率軍民來附

上御殿宴勞之

諭曰我國習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賢而善者舉之不遺悖且亂者治之不貸以致盜竊潛消暴亂不作拾遺於道必還其主習俗如此所以獲膺

天眷爾蒙古人所持者念珠所稱者佛號而不

息盜竊之風遂遭天譴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於國今爾等既歸我賢而善者嘉其賢而優禮之即不能之人亦因其歸順而善遇焉今而後慎勿萌盜竊暴亂之心倘舊惡不悛國法不汝貸也

天命八年癸亥六月丁亥

上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世爵之臣果各敬守乃職夙夜殫心以奉國家朕視之如子誠有益矣若晏安自便存心怠慢玩忽天紀朕

視之如子竟何益哉爾等共襄大業宜殫力焉我國之中漢人蒙古并他族類雜處於此其或逃或叛或為盜賊為姦宄者其嚴察之衆果嚴察則羣小不敢為亂國有不治者乎國治則朕心安豢養汝等誠有濟矣若羣心怠慢察之不嚴姦人伺間而起國之亂也由此國亂朕心不安將豢養汝等何益哉從來惟開創為難耳今任以所創基業而汝等不加敬慎更有何者報朕養育恩耶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心公而法嚴有功者必賞雖仇不念有罪者必懲雖親罔恤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故蒙

天眷祐遼東之地盡畀於我明主棄前盟開邊釁遂致天譴喪師失地今爾貝勒諸臣倘不以公勤為心國之忠邪莫辨盜賊罔察使典章淆亂法紀廢弛則

上天賜朕之福祚自爾等虧損之矣朕豈肯徇

爾等所爲而易其欽若
昊天之初心耶朕仰承
天意悉秉至公爾等所行匪僻其咎自歸爾等
推爾等之意以爲國人衆多稽察難徧不知
一國之衆以八旗而分隸之則爲數少矣每
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隸之則又少矣每甲喇
下以五牛彔而更分隸之則又少矣今自牛
彔額眞以至什長遞相稽察各於所屬之人
自勝夫牧卒以及僕隸靡不詳加曉諭有惡

必懲則盜竊姦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已不正
乃不能察人耳已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
稽察以舉發之乎或屯戍更番之兵及離隊
伍獨行之兵有劫掠漢人竊其畜產奪其薪
木掠取其衣服者何不各據所見聞即爲舉
發今滿漢既爲一家若以漢人爲新附恣行
劫掠是殘害我降附之國人也似此蠹國之
人可不稽察之乎且爾貝勒諸臣及滿漢各
官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

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今八
旗中孰賢孰否各牛彔下孰賢孰否其詳察
之若互相隱蔽不舉被人訐發固山額眞牛
彔額眞俱罪

鑒古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諸貝勒曰上天覆育萬物公而無私非者
非不以國大而庇之是者不以國小而棄
之嘗觀歷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勞筋骨備

歷艱難而後得成大業虞舜躬耕歷山克盡
孝行遂聲聞於天而登帝位漢高祖一泗上
亭長耳奮力行間躬定禍亂遂有天下金太
祖服事遼主幾被誅卒能奮志修身收服屬
國滅遼稱帝明太祖蚤喪父母棲身佛寺歷
盡艱危卒成帝業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賤
而棄之也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及幽王寵溺褒姒紊亂國政西周以
亡秦始皇雄據西陲吞并海内築長城防禦

邊界信方士訪求神仙自謂一世二世以至
萬世傳之無窮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
宗招納叛臣搆兵啓釁爲金所敗父子被執
身死於外金主完顏亮違悖天常荒淫不道
獲罪於天卒被篡弑元順帝不畏天威不治
國政疎斥賢能信任姦慝致盜賊蠭起國祚
遂亡此皆天厭凶德不以國之大而且強以
庇之也今明之君臣自恃強大蔑視
上帝任意生殺妄啓釁端助葉赫侵我疆圉燬

我廬舍奪我禾稼肆虐無已朕用昭告
皇天興師征之猶不悔悟其非自謂以強制弱
所向無敵不知是非自有天鑒固不在衆寡
大小也觀古今典籍國雖大而曆數將終則
君臣庸闇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
祚方興則禎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熾總
之皆由天也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
省終必致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強豈足恃乎
夫人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過飾非者下也

後世子孫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鑒前代之所
以失遷善改過上合天心則可以永享鴻祚
矣

賞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壬寅
上以克取遼東
御殿召集羣臣大陳筵宴
上親舉金巵徧賜以酒又各賜衣一襲衆臣欣
承寵賚皆叩首謝

上諭之曰明之國最大也尚以爲不足而欲幷
人之國故喪其師明之土最廣也尚以爲不
足而欲奪人之土故喪其地此皆
天厭明而祐我也賴爾諸臣攻戰之力仰承
天眷故朕及爾等得至此地酒一巵衣一襲爲
物幾何豈足酬勞哉但念爾諸臣宣力疆場
勤勞王事茲集殿廷用伸懽敘以見朕心嘉
悅而已

昭信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丙申

上與喀爾喀五部落貝勒盟後有把岳忒部落台吉索凝屬下一人及扎魯特部落寨桑侯痕屬下一人來歸

上曰來歸之情誠為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

誡逸樂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愚闇之夫躭於逸樂不致力修德

凡言之有益無益皆不能辨憚於聽受即聞善言亦不默識深思惟圖晏安自便此豈人類也耶愚者羣聚縱為嬉遊耽於宴飲習於謔浪至賢哲當前則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務則諉謝而不任焉此亦非人類也出獵行兵之事漠不經心而甲冑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會時服飾而已此等之人與無足比數之婦人等耳所謂愚闇性成人所擯棄當為切戒至為婦人者不治其家不順其

夫而干預外事亦失其為婦之道矣有家者並宜戒警也

謹嗜好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溺於匪僻不自省改猶大廈將傾而坐其中懸崖欲崩而立其下也爾貝勒諸臣若驕恣不遜則自喪其德過失不改則自辱其身陵侍從虐僕隸則祿不保不善如此必無告以善言者即已有一言之善人且不聽欲求賢哲之助何可得耶縱令

得之亦必不能受其善言而敬識不忘如此則禍患必叢集其身矣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凡人於才智有德之人不就而效法者以薰染於積習深耳否則秉彝之好人所同具何憚而不效法耶貨財已充而不衣不食必陷溺而成癖矣不然不衣不食何為哉夫人福澤既盡則不善之心生家道將衰

則不肖之子出君子福積於躬隨所居而吉
隨所遇而善惟其積福遂以召祥若不勤於
所事憚勞苦是自棄其治生之道也譬之沃
壤不勤耕治嘉穀豈坐穫耶賢哲之人雖遇
小事必從容籌度以底於成凡事能好謀而
成則衆皆悅服若放逸此心惟物是嗜則必
取憎於人矣既具賢哲之性又常存敬畏斯
惡念無從而生倘惡念偶萌宜急遏之待其
形著於外衆皆知之悔亦無及矣至於取友
者既知其惡而復與之友亦必非善人也

是日
上諭侍臣曰書云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此言良
是凡人於貨財誰不愛之愛之而獲長享者
誰耶人之遭逢或吉或凶皆由前定何不安
於義命而勞心以妄求耶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癸巳
上因諸臣及國人中有嗜酒者誡之曰爾等曾
聞古來飲酒之人於飲酒之中得何物習何
藝有所裨益者乎飲酒之人或與人鬭爭以
刃傷人而抵罪者或墜馬傷手足折項死者
或爲鬼魅所魘死者或縱飲無節死者或顛
仆道路遺失衣冠者或失懽於父母兄弟者
或因使酒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流於汙下者
朕屢聞之矣況此酒饑者飲之弗飽也何不
陳設餺飥炊黍而食之同爲黍所造耳爲酒
則能傷人若餺飥若炊黍則能致飽焉乃不
食可飽之物而嗜此傷生者何爲也愚者飲
之喪身賢者飲之敗德且獲罪於君以及貝
勒大臣被譴罹刑皆由於此卽一家之中夫

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
亦不能堪而去之矣飲酒亦何益哉昔賢云
藥之毒者雖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雖適
口能召疾焉讒諂之言雖悅耳違於義焉忠
諫之言雖逆耳協於理焉則酒固宜切戒也
遂書之以頒於國中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清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順治末
世祖章皇帝編次未竟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續成凡一百一十一則分二十三門乾隆四
年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惟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
前緒益拓
鴻基因壘崇墉觀兵堧野
威稜震爍旣遠邁成周至於敦敘羣倫正名百物禮樂大
備書契肇興則與軒帝闢圜外奮涿野之威而內
肅合宮之典者後先同揆誠以
守成而兼
創業
奮武而竝
揆文置寧馭乎萬類者其聰明睿智必超乎萬類之上
太祖有爲垂裕乎萬年者其制作精神必周乎萬年之後
太宗有爲稱
天上
謚尊以經天緯地之文名義所稱也

豐功偉烈史臣珥筆已著紀
琨函至於
聖德所形
聲律身度
一舉一動效法乎乾坤
一話一言表裏乎典誥者則恭傳
天語具在斯編於以上彰
祖德下啟
孫謀理珠璣而握金鏡誠億萬世之法守矣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朕惟帝王誕膺天眷肇造丕基功德懋隆疆宇日闢有紀綱以昭大法即有謨訓以啓後昆方策具存燦然可考也若夫道兼作述業裕創垂以聖繼聖而鉅烈鴻猷煥乎宇宙間者尤足冠百王而立極焉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功文皇帝躬上聖之資承開天之運神武不殺寬和有制萬國向化而賓從庶績撫辰

而就理峻德弘勳巍巍蕩蕩稱極盛矣至於命令誥誡祇播弘詞皆義切訓行理歸體要洪纖畢舉本末成周而其大指之所存則首在於愛養生民旁求俊乂敕幾凝命惇典明倫大哉王言誠治平之極則也

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嘗命纂修未竟厥緒朕嗣膺曆服念切纘承爰命儒臣詳加編輯計一百一十一條分二十三類定爲

聖訓六卷既成因披陳莊誦朝夕繹思見夫旨原於精一義著於典謨上之可以正道揆爲下之可以昭法守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自昔詩書所載莫不以紹衣爲兢兢矧夫義蘊精深規模宏遠嘉言彝訓超踔古今朕用是覲揚光烈昭示來許後之子孫以此蘊之於心則爲天德敷之於政則爲王道範圍臣庶則爲會歸之極垂裕後昆則爲

詒燕之謀尚其夙夜祇承以爲致治保邦之本而迓祈天永命之休也是爲序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誥燦然具存後人奉之爲經列在學官爲載籍首矧夫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谷及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所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來近悅皇哉何化理之神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大體謂行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爲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爲

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閒或即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蓋綜理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承藉丕基佑啓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三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爲六卷體要著明朕在宮中蒙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蘊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爲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論治道

訓諸王

卷二

訓羣臣

卷三

謙德

寬仁

智略

卷四

求賢

求言

輯人心

恤民

勸農

興文教

卷五

訓將

勵將士

懷遠人

訓諸藩

卷六

恤降

招降

恤舊勞

敦睦

節儉

謹嗜好

禁異端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
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一

論治道

天聰九年乙亥五月己巳

上召集文館諸臣
諭之曰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辭雖全覽無益
也今宜於遼宋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
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
用兵行師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亂國之

姦佞有關政要者彙纂翻譯成書用備觀覽
至漢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載皆係妄誕此等
書籍傳之國中恐無知之人信以為真當停
其翻譯又見史臣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
槩曰天子殊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必有
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承
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
愛乎儻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
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
天鑒而已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丙辰

上諭大學士希福剛林范文程曰科爾沁國土
謝圖額駙有名馬號曰杭愛朕曾以甲十副
易之彼不與蒙古察哈爾汗向彼索馬勢如
強奪止予一胄竟取之從此科爾沁諸貝勒
為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胄送阿祿部落
濟農索馬千匹阿祿濟農曰豈有一胄而易
馬千匹者乎此直欲啟釁而來侵我耳不可
不與遂與馬五百匹從此阿祿諸貝勒亦為

之解體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有一鷹能
橫捕飛鳥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禮克圖
親王欲不與土謝圖額駙勸令與之既取其
鷹一無所償並送鷹之人亦不令見如此貪
橫人心安得而服耶今各處蒙古每次來朝
厚加恩賞因此俱不忍離我而去雖去時猶
屬戀戀而蒙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
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中心悅服之為貴

也

崇德二年丁丑六月甲寅

上諭諸王羣臣曰頃者朝鮮之役軍中甚無紀律見利當前竟忘國憲朕向爾等屢行申飭者非欲自取之也今蒙

上天眷佑凡財幣牲畜諸物咸備不可勝用胡可不知止足耶朕爲此言亦非怵爾等以威也爾等非不知畏懼故違朕禁令但因黷貨之故往往藐法不顧爲可恨耳不知財貨乃身外之物多藏無益縱不義而富能有不死之術以長享之乎

太祖時大臣今存者幾人蓋人生如寄何必過爲營謀子孫賢則自能顯達子孫愚雖積財遺之何益要以勉力功名使勳績垂於後世乃爲貴耳古語云天有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莫進而爭莫

退而遜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合德

皇考太祖創業垂統及朕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版圖式廓人民繁庶自今以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明典常爲保邦致治之計若當我國振興之際不勤修國政他日將欲修之恐無及矣嘗觀前代勵精圖治法制詳明者國祚必永怠忽政事廢弛紀綱者國勢必危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至速毀世世子孫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工者則不久圮壞梓材作誥古人所以諄諄垂誡也嗣後爾等勿徒財賄是耽各宜竭盡忠誠匡襄國事朝廷庶績咸熙則爾等勳名長保使子孫永守勿替豈不美哉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召內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等

諭曰朕從來不喜以空言文飾要取虛譽昔漢

文帝欲建一臺計費百金以爲百金乃中人十家之產遂止而弗建朕以爲此亦空言取譽殊不足取朕蒙
天垂佑各國臣服財用饒裕當此之際我國新舊人等有窮困無妻奴馬匹者若不急加恩養更於何時養之人君宵旰勤勞以修治道
國計民生最爲要務理財裕國亦爲民而已今養此窮困之人財物牲畜何物不有若吝惜而不肯養人留之何用耶

訓諸王

天聰九年乙亥六月癸卯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昔
太祖時曾禁諸貝勒子姪不許郊外放鷹蓋以擾害人民蹂躪田園傷殘牲畜故也今聞違背禁令仍復擾民此風漸不可長放鷹之人應自備牛羊以供諸人食用不宜需索民間若剝削小民而取其牲畜貧民何以堪此且朕凡行師出獵雖嚴寒之時皆駐蹕郊野不入屯堡亦恐耗損民物耳嗣後放鷹之人如擾民不止事發之後決不輕恕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蓋以凡事皆當防微杜漸縱弛之後則難整頓若禁之不早後悔無及也

七月壬戌

上諭貝勒阿巴泰曰爾嘗自謂手痛似覺不耐勞苦不知人身血脈勞則無滯爾等惟圖家居佚樂身不涉郊原手不習弓矢忽爾行動

如何不痛若能努力奮勵日以騎射爲事何痛之有爾諸貝勒各有統帥之責若不親率士卒騎射教演精勤孰肯專心武事平日旣未嫻熟一旦遇敵何以禦之試思丈夫之所重者有過於騎射者乎騎射之藝精於勤而荒於嬉不可不時加練習爾諸貝勒若能服勞奮力不偷旦夕之安恪勤政事惠養人民克敵制勝削平諸國斯不負
先帝之志能報養育之恩旣克全孝道亦可謂

為國盡忠矣如不思效忠盡孝惟各為其家財貨牲畜是積罔卹人民怠玩政事異日蒙
天眷佑大業克成當諸貝勒大臣叙功之際無一勲績足錄雖悔何益也且書之史冊賢否攸分可不懼乎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丁卯

上諭曰諸固山貝子爾等敬聽朕言昔
太祖時我等聞明日出獵即豫為調鷹蹴毬若不令往泣請隨行今之子弟惟務出外遊行閒居戲樂在昔時無論長幼爭相奮勵皆以行兵出獵為喜爾時僕從甚少人各牧馬披鞍析薪自爨如此艱辛尚各為主效力國勢之隆非由此勞瘁而致乎今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者多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

崇德二年丁丑四月丁酉

上御翔鳳樓集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固山額真都察院承政及新設議政大臣

諭曰爾來議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諮商人員甚少儻遇各處差遣則朕之左右及王貝勒之前竟無議事之人矣議政雖云乏人而朕不輕令妄與會議者以卑微之人參議
國家大政勢必逢迎取悅夫諂佞之輩最誤
國事豈可輕用今特加選擇以爾等為賢置於議事之列殫心事主乃見忠誠為國宣勞方稱職業爾等大要有三啟迪主心辦理事務當以民生休戚為念遇貧困窮迫之人有懷必使上達及各國新順之人應加撫養此三者爾等在王貝勒前議事皆當各為其主言之朕時切軫念者亦惟此三事耳爾等凡有欲奏之事不可越爾固山額真如某事應施行某事應入告當先與固山額真公議然後奏聞彼無知之輩往往以進言者謂之讒譖夫善則曰善惡則曰惡何所忌諱而不言

使有明知其人以惡意誤其主而不入告者豈人臣乎若私結黨援反欲傾害善人指以爲惡妄行入奏所謂讒人乃此類也聖經有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身脩家齊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審接物之道御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脩矣孝其親悌其長教訓及其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脩家齊而國不治者有是理乎爾等當存忠直之心以爲國愼毋怠忽有負朝廷太公曰閒居靜

處而誹時俗非吾民也朕觀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悖謬不道至於亡國未聞其臣有斥言其主所行悖亂者嗣後朕或有過舉爾等即當面諍試思以諫諍之故而斥責者爲誰降革者爲誰儻諫而不聽靜以俟之可也若旣不能諫而徒於退後咎其主上之失議其國事之非豈人臣之誼乎或更有將各旗妄分彼此明知本旗有悖亂之人隱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護者尤朕心之所深惡者也八

旗皆朝廷之人但宜懾服姦宄撫恤困窮使之各安統轄又何彼此之可分乎嗣後有將新分給之虎爾哈瓦爾喀使之逃亡饑死致牛彔中缺額者朕卽以不能養育之王貝勒下食口糧家人補足其數夫王貝勒等聚財積穀畜養馬匹豈止爲一身享用要皆爲子孫計也不知子孫果賢縱無所遺彼寧不能自立子孫若愚雖有所遺豈能常守徒自勞苦爲他人積聚耳夫積穀所以備荒而養窮

民也財帛馬匹所以爲國而賞有功之人也財物牲畜固不可妄費亦不可過於吝惜朕所以令爾等撫養窮民及新附之人者蓋先哲有言賞一人則勸者衆罰一人則懼者衆今蒙

天眷佑諸國已平獨明國尚在賞罰可不明乎

又

諭諸王貝勒等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廢其祖宗時衣冠儀度循漢人之俗遂服漢人衣冠

盡忘本國言語迨至世宗始復舊制衣冠凡言語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勤加學習如元王馬大郭遇漢人訟事則以漢語訊之有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世宗聞之以其未忘女直之言甚爲嘉許此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變也我國家以騎射爲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耽宴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疎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朕欲爾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餘俱令遵照國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諄諄訓諭者非爲目前起見也及朕之身豈有習於漢俗之理正欲爾等識之於心轉相告誡使後世子孫遵守無變棄

祖宗之制耳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諭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等曰爾等爲朕股肱耳目凡舉錯好惡當一

秉至公勿仍向日偏私之習蓋人誰無過貴於能改爾等若見朕所行有未當處即當直言進諫朕亦樂於聞過以便改圖今國家仰

蒙

天祐爾等財物亦既充裕家產亦既豐饒其在下之人或有窮困而衣食不足者或有無故寃抑者爾等與其任此輩在外嗟怨退有後言何不令窮困寃抑之人親自陳奏乎且此等之人爾等既知之亦當以其某也窮困某也寃抑入告於朕如窮困之人不加恩養寃抑之事不爲昭雪則朕之過也朕嘗見有生計充餘身享富厚猶不知足營求不已戚戚爲憂此等之人甚屬卑鄙至有有功之人衆人舉而用之彼反視若仇敵無功之人衆人錯而舍之彼反加以恩養獨不思朕之舉錯皆因衆人之公不存偏私之見彼乃惡衆人之所舉愛衆人之所錯其意何居若衆之所舉或有誤用衆之所錯或有寃抑則不妨秉公

直言期於至當不然不愛有功之人而反愛無功有罪之人是豈特無忠義誠實之心且懷悖逆之志故如此耳似此居心行事若被有功之人如孟坦告訐則爾等所愛無功之人必如孟魁之族皆坐死矣即爾等之身亦受黜辱所愛無功之人尚得在爾左右乎人有言曰越山易越法難國法攸昭

天鑒不爽朕心時加敬謹爾等安能妄越於法耶又

諭諸王貝勒貝子等曰我國家蒙

天眷佑漢人蒙古虎爾哈瓦爾喀在在歸附皆分給與諸王貝勒貝子令加恩養因爾等有加恩養者有不加恩養者是以朕前此屢經誡諭乃猶不加撫恤致降人竊謂曰我等向來事主某已富貴某猶貧困在外嗟怨者有之來告於朕者亦有之夫降附之人棄其父母之國而來歸誠宜加意撫綏使之得所乃朕諭爾等恩養爾等反以爲煩苦不遵朕旨今彼來告朕心惻然無言可答爾等旣堅忍如此諒必有定見應如何答彼之辭可即奏

朕以便如爾等之言答之

崇德六年辛巳二月己未

上集諸王貝勒羣臣於篤恭殿

諭之曰牛彔下人多有貧乏者皆係牛彔章京及撥什庫等嗜酒廢事之所致也昔

皇考太祖性不飲酒爾時羣臣庶民稟遵教訓故國勢振興諸臣迄今殷富皇叔貝勒嗜酒其部下臣民俱效之故皇叔之政漸衰而部下之臣民漸貧自正藍旗莽古爾泰德格類在時就於麴糵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皆相習成風以致敗亡似此沉湎廢事致令牛彔貧窮者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何不查明議處屬下貧窮者何不加恩贍養若令徧察舉國之衆或勢有不能今止各查該管之人實屬至易儻牛彔章京不職何爲不即爲更置且此貧窮牛彔豈平時不給爾以俸餉行兵

獨吝爾之功賞比之衆人或有同異耶抑於衆人之外過派差徭耶豈此等牛彔與國人不同而天偏降之以霜雹旱澇之異災耶董率無方誰職其咎著將貧窮牛彔之該管章京及驍騎校小撥什庫俱解本牛彔任並離其兄弟歸他人監管其牛彔撥什庫員缺另選才能者補授又

諭諸王貝勒大臣等曰爾等何不親率人習射耶子弟輩壯者當令以角弓羽箭習射幼者當令以木弓柳箭習射如不執弓習射好爲博戲閒遊市肆者何不執之我國武功首重習射嗣後爾等當嚴加督率互相激勵

崇德八年癸未六月己卯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前諭王貝勒貝子公等將各所屬新舊人等加意恩養乃聞王貝勒等於近侍官員頻頻賜之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之人竟不得沾恩養如此甚爲失宜試思獨養官而不養民養賢

而不養不肖雖賢亦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之理言之必爲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爲在上之人如無在下之人則統轄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

天眷以我兵之半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强之所致若止恃舊日之兵豈能致此乎朕素於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預聞嗣後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漫不撫恤必加詳察爾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共宜加意愛養其固山額眞護軍統領及近侍護衛等各宜啟迪其主凡見新舊窮苦之民即告知本主給之衣食俾皆得所如此方可謂賢不然止圖一己之豐厚不以衆人爲念衆人豈復有繫戀爾等之心耶此後凡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滿兵將該管固山額眞一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該管護軍統領一

例治罪蓋善養人者國之要務不可忽也又有效力行間勤勞素著而不免窮困者亦有秉質椎魯拙於經營而甘處貧乏者此等之人該管牛彔章京察報固山額真轉啓各王貝勒酌給僕役牛馬以贍養之如王貝勒貝子公等不能贍養卽以不能贍養具疏奏聞俟朕贍養之其有不思隨征不畜馬匹止圖自養身家藉口貧乏者不許濫及察報之時各牛彔章京毋得徇庇親暱此番出征所獲牲畜財物必須撙節儉用豈可恃俘獲以爲生計乎夫出師征伐以有土有人爲立國之本非徒爲財利也至於厚生之道全在勤治農桑耳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二

訓羣臣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丙辰

上諭衆貝勒諸臣曰爾等仰蒙
天佑凡所行之事皆當處之以義毋貪黷以利己毋偏庇以徇人天人一理在下之士卒悅服則
天心亦嘉與之矣夫事因不知而錯誤妄行猶出於無心之過若如喀克篤禮令其本旗薩木哈圖巴圖魯爲本牛彔人運取棡木以苦之又使往登昌黎城是有心違悖於理矣爾衆貝勒諸臣視本旗效力勞苦之人當如身親其勞而惻然憐憫則效力者益感激奮勵樂爲之用若不加憐憫而任意驅使雖素所親信之人亦豈肯爲之盡忠效用哉昔吳起吮其卒之癰卒之母哭之有卒問曰汝子癰而將軍吮之何以哭爲其母曰此子之父被

創吳將軍吮之遂亡於陣吾恐此子亦如其父之死也是以哭之似此等撫養之卒不幸而死則已幸而得生當思用之俾為朝廷及諸貝勒建功立業爾等於一次奮勇登城之人即宜加意愛惜倘再遇攻城時縱彼有奮勇之心切不可復令之往也

九月戊戌

上御殿集兩大貝勒衆貝勒八旗大臣蒙古諸貝勒大臣漢官等傳

諭曰爾等將士之意將毋謂干戈未息厲兵秣馬無有已時以從征勞瘁為慮不知敵國侵陵仇怨所積義當征伐豈彼實無罪而我好為爭戰耶倘按兵不動我雖欲靜敵豈能相安無事且盛暑嚴寒朕與諸貝勒身親勞苦戮力行間豈所樂為亦出於不得已也今後凡管兵備禦以上總兵官以下各宜盡心為國俾牛彔下人等竭力奮勉無生厭怠之心至牛彔下壯丁原係均分何以士卒有衆寡馬數有贏耗皆由牛彔額真賢否不同之故宜各加意撫恤收養從來國家締造鴻業無不勵精勤而成者朕與諸貝勒大臣等果能同心協力樹績疆場倘蒙

天佑大勳克集邊圉無烽燧之警黎庶有敉寧之慶耕桑樂業衣食豐饒共享太平豈不休哉其或有因無官守家業殷富遂耽於逸樂罔勤王事者亟當悔罪自新竭力赴義毋自甘廢棄也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乙未

上諭額駙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如屬員有不遵爾言者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爾亦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竭力供職勿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疎遠仇讐致負朕委任之意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垂於千祀願爾效之

七月辛巳
上御殿集諸貝勒大臣
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皆
太祖舊臣其行事朕所習悉近見新進少年諸
臣每至朕前言動舉止加意修飾朕何由知
其賢否伊等宜各殫忠誠容止之度未足憑
也又
勅六部諸臣各有職業各宜勤愼以省過改愆
爲訓誡又

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極諫無有
所諱即如爾等何嘗無過當議論國事時常
詼諧鷹犬良馬勇及戲言即此一節豈非過
乎凡人有過當反求諸己而已
天聰六年壬申正月丁巳
上諭六部大臣曰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理庶政
佐太平也爾等身膺職守自應潔己愛民奉
公守法以副朕意今邪慝之念何以不悛耶
夫以爾等爲賢故擇而任以部事乃仍有挾
詐妄行者殊非朕委任之意爾見朕與諸貝
勒曾妄取國中良馬美女乎抑貪財貨乎如
有之爾諸臣當開導進言之不從咎在朕
與諸貝勒矣今朕與諸貝勒厚自檢束而爾
等惟事妄行可乎況大業垂成贊襄盛治惟
爾臣工是賴似此妄行何以治國爾等當敬
識朕言勉圖職業則
天必垂佑朕亦眷愛之矣
八月癸酉六部衙門工竣

上親往視還宮時召六部啓心郎索尼布丹祁
充格穆成格額爾克圖苗碩渾六人
諭之曰朕以爾等爲啓心郎爾等當顧名思義
克盡厥職如各部諸貝勒凡有過失爾等見
之即明言以啓迪其心俾知改悔若一時面
從及事已往而退有後言與最下之人所爲
也汝等先自治其身身正而後可以言諫上
如不治其身不勤部事則自反尚多抱愧何
以取重於人雖懇切言之上必不聽人亦不

信也

天聰七年癸酉九月辛丑

上御殿召征明山海關貝勒大臣等責之曰爾等此行用兵甚不合法既捷之後何不深入內地收取糧餉休息士馬乃遽速還耶貝勒雖欲還軍揚古利爾係舊臣何不諫止爾若能諫貝勒誰不聽從想爾爲築室未成乘此未寒急圖竣工故遽來耳卽來時爾諸貝勒若能率領精兵殿後截殺明之追兵必獲大

勝何至相率俱來止留土魯什勞薩等以兵殿後彼時敵兵數千追至雖以寡敗衆實皆

上天眷佑及我兵精銳故也萬一有失不知爾貝勒等尚能來見朕否圖爾格納穆泰蘊納等係有罪之人雖經革職仍用爲各部承政凡遇攻城不忍令爾等前往今乘此凱旋之際正宜率兵殿後戮力建功以圖自效乃亦隨衆前行倘他日大軍出征攻城野戰之時衆皆奮勇齊進誰肯居爾等後者爾等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太祖時敖堪特翁格伊喇喀弩賽四臣皆能率先力戰並未嘗殁於臨陣夫人生能有百歲乎天數既盡不免於亡巴克什吳訥格所在建功今又殿後首先殺敗敵兵人臣爲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不能啓迪貝勒之心竭力爲國止圖安享富貴逡巡畏縮不知爾等可能長保富貴耶

十月己巳

上召六部滿漢啓心郎

諭曰自設立六部以來惟吏戶兵三部辦事妥協不煩朕慮禮刑工三部辦事多有缺失若因事未諳而錯誤尚可寬宥乃伊等並不實心辦事如刑部聽訟兩造俱至卽當拘見證審問自可得其實情苟遷延日久然後訊問致彼串合供辭實情豈能盡得至於工部更不及他部此皆貝勒才短承政疎忽啓心郎怠惰故耳禮部辦事亦有缺失向嘗誡諭爾

等啓心郎不得干預部事但坐於各貝勒之後倘有差謬則啓其心今聞各部貝勒多在私家理事果爾則設立衙門何爲此皆妄自尊大而慢於政事也似此情事爾等何不開導之各部之事若不勤加整理至三年考績或陞或降被降貝勒大臣啓心郎豈不愧悔耶六部諸臣內英俄爾岱爲人執拗待本旗人微有徇庇朕思人有全德者少彼能盡心部務辦事明決朕實嘉之其餘各部大臣不如彼之盡心辦事者甚多隨事啓迪非爾等啓心郎之責而誰責乎爾漢啓心郎生員等動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爲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於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此豈非欲航海者成沒於水欲攻險者致損其兵乎我國方承

天眷甫集之兵民無幾若少虧損何以克成大業爲此說者是爲敵人而損我兵徒以空言相賺耳此等疏奏何益之有朕爲一國之主

與諸貝勒共圖軍事豈有不相其機宜之理此自不待爾等陳說如朕與諸貝勒或不理國政貪貨利耽酒色貽誤機務爾等言之朕若不聽朕之過也至爾等既任啓心郎之職過本部貝勒有過言之不從遂默而不言可乎當再三言之終不見從方可奏朕爾等見部務差謬不能整飭並無一言啓貝勒之心何以輒來瀆奏乎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癸卯衆漢官以徭役重科訴於管戶部事貝勒德格類德格類奏聞

上遣巴克什龍什希福察訊差役重科之由所訴皆虛

上諭管禮部事貝勒薩哈廉曰此輩皆忘却得遼東時所受苦累而爲此誑言耳若不申諭使之豁然曉暢則此些少之費動爲口實矣

於是薩哈廉奉

上命集衆官於內廷傳

諭曰爾衆漢官所訴差徭繁重可謂直言無隱若非實不得已豈肯迫切陳訴然朕意亦不可隱而不言當從公論之朕意以爲爾等苦累較前亦稍休息矣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臣所有馬匹爾等不得乘而滿洲官乘之所有牲畜爾等不得用滿洲官强與價而買之凡官員病故其妻子皆給貝勒家爲奴既爲滿官所屬雖有腴田不獲耕種終歲勤劬米穀仍不足食每至鬻僕典衣以自給是以爾

等潛通明國書信往來幾蹈赤族之禍自楊文朋被訐事覺以來朕姑宥爾等之罪將爾等拔出滿洲大臣之家另編爲一旗從此爾等得乘所有之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爲奴擇腴地而耕之米穀得以自給當不似從前之典衣鬻僕矣爾等以小事來訴無不聽理所控雖虛亦不重處是皆朕格外加恩甚於待滿洲者也至於困苦之事間或有之然試取滿洲之功與爾等較之果孰難孰易

乎滿洲竭力爲國有經百戰者有經四五十戰者爾等曾經幾戰乎朕遇爾等稍有微勞即因而擢用加恩過於滿洲若與滿洲一例較傷論功以爲陞遷則爾今之爲總兵者未知尚居何職也爾等訴稱苦累甚於滿洲盍向熟諳差役者問之若以滿洲相較輕則有之甚則未也古語有云有家者能養賢則取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則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爾等所素知也是以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

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聖人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之義也他國之主皆斂民間財賦以供一己之用有餘方以養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用乎我國民力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役乎以私事而妄靡國賦役民力以廣修宮室不以國事爲念止圖一己便安爾等自當諫朕今朕爲國家朝夕憂勤荷

天眷佑殊方君長頭目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

致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然一切賞賚之需
皆自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於爾等乎至
國中年歲偶歉八家卽均出米粟賑濟貧民
朕與諸貝勒又散給各旗滿洲蒙古漢人贍
養之其新附之蒙古漢人瓦爾喀虎爾哈卦
爾察以及舊滿洲漢人蒙古等凡貧窮者則
又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衣食贍養何可
勝數此皆爾等所明知者爾等曾奏云一切
當照官職功次而行之我國家地土未廣民

力維艱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則勢有不
能然蒙
天眷佑所獲財物原照官職功次加以賞賚所
獲地土亦照官職功次給以壯丁從前分撥
遼東人民時滿漢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餘
俱照功以次給散如爾等照官職功次之言
果出於誠心則滿漢官員之奴僕俱宜多寡
相均乃爾漢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
者餘亦不下百丁滿官曾有千丁者乎朕若

不任爾等多得不念爾等苦累豈不將滿洲
漢官戶下人丁通行計算照官職功次再爲
分撥乎倘如此分撥爾千丁者不識應得幾
人也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
薄之分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今令爾等亦
與滿洲一例三丁抽一爲兵爾等以爲何如
乎今滿漢均屬一國人民爾等何竟不知差
徭之少倍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
爾等三十餘項也

諭畢總兵官石廷柱等奏稱控訴之事臣等不
知皆衆備禦所爲遂將爲首八人執之
薩哈廉奏聞
上曰諸臣旣云不知所執備禦八員可竝釋之
倘治其罪後有苦累亦更無敢言者矣各官
及所執備禦皆勿令謝恩若謝恩則是欲罪
而復赦之也
天聰九年乙亥六月辛丑
上諭諸大臣曰

皇考所遺人民能愛養之使漸富庶此即爲臣子者之孝思也先時八貝勒家諸事供奉朝廷法度今貝勒等凡有工作不遵朕制額外修造勞苦百姓試思民不得所逃亡離叛戸口減少是違
皇考之志有虧孝道且無異於助敵長寇也茲者荷蒙
天佑朝鮮賓服蒙古向稱强盛輕視我邦今亦舉國歸附稽首來朝朕嘗以爲仰承

天眷道在養民凡察哈爾蒙古漢官虎爾哈卦爾察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故時時以此爲訓而貝勒等不遵朕命遇有所獲互相爭競夫善養人者何論大小賢愚隨才器使俱有裨益譬如刊伐則用斧斤宰割則用鋩刃濟用於臨時必須預養於平日豈有養人而不得其益者乎爾等大臣不能匡諫諸貝勒知小民之疾苦而不以告及見驕縱之人又不能切責之其何以爲大臣也爾等宜勉力爲國勿求逸豫且朕於新舊人等常憫恤勿忘隨時愛養每加賞賚以招徠遠人勤求治道非不憚勞也不過爲國與民耳若疆圉大定民生安樂國運昇平則安富尊榮貝勒大臣實共享之苟於前此歸附之人不能撫育後雖拓地開疆亦何以安輯之哉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丁亥
上受尊號禮成諸貝勒大臣上表慶賀
上諭曰朕以涼德祇承丕緒加受尊號懼無以

慰衆望爾等勸進再三屢辭弗獲今敬告
天地允受尊號爾諸貝勒大臣當同心輔政恪共厥職以匡朕之不逮正己率屬各殫忠誠立綱陳紀毋圖小利儻能建立功名朕當隆以爵賞尤須撫衆恤民君臣一德庶幾上合
天心下遂民志如此則明良喜起政治咸熙萬
民樂利
天益佑助之矣

崇德二年丁丑六月甲子以恭順王孔

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協
同武英郡王阿濟格攻克皮島各賜銀
幣等物
諭曰朝廷用人授以高爵厚祿使之安富尊榮
者無非欲其感恩圖報贊襄治理有裨於國
家而已朕於爾三王既以殊恩拔擢情同子
弟封以王爵寵眷有加爾等宜感激奮勉恪
守典常乃不勤思報效勉竭忠誠以輔助國
政反縱所屬將士恢違法度恣意妄行朕甚

不悅爾等有統率之任知他人有亂法者尚
應責之乃身先作慝朕復何賴焉古語云寧
小利者不受大益爾等何不勉圖大益而顧
貪小利也嗣後行師務嚴飭將士毋蹈故轍
以佐成大業其共勗之
七月辛巳
上諭諸漢官曰朕於爾等新附各官與舊臣一
體撫育更或優於舊臣俱免徭役今舊臣中
有如爾等之徭役獲免者乎若以功論諸舊

臣隨朕多年身經百戰攻城則克遇敵則勝
用能大造我國以有今日是舊臣之宣力實
多至於爾等漢官或乘時歸順或窮迫來降
更有陣獲而養之者何嘗攻城陷陣身攖矢
石志捐踵頂效死力戰乎以舊臣之功較之
爾等彼此懸殊無俟朕言然而朕待爾等曾
不減於舊臣昔年爾諸臣中有與明國往來
行謀背叛逃亡者事泄被誅父母兄弟妻子
離散又管轄爾等者强取財物爾等如在水

火之中苦無容身之地自朕嗣位以來爾等
諸臣有先與明交通者朕知其罪而赦之其
無故誅求者復行禁止別立旗分予以生全
出諸塗炭愛養有加今爾等已富貴矣乃不
知感戴朕恩仰酬撫育以效力疆場約束士
卒凡遇滿洲官兵致死前戰爾等視同陌路
不相救援尚得為有人心者乎前牛彔章京
張成德曾獲敵船二隻俘三十八人爾等雖
不能奮前力戰若能如張成德之俘獲敵船

猶爲有益此時不肯竭力不圖報效更何以爲竭力報效之地哉爾等但以空言欺飾如所云勿殺人勿掠民勿刦奪財物當行仁義我爲國家分憂也我爲朝廷效力也如此陳奏者頗多及行師之際經朕誥誡再三爾等輒違朕訓反身先倡率徇縱士卒攘奪殃民亂法滋甚則爾等之欺詐虛僞不可信任朕已洞燭之矣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己卯都察院承政祖可法等奏稱禮部諭令生儒應試滿洲蒙古漢人家僕皆不准與試請分定取中額數准額取十名以十人換出

上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啓心郎索尼諭之曰前取遼東時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爲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爲奴僕者甚多殊爲可憫故命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爲奴者俱著察出編爲民戶又兩三次考試將少通文義者卽拔爲儒生今在各家充役之家人間有一二生員然非先時盜行占取者可比皆攻城破敵之際或經血戰而獲者有之或因陣亡而賞給者亦有之卽如克皮島時滿洲官屬兵丁效死力戰不若爾漢人泛同賓客坐視不顧是以此次所得之人皆以死戰擒獲及因陣亡而賞給者乃欲無故奪之則彼奮力之勞捐軀之義何忍棄之若另以人補給所補者獨非人乎無罪之人强令爲奴亦屬可憫爾等所奏止知愛惜漢人不知愛惜滿洲有功之人與補給爲奴之人也

七月丁丑

上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等曰爾等果盡忠爲國凡有見聞當秉公入告實力舉行則委任爾等庶爲有益若禮部承政祝世昌所奏徇庇漢人甚爲悖謬若滿洲官庇護滿洲蒙古官庇護蒙古漢官庇護漢人彼此不和爲人

臣之大戒譬諸五味止用酪則過酸止用鹽則過鹹不堪食矣惟調和得宜斯爲美耳今滿洲蒙古漢人彼此和好豈不爲善乎爾等聞祝世昌之言絶不參奏是爾等之失也昔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爾等若能時時省察其身則可以寡過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蒙

天眷佑遠邇降服乃我國方興之會也爾等固山額眞大臣以上正爲國憂勤加意治道共立功名之時朕與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所行何無一人直指得失而陳奏者從前因爾等臨陣退縮或行伍廢弛及私藏財物從而加罪者有之曾有因直諫而遽加罪者乎爾等衆大臣見人之善不喜而舉之見人之過不以爲切己而訶責之嘿然以處迨其獲罪始羣起而共議此皆爾等

徒尚詐僞以爲與己無涉故也夫古之人見賢才雖仇敵亦薦舉而與之同升見不善雖姻戚必痛懲而不少寛假如此乃眞心爲國之大臣也若緘默不言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何由而懲豈大臣爲國之道不過顧身家貪富貴爲竊位苟祿之人而已於國家有何裨乎今爾大臣中有因戰功令管固山及六部承政者有臨陣雖未有戰功因辦事精勤正直盡職遂令管固山及各部承政者旣

以正直而舉爲大臣豈可因富貴之後遂變其初心乎夫止知貪圖富貴而不能直言進諫乃爲逢迎諂媚之人朕素所不喜且不以正直自持富貴安能常保乎國恩亦豈能常受乎彼時悔無及矣爾等身爲大臣不憂國不勤政不殫心襄贊以成至治

上天下民將何望邪

崇德四年己卯八月辛亥

上曰昔金世宗大定帝見稱於後世號爲小堯

舜古者堯之位不傳於子而明揚側陋使舜居之堯時有九年之水民不得耕使伯鯀治水無功舜遂殛之而任其子禹禹之治水也八年於外憂勤爲國三過其門而不入不顧其妻子時雖有九年之水以堯舜在上民無饑饉之患舜之位亦不傳於子以禹之賢克底厥績而禪以位焉故後世之人咸稱堯舜爲聖君歷考遼金元之主皆未有如大定帝者故後世以堯舜爲比大定帝嘗曰諸王內或有過愆我不隱匿而言之彼且以我爲苛察若知而不言黙以容之彼將益肆其巧詐矣遇此等事實難區處今朕亦然見人之過而言之無隱則或以朕爲苛察若知其過而不言則又非公正之道從來君明則臣勞而民安君庸則臣逸而民危朕豈不惜臣工勞苦但當此

天心眷佑之時正我君臣勵精圖治之日爾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若不各加勤勉朕以一

身宵衣旰食亦復何爲朕將安居獨處一二月以靜觀爾等爾等雖在大清門外懇求朕必不汝聽也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德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
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三

謙德

天聰十年丙子三月庚申內院諸臣擬
新築開城城門名曰揚威昭德永安與
化定遠進呈
御覽
上曰此等矜誇僭越之字素與朕意不合與之
揚之定之悉在於

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凡事莫貴於務實今當
以字義切當者書之遂更其名曰鞏固門靖
遠門鎮西門

崇德二年丁丑五月丁亥內院諸臣撰
擬宣諭朝鮮
敕書進呈
上覽畢
諭曰爾等撰文毋得過爲誇大當順理措辭朕
素不樂聞誇大之言彼明國之主自比於天
輕視他人實甚身無德義徒事矜張究何益
哉嗣後撰擬切宜詳愼毋得草率

寬仁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甲戌
上諭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
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令姦細往來者事屬已
往雖舉首槩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
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由是
漢官漢民皆大悅逃者皆止姦細絕跡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壬申永平新降郎
中陳此心旣密令其子先遁復使家人
攜貲潛行爲守門者所獲滿漢諸臣鞫
訊論斬入奏
上曰業已養之殺之何爲不若縱還原籍於是
賜此心馬匹銀兩并令攜妻子奴僕任
其所往

六月丙寅先是克明永平遷安二城
上命貝勒阿敏駐守撫養其官民阿敏盡殺之

以其妻子分給士卒
上聞之曰朕留養官民已被屠戮何忍復令其
妻子爲奴耶命籍孤子嫠婦編爲戶口給以
房舍衣食俾無失所
十二月壬子
上率諸貝勒獵於積善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
猛克射麅誤中
御衣代善急趨而前與岳托俱欲射殺猛克
上曰姑緩之代善固請

上令額駙楊古利守護之諸貝勒皆謂此人獲
罪重大豈宜寬宥
上曰此人係誤射故赦之所謂宥過無大也命
鞭一百釋之
天聰八年甲戌六月戊寅
上遣國舅阿什達爾漢巴克什希福
諭蒙古諸貝勒曰科爾沁國額爾濟格貝勒之
子噶爾珠塞特爾海賴布顏代塞布壘白谷
壘等凡遇興師既不隨行又違法令於出兵
後侵無主之國掠其牲畜朕以其爲歸順之
國不念其惡猶欲保全而屢宥之乃彼受朕
豢養之恩安享逸樂竟不知德輒欲叛朕奔
察哈爾國今果叛往索倫爲其族兄弟科爾
沁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孔果爾吳克
善等追獲噶爾珠塞特爾等俱已被殺朕心
猶爲惻惻蓋朕視諸貝勒猶臂指然今殺彼
猶傷吾指也朕原欲宣布德化招集人民使
之共臻安樂乃諸貝勒不獲令終皆朕教化

未洽之所致也今阿魯部落杜稜濟農之子
弟達喇海薩陽等又踰所限之地駐牧按律
應以罪法從事朕心不忍爾衆貝勒可議罪
具奏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乙酉
上建國大淸改元崇德諸貝勒大臣朝賀時朝
鮮使臣羅德憲李廓不拜
上曰朝鮮使臣羅德憲李廓無禮處難以枚舉
是皆朝鮮國王有意搆怨欲朕先起釁端戮

其使臣然後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故令其如此耳不知朕之素行從不逞一時之小忿如此瑣屑也卽兩國已成讎敵兵刃相加爭戰之際以事遣人亦無卽戮其來使之理况朝會乎其勿問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癸酉洪承疇祖大壽及新附各官朝見於崇政殿

上召承疇等入殿內命坐於左側賜茶問承疇曰朕觀爾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聞至將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

妻子否則沒入爲奴者何故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承疇奏曰昔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致如此

上曰今之文臣固衆昔之文臣亦豈少邪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死戰被擒勢蹙歸降之輩豈可戮彼妻子卽其身在敵國可以財幣贖而得之亦所當爲何至坐妻子以死徙之罪乎其無辜寃濫亦甚矣

九月癸酉

上諭諸王貝勒貝子公曰朕觀爾等養育新附滿洲蒙古漢人當朕申飭之際尚稍知加意過此卽便遺忘莫顧如是則新附之人何以爲生乎爾等嗣後當各盡心力恩養所屬之人誠能恩養卽爲勤勞國政之人朕心亦深嘉悅否則不過一村居富人祇圖一家富足而已豈爲盡心國政之人哉

十月辛亥

上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率兵征明召入淸寧宮

諭曰朕命爾等統領大軍征伐明國者非好爲黷武窮兵也朕不忍使生靈罹害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從朕是以命爾等往征爾等一入明境遇老弱閒散之人毋任意妄殺不堪作俘之人毋奪其衣服毋離人妻子毋焚燬財物毋暴殄糧穀曩者兵臨山東時有因索取財物而嚴刑拷逼者非仁義

之師也此朕所深惡爾等當切以爲戒傳諭
各旗知悉
智畧
天聰三年己巳十一月庚戌
上率大兵征明圍燕京諸貝勒大臣俱請攻城
上曰朕承
天眷佑攻固可以必得但所慮者堅城之下倘
失我一二良將勁卒卽得百城亦不足喜朕
視將卒如賢子然朕聞子賢父母雖無積畜
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畜不能守也惟善
撫我軍畜養精銳以之從征蒙
天眷佑自無敵於天下矣遂止弗攻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甲寅
上召新獲總兵官麻登雲等至
御幄賜宴
諭之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竟同草芥常
驅之死地朕屢遣使議和何竟無一言相報
也登雲對以明國君幼沖執政者各圖自保

懼不敢奏
上曰若然是
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
得耕耨無以爲生朕心惻焉且彼山海關錦
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
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
天聰八年甲戌四月辛酉
上諭曰朕聞國家承天創業各有制度不相沿
襲未有棄其國語反習他國之語者事不忘
初是以能垂之久遠永世勿替也蒙古諸貝
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
衰微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夫知
其善而不能從與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爲
得也朕纘承基業豈可改我國之制而聽從
他國嗣後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
語毋得仍襲漢語舊名俱照我國新定者稱
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稱漢字舊名者是不
奉國法恣行悖亂者也察出決不輕恕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戊子
上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甯完我范文程羅碩剛林詹霸等曰近見漢官及諸生陳奏皆謂此時宜速興師征明用兵以招撫爲尙勿殺敵人夫用兵殺敵此豈朕心所樂但臨敵之際我不殺彼能禁彼之不我殺乎朕思用兵制敵之道逆者誅之順者撫之酌恩威而並用方爲仁義之師何伊等所見之偏耶至謂朕宜速出師以成大業此亦不

達時勢之見夫朕豈不願成大業而事以遊畋爲樂耶但圖大事亦須相機順時而動今察哈爾蒙古皆新來歸附降衆未及撫綏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而輕於出師其何以克成大業且朕於舊歸新附之人皆不惜衣服財帛馬匹牲畜以養之又每日三次賜宴豈不憚煩直欲使人心悅服以圖大事耳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衆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今以速出師爲言者乃小人之淺見朕度其意不過欲勞師旅克城池冀得財貨以償一己之勤勞而罔國之艱難竟置之朕外也凡建言者宜從國事起見或妄殺無辜或政令有失或所行悖戾見有過誤之處即當實指其過誤而引其君於當道此等直諫之人朕則謂之眞誠爲國識之不忘雖朕之素行凡過寵任之人不使過分然苟能實心爲國朕亦未嘗不久而眷注也朕反覆思維將來我國既定之後大兵一舉彼明主若

棄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圍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請和其許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許而彼逼迫求和更當何以處之倘蒙
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應作何安輯此朕之時爲屢念者也爾高鴻中鮑承先甯完我范文程等其酌議疏奏以聞

崇德元年丙子十一月癸丑
上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額眞都

察院諸臣命內弘文院大臣讀金世宗

本紀

上諭諸臣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歎賞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

子孫仍效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乃知凡爲君者耽於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喻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嫺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慴莫與爭鋒爾等其謹識朕言

己巳

上諭朝鮮國曰朕親統大軍來此原非好用兵戈利茲疆土也朕與爾國壤地相接從無嫌隙向欲常相和好柰爾國君臣不顧己未歲助明害我興兵搆怨其端自爾國發之當時猶念大義姑爲容隱未遽加兵及既得遼東之後屢我版圖爾國又招誘我遼民而獻之明國復容匿明人居於爾地給以糧餉協謀圖我朕是以怒而與師有丁卯年之役也朕猶念鄰國之誼兵不深入結好而歸此豈爾

兵將之力能退我師哉蓋朕憫民命之傷殘念交鄰之大義欲仍敦和好故撤師耳邇來十年之間爾國君臣納我叛亡盜我物產明之孔耿二將來歸爾又與兵截戰我兵往援爾以鎗礮拒敵戰爭又自爾啟之又明欲侵我索船於爾爾即與之及朕取船征明爾輒不肯發爾居兩國之間若皆不與猶可也乃與明而不與我豈非助明而圖我乎且我國使臣不令接見所遺之書又不開視悖慢無禮又自爾行之今爾主又與平安道洪觀察使密書其言皆欲與朕棄盟修怨啟釁尋仇朕因是特起義兵聲罪致討原非欲加害爾等也亦爾之君臣貽禍於爾等耳爾等但安居樂業慎毋輕動如妄自竄走恐遇我兵見害凡拒敵者必誅奔逃者則俘之傾心歸順者秋毫無犯更加恩養諭爾有衆咸使聞知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四

求賢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壬午

上諭曰朕惟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薦賢為要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見之人即當悉行薦舉所舉之人無論舊歸新附及已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勝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曉文藝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即呈送禮部該部貝勒奏聞朕將量才錄用天下才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薦舉

崇德六年辛巳六月辛亥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於滿漢蒙古內考取生員舉人

上從容諭曰忠經有云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清則無欲平則無曲明能正俗聰則審於事明則

辨於理爾等當善體此言從公考校

求言

天聰三年己巳六月乙丑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禎祥從前遣白喇嘛向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滿漢蒙古人等當採參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於用兵不與我國議和以通交易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果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師行時勿似曩日以我兵獨往當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扎魯特敖漢奈曼諸國合師並舉夫師徒既衆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得輕舟挽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遺誤宜預採取木植廣造舟楫以備軍行之用此朕意也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於衆詢謀僉同乃克有濟滿漢蒙古

中有謀畧素裕可裨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
告朕將擇而用之
天聰五年辛未三月乙亥
上以書三函遣巴克什等一與兩大貝勒一
諭議政十貝勒一
諭八大臣與兩大貝勒書曰兄等衆共定策推
戴朕躬六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期上繼
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豈無所
闕失而致然乎其所以然者必因審理刑獄

以致怨讟滋多此其咎或亦在予乎第已有
過何能自知旁觀者必明將刑罰不平與貪
黷貨色與荒於佚樂以致怠惰與抑賞功不
明有所偏私與夫此大業非予躬所能自
致也乃我
皇考太祖皇帝艱難締造之基我等克纘前緒
祇承罔墜
皇考神靈亦爲欣慰即
上天亦加眷佑儻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不無怨恫即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
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諸兄勿以予故
而或面從予有失不妨盡言直諫若言不見
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六年以來未聞諸兄
一言獻納予何由而知其失乎我兩兄試熟
思之有當爲予言者宜即言之國家有大事
宜整頓者務宜整飭更新共知遵守否則恐
我之法紀不明矣

諭十貝勒書曰我
皇考太祖神靈天縱撫服諸國以貽後人爾諸
弟姪推戴朕躬奉我
皇考太祖鴻緒嗣登君位六年於茲未聞爾等
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爲不可與言者乎朕
思爾等未嘗有竭忠盡言以致擯棄者是朕
未嘗不樂聞己過也今聞國人皆有怨言此
豈無所闕失而然所以然者總因審理刑獄
以致多怨耳或有乖國法審斷不公與抑朕

躬耽於佚樂與黷於財貨與朕孑然獨處不自知其非爾等旁觀者明於上下諸人之過必皆見之知而不言以期爲治難矣此後凡有所見卽宜直言朕與諸貝勒之過愆以及百姓之疾苦各據所知一一指陳無有所懼而默默也爾諸貝勒有宜公言於朝者會議以聞至國家法紀臣民遵守務期至當有宜更改者作何更改卽各以所見敷奏焉

諭八大臣曰爾八大臣皆由衆人之中擢居要

職與於諸貝勒之列共參國政原爲朕與諸貝勒有過令爾規諫庶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聞國人皆有怨言其怨者總因審理刑獄致有繁言也朕獨居於內惟與爾等相接惟與爾等共議外事何由而知爾等入則贊襄廟謨出則辦理國事上下中外一切事宜未有不知者從前爾等逡巡緘默或恐言之而獲咎且恐未必見從試思前此以諫諍之故而罷斥者爲誰譴責者爲誰若朕之虛懷

聽納爾等固共見矣爾等容默之習斷宜省改況

上天垂佑正在此時若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於爾等更何賴焉嗣後有應爲朕言者其悉心陳論朕與諸貝勒及執法諸臣有所闕失隨時改正國家法紀有應更改者作何更改朕不難聽從凡一切政事爾等以公忠體國之心旦夕不忘則治化日隆爾等亦名垂後世矣

天聰六年壬申二月甲戌副將高鴻中

上疏條奏

上曰上書陳言所以廣朕耳目指陳時政得失也朕方事求言何可禁止然疏中所奏多援引古人過失彼不讀書不悉其行事遂多以前人爲刺謬矣今巴克什等日侍左右當時以此等事啟我毋妄議前人所行爲非也昔元成吉思皇帝之子察罕代以鋸刀削檉柳爲鞭遂曰我國固父皇所定此檉柳爲鞭乃

我所手刱也其臣俄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
工以製此刀則此樫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
邪凡此大業國土人民一切諸務皆先帝所
崛起而創立者乃不以爲意而自作聰明是
貽譏於萬世也似此繩愆糾繆方見忠誠爾
等宜詳念之

天聰七年癸酉六月丁亥

上諭曰朕虛懷聽覽樂聞讜言如朕所行未協
乎義宜直言勿諱政事或有愆忘宜開陳無

隱或六部事有不公諸臣姦僞貪邪宜直行
糾劾卽諸臣或有艱苦之情亦宜據實奏聞
苟不務直言而徒遠引曲喻自爲身謀紛然
陳奏不惟朕難於觀覽卽於爾等亦無裨益
嗣後凡有建白惟當直陳如心有獨得不妨
就所創獲入獻嘉謀若勦襲故聞以爲陳奏
何益於事邪

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丙午朱延慶疏
薦陳極新申朝紀

上覽疏畢召延慶及所舉二人至
諭延慶曰爾所奏甚善人臣進言正當如此若
徒摭拾古事陳奏其所稱說皆無濟於實用
何足取乎大凡建言之人果有所見必實指
曰某也賢某也不肖於執政諸大臣必實指
曰某大臣能稱厥職某大臣惟利是圖某徇
庇所私之人某傾害所惡之人務直指其名
無事朦混卽朕躬或有過失亦必實指其事
入告斯爲無欺無隱之道耳至在廷諸臣於

賢才皆得薦舉毋曰賢才已如此衆多上猶
不以爲足而求之不已也若爾等所舉之人
或變其初心後爲不善亦彼自爲不善耳於
舉者何與今朕將錄用爾三人倂欲使大小
臣工明知朕意焉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丁巳

上諭都察院諸臣曰爾等身任憲臣職司諫諍
朕躬有過或奢侈無度或誤譴功臣或逸樂
遊畋不理政務或荒耽酒色不勤國事或廢

棄忠良信任姦佞及陟有罪黜有功俱當直諫無隱至於諸王貝勒大臣如有荒廢職業貪酒色好逸樂或朝會不敬冠服違式及欲適已意託病偷安而不朝參入署者該禮部稽察若禮部徇情容隱爾等即應察奏或六部斷事偏謬及事未審結誑奏已結者爾等亦稽察奏聞凡人在部控告該部王及承政未經審結又赴告於爾衙門者爾等公議當奏者奏不當奏者公議逐之明國陋規都察

院衙門亦通行賄賂之所爾等當互相防檢有即據實奏聞若以私讐誣劾朕察出定加以罪其餘章奏所言是朕即從之所言非亦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與爾面質也爾等亦何憚而不直陳乎至於無職庶人禮節錯誤不必指奏我國初興制度多未嫻習爾等教誡而寬釋之可也

六月戊子

上御清寧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等奏稱有一僕告主審實將原告撥與他人爲奴

上曰此等事固應奏聞但爾等大臣不惟如此小事應奏今後雖朕有過失及親王郡王以下衆官員內有行事乖張欺壓小民怠政壞法等罪俱當陳奏民人內有自謂前知禍福及師巫邪術左道惑衆之人俱當即行奏聞若止奏在下細民之事將在上之人之事匿不奏聞非忠直之道也又

諭曰凡人果能正直以行雖

上天鬼神尚不能搖動人主可得而奪之乎古云以忠直行之氣數不能撓世變不能遷此之謂也

崇德七年壬午七月庚午

上召諸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議政大臣等入清寧宮

諭曰朕觀爾等所行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效力每謂國家之事於已無涉因循推諉專

委之朕似此不殫竭心力獨不畏
天乎不勤政事之人
上天豈佑之乎朕常戒爾等不盡心政事者惟
恐爾等失爲臣之道而召
天譴也從前怠於政事而失臣道者
上天譴罰爾等已悉見之矣若勤於政事而盡
臣道則必蒙
上天恩佑政舉而身榮其理詎不彰明較著乎
今征戰之事朕不具論但思爾諸王貝勒貝

子公大臣等每率所屬大小將士出兵於外
其人之賢否必已熟悉則某人賢某人不肖
何不據實奏聞邪若不奏聞朕何由知之加
以黜陟也緬想
皇考太祖時蘇完翡英東扎爾固齊見人之不
善必先自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自
獎勵而後舉之其被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
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善惡實奏似斯
人之公直也

輯人心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癸酉
上御崇政殿命擒獲明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
壽副將祖澤遠等朝見洪承疇叩首請
罪
上諭曰彼時與我軍交戰各爲其主朕豈介意
朕所以宥爾者以擊敗十三萬兵與得松錦
諸城皆天也天道好生善養人者斯合天道
朕故推恩活爾爾但念朕撫育之恩盡心圖

報從前情罪悉予寬釋昔陣前所獲張春亦
曾養之彼不能爲明死節又不能效力事朕
一無所成而死爾愼勿如彼之所爲也祖大
壽叩首請罪
上諭曰爾之背我一則爲爾主一則爲爾妻子
宗族耳然得汝而不加誅之意朕懷之久矣
朕常語內院諸臣曰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來
被困仍當俯首來降朕則始終待以不死也
往事已不可追此後當竭盡爾力以事朕則

善矣祖澤遠叩首請罪

上諭曰爾乃志量褊淺之人所以不復來歸者亦視土將祖大壽耳昔朕往視杏山爾不但不肯開門迎降乃明知是朕而特發火礮豈非背恩之大者乎爾舉礮能傷幾人邪無論爾小城士卒無多卽洪承疇以十三萬兵屢舉火礮所傷亦復有幾朕因爾背恩太甚故言及此朕見人之過卽明言曉諭斷不念其舊惡事後復加推求豈但待爾如此卽尊於爾之祖大壽尙且畱養況爾小人何足加誅爾年方少壯自後凡遇戰陣奮發效力可也

恤民

天聰元年丁卯六月戊午

上諭曰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爲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弭盜之原爾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牛彔下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爲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時國中大饑盜賊繁興諸臣奏請按律嚴懲

上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爲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下令是歲讞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

天聰二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曰國家疆域日開首重生聚國中有貧乏無妻室者可給資令其婚娶於是發帑金分賜無妻室之人

天聰七年癸酉正月庚子

上諭各牛彔額眞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爾等宜各往該管屯地詳加體察不可以部務推諉若有二三牛彔同居一堡者著於各田地附近之處大築牆垣散建房屋以居之遷移之時宜聽其便至於樹

藝之法窪地當種粱稗高田隨地所宜種之地瘠須加培壅耕牛須善飼養爾等俱一一嚴飭如貧民無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種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貧民如此方稱牛彔額眞之職若以貧民爲可虐濫行役使惟爾等子弟徇庇免其差徭則設爾牛彔額眞何益耶至所居有卑濕者宜令遷移若憚於遷移以致傷稼害畜俱爾等牛彔額眞是問方今疆土日闢凡田地有不堪種者儘可

更換許訴部臣換給如給地之時爾牛彔額眞章京自占近便沃壤將遠瘠之地分給貧人許貧人陳訴再爾等於該管之地各宜督率所屬長幼於春夏秋三時勤於習射朕不時遣部臣往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彔額眞之罪此係我國制勝之技何可不努力學習耶

崇德二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戶部曰朕聞巨家富室有積儲者多期望穀價騰貴以便乘時射利此非憂國之善類實貪吝之匪人也此等匪人自謂人莫已知殊不知衆誰汝掩必至敗露向者因國賦不充已令八家各輸藏穀或散賑或糶賣今八家有糧者無論多寡盡令發賣伊等何不念及於此今後凡有藏穀者俱著發賣若强伊等輸助或不樂從今令伊等得價貿易而或不聽從是違國家之令可乎

崇德五年庚辰閏正月癸未

上諭各固山額眞曰今遣爾等往各處地方稽察窮民審理冤獄爾等須各親至所屬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間冤抑不得上聞

崇德八年癸未六月乙酉

上幸御馬廠見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皆增土培高

諭諸臣曰國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塗不過損高就下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論高下概行培築重困民力甚爲擾累

至於民房稠密之處不即量行拆毀佈置均
勻乃止揭取數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爾
等其詳加查究

勸農

天聰九年乙亥三月戊辰

上集諸臣於朝
諭之曰朕昨出見民間耕種愆期蓋因牛彔章
京有事城工欲先時告竣故額外派夫致誤
耕作築城固爲正務然田地荒蕪民食何賴
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彔章
京等俱治罪

崇德二年丁丑二月癸巳

上諭戶部曰昨歲春寒耕種失時以致乏穀今
歲雖復春寒然三陽伊始農時不可失也宜
早勤播種而加耘治焉夫耕耘及時則稼無
災傷可望有秋若播種後時耘治無及或被
蟲災或逢水澇穀何由登乎凡播穀必相其
土宜土燥則種黍穀土濕則種秫稗各屯堡

撥什庫無論遠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時加
督率致廢農事者罪之

崇德七年壬午六月癸卯

上召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曰
太祖時凡遇行兵巡幸軍士有踐踏田禾者重
則射之輕則鞭之處分嚴明所以重農事也
近來諸王貝勒行兵出獵見有踐踏田禾者
亦曾察出定罪否何並無一究治者邪若果
有之朕何未之聞邪朕前往牧馬之所見內
大臣塔瞻等踐踏田禾已奪取其矢交與兵
部究治矣至於出兵有功有罪官員應令其
在盛京候定功罪若其餘閒散官員即當令
其各往本牛彔屯莊查勘田土鋤墾與否如
有棄而未鋤者可撥工助之五穀乃萬民之
命所關何得兀然閒坐畧不介意也其所定
出兵官員功罪伊等心服則已若有屈抑即
以奏聞

典文教

天聰三年己巳四月丙戌
上命儒臣分爲兩直巴克什達海同筆帖式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等四人翻譯漢字書籍巴克什庫爾纏同筆帖式吳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

八月乙亥
上諭曰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治於生員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獎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各家主毋得阻撓有考中者仍以別丁償之

天聰五年辛未閏十一月庚子
上諭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得毋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與獨不思昔

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於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理義之故乎今我兵圍明大凌河城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而去者豈非讀書明道理爲朝廷盡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如有不願教子讀書者自行啟奏若爾等溺愛如此朕亦不令爾身披甲出征聽爾任意自適於爾心安乎其咸體朕意毋忽

天聰六年壬申三月戊戌
上諭巴克什達海曰國書十二頭字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於字學更有裨益矣

天聰七年癸酉十月己巳

上諭文館儒臣曰昔
皇考太祖欲刱造滿書巴克什額爾德尼辭以
不能
太祖曰汝何謂不能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
音聯綴成句何爲不可吾意已定汝毋辭額
爾德尼遂遵諭編成滿書我國初無滿字額
爾德尼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則亡彼所造
之書義或有在其後巴克什庫爾纏所增朕
恐終有未合爾記載諸臣將所載之書宜詳

加訂正若有舛謬之處即酌改之朕嗣大位
凡
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備載垂之
史冊則後世子孫無由而知豈朕所以盡孝
乎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
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
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五

訓將

天聰三年己巳十一月庚寅
上諭曰頃因克取遵化自固山額真甲喇額真
及登城士卒俱以次賞賚者非以固山額真
身自登城也以其督率盡善設備堅固故行
賞耳嗣後凡攻城賞賚視此爲例朕與爾等
經歷險遠艱苦至此已蒙

天佑克奏膚功然此猶佑我之小者後此之佑
命錫福者更大有在也凡固山額真及大小
諸臣尤宜加意約束本旗人員明白訓飭愛
士卒如子弟申明步伐止齊之法講求尊君
親上之道則本旗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平
時則克遵教令臨陣時在爾等之前竭誠效
命不違紀律矣各旗大臣果能如此所屬士
卒又何至有陷於重罪者乎儻各旗大臣不
勤加訓飭以致妄行姦盜不誅則紀律廢弛

而爲惡者益熾誅之則曾經效力之兵而以無知蒙罪又實可憫爾固山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當以此爲念勤加教訓以副朕意且爾大小諸臣居平在家時不嘗厚自期望以爲安得一日於上與諸貝勒前盡忠效力以自見乎今已任用正諸臣盡忠效力之時何初念頓忘而遂狃於貪得耽於怠惰苟且偷安一至於此也我國家儻蒙天眷佑大業既成若輩欲身享太平膺顯榮履富厚其可得邪今後各宜克勤厥職毋替朕命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己亥

上幸文館問巴克什庫爾纏所修何書對曰記注上所行事上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又取巴克什達海所譯武經觀之內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上覽至此諭曰觀古史所載將帥必體恤士卒如我國額駙顧三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之輕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

七月戊戌

上諭諸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道者廢

上天應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者也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者也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卽我民也今日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恪遵訓諭切識於心務期力行正道無作姦邪不然爲姦爲慝肆行悖亂則或責或誅皆自取

之至俘獲之人勿離散其夫妻父子勿掠取
其衣服爾諸臣以及士卒各宜凜遵
庚子
上召集諸將
諭曰瀋陽遼東之地原非我有乃
天所賜也今不事征討坐視漢人開拓疆土修
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等豈能安處
邪朕是以不惜財帛及與朝鮮通市所得貨
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興師致討此行儻荷

天佑克奏厥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
婦勿掠取其衣服當加意撫循以副朕戢亂
寧人之意爾諸臣於各軍士宜諄切曉諭若
止於傳諭時唯唯聽命退而遂忘自不免生
事橫行致干罪戾矣朕今不自暇逸躬率大
軍前往或彼被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而致勝則飲至休兵三軍解甲定有其
時自征明國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彼明
國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我常有懼心者以

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於戰陳之時曉習文武
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金兵十三
戰皆敗隨有宋一將率兵來援欲戰有城守
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納涼尚不能
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諸兵聞之皆無鬬志宋
兵遂潰以一言之失而城竟為金所得如貝
勒阿敏駐守永平時曾以我兵為弱曰如此
安能克敵彼貝勒之言若此士卒孰肯用命
又如額駙顧三台朕非以其臨陣怯懦不能

稱職革固山任也當進攻昌黎時本旗一卒
被傷至死以繩繫其足曳之而歸夫戰則用
之而死不加恤誰復效死直前邪必也死則
恤之傷則臨視調治之乃可為主帥固山額
真果能體恤士卒則人皆效死願授命於主
將之前矣我軍總計雖衆若固山額真梅勒
額真甲喇額真牛彔額真各就所屬而誠諭
之不難遍及要在申明法令愛惜士卒則人
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

八月癸卯
上諭蒙古諸貝勒曰朕荷承
天眷爾諸國遵約會師師出以律不宜有異今
此次伐明徼蒙
天佑得入其地惟拒敵者則戮之慎毋擅殺良
民俘獲之人不得離其父子夫婦不得掠取
其衣服違者奪其所獲仍依定例鞭責管兵
將領各於所屬詳明曉諭士卒不得擅離部
伍恣行搜掠其悉遵軍令毋違

天聰八年甲戌十二月壬辰
上命管步軍梅勒章京霸奇蘭甲喇章京薩木
什喀率領官兵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曰爾等此行道路遙遠務奮力直前慎毋憚
勞而稍怠也俘獲之人須用善言撫慰飲食
甘苦一體共之則人無疑畏歸附必衆且此
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皆可以爲
我用攻畧時宜語之曰爾之先世本皆我一
國之人載籍甚明爾等向未之知是以行於
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詳爲開示特時有未
暇耳今日之來蓋爲爾等計也如此諭之彼
有不翻然來歸者乎爾等其勉體朕意大丈
夫凡受委任當圖報稱語云少壯不努力老
大徒傷悲誠哉是言若此時不力圖建樹異
日雖悔何益耶

崇德元年丙子九月辛未
上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大學士范文程
剛林學士詹霸胡球等

諭凱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固山額真篇古
拜尹圖阿山葉臣圖爾格達爾哈葉克書譚
泰等曰朕聞我軍後隊方至舊遼陽河沃黒
渡口爾等已抵家二日矣爾等當速往迎之
朕畀爾以心膂重任者爲愛養此兵民耳朕
一人之心思能徧及乎君享康寧臣居尊顯
俱兵民是賴卽爾等功名亦藉士卒之力乃
不思效力死戰之士而先自還家漠不相顧
於心奚忍邪忘死戰之士卒令長途勞苦此

後士卒誰肯爲用命邪衆大臣奏曰
皇上明訓臣等願親自往迎
上曰固山額真等免其親往其下梅勒章京可
選能辦事者往迎之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癸丑
上命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以多
羅貝勒豪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副
之統左翼軍多羅貝勒岳託爲揚武大
將軍以多羅安平貝勒杜度副之統右

翼軍兩路征明召集出征諸王貝勒大
臣宣示軍律
諭曰征伐非朕所樂爲也朕常欲和而明不從
是以興師耳有不抗拒我兵及不便攜來者
若擅行誅戮則殺人者與主兵者均難辭咎
甚非朕撫安黎庶之意也不抗拒者愼勿殺
之不便攜來者亦勿加擾害又
諭各官曰丙子歲多羅武英郡王領兵征明克
昌平州爾等以貪掠獲罪者甚多朕豈願爾

等犯法樂於加罪懲前此妄行貪暴之人正
欲警之於後使不爲亂耳且朕見爾等有罪
甚爲惻然朕非誇詡以古人自擬嘗閱古史
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
之人王何爲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
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爲囚也
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有罪人故泣耳
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爲惻然也爾等宜互相
勉勵恪遵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今蒙古

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營壯盛爾等勿
徒自恃强勇以威懾人各宜申明紀律無或
朕倦蓋爾等乃衆所觀瞻也若能自處以禮
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必以爲我國强而有
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爲主帥之人於
臨陣之際使徒計一己之功而不念兵之死
傷軍之敗衄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將也與
師致討當思於國有益於己無愆凡軍中議
事遇有意見悖謬者卽宜在彼勸諭毋得緘

默不言而徒於還時託詞自解亦有在彼故出微辭而辯時則云我曾如是勸諭者皆不足據必在彼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於還時辯理也

九月癸亥

上命奉命大將軍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等率左翼軍征明

敕曰古帝王興師克敵撫定疆宇必遴擇於衆拔一良將特授兵權則軍有所統而大事始定今因明國不願講和樂於干戈故命爾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充奉命大將軍授以敕印率左軍西伐爾其同豪格貝勒饒餘貝勒與滿洲蒙古漢軍衆固山額真僉慮協謀擇善而從勿以受命重而邀功勿以將士勇而輕敵凡駐營壘嚴設偵探小心提防勿得少怠務須信賞必罰激勵將士破彼邊關直入其境多謀定策密察敵人之機聲東擊西默運乘便之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至於待將士

勿護所愛勿蔽所憎有銜鋒破敵奮勇先登者必破格優賞仍錄其功以奏參遊以下有敗陣及違軍律者先斬後奏尚其欽哉勿違朕命

崇德六年辛巳四月甲寅

上召內院諸臣進淸寧宮命讀元史至世祖忽必烈遣丞相伯顏率師征宋時値炎天恐行兵不利敕俟入秋再舉伯顏奏云宋之據江海如窮獸之負嵎今已困彼旋復縱之則逸而逝矣遂南征滅宋統有天下

上遣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等至篤恭殿傳諭有罪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曰元世祖恐炎熱敕伯顏俟入秋伐宋伯顏執諭必舉遂與師滅之今汝等不圍逼錦州屯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圖歸家視彼爲何如也朕非窮究爾等但以伯顏勤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

崇德七年壬午十月壬子

上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等
率兵征明
親送至郊外
諭之曰朕屢欲與明議和彼國君臣不從是以
命爾等率兵往征爾等勿以我兵强盛自弛
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敬愼戒備以行我國
固山額真護軍統領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
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凡
新歸蒙古漢人必一體相待儻或岐視致有

困乏亦非爲國效忠之臣也我軍至明彼或
遣使求和爾等即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
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
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可將朕此旨
向外藩將士再三曉諭

勵將士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辛亥
上燕坐
諭羣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

士二十四人冒火奮力登城乃我國第一等
驍勇人也其二十四人蒙
上天眷佑幸俱無恙次日召伊等進見朕心愴
然幾不能忍此等猛士與巴圖魯薩木哈圖
及他處先登驍勇出衆之人前已有旨後遇
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縣薩木哈圖又復
與焉以後此等捐軀建功之人勿得再令攻
城但當令在諸貝勒固山額真左右遇衆對
敵之時與之同進若彼欲自攻城亦當止之

即或厮卒中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
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材勇之意
天聰五年辛未八月乙卯總兵官額駙
佟養性部下卒一人攻臺中礮折足
上聞之遣醫往治因日久不能療創愈甚奏聞
上惻然諭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親視
醫療如不能治何不早奏於朕遣醫治之今
已日久恐治之無益矣爾等亦聞古良將之
待其士卒乎於行兵之處有遺簞醪者慮不

能徧飲遂投醪於河使士卒共飲其流三軍
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為將一卒生疽起親為
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此前事皆爾等所知
也凡士卒有傷則調治之病則慰問之如此
則士心皆願效死於主將之前矣

懷遠人

崇德二年丁丑正月庚午朝鮮國王李
倧率其文武羣臣自南漢山城出降伏
地請罪

上諭曰朝鮮國王既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
苛責之理今後一心盡忠不忘恩德可也前
事毋再言及於是令李倧朝見禮部奏請李
倧班次
上諭曰以威懾之不如以德懷之朝鮮王雖迫
於兵勢來歸亦一國之王也命近前坐於左
側大宴畢
上命盡還李倧妻子子婦及羣臣家屬仍各頒
賜有差

訓諸藩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癸未
上召集科爾沁國土謝圖額駙并其昆弟諸貝
勒及札魯特敖漢柰曼阿祿各部落貝
勒等
諭之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
爾等率所部兵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
齊遲速亦異惟土謝圖額駙率來軍士甚多
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

立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若吳克善者
則於朕心有所不慊矣札魯特諸貝勒亦屬
實心效力至若巴林諸貝勒既託命於我自
應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乃吝惜馬匹怠緩不
前何那爾同類之喀爾喀諸貝勒為察哈爾
所俘戮者有之矣離其夫婦者有之矣取其
部曲祗存子身者亦有之矣朕從大公起見
興師來此正爾等奮志雪讐之日也今視爾
等似猶有懼心者彼察哈爾能至我城下否

我亦有懼心否爾塞特爾動輒託病果何病邪不念及國政而嗜飲無度爲酒所困耳又阿祿諸貝勒爲察哈爾所逐自奔投我國以來朕每謂當移營近地乃不遵朕言仍於遠處放牧復爲察哈爾所掠且以所掠諸物獻於明國誑云滿兵進攻之後我入其地而得之以獻是彼指侵奪我國之名以誑告於明也屬國爲人所襲朕猶有憾阿祿諸貝勒躬罹其害蓄怨自深豈不思仗朕力以復讐者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至爾敖漢柰曼諸貝勒獨先他部來歸濟農移居瀋陽班第年少袞出斯巴圖魯身居本國汝等較巴林殊優然亦未爲盡善也且朕所憂者惟恐八旗諸貝勒不體朕意或將汝等良馬美物欺而奪之耳若爾國貝勒聯姻締盟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行不願者則勿與也儻有恃威強索者爾當奏聞

崇德八年癸未三月丙申

上遣戶部啟心郎布丹內秘書院學士楊方興等齎

敕往諭朝鮮國王李倧及其臣民曰朕自三田渡招服爾等王及臣民皆保全身家得受恩養非爲一時之計也一則欲爾等感戴朕恩如同天地奕世不忘一則欲垂功德於萬年耳厥後爾等乃違旨出邊盜採人參肆行射獵潛與漢人私相貿易又遣僧人往來明國傳書餽送復遣發間諜紛紛不止遇明人船至故縱不行捕獲前約發舟師又遲延日月違期不至汎地寧非背朕恤養之恩乎凡此皆因主弱臣強所致古云主弱臣強者必篡位人主暴虐者必亂國王果執法而行孰敢如此倡亂王若行法而姦臣容有作亂者朕亦豈置而不問乎且爾朝鮮先曾事遼及金強遂轉而事金後復事元至明強爾始祖又轉而事明後倭侵爾境明曾發兵退之爾謂

明之有恩者以此朕亦知之然皆已往之事爾先王因思報效明國當已未歲明將杜松劉綎四路分兵使我爾國遂助兵來戰彼時我豈有怨於爾國邪使爾能勝肯如我之保全恩養爾等容我國至今長存邪爾之報明於此盡矣我之再舉伐爾者乃問爾助明之罪豈似爾興無名之師乎然朕不念舊惡復加寬宥凡爾國王以及臣民安居樂業者皆朕之恩也當思共甘苦同休戚如朕不勝明

更宜戮力疆場以圖報稱豈可頓忘朕恩邪試取朕之恩與明國之恩一思之夫朕之恩及汝身猶生父也明之恩施於遠代猶已祧之祖也此蓋爾不識天時以明為必不敗亡故不肯與絕耳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蠭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并錦州松山援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鎮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

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為已功朝臣專尚姦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朕惠養爾等實欲悉予保全不使一人失業乃爾等不自圖安屢起亂端夫見亂而不以法正之恐愈滋亂而長罪也故爾國大臣崔鳴吉與明通謀金聲黑尼誤國助惡則執而囚之至於高調文舍木歲等八人入明之登州

寧遠等地往來交通又入島貿易今已斬首示衆其餘交通明國貿易餽遺之罪咸與赦除自諭之後再有與明貿易私通往來漢人船至不擒獲者必治以法不貸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五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
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六

恤降

天聰四年庚午二月壬申
上諭貝勒諸臣曰明之土地人民
天已與我是其民卽我民也以我之人民而我
顧加以侵暴則已服之國將非我有他國人
民亦無復有來歸者矣爾鎭守諸貝勒衆臣
宜嚴飭我國軍士毋侵害歸順之民儻有違

悖該管牛彔章京以下俱治罪

天聰五年辛未十一月丙戌
上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佳士當付與
賢貝勒養育墨爾根戴靑善於養人舉動皆
合朕意故以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薙髮令
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諸副參遊等官每旗
分隸四員祖大壽子姪各賜房屋以客禮恩
養之都司守備等百餘員俱付舊漢官收養
其軍士分定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於八旗

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原
主其餘無主之人俱視應給之處撥給

天聰七年癸酉六月癸亥新附元帥孔
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及各官至自東京
上率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欲令有
德仲明行抱見禮諸貝勒奏曰
皇上恐不宜如此但以禮相待可耳
上曰元帥孔有德總兵耿仲明曾取登州攻城
略地正當强盛而納款輸誠遣使者三率其
兵民航海衝敵來歸於我功孰大焉朕意當

行抱見禮以示優隆之意於是令有德仲明
率各官朝見復召二人近
御座前叩頭抱膝見畢命坐於
御座下設大宴
上親以金巵酌酒賜之仍各賜蟒袍貂裘撒袋
鞍馬等物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己酉遣官營造都
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第宅有德

等疏辭曰臣自歸附以來荷蒙
聖恩已極周渥今更遣官爲臣修第重傷民力
臣何以當但願國家底定民庶康寧此
時以華屋賜臣臣亦受之無愧
上諭曰爾言良是眞誠心愛國之言但進取之
事難以預料惟仰賴
上天之垂佑耳若得如所言克取天下自當更
營第宅以俾爾居然必待異時規取他人之
物則我等現在第宅遂置而不修乎況今所
營造亦非過爲壯麗聊以示眷注之意且使
他國聞之知朕優待功臣如此也
四月辛酉
上諭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曰近聞諸
臣往來經過爾地者爾必躬迎款宴蓋欲朕
聞之稱善耳不知朕視爾等如子弟豈以此
分愛憎耶朕念爾等新附若過往來之人必
一一接待恐力有不給且朕視爾等如子弟
以朕之子弟而接待諸臣於理亦有不合嗣

後惟貝勒等經過則當迎宴其餘官員不必
迎宴爾係新附之人有何餘貲以供交際朕
意惟與爾等同來之人或有困窮者能加之
愛養斯慰朕心耳豈於接待諸臣敬慢之間
稍有介意至爾等有事遣使來時須令使者
赴禮部知會禮部給與館舍廩餼不然爾等
新附親知尚少使來者自謀居食不重困乎
天聰九年乙亥二月壬午
上諭曰邇者察哈爾國新附各官頻加恩宴其
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久未宴勞雖得新
附之員其舊歸我國者詎可頓忘耶
諭畢遂設宴召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自守
備都司以上皆集内庭宴之時預宴各
官有形容憔悴者
上見之曰或者貝勒等不加恩養以致如此雖
得新附之人何乃轉忘先歸之人我國家蒙
天眷佑所得大小官員人等朕皆一體加恩未
嘗分別新舊嗣後務一體恩養不可使先歸

者反致失所遂遣人徧諭諸貝勒

招降

天聰元年丁卯五月癸未

上命繫書於矢射入錦州城中

諭曰爾城內一應官吏軍民等與其饑困而死不如縋而出降必縱爾歸令與爾父母妻子相見也昨我軍到時臺堡降衆二千餘人悉令縱還想爾等亦聞之矣今我豈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俟我攻城軍士雲梯挨牌綿甲一到即行攻取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曷若於未攻城之前縋城出降我必使爾室家完聚有官職者自當優敘恩養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卯

上諭西北蒙古喀爾喀部落查薩克圖汗下使臣達爾漢囊蘇喇嘛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

上天垂佑將蒙古諸國悉以與朕今蒙古國主察哈爾汗之子見在朕皆撫養爾喀爾喀當念爾主既在我國即應歸順以安其生今反興兵搆怨來侵我歸化城甚非爾分所當為也朕欲平定區宇理應加兵於爾爾亦當以加兵是懼顧不自審量欲侵犯於我豈不大可恥乎想爾之心以既與我為仇必奔往征討所不至之處偷安旦夕但爾所能至我師豈有不能至者乎昔遼金元三國之主當征戰時西伐厄訥忒黑東抵朝鮮北及黑龍江南至於海無遠弗屆朕今日正與相等也爾等知罪而來則已否則必不爾宥又

諭曰我國行事悉循大義雖興師征討從不加戮於使臣頃所言者爾主之咎於爾何尤遂

命給以食物

恤舊勞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庚辰

上諭曰前以阿巴圖巴圖魯巴布祜奇唐古爾絕嗣衆分其家產大非所宜嗣後已故功臣無後者家產不得分散留給其妻使自贍焉

天聰六年壬申九月庚子蒙古嫩科爾
沁國主土謝圖額駙奧巴卒訃至
上素服御東門廊下垂涕曰傷哉往者臨陣土
謝圖額駙每獨當一面長於謀議政事多所
裨益倚毗方殷胡遽溘逝也語畢益慟侍臣
進慰曰
皇上不必過哀彼爲一國之主限於壽算天實
奪之耳
上曰凡人無益於國家而徒取憎於人者雖屬

姻戚朕未嘗痛惜若喀喇沁蘇布地與土謝
圖額駙皆最優之才也如此良臣何可再得
問彼於彌留之際泣曰昔從征察哈爾時我
於上前欲衝陣先入人皆欽羨今不幸至此
如上養育之恩未報何其勇敢忠亦如此誠
足助朕之一臂也爰命宗室篇古等往焚楮
帛以太牢奠之
崇德三年戊寅七月丁丑
上諭工部承政孟阿圖曰爾今年老且復有疾
不必管理部務宜閒居調養仍用爾承政儀
從出入導行病痊之日朕當起用爾等舊臣
朕見之輒爲心喜仍不時朝見可也

敦睦

天聰十年丙子正月癸亥
上以管禮部事貝勒薩哈廉病久甚憂之遣文
館希福剛林羅碩
諭之曰朕欲爾病速起念之甚切爾則不可强
圖速愈急思求見朕也若存此念則病反日

增矣且爾勿以前事爲憂朕於前事毫無介
意犂子弟中啓我所不及助我所遺忘整理
治道惟爾是賴昔爾父與爾弟獲罪時朕念
爾才德可用欲令爾效忠竭力輔理國政故
以衷曲盡行告爾勿以此故過懷憂慮但當
勤於調治以冀病痊薩哈廉對曰
皇上之言及此臣雖死不忘倘若得生惟圖竭
力報效更復何言臣所慽者當國家大
勳垂就不能爲主盡力捐軀報國爲可

恨耳希福等以其言奏聞
上惻然曰國家豈有專事甲兵以爲政治者倘
蒙
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業彼時若無此等明哲
之人何以整理國事乎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壬子貝勒薩哈廉
甍前一日薩哈廉病篤和碩鄭親王濟
爾哈朗和碩豫親王多鐸和碩肅親王
豪格及諸大臣恐

上臨視悲慟遣內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內國史
院學士羅碩奏請停止親臨
上曰爾等所諫固是但當我國肇造之初族姓
兄弟尚爾憂樂與共今既正大位更宜敦睦
宗親兄諸兄弟之子視朕猶父朕亦視之猶
子子有故父不往視可乎今後凡未與政事
幼子及婦人有事故者朕自不親臨也是日
辰刻
上臨視薩哈廉疾有頃薩哈廉甍

上不勝震悼入哭者四悲慟不已諸王及固山
額真等跪勸曰
聖躬至此已久卽宜還宮至午乃還猶不入宮
於庭中設幄坐不御飲食代善聞之遣
昂邦章京阿山等奏云臣已飲食矣請
聖駕入宮
上至戌時始還宮輟朝三日
節儉
天聰元年丁卯九月甲子

上諭曰馬贏以備馳驅牛驢以資負載羊豕牲
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意宰殺也嗣
後自宮中暨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
及殯葬市賣所用牛馬贏驢永行禁止如有
違禁用者被家人及屬員舉首將首人離主
仍照所用之數追給首人牛彔額真及章京
失察者罰鍰入官惟國家大宴仍用牛祭
太祖
列祖陵殿照舊仍用大小牛隻至於諸貝勒大

臣有牧牛多者亦須節用毋得妄殺自宮中
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殯葬市賣
止許用羊豕及雞鵝鴨等物務須加意牧養
以期蕃息

天聰二年戊辰正月丁卯

上諭侍臣曰喪葬之禮原有定制我國風俗殉
葬燔化之物過多徒爲糜費甚屬無益夫人
生則養衣食以爲養及其死也以人間有用
之物爲之殉化死者安所用之乎嗣後凡殉
葬燔化之物務遵定制勿得奢費

天聰六年壬申十二月乙丑

上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朝
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
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爲法制昭示
國中自今閒散侍衛章京護軍及諸貝勒下
閒散護衛章京護軍以上許服緞衣餘者俱
用布一緞之值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
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禁止者非爲緞

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

崇德元年丙子十月丁丑

上召羣臣集篤恭殿傳
諭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華靡凡鞍轡等物不
許以金爲飾雖富家不少藏金止許造盤盂
七箸蓋此等之類或至匱乏尚可毀爲他用
若以之塗飾則零星耗折豈能復取而用之
今後著永行禁止至於陣獲緞帛用之亦當
節儉勿以獲取之易奢費無度而忘其紡績
之勞也

謹嗜好

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癸巳有弋人獲鍋
觜雀來獻

上曰此雀雖有好音可以悅耳然玩物喪志昔
賢垂誡不宜近也却之

八月乙酉千山大安寺僧進松花餅奏
曰食此可以延壽明目

上曰若能勤政養人國泰民安

上天自然默佑豈因彤嵩花而可以延壽明月
者乎却之

禁異端

天聰五年辛未閏十一月庚戌

上諭曰姦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爲僧舊歲已令
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舊建寺
廟外其餘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較前更多該
部貝勒大臣可再詳確稽察先經察過准留
者若干後違法新造者若干其違法新造者
務治其罪至於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
數如係眞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
廟焚修毋得容留婦女有犯淸規若本無誠
潔之心詐稱喇嘛和尚容留婦女不守淸規
者勒令還俗佛教本淸淨正直以潔誠事之
自可獲福若以邪念事之反生罪孽嗣後若
有違法擅稱喇嘛和尚及私建廟宇者依律
治罪其願爲喇嘛和尚及修造寺廟須啓明
該部貝勒方免其罪凡有給喇嘛班第和尚

飲食者令男子饋送於寺如男子他出毋得
私邀至家給之飲食違者以姦論罪有首發
者即將首發之人准其離主再滿洲蒙古漢
人士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
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實繁有徒此等滿洲蒙
古漢人豈無本主該管何以不加禁止任其
妄行嗣後若不嚴行禁止有被獲者將此妄
行之人必殺無赦該管牛彔額眞章京及本
主各坐以應得之罪有用巫覡星士者亦坐
以應得之罪若道士及持齋之人妄行惑衆
亦一體治罪

天聰十年丙子三月庚申

上諭諸臣曰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
爲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
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使人免罪於幽冥其誕
妄爲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
欺誑無知之人耳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費
財物懺悔罪過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

懸轉輪結布旛之事盡屬愚謬嗣後俱宜禁止

崇德七年壬午五月戊寅

上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爲事道以祀神爲事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係左道也且人生而爲善則死亦無罪若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戾雖爲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爲善友何若行善之爲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食肉之謂也今因善友康養民等合羣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寛宥止誅爲首十六人自今以後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不論老少男婦爾部秉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者或被他人首發或經衙門察獲殺無赦該管各牛彔章京撥什庫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溫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聖訓卷之六

大清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恭編。凡一百一十三則，分三十二門。乾隆四

年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洪維我

世祖章皇帝夙齡踐祚

定鼎燕京。視帝堯起自唐封，尚先五載。然生而神靈，幼而

徇齊，長而敦敏，則比德於黃軒。是以

提挈天樞，聚策羣力，削平三藂，底定四瀛，大同文軌，建億

載之

丕基。加以

宵旰之餘，始終典學。

御註孝經，則操至德要道之原。

御纂內則衍義，則昭篤近舉遠之本。

御製人臣儆心錄，則振舉政典，澄敘官方。

御撰資政要覽，則敦敘綱常，砥礪世教。凡聖賢之理蘊，無

不闡明。凡帝王之治法，無不講貫。固已本心出治，

舉措咸安。至於

教闡

聖謨，言為世則，亦出同綸綍，寶茲球圖。夫天不可測，測以

星辰之行。地不可度，度以山川之紀。

聖不可知，知以典籍之所傳。

堯誡湯銘，貽留奕祀，亦庶幾稍窺

高厚之萬一矣。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朕惟自古膺圖御曆之后躬集大統手致
太平懋烈豐功光前翼後行之爲政斯發
之爲言義藴閎卓越乎百王訓行尤昭示
乎奕禩惟聖有作後人述焉千載同揆也
我
皇考世祖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
純孝章皇帝神靈首出智勇天授秉英斷之姿
而持以恭儉擴寛仁之量而濟以憂勤爰

是冲齡定鼎薄海歸心救生民於水火之
中而庶政咸熙萬邦作乂德盛勳崇蔑哉
莫尚矣若夫宵旰圖維宮庭訓敕煌煌綸
綍嘉言孔彰究聖學之高深著王道之正
直凡所以凝
天命揚
祖德顧民嚴持國體者叮嚀反覆深切著明而
意旨所注尤殷殷乎省躬克己納誨親賢
綱紀畢張淵衷若歉及乎訓誡臣下守正

奉公鼓勵激揚至誠感發靡不輸服而効
忠黽勉而奮績也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基
太宗文皇帝式廓駿業而我
皇考心傳合一丕顯丕承弘闡經猷布爲政教
所以即事成謨遇物爲誥包羅典冊釐剔
章程美善畢臻鉅細咸備堯咨舜儆何以
加茲朕祗承遺緒惕厲靡寧瞻方策之常
新僾羹墻之如覩因命儒臣分類編纂朕

復詳加披繹計一百一十三條統爲
聖訓六卷寶諸金匱拱若球圖俾後嗣子孫知
我
皇考之貽謀燕翼百世無疆開國經綸萬年時
敘所以杜愆忘而遵典則者心法於是乎
在書曰紹聞衣德言詩曰紹庭上下陟降
厥家嗚呼可不敬哉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敕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彝倫敘於九疇罔不播爲成憲炳如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我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冲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關倫教綱常之重而閭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著要惟本精一執中之奥藴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摯訓敕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

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用以光大前徽開
萬年有道之長夏乎與天地爲昭矣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
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宮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溫凊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
覲揚朝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
詒謀燕翼垂裕無窮是用敬爲剞刻昭示
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寶之如
圖球信之如蓍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
幾道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
夫豈可同年而語者哉謹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論治道
敬天
聖孝
聖學
謙德
節儉
儆戒
卷二
敦睦
諭羣臣
求言
納諫
任官
卷三
考績

選舉
誡飭臣下
卷四
理財
恤民
賑濟
重祀典
禮前代
褒忠節
卷五
興文教
諭將帥
招降
諭外藩
仁政
體羣情
卷六
安民

慎刑
懲貪佞
除弊
宥過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一

論治道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丙申

上幸內院閱通鑑

諭大學士范文程額色黑甯完我陳名夏等曰
上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與比倫其自漢高
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爲優文程等奏曰漢高
祖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俱

屬賢君
上曰此數君又孰優名夏奏曰唐太宗似過之
上曰朕以爲歷代賢君莫如明太祖卽唐太宗
併數君德政皆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明太
祖所定制度章程規畫周詳歷代之君實皆
不及也文程等對曰誠如
上諭

丁酉

萬壽節

上御太和殿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慶賀賜宴畢
召大學士陳名夏至
上問曰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
久名夏奏曰
皇上如天
上心卽天心也天下治平惟在
皇上欲致天下治平惟在一心心乎治平則治
平矣
上曰然其道如何名夏奏曰治天下無他道惟
在用人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
上曰然得人如何名夏奏曰知人甚難然所以
知之亦易今誠於羣臣中擇素有德望
者常賜召見訪問則天下人心鼓舞無
不欲宣力效能者矣
上又曰唐朝家法何以不正名夏奏曰由太宗
家法未善故致女主擅國禍亂蔓延然
貞觀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
上又曰人君之有天下非圖逸豫乃身當孜孜

愛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樂又安
望天下治平惟勤勞其身以茂臻上理譽流
青史顧不美歟朕雖勤於圖治豈遂無過失
專賴卿等匡其不逮倘朕躬有過慎勿諱言
名夏奏曰
皇上寵眷諸臣常加誡諭人心大不同於曩時
況臣受
皇上厚恩豈甘緘默但恐指陳過當耳
五月庚午
上幸內院問翰林各官何下直太早大學士范
文程等奏曰今日端陽是以下直較早
上顧謂羣臣曰乘藉天休猥圖安樂人情盡然
但欲希宴逸必先習勤勞俾國家大定其樂
方永若止圖安樂嗜慾莫過先計身家而後
國是其樂亦暫耳卽如朕躬所行兢兢業業
期於盡善故每樂聞諸臣之言今之人多有
能言而不能行者其故何也今日爲之明日
易之弗克持久是以不能行耳夫人孰無過

知過而改即爲善士倘自掩飾謬以爲是過
乃滋長咎斯甚矣朕與諸臣果能共勤政務
裨益民生天必眷之若人之所行不善弗自
省改天必降之以殃尚能邀眷佑乎至天不
加眷佑而委命於天不知天之譴爾者以爾
之不善也豈有爾所行善而天譴之者昔商
成湯爲盛德之主猶且檢身不及改過不吝
若明之正德帝耽志嬉遊怙過不悛徒責善
於臣工掇之修己治人之道烏乎可縱使臣
工胥善而君不改過遷善何由而向化邪自
今以往始自朕躬有過即改卿等亦各宜黽
勉勤爲啓沃朕將殫力修省焉

順治十一年甲午五月甲午端陽節

上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遊西苑
諭諸臣曰舟敝則加修法久則加整一經修整
則煥然復新矣馮銓奏曰今之政事
皇上勵精圖治自爾日新又新
上頷之至北橋登岸幸南臺賜諸臣饌

上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金之俊奏
曰
皇上恤牛之勞且然況海內百姓乎
上與諸臣歡宴至暮還宮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壬子

上諭內外文武官員曰朕奉
天子民孜孜圖治夙興夜寐罔敢怠荒庶望休
息安養漸興教化以奏昇平乃疆圉未靖水
旱頻仍儲偫不充兵民憔悴流離困苦永念
惻然雖恩赦屢頒而奉行無法每思與朕共
理天下者惟爾內外文武諸臣是賴已有諭
旨自朕躬闕失以及政事未當者俱令各官
悉心條奏採擇施行茲以朕思慮所及先頒
勅諭令各該管衙門作速遵奉興利除害稱
朕祇承
天意周恤民隱至懷書不云乎車服以庸從來
帝王致治最重民功之賞爾內外諸臣果能
殫力宣猷克敷膏澤朕必論功優擢如仍前

玩忽誤國殃民定置重典

敬天

順治十七年庚子二月甲午

上諭禮部曰帝王奉
天子民禮隆禋祀享
帝大典所關尤重必儀物充備乃足昭對越之
誠向來
郊祀惟冬至用燔柴禮
祈穀壇未經舉行雖祀典原有等差而同為祀
上帝典禮不宜有異嗣後
祈穀亦行燔柴禮

聖孝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辛未

上諭禮部曰朕聞君德莫先於克孝禮制莫重
乎尊親凡帝王纘承鴻業深念劬勞必上徽
稱以彰盛典所以隆禮顯孝也恭惟
聖母翼贊
皇考令德著於宮闈誕育藐躬恩慈勤於顧復
獲纘丕緒奄有寰區良由
聖母啓迪之所致也爰遵古典博採衆謀擬上
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恭晉隆禮用展孝思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癸未

上諭內三院曰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孝為
五常百行之原故曾子備述孔子之言以為
孝經昭示後世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至孝之
道罔不備焉朕觀其立言正大意旨深遠苟
非取古人言行關於孝道者推而廣之不足
以彰其義茲欲博採羣言加以論斷勒成一
編名曰孝經衍義務俾讀者觀感效法以稱
朕孝治天下之意

八月壬寅

上仰承
皇太后慈訓製為內則衍義成書并為序文恭
呈
聖覽序曰臣聞致治之道有大經大法以儀型
乎邦國必有內治內教以模楷乎宮闈故關

雖爲王化之端乾坤居大易之首聖人垂訓
未有不以門內爲兢兢者也三代以前聖后
賢妃肇修內治以致化行俗美具載典冊自
非天佑至德孰能集貞淑之大成振古今之
懿化哉恭惟
聖母皇太后佐我
皇考與道致治
徽音雍穆
慈誨周詳有典有則興仁興讓允爲萬世壼教
之軌範臣敬遵
慈旨蒐輯古來嘉言美行統成一編上備
披閱下示來茲謹按內則所載皆閨門之內起
敬起孝與讓興仁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
降德于衆兆民謂此乃王后世子所躬行心
得而可爲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
夫聖人言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言家正
而天下定齊之正之其惟內則乎世傳后妃
紀列女傳家範內訓諸書著作不少然未嘗

原本內則而發明之豈所以尊經立教與今
是書一本經旨而推衍之微而聲氣容色顯
而言動儀文精而樂心養志麤而中饋女工
所以操其心而檢其身者施諸一家無不宜
放乎四海無不準究其指歸有八要焉孝者
順親之要其類有二事舅姑事父母是也敬
者內助之要其類有五事夫勸學佐忠贊廉
重賢是也教者昌後之要其類有三教子勉
學訓忠是也禮者持己之要其類有九敬祭
祀肅家政定變守貞殉節端好尚崇儉約謹
言愼儀是也讓者睦戚之要其類有四崇謙
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是也慈者推恩之
要其類有五逮下慈幼敦仁愛民宥過是也
勤者修業之要其類有二女工飲食是也學
者取法之要其類有二好學著書是也每舉
一類必證以聖賢經傳之言實以古今淑順
之行所採事蹟貴賤不同而其道則同所引
文辭深淺不一而其理則一闡明大旨詮釋

徽文名曰內則衍義自禁壼達乎閭巷咸於
斯取則焉必皆感發其性情漸摩乎理義廣
教化而美風俗宮闈之嘉言懿行直與邦國
之大經大法並垂不朽
聖母皇太后休聲盛德炳若日星永作則於萬
世矣

十二月戊戌

上諭禮部曰朕考往代典制歲時致享必於
太廟至於晨昏謁見朔望薦新節序告虔聖誕

忌辰行禮皆另建有奉先殿今制度未備孝
思莫伸朕心歉然爾部即察明舊典具奏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丙申

上諭戶部曰
皇太后聖體違和今已大豫朕心深為欣慰八
旗及畿輔人民應加恩賚以洽歡心茲發內
帑銀十萬兩一半給八旗兵丁一半遣官賑
濟畿輔貧民爾部即遵諭行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辛酉皇第四子
薨生甫四月

上召諸內大臣諭曰茲者皇子薨逝爾等將無
謂朕因此感傷朕前以
皇太后聖體違和時刻憂念今已大豫此真無
疆之慶於願至足豈復以此幼子感懷向襄
親王薨時尚反覆忖度恐
皇太后悼傷勉強抑忍且生死從來定數焉能
有違朕念切國家仰副
皇太后之心安敢過為傷念亦非強為之詞而

有動於中也卿等宜知此意諸臣奏曰臣等
正以
皇上傷感為慮今聞
諭旨不勝歡慰

順治十七年庚子三月辛未

上諭禮部曰
奉先殿祀
太祖
太宗神位未及并祀

四祖於朕孝思未展今詳稽舊制歲終祫祭之
外有奉先殿祫祭之例以後元旦
皇太后萬壽及朕壽節俱照例祭告奉
太廟後殿
四祖神主於
奉先殿與
太祖
太宗合享位次照
太廟祫祭禮

聖學

順治十二年乙未三月癸丑
上諭內三院曰自古帝王勤學圖治必舉經筵日講以資啓沃今經筵已定於文華殿告成之日舉行而日講深有裨益尤不容緩爾等即選滿漢詞臣學問淹博者八員充日講官侍朕左右以備諮詢

謙德

順治十四年丁酉正月壬戌禮部奏恭遇
萬壽節諸王羣臣應上表行慶賀禮設筵宴
上曰朕親政以來數年於茲雨暘未調盜賊未息民困未蘇方切儆惕今以生辰受賀彌覺不安至日
皇太后儀仗全設朕親詣行禮其諸王羣臣賀表及筵宴俱著停止

順治十六年己亥八月辛亥給事中姚延啓奏言

皇上文德武功史不勝書請仍加
聖號宣示中外
上曰人君政事得失全在實行無關稱聖前諭不許稱聖乃朕本懷非虛爲粉飾也姚延啓瀆奏不合其嚴飭之

節儉

順治十五年戊戌六月庚午
上諭工部內官監曰和碩榮親王塋殿前有諭
旨務從節省爾等須恪遵前諭但期堅固足

薇風雨不必華侈以致勞民倘不體朕心勞
民糜費後有見聞治罪不宥

儆戒

順治十年癸巳閏六月庚辰

上諭內三院曰考之洪範作肅爲時雨之徵天
人感應理本不爽朕朝夕乾惕冀迓時和乃
玆者霪雨匝月歲事堪憂都城內外積水成
渠房舍頹壞薪桂米珠小民艱於居食婦子
嗷嗷甚者傾壓致死深可軫念揆厥由來皆

朕不德所致朕當一意修省祗懼天戒爾大
小臣工俱宜各盡職業共圖消弭京城內外
該部確察被災戶口據實奏聞在外凡有水
災地方督撫察明被災分數具奏請卹以昭
朕賑恤窮黎實意

順治十三年丙申二月丙午

上諭禮部曰朕自親政以來夙夜冰兢罔敢怠
忽務求克當
天心光昭

祖德民安物阜烝底治平乃近者冬雷春雪隕
石雨土所在見告變匪虛生皆朕不德所致
朕思
天爲天下而立君爲君者代
天敷治必使民物咸若治臻上理然後可以仰
答眷命今水旱連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負於
上天作君之心一過也
祖宗創闢天下以貽子孫爲君者念
祖宗櫛風沐雨之勞必闡揚光大四海雍熙然

後能守
祖宗之成憲朕之天下實本於
太祖
太宗積功累仁所創垂今疆圉未靖徵調頻興
是朕有負於
祖宗付託之心一過也當睿王攝政之時誅降
濫賞屏斥忠良任用姦貪國家錢糧恣意耗
費以致百姓嗟怨人人望朕何日親政亟爲
拯救今經六載雖竭力更新乃猶康乂未奏

災祲時聞是朕有負於百姓望治之心一過
也用是恐懼靡寧撫躬自責披瀝悃誠冀回
災變欲昭告於
上帝
祖宗實圖省改爾部作速擇吉具奏
順治十四年丁酉九月戊辰
上諭禮部曰自古變不虛生皆由人事昨日入
夜地震有聲朕不勝悚惕因思朕即位十有
四年親政已歷七載雖夙夜憂勤勉圖治理

但萬幾至繁玩日愒月或至怠荒政事有乖
民生未遂以致災譴見告用示儆戒朕今痛
加修省文武大小羣臣俱當力改前愆協心
盡職消弭災異此後朕躬或有闕失行政或
有錯謬著內院輔臣據實陳奏毋得隱諱爾
部即傳諭遵行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二

敦睦

順治十三年丙申八月丙子
上遣官宣慰科爾沁及諸國
勅曰爾等秉資忠直當
太祖
太宗開創之時即誠心效順結爲婣婭請爲屏
藩

太祖
太宗嘉爾等勳勞崇以爵號賞賚有加恩至渥
焉朝覲往來時令陛見教誨飲食異數有加
凡有懷欲吐俱得奏陳情意和諧如同父子
朕荷
祖宗鴻庥統一寰寓恐於
祖宗德意有違成憲未合恒用憂惕但初年朕
在幼沖睿王攝政任意變更不遵舊制所行
悖逆以致衆怒羣怨使爾等夙夜望朕親政
長保恩惠如得復見
太祖
太宗乃朕自親政以來六年於茲矣未得一見
豈朕忘爾等哉蓋因地廣事煩萬幾少暇且
痘疹流行爾等遠來之日朕復出巡幸是以
相見甚疎然相見之疎固自有由而懷爾之
誠時切朕念每思爾等效力年久戰伐多功
雖在寤寐未之有斁茲念爾等久不來見恐
有誠意不得上通故特遣官齎敕賜爾等緞

疋以諭朕意嗣後有欲奏聞之事即行奏請
朕無不體恤行之朕方欲致天下於太平爾
等心懷忠直毋忘
太祖
太宗歷年恩寵我國家世世爲天子爾等亦世
世爲王公享富貴於無窮垂芳名於不朽豈
不休乎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丁卯定遠大將
軍世子濟度班師還京時世子濟度父

和碩鄭親王母福金弟多羅敏郡王及
世子福金俱已相繼薨逝及至
上命議政大臣等迎於盧溝橋告之世子隨詣
靈柩前哭泣盡哀然後還府
上親臨其第濟度率官屬出迎
上望見惻然墮淚稍前
上降輿執其手慟甚侍臣無不揮涕
上謂濟度曰朕來初欲解慰及見爾慟不能已
爾尚勉聽朕言少節悲哀爲國自愛遂手賜
茶酒復賜諸貝子公大臣茶畢還宮

諭羣臣
順治九年壬辰十二月丁卯
上宴內大臣大學士尚書侍衛於中和殿賜大
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尚書高爾
儼胡世安金之俊李化熙張鳳翔貂鑲
朝服各一襲
諭曰爾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潔己奉公屬員
自當效法倘貪黷相尚必致顛倒是非不但
公論不容抑且國法難宥爾等其思之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戊辰
上幸南臺召三院大學士學士翰林官六部尚
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從賜宴
上持弓顧謂諸臣曰我朝戡定天下皆弓矢之
力也曩者每歲出獵練習騎射今朕躬親政
事天下至大機務至繁一應章奏皆朕親爲
裁決日無暇晷身雖無暇心常念兹不忘也
諸臣奏曰

皇上此言誠欲措天下於太平居安思危眞海
內之福臣等願
皇上始終存此念耳
上曰卿等恐朕志不堅有違此言朕將自堅厥
志卿等皆國之大臣亦當堅心輔朕務使天
下乂安有備無患其諭大小臣工勉體朕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戊戌
上諭諸王大臣等曰昔
皇考上賓朕方六歲正在幼沖當時諸王大臣

同心推戴嗣紹丕基及定鼎京師奄有四海
於時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兵民
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親政以來五年於茲
焦心勞思以求化理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日
望諸王大臣以嘉謨嘉猷入告匡救其失而
輔其不逮乃彊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汙
民生憔悴錢糧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紀
綱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頒朕
思諸王大臣皆親見

太祖
太宗創業垂統之艱難年來闢地綏民之不易
必有長策以裨治安而未見有直言得失者
豈朕聽之不聰而虛懷納諫有未盡歟何相
率而默默也以天下之大幾務之繁責於一
人而弗圖勵翼朕雖涼德獨不念
太祖
太宗培養之恩乎揆厥存心或以爲奉命議事
祗宜將順而行否則緘口容身可保富貴試

熟思之天下未平富貴能長保乎以後凡養
兵愛民興利除害有關政治者居則深思進
則敷奏各抒忠藎以慰朕懷至於當事諸臣
因循積弊僅以簿書爲務不肯精思職掌擔
大事發正言以圖實濟國計民生將何賴焉
內外大小各官專爲身謀罔念官守容容充
位望缺希遷祿秩是營恩怨不化其心爲國
殆鮮其人前御史吳達謂滿朝大小各官盡
皆朦朧朕以爲出言太過由今觀之似不誣

矣茲復開誠切諭務痛加省改有官守者必
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弼德塞違期臻
邦治君臣上下俱有令聞豈不美哉

順治十三年丙申閏五月丁丑宣大總
督張懸錫陛辭
上諭曰卿到地方必勤愼供職毋使天下謂朕
無知人之明此即卿之所以報朕也賜春夏
衣各一襲又
諭曰卿服此衣如侍朕左右當勉盡厥職復賜

鞍馬一匹

求言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辛未

上諭內三院曰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幾豈無未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即偶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改力行正道

希臻治平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戇者亦不譴責爾等即傳諭大小諸臣俾咸悉朕意

七月辛亥

上諭內三院曰朝廷設立言官原為繩愆糾繆事關朕躬尚許直言無隱況諸司過失理當糾舉其言果當宜虛心靜聽即言有未當止宜分晰事理聽候朕裁豈容私逞報復近見科臣言事該部回奏輒援引律文欲以箝制言官自匿己非若如此是使人不敢指摘任意所為而上無由知殊負朕任人求治之心向來未經申飭不諳規矩姑不深究以後斷宜切戒至言官論事亦須明白確指不得摭拾風影挾私妄訐者通行嚴飭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月丙寅

上諭臺省諸臣曰朕惟言官耳目之司每期直言無隱欲聞天下之邪正貪廉大利大害以便發政施令立致太平故從前屢下明旨屬

望至切孰意重違朕心納交結黨或有身被人言倩人報復者或有徇護同黨代為報復者以故多有明知其惡畏其同黨而不敢言每閱章奏實心為國者少附黨行私者多朕圖治方殷豈容比匪成姦但念秋霜肅殺莫若陽春化育嗣後須各滌肺肝捐舊圖新實心為國凡天下邪正貪廉大利大害直言不諱則政理新而太平可臻爾等身家名譽亦與之俱永矣

三月戊申

上諭臺省諸臣曰陳名夏姦惡爾等明知向來懼怯不言已屬溺職及面加詰責皆云雖有風聞未得實據朕在深宮尚且洞悉爾等職司耳目何得憎無見聞明係知而不言相率欺蔽人臣爲國爲君忠愛之道豈宜如此今陳名夏已經正法爾等薄加降罰聊示懲戒嗣後務宜痛改前過從善去邪知無不言言無不實庶使憸壬屏跡中外肅清副朕求言

圖治之意

癸丑

上諭吏部曰

太祖

太宗創業開基收服諸國朕入關討賊除暴救民平定中原統一四海悉賴滿洲兵力建功最多勞苦實甚乃產薄差繁凡有征行馬匹器械衣甲餱糧無不自備效力彌勤資生無策深可軫念十年以來章奏雖多未見言及於此者近覽科臣林起龍所奏思慮周詳條畫有緒實心爲國忠誠可嘉嗣後凡事關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應興應革切實可行者言官俱宜悉心條奏直陳無隱如果爲國抒誠有裨政事朕不靳懋賞爾部卽行傳諭

四月癸酉

上諭都察院科道諸臣曰朕覽近日言官糾參章疏率皆牽連陳名夏或曰名夏親戚或曰

名夏黨與似此紛紜舉朝幾無善類矣爾等言官旣有眞見何不言於名夏未發覺之前乃因其已經正法輒吹求無已成何政體殊非朕虛懷納講之意嗣後論人論事須指實直言不得再借名夏親戚黨與具奏違者治罪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甲辰

上諭吏部都察院及科道諸臣曰三年以來水旱相仍干戈未息饑饉人民轉徙溝壑滿洲

兵士困苦無聊災變未弭時艱莫救其故安
在意者朕躬有關用人不當行政失宜以致
是歟抑諸王貝勒大臣或有贊襄未盡而然
歟前曾有旨命言官直陳時事無論當否槩
予優容後乃分別是非間有譏議致生疑畏
之心章奏敷陳未免瞻顧兵民疾苦不得上
聞今廣開言路博詢化理凡事關朕躬者何
令不信何政未修諸王貝勒辦事諸臣職職
之懈叢弊之處及內外各司何害未除何利
未興各據見聞極言無隱須詳明切實庶便
覽觀一切啓迪朕躬匡弼國政者所言果是
即與採用如有未當必不加罪

順治十七年庚子五月己卯

上諭吏部等衙門曰朕統御寰區焦心圖治前
此屢有引咎省躬詔諭自今追思皆屬具文
虛邀名譽於政事未有實益且十二十三年
間時有過舉經言官指陳有即加處分者有
優容寬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釋者事有錯

誤猶可改圖居心未淨政事之流弊必多今
上天示儆亢旱癘疫災眚迭見寇盜未寧民生
困瘁用是痛加克責實行省改向因建言得
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詳察職名事蹟開列
具奏目今政務關係國計民生利害所在急
當興革者爾部院等衙門各據實條奏科道
各官尤當盡言無隱即朕躬闕失亦直言勿
諱朕不惟不加罪併不芥蔕於心共圖挽回
天意早霽昇平

納諫

順治九年壬辰九月戊戌大學士洪承
疇陳之遴奏言臣等閱欽天監奏云太
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竊思日
者人君之象太白敢於爭明紫微宮者
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上天垂象誠
宜警惕且今年南北旱澇歲饑寇警處
處入告
宗社重大非

聖躬遠幸之時達賴喇嘛遠來遣一大臣迎之
足矣何勞
聖駕親往爲也天道深遠固非臣等所能測度
但
乘輿將駕而星變適彰此誠
上蒼仁愛
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疏入
上諭承疇等曰卿等所諫甚是朕卽停止以卿
等賢能故擢贊密勿嗣後國家一切機務及

百姓疾苦之處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
心卿等有所見聞卽詳明敷陳勿得隱諱朕
生長深宮無由洞悉民隱凡有所奏可行卽
行縱不可行朕亦不爾責也
順治十年癸巳七月戊戌和碩鄭親王
等以今年雨澇異常奏請暫停宮殿工
程以錢糧賑濟軍民
上曰王等所奏甚是宮殿及各項工程俱令停
止以休養軍民各處田地速行踏勘賑濟事

宜勿得延緩自王以下至各官凡祭祀飲食
槩宜從儉朕亦自圖節省
任官
順治八年辛卯閏二月丙辰
上諭吏部曰邇來吏治廢壞不肖者朘削民財
營求陞轉不恤地方荒殘民生疾苦稍知自
愛愛民者因上官舉薦不公不覺操守頓易
至於不識文義之人益不勝任文移招詳全
憑幕友代筆轉換上下與吏役通同作弊貽

害百姓督撫不行糾參大乖法紀嗣後應嚴
行甄別有德有才兼通文義者著保奏其不
識文字聽信吏役害民者立行參劾不得姑
留地方如督撫徇情隱蔽不行糾參卽爲溺
職事發一併治罪至於銓選之時爾部考試
文移告示等項優者選用劣者除名澄清吏
治大端在此內外各官著遵諭實力舉行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己巳
上諭內三院曰朕稽往制每科考選庶吉士入

館讀書歷陞編檢講讀及學士等官不與外任所以諮求典故撰擬文章充是選者清華寵異過於常員然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爲稱職乃者翰林官不下百員其中通經學古與未嘗學問者朕何由知今將親加考試先閱其文繼觀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實據務求眞學備朕異日顧問自吏禮兩部翰林侍郎及三院學士詹事府詹事以下各候朕旨親試分別高下以昭朕愼重詞臣之意

四月庚子

上諭吏部曰國家官人內外互用在內者習知紀綱法度則內可外在外者諳練土俗民情則外亦可內內外歷方見眞才朕親試詞臣量爲分別有照舊留任者有改授外任者其外任編檢以上官照詞臣外轉舊例優與司道等缺如年衰病弱者聽其請告朕仍優遣之

順治十二年乙未九月辛卯

上諭吏部曰國家官人原當內外互用以勵羣材近見外官內轉京官外任者多能稱職宜再行互用除翰林官員朕自裁定其六部卿寺等官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著各堂官開列六科官員著吏科開列各道御史著都察院開列通送吏部會同都察院察核速奏其在外司道等官品行著聞政治卓越者確察實蹟遇缺內轉務使內外得人職事修舉以副朕圖治安民至意

己亥

上諭吏部曰翰林官員簡擢中祕習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優者以學問爲經濟庶能飭法惠民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陳爌等十八人皆品行淸端才猷贍裕信任既久圖報必殷著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遇缺即補各官須益矢忠勤興利除弊副朕圖治安民至意

順治十三年丙申六月乙未陝西總督

馬之先陞辭

上諭曰以爾素望堪任斯職故行特簡爾受事後務實心供職興利除害陝西乃天下咽喉要地爾須較前任孟喬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濟毋使天下謂朕不知人也爾其勉之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三

考績

順治八年辛卯六月庚午

上諭內三院曰年來有司貪惡朕已洞悉故前敕各督撫嚴行分別劾奏不得姑留害民今已閱四五月矣猶然聽徇未見遵行毋乃負朕振刷之意乎現任督撫久者五六年近亦三四年有司臧否貪廉早當見聞真確何待今日始加考試總由平日以賄賂派索爲事貪惡有司厭其欲而掩其吭者有之或八旗舊人在任者咆哮要挾督撫畏忌而不敢彈劾者有之如此貪懦安能糾察宜乎盜賊未盡消而黎民無起色也今復嚴諭凡貪惡及不諳文義縱信胥吏者速行指參至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劾在內科道官既任言責大而督撫按小而府州縣以及天下弊端凡有見聞即宜參奏勿懷私誣陷勿苟且塞責

若仰人顏面拾人津唾卽倖免於議寧無愧
於心乎
順治十年癸巳三月壬辰
上敕朝覲各官曰朕所與共圖乂安兆民者惟
監司守令是賴往年考績責望於爾等者懇
切周詳何爾等之泄泄從事也自朕親政以
來更張慮其太驟而皇皇求治之心暴於天
下者幾三載矣今又當大計之年而治猶未
進民猶未安大者仍不法小者仍不廉致上

之德意不下究下之疾苦不上聞此非爾等
之過歟朕不勝憫切已嚴飭所司重懲貪酷
餘如例降革姑令爾等仍服原官宜各勉力
以圖自新毋謂塗飾可以久施毋謂僥倖可
以常恃正直存心清廉持己
皇天自鑒朝廷自知而民風亦自於變矣爾等
如恪遵朕旨以實心行實政庶幾共享和平
之福朕之顯秩厚祿自不吝惜如或貌承朕
旨心懷詐偽媚上虐下慢政瘝操昭昭國憲
必貽身家之菑雖欲免得乎
四月庚子
上御太和殿召見天下朝覲官員董天機等
諭曰海內黎庶困苦已極兼以旱澇益不聊生
招徠撫恤俱惟爾等是賴今司道各官廢弛
政務剝削下民種種情弊朕已洞悉茲令爾
等仍服原官各宜殫心竭慮改過任事潔己
愛民拯救疾苦使德澤下究則天下自致熙
皡而於朕委任爾等之意亦可無負矣朕諄

諄誡諭爾等聽之於耳存之於心申諭該屬
各官恪遵奉行
順治十七年庚子二月戊戌
上諭吏部曰天下吏治汙隆民生休戚及錢穀
兵戎關係封疆諸大務皆委任督撫必督撫
實得其人乃足以宣達政教使遠邇乂安見
在督撫宜加甄別用示鼓勵爾部卽會同都
察院將各該督撫任內功過稱職與否詳加
察議甄別具奏

選舉

順治十五年戊戌四月癸酉

上御乾清門選庶吉士畢

諭諸進士曰朕屢重試典嚴除弊竇者實欲得真才而用之耳今將爾等詳加考試其中能讀書者已選庶吉士餘各照應得品級授職爾等服官必效力王家殫心民社以盡忠盡庶不負朕屢次召見簡用之意亦無忝爾等父母教育之劬勞也尚其勉之

誡飭臣下

順治九年壬辰十一月乙未

上御五鳳樓召六部諸臣

諭曰人言各部咸通賄賂朕固知爾等大臣未必至此然曹屬貪汚亦爾等姑息曠徇不肯舉發之故爾等若果善善惡惡率之以正則下屬何敢貪汚爾諸臣或屬舊臣或係新拔僉宜體國厚恩堅持忠潔以愛養斯民民安斯國治國治斯君臣同樂矣若仍蹈前轍朕不分從前之有功無功但就現在情罪按法懲治皆爾等自取又或有將部中審結之事稱冤申訴者命復加審鞫並未見爾等引咎申理如此民冤何由得伸國法何由得整復

諭吏兵兩部諸臣曰朕聞爾兩部授官凡行賄及私愛者處以腹內善地無賄而憎惡者置之邊遠惡地夫民之休戚視吏之良否如以賄授官則良吏何自而升民生何由而遂自今爾諸部臣宜飭躬率下旌別淑慝以效忠

奉職爲務

十二月癸亥

上諭都察院及科道各官曰爾等爲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皆得廉實糾發所以通壅蔽鋤黨惡也近如李應試等通盜害民適遇他事發覺窮究根柢立正典刑其未經發覺以前李應試把持衙門毒害小民舉國痛恨爾等職居言路何以默無一言果屬不知已爲溺職若惡跡既著憚於舉發養姦長惡之罪

夫復何辭爾等自思人臣事君立身行己一
秉法度事事為國為民豈容曲庇姦惡姦惡
去則民安民安則朕心始安爾等豈不知盡
心報效與養姦長惡孰得孰失嗣後各宜省
惕以盡職守乃不負朕厚望言官之意也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壬寅

上幸內院
諭陳名夏呂宮曰朕前聞總督孟喬芳病故深
用軫惻不禁淚下喬芳與朕寧有姻戚哉但
以其為國忠勤效力故也比年以來朕之眷

顧漢官視滿官有加夫滿官自
太祖
太宗時宣力從征出百死方得至是朕之優待
漢官者豈以其有功而然蓋期其既受朕恩
必盡忠圖報耳今觀漢官之圖報主恩者何
其少邪名夏奏曰君之愛臣如父母之愛子
臣不能承順乎君猶子不能承順乎父
母也臣等豈無報效之心即有此心

皇上或無由洞悉耳
上曰數年來從歷朕懷曾無愉快應陞之人得
陞不思圖報已屬不可不應陞者越次簡用
亦全不思報反謂己才所致名夏奏曰
皇上厚恩無不思報但臣等才庸識淺致有錯
失為難必耳
上曰錯失何妨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
庸而思報國之為愈也倘明知而不思報效
恣意妄行事發決不輕貸毋得自貽伊戚也

二月辛未

上幸內院
諭諸臣曰朕獨理萬幾常恐是非失於偏執故
令集眾會議及眾議之時有羣以為是而一
人堅執己意謬相爭論者殊屬未合夫既羣
以為是即當從之若常懷好勝之心明知其
非而猶強辯不但政事有妨且虧國家大體
急宜痛改大學士陳名夏奏曰仰承
上諭小事猶煩戒飭若遇大事何敢不謹識於

衷以圖改易大學士馮銓奏曰凡謬相爭論者必不自知其非若果知之豈敢如是古云君仁則臣直蓋止欲直陳所見故不覺其言之謬也既承
上諭敢不祇遵但恐不自知耳
上曰所謂君仁則臣直者所見是而直陳之斯乃直臣也豈飾非強辯之爲直乎若執意妄行致蹈重罪朕雖欲寬國法難貸且朕卽寬而用之彼亦何顔自立朕之心爾等所知爾

等之心朕亦知之君臣一體豈有間乎諭畢大學士額色黑圖海議政內大臣巴哈費揚古等奏曰
皇上此論蓋欲諸臣遇有過失預行省改恐蹈重罪故煩敎誨耳俱當悔悟且謹識之

三月辛丑

上諭吏兵二部曰朝廷設內外諸司所以代天工理庶務無論文武大小各官均有責任若一官不補卽曠一官之職近聞官多缺員皆因吏胥作姦朦混沉壓竊弄事權求索賄賂吏胥之弊司官不舉司官之弊堂官不察因循延緩日復一日以致弊竇叢生甚至有頻年困頓流落旅邸不得一官者人才淹抑政事廢弛皆此之故今後爾等兩部堂官務須正己率屬剔弊釐姦各司官務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毋得縱役貪緣仍蹈前弊以取罪戾

順治十三年丙申二月丙子

上在南苑召內院漢大學士翰林及部院尚書

以下四品以上諸臣
諭曰今人多結朋黨究其結黨之意不過互相攀援以求富貴耳若然是有損而無益也朕常爲黨人思之既恐黨類之不合復恐聲名之不聞與往來周旋之不至又恐事發禍隨被人舉首戚戚若此何若爲國效忠安受富貴之爲榮乎縱使黨與已成及陷誅戮孰能此免卽如誅陳名夏黜龔鼎孳時其黨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過者乎且多有因

而下石者是名爲朋黨而徒受黨之害也審
乎此則何不寢其朋謀而盡力於國家邪

三月癸卯

上諭六部都察院卿寺科道等官曰朝廷立賢
無方不分南北南人中有賢有不肖北人中
亦有賢有不肖朕近日處分各官雖多南人
皆以事情論非以地方論爾等比肩事主皆
當仰體此意凡有論列須從國家起見毋歧
方隅毋立門戶毋洩己私忿毋代人誣陷毋

以閭風輒告毋以小過苛求務期公忠自矢
共底蕩平之治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乙酉

上諭諸臣曰爾等不思朝廷擢用之恩留心部
務以圖報效乃徇庇爲姦竟成積習此豈人
臣之誼嗣後宜痛改前非勉圖效力更宜自
愛身名無致隕越且爲父母者生子得入仕
途必何等欣慰何等期望爾等能體父母之
意公忠爲國仰報朕恩即無忝爾親矣倘違
父母教養初心恣意妄行身敗名辱尚得爲
人類乎凡人妄行非分每謂人不及知爲之
無害不知幽隱之際尤宜勤自省治至於各
官一蒙擢用益當兢兢業業思如何報答主
恩如何殫盡職業乃爲善類若甫獲陞遷即
揚揚自得毫無敬畏乃小人也朕所嘉者盡
職之人所惡者虛言之輩前因地震朕深自
惕厲兼命諸臣共加修省王永吉身爲大學
士即宜實加修省反虛飾具疏認罪若云具

疏則爲修省不具疏則不爲修省是修省止
永吉一人諸臣俱不然矣似此徒博虛名何
如盡心實事邪魏裔介爲給事中時杜立德
已任都給事後擢居總憲立德尚在科員因
裔介爲給事中時建言可採越衆優陞遂至
左都御史朕屬望之意非同泛泛邇者陳何
嘉謨以副朕懷更定何事以益朕躬邪又

諭諸臣曰朕此諭非即欲加罪爾等也特開示
朕懷冀爾等改行易慮矢誠效力各勉爲良

臣耳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月甲辰
上諭吏部曰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作弊納賄罪狀顯著研審情真有王之綱王秉乾結交通賄請託營私良輔等已經供出即行逮問其餘行賄鑽營有見獲名帖書柬者有餽送金銀幣帛者若俱按跡窮究株連甚衆姑從寬免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謂姦弊隱密竊幸朕不及知嗣後務須痛改前非各

供厥職凡交通請託行賄營求諸弊悉宜斷絕如仍蹈前轍作姦犯法者必從重治罪
順治十六年己亥三月丁酉
上諭吏部曰爾部為六卿之首職司用人凡吏治民生重大事務皆當盡心籌畫詳切覆奏方為不負委任近來爾部一切章疏多拘相沿陋例但云已經具覆在案即各官條陳亦不詳加察議奏明果否可行此皆不肯敬慎存心真實任事只圖草率結局負朕委任至

意嗣後若不悉心酌議詳明覆奏仍前草率定行治罪不貸
五月乙丑
上諭吏部曰國家用人行政黜陟賞罰一出於公凡為臣子但當砥礪品行奉法盡職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開黨與之漸如明末羣臣背公行私黨同伐異恣意揣摩議論紛雜一事施行輒謂出某人意見一人見用輒謂係某人汲引一人被斥輒謂係某人排擠因而

互相報復撓亂國政此等陋習為害不小朕甚恨之近來內外大小諸臣中不體朝廷大公至正之意尚有仍踵陋習妄生意度者今後各當洗滌肺腸痛改前非恪修職業共歸蕩平
順治十七年庚子二月甲辰
上諭吏部等衙門曰國家政務典禮關係重大者必博稽衆論期於至當故令九卿科道會議與議諸臣自應詳酌事理各陳所見以備

採擇今會議之時不思殫心籌畫各抒謨猷但希旨依違雷同塞責徒存會議虛名未見少裨治理如合祀一事令衆會議雖理應舉行亦當詳考典制參酌異同各出意見以副朕愼重大典之意乃漫無獻替草率具覆前旨申飭兩議者乃爲滿漢區分原未嘗禁其異議嗣後如仍前唯諾從事推諉成風不肯盡心建白定行治罪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四

理財

順治十年癸巳四月甲寅

上諭戶部曰比年以來軍興未息催徵煩急兼以水旱頻仍深慮小民失所民間充解物料款項煩多以致僉點解戶賠累難堪向曾量折幾項但折少解多民不沾惠爾部速查有應解本色易於買辦者永遠改折前代一條鞭法總收分解責成有司小民便於輸納不致擾害國家亦收實課不致缺用立法良善見行條鞭地方令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丙子

上諭戶部曰朕惟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爲首務故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明初取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曆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天啓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爲姦民不堪

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託之重爲生民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
凡服御膳羞深自約損然而
上帝
宗廟百神之祀軍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
庶役餼稟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
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
茲特命爾部右侍郎王弘祚將直省每年額
定徵收起存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參酌

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
照明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盡行蠲
免綱舉目張彙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布
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
此章程罔敢苛斂爲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
成規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
字廣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姦則守令之責也
正已率屬承流宣化覈出納之數慎那移之
防則布政司之責也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

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恪遵成法以無
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特重焉
其敬承之毋忽

恤民

順治八年辛卯二月丙午
上諭戶部諸臣曰田野小民全賴地土養生朕
聞各處圈占民地以備畋獵往來下營之所
夫畋獵原爲講習武事古人不廢然恐妨民
事必於農隙今乃奪其耕耨之區斷其衣食

之路民生何以得遂朕心大爲不忍爾部速
令地方官將前圈地土盡數退還原主令其
乘時耕種

七月丙子
上諭戶部曰數年以來投充漢人生事害民民
不能堪甚至有爲盜窩盜者朕聞之不勝痛
恨帝王以天下爲家豈有厚視投充薄待編
氓之理況供我賦役者民也國家元氣賴之
投充者奴隸也今反藐視有司弁髦國法欺

壓小民若不大加懲治成何法紀嗣後投充
之人若仍前生事害民本主及該管官知情
連坐除本犯正法外妻孥家產盡行入官從
前有司責治投充之人曾有革職問罪者以
致投充之人益加橫肆今後各該地方官如
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
順治九年壬辰九月甲申戶部奏稱朝
鮮解送商人二十八人幷貨物至臣等
細訊係明末往日本貿易回時遇風飄

至朝鮮非本朝私行飄海者
上曰朝鮮送來二十八人皆係朕之赤子漂流
外國殊可憫念著發回原籍其原貨俱令本
人領去
順治十一年甲午四月己卯
上幸南苑見郊外農民耕耘不輟
聖心豫悅顧謂侍臣曰去年旱澇爲災小民甚
苦今如此辛勤待秋成後自獲享有年之樂
矣命內大臣巴哈等賞農夫一百八十餘人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甲辰
上諭戶部曰朕有天下皆我
太祖
太宗積德施仁開創鴻緒以貽藐躬朕既爲生
民主一夫不獲時廑朕衷念自明運式微流
賊竊亂朕奉
天成命救民於水火之中率土人民如依父母
以爲必蒙愛育得享昇平豈意比年以來水
旱頻仍干戈未靖轉輸旁午人不聊生蕩析
離居爨及妻子煢煢無告輾轉呼號想其怨
咨必歸於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
祖宗付託之意中夜以興潸焉出涕雖未能減
賦蠲租實欲除苛去甚與良有司共圖休養
已有諭旨令內外大小官員悉心條奏通達
下情嗣後各地方錢糧凡橫斂私徵暗加火
耗荒田逃戶灑派包賠非時預徵蠲免不實
災傷遲報踏勘騷擾妄興詞訟妨奪農時等

弊一切嚴行禁革有違犯者該督撫即行糾
參治罪如督撫徇縱部院科道官訪實劾奏

順治十四年丁酉七月戊申

上諭禮部曰時方入秋田禾在野必雨暘時若
乃望西成今霖潦未休傷稼可慮干和召沴
定有由來朕夙夜祇懼循省愆尤大小臣工
亦俱宜洗心滌慮協圖修省以格
天心仍遣官於
圜丘虔禱晴霽

順治十七年庚子六月壬辰

上諭禮部曰今夏亢陽日久農事堪憂朕念致
災有由痛自刻責穀為民天非雨不遂竭誠
祈禱積有日時乃精誠未達雨澤尚稽晝夜
焦心不遑啓處茲卜是月之十三日豫行齋
戒黎明步至
南郊是夜子刻祭告
圜丘祈禱甘雨以拯災黎若仍不雨則再行躬
禱務回

天意

賑濟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月甲申

上諭戶部等衙門曰朕念比年兵事未息供億
孔殷加以水旱頻仍小民艱食地方官不加
撫綏以致流離載道夫普天率土繫命朕躬
而困苦如斯何忍聞見朕為之寢食不遑拯
濟安全時不容緩戶部等衙門凡有錢糧職
掌者即將見今貯庫銀兩實在數目作速查
明奏聞

丙戌

上諭戶部曰四海蒼生皆朕赤子饑寒轉徙深
切痌瘝前各督撫疏奏災荒等處已經查照
分數酌量蠲免各府州縣衛所等官務在實
力奉行不得混徵徒飽貪腹極荒地方非蠲
免所能救者該督撫速行查奏另加恩卹至
於畿輔重地房屋田土多經圈占加以去年
水荒特甚尤為困苦朕夙夜焦思寢食弗寧

亟宜拯救庶望生全但荒政未修倉廩無備
若非頒發內帑何以濟此急需茲特發庫貯
銀十六萬兩
聖母皇太后發宮中節省銀四萬兩朕又發御
前節省銀四萬兩遣滿漢大臣分赴八府地
方賑濟督同府州縣衛所各官量戶給散務
使饑民均霑實惠

順治十三年丙申八月丁酉

上諭戶部曰順天府屬係京畿根本重地年來
水旱頻仍小民失業生計蕭條較他處為獨
苦今歲復霖雨飛蝗相繼為災已蒙
皇太后發帑賑濟朕因念被災窮黎救死不贍
若以國賦亟需責之照舊輸納轉徙溝壑勢
必難免恐非所以仰宣
皇太后特施拯恤之德意爾部速將順天府屬
各州縣災傷分數察勘明白分別重輕酌量
蠲免以昭嘉惠元元至意

順治十六年己亥五月辛丑

上諭戶兵二部曰雲貴新入版圖百姓皆朕赤
子念十餘年來逆寇李定國等竊踞南服民
久在水火之中困於誅求生計日蹙疾痛莫
告今大兵所至摯黎歸命歡若更生但聞兩
省地方生理未復室廬殘毀田畝荒蕪俯仰
無資衣食艱窘朕每念及不勝惻惻至南征
大兵閱歷險阻長驅深入糧餉恐有時不繼
今特發內帑銀三十萬兩爾部即遣官刻期
齎往經略軍前以十五萬兩賑濟兩省窮民
其十五萬兩令經略臣收貯見今進討三路
大兵如有需餉甚急者立行接濟

重祀典

順治十三年丙申十二月己亥

上諭禮部曰古來聖帝明王皆有大功德於民
者是以累代相因崇祀不替今歷代帝王廟
祭典雖已修舉但十三年來俱遣官致祭朕
欲於明春親詣行禮以抒景仰前徽至意爾
部其具儀以聞

順治十四年丁酉二月庚寅
上諭禮部曰禮莫重於事
天孝莫大於尊
親朕纘承鴻緒恪修祀典每歲
郊祀皆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念思
太祖受命
上天肇興帝業
太宗繼志述事丕振皇猷功德並隆咸宜崇祀

嗣後二至祈穀俱奉
太宗同
太祖配享著爲定制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辛亥
上祈穀於
上帝禮畢還宮
諭大學士額色黑學士折庫納曰凡祭祀儀物
音樂必盡善盡美始克展敬心今觀太常所
奏樂聲容儀節尚未諧和夫樂乃祭祀之大

典必聲容儀節並合歌章始臻完善其召太
常嚴飭之令勤加肄習毋致違忽
禮前代
順治八年辛卯六月辛未
上諭禮部曰順治元年定守明朝諸帝陵寢並
祭典因神宗與我朝有嫌故裁之朕思前朝
帝王陵寢理宜防護況我朝凡事俱從寬厚
今神宗陵著照故明十二陵例以時致祭仍
設太監陵戶看守

順治十四年丁酉二月甲申
上諭工部曰朕念故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
之主祇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亂身殉社稷若
不亟爲闡揚恐千載之下竟與失德亡國者
同類並觀朕用是特製碑文以昭憫惻爾部
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
六月己丑立金太祖世宗陵碑
御製文曰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於
天下及其殁也弓劍之藏後世瞻焉匪特陰

陽之所具瞻實亦遐邇之所繹思故時代雖
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於當年園寢湮於異
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寰區於前代
陵墓未嘗不惓惓於心申飭所在守護維謹
惟金代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
明惑於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劚
斷其地脈已巳歲我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代先德遣王貝勒
大臣詣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帝廟
為厭勝之術夫不達
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
其誕也金代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
史冊乃易代之後兆域荒圮祀典缺廢撫今
追昔慨焉與歎金太祖世宗已經崇祀帝王
廟其陵寢命地方春秋虔祀外茲特諭禮臣
專官省視修其頹毀俾規制如初併令有司
時祭無褻嗚呼廟貌既崇特景思於往哲封
塋重煥用昭示於來茲爰勒貞珉以垂不朽

云爾

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甲戌

上諭工部曰前代陵寢神靈所棲理應嚴為防
護朕巡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代諸陵殿宇
牆垣傾圮已甚近陵樹木多被斫伐向來守
護未周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
樹木永禁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
令昌平道官不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
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閱勿致疏虞

甲申

上諭禮部曰明崇禎帝勵精圖治十有七年不
幸寇亂國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無甚失德
遘茲厄運殊堪矜憫宜加謚號以昭實行今
謚為莊烈愍皇帝

褒忠節

順治九年壬辰十一月乙酉

上諭禮部曰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
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

大節可風爾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併實蹟
具奏勿遺勿濫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四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五

興文教

順治九年壬辰九月辛卯
上視學癸巳賜衍聖公及五經博士四氏子孫
祭酒司業學官等袍帽監生銀兩又賜
敕勉勵師生
敕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賴之以致治下習
之以事君爾等務盡心教訓諸生諸生亦當

祗承師訓力體諸身教成爲師訓之功學成
乃弟子之職儻訓誨不嚴服習有怠爾師生
俱不能辭其責勉之

順治十年癸巳四月甲寅
上諭禮部曰國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設立學宮
令士子讀書各治一經選爲生員登之黌序
朝廷復其身有司接以禮培養教化貢明經
舉孝廉成進士何其重也朕臨御以來各提
學官每令部院考試而後用之誠重視此生

員也比聞有不通文義微賤之屬濫厠學宮甚至出入衙門交結官府侵占地土武斷鄉曲國家養賢之地竟為此輩藏垢納汚之所又提學官未出都門即受囑託旣到地方曲徇情面賄賂公行督學之門竟成商賈以致白丁豪富冒濫衣巾孤寒宿學擯於上進深可痛恨今後督學諸臣皆宜更新惕厲嚴察冒濫及文理荒謬者俱行降黜其入學生員仍令各學教官月加課程不得曠廢亦不得

借端淩虐歲科試卷解部稽察兩部照例考定等第以示勸懲各學臣誠能體朕教養儲才之心實力遵行自使士風丕變人材輩出
國家治平實嘉賴之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丙午

御製資政要覽

親為序曰朕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於德而成於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定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載於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也朕孜孜圖治學于古訓覽四書五經通鑑等編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經二十一史及諸子之不悖於聖經者莫不蘊涵事理成一家言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一時盡解其義亦未能一時盡得其書因思夫記事宜提其要纂言當鉤其元乃採集諸書中之關於政事者為三十篇又慮其渙而無統於是每篇貫以大義聯其文辭於忠臣孝子賢人廉吏

畧舉事迹其姦貪不肖悖亂者亦載其內使法戒炯然加之訓詁詳其證據譬之萃衆白以為裘範六金而成鼎旨約而易明文簡而易閱名曰資政要覽觀是書者熟思而體之可以為篤行之善人推類而廣之可以為明理之君子毋徒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朕諄諄教諭之心庶乎其不虛矣

庚戌

御製勸善要言成

親爲序曰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遂失其繼善成性之本體而日遠於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善爲先人之立身爲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爲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小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反之於心體之於身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

以免災戾庶幾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其敬勉之哉

三月壬子

上諭禮部曰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季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六經諸史有關於道德經濟者必務研求通貫明體達用處則爲眞儒出則爲循吏果有此等實學朕當不次簡拔重加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丁亥

上諭工部曰文廟崇祀先師孔子所關典禮甚重今已年久傾圮若不速爲整理後漸頹壞葺治愈難因爾部錢糧匱乏之所需工料未能

措辦朕發內帑銀三萬兩特加修葺爾部即
傳諭行

諭將帥

順治十五年戊戌八月丙子
上遣官魏黑等齎
敕往諭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信郡王多尼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託征南將軍固山額真卓布特進兵機宜復
諭魏黑等曰爾等至彼可集王貝勒等諭以撫循士卒當如父之愛子行軍必敬慎隄防謀事無失毋得驕矜躁急致有疎虞夫士在行閒固當有進無退而克敵制勝尤貴惟以成謀前徵謹親王及訥爾特等之敗皆以輕敵躁進故也至投誠之人當分別其傾心效順或事急來降即事急來降者亦當收養縱有逃亡聽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爲愈邪

招降

順治十三年丙申六月癸巳
上諭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督撫鎮各官曰朕惟自古帝王底定萬邦皆恩威並用討貳懷服乃能使人心樂於歸往蚤致太平本朝開創之初遐方尚在疑畏竄附海逆鄭成功者實繁有徒或嘯聚有年未經歸化或被賊迫脅反正無由或偶陷賊中力難自拔原其本念未必甘心從逆也朕念若輩皆我赤子迷罔無知深可憫惻今欲大開生路許其自新該督撫鎮即廣出榜文曉諭如能悔過投誠者破格陞擢以計擒斬賊渠來獻者首功封以高爵次者亦予世職同來有功人等顯官厚賞朕所不悋倘執迷不悟鄭逆所據不過海濵窮島耳一旦絕其糧餽阻其出沒遣發王師直搗巢穴必至玉石俱焚雖悔亦何及乎其前此陷賊官民及新附人等該地方官盡心安插務令得所

諭外藩

順治十三年丙申八月壬辰
上諭厄魯特部落巴圖魯台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曰分疆別界各有定制是以上不凌下下不侵上古帝王統御之常經也朕懷撫恤遠人之意正欲共躋斯世於隆平迺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朕體天地好生之心宥茲小過今特遣侍郎石圖啟心郎飛格前往訊理

如劫奪是實即當按數賠償倘地方官誣詆罪有所歸非爾等之咎番夷在明時屬蒙古納貢者即歸蒙古如為明所屬者應隸中國為民與蒙古又何與焉其漢人蒙古所定居址與夫貿易隘口詳為察核仍舊分定耕牧毋得越境混擾庶副朕撫綏之心而爾等亦永享其休矣

甲辰荷蘭國貢使歸國
上賜其國王銀幣仍降
敕諭曰爾國僻在西陲海洋險遠歷代以來聲教不及乃能緬懷德化效慕尊親擇爾貢使赴闕來朝虔修職貢地逾萬里懷忠抱義朕甚嘉之用是優加錫賚以報孚忱至所請朝貢出入貿易有無雖灌輸貨貝利益商民但念道里悠長風波險阻舟車跋涉閱歷星霜勞勩可憫若貢期頻數猥煩多人朕皆不忍著八年一次來朝所攜貨物在館貿易不得於廣東海上私行貨賣爾其體朕懷保之仁

恪恭藩服慎乃常職祇承寵命

仁政

順治八年辛卯閏二月乙卯
上諭吏部曰榷關之設國家藉以通商非以困商關稅原有定額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濫差多人每官一出必市馬匹招書役未出都門先行納賄戶部又填給糧單沿途騷擾包攬經紀任意需索量船盤貨假公行私沿河一帶無異劫奪商賈恐懼不前百物騰貴河道

天下通行之路何以至此朕灼知商民之苦著仍舊每關設官一員其添設者悉行裁去以後不得濫差

丙寅

上諭兵部曰國家設立驛遞原以傳朝廷之命令通天下之脈絡年來四方多故兵馬絡繹差遣繁多驛遞疲困至今日已極乃奉差官員全不知地方苦楚勘合火牌之外恣意苛索驛夫不足派及民夫騷動里甲甚而牽繫

婦女繫累生儒鞭驛官如罪犯辱州縣等奴隸以致夫逃馬倒罷市止耕上誤公務下害小民深可痛恨嗣後有蹈前轍者不拘大小衙門令地方官即指名申報督撫飛章參奏以憑重處其地方[illegible]驗明勘合火牌亦即照數應付毋得稽遲取罪如本無遲誤情弊該差員役因需索不遂駕言遲誤反卸罪州縣者督撫一併查參 [illegible]

丁丑

上諭兵部曰前者青州故明王田王之子聚衆祭旗恣行不軌又陝西叛將王元馬德戕殺撫臣議扶慶王之孫招搖惑衆因而明之各王多被誅戮朕甚憫焉今朕親理萬幾代

天子民務期四海萬姓咸得其所豈獨明之子姓不在涵育之中乎嗣後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察其投誠始末有無功次併其家口起送來京分別畜養其自鎮國將軍以下不必起送各照原籍編氓樂業

三月乙酉

上諭戶部都察院曰朕覽巡鹽御史崔允弘章奏因思各處奏報鹽課常有餘銀細思鹽課正額自應徵解若課外餘銀非多取諸商人即係侵剋百姓大屬弊政爾部院通行各差御史及各鹽運司止許徵解額課不許分外勒索餘銀有御史及運司各官貪縱者許商民首告審確奏聞治罪用布朝廷恤商裕民

至意

順治十二年乙未八月癸酉

上諭工部曰畿輔之地乃天下根本必加意安養使民生樂業方能自近及遠漸致太平前爾部會同戶禮兵三部覆奏修築運河決口議將直隸八府州縣節年所欠各部寺錢糧速行催解以濟修河急用朕念畿內地方人民艱苦房地屢經圈撥水旱連歲相仍旣缺養贍之資俱有身家之累而歷年積欠一旦

並徵其何以堪殊非加惠近畿篤厚根本之意朕心深爲不忍爾部仍會同各部將修築決口應另用何項錢糧悉心籌畫確議速奏其直隸八府州縣順治八年至十一年未完錢糧實欠在民者悉與蠲免

體羣情

順治十三年丙申六月己丑

上諭八旗各牛彔曰朕念滿洲官民人等攻戰勤勞佐成大業其家中役使之人皆獲自艱辛加之收養誼無可去乃十餘年間或戀親戚或被誘引背逃甚衆隱匿滋多故特立法嚴禁然以一人之逋逃而株連數家以無知之奴僕而累及職官立法如此其嚴者皆念爾等數十年之勞苦萬不得已而設非朕本懷也爾等亦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節其勞苦彼且感恩效力豈有思逃之理若全不體恤雖嚴法防禁終難止其逃何益之有朕爲萬國之主念玆

犯法諸人孰非天生蒸民孰非朝廷赤子倘刑罰日繁戶口日減爾等亦何能自安今後務各仰體朕意覺悟省改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五

大淸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六

安民

順治八年辛卯閏二月丙寅

上諭兵部曰朕思各處土寇本皆吾民或爲饑寒所迫或爲貪酷官吏所驅年來屢經撲剿蕩平無期皆因管兵將領縱令所部殺良冒功因而利其婦女貪其財帛眞賊未必剿殺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嗣後各該督撫所屬境內有賊寇依山伏莽嘯聚焚劫者即廣偵密探責令領兵官星馳相機剿撫勿令滋蔓其附近賊巢居民不得借搜捕爲名一概殺掠至從賊營逃出難民難婦及眞賊革心投順即與訊明安置完聚如有零星賊黨竄伏村落者責成道將有司設法擒捕不得輕動大兵使玉石俱焚倘被人首告爲賊者該地方官須詳審實情勿聽仇扳株累各督撫務嚴飭各該道將等官實力遵行稱朕除寇安民至意

順治十年癸巳五月己卯

上諭兵部曰天下初定瘡痍未起加之比年水旱民不聊生饑寒切身迫爲盜賊及官兵捕剿玉石難分魁惡雖多剪除株蔓豈無冤濫況當年沉陷情事不同或見迫於貪汚或逼脅於渠寇即爲賊黨自拔無門念此人民皆朕赤子一家最難摧殘極易若概加誅戮深可憫傷茲特降殊恩曲加赦宥自今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有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爲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眞心改悔自首投誠悉赦前罪仍令所在官司酌量安插兵仍補伍民即歸農不願還鄉者聽其隨便居住不許將吏有司及讐怨之家挾制嚇詐告擾侵害其受撫人衆須痛改前非革心安業不許倚恃受撫名色欺壓良民倘或違犯定行追論

順治十五年戊戌五月癸卯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曰逃人事宜屢有諭旨念
滿漢人民皆朕赤子故令會議揆情申法衷
諸平允而年來逃人犯法者未止小民因而
牽連被害者多近聞有姦徒假冒逃人詐害
百姓或借名告假還家結連姦惡將殷實之
家指爲窩主或原非逃人冒稱旗下在外嚇
詐羣黨指稱轉騙不已或有呈告督捕卽買
主冒認捏詭名作眞者或有聲言赴告在地
方官處稟挐嚇騙良民者或告假探親肆行
指詐及領本貿易假夥挐害種種詐僞甚多
深爲可惡今後凡有逃人本主卽報明本旗
山額眞等將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印結
報部如逃後日久方報旣獲逃人乃稱係伊
家人者此人不許給主卽令入官直省地方
有旗下告假私出妄爲及冒稱旗下羣姦橫
行者著該督撫嚴行訪挐解部查明併本主
從重治罪

愼刑

順治八年辛卯二月乙酉
上諭刑部曰朕覽撫臣遲日益疏爲原參荆州
府推官劉祖生招罪內稱祖生病故已服冥
誅因思及天下之大罪囚之斃於囹圄者不
知凡幾或死於疾病或死於饑餓或死於刑
拷甚至有死於官役之虐害囚徒之陰謀此
類未可悉數朕心爲之惻然是在府州縣良
有司齊以醫藥給以口糧非刑有禁凌虐有
禁內外交通毒謀陰害有禁督撫巡按時時
申飭道府親爲清察州縣有犯前弊者分別
參處庶獄囚之伏法而死者罪屬應得其餘
不至無故而枉死用昭朝廷立法之仁方今
天時向熱迎日風霾不雨前代常有熱審之
例爾部卽爲通察刑獄其無干牽累者卽日
釋放餘亦次第減免有死罪情可矜疑者奏
請定奪

順治十年癸巳六月丁酉
上諭內三院曰帝王化民以德齊民以禮因姦

人為惡肆害良善所以不得已而用刑然必情罪允孚斯加之者無悔而受之者無怨故法者天下之平朕亦不得任喜怒為輕重也凡官民犯事朕即有意見不欲遽自裁斷必下部議者以士師之任職在明允而膺斯任者又皆覘信大臣必能仰體朕心審察得情不致有錯誤冤濫之失今該部不體朕意私心揣度以為事經上發若從輕擬恐以情面生疑庇護獲咎因為自全之計明知此罪本

輕故為重入待朕親裁甚至新犯事情不就事論事而追引已結之舊案文致重法如此私心紕繆悖理實甚朕於政事最重刑獄奏讞本章必再三覆閱每有改正但慮日有萬幾或一時不及致詳竟抵依議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此悔此怨咎將誰歸朕志存愛育於饑寒為盜之民尚許自首還方未服之衆廣示招徠況於有職朝臣無知黎庶即有應得之罪尚不忍加誅豈肯陷以刻深致

滋冤濫以後問理衙門議事大臣問擬人罪務須詳審真情引用本律一切鈎索羅織悉宜痛革書云罪疑惟輕所當深念如情罪重大憝典具存又不得借口故出以致漏網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以幾刑措之治

順治十二年乙未六月丁卯

上諭刑部等衙門曰朕日覽三法司章奏議決重囚一日必五六人或十餘人念茲愚氓兵戈災祲之後復罹法網深可憫惻稽古有虞

之世民不犯于有司漢文帝唐太宗亦幾致刑措今犯法者衆豈果風俗日偷民盡習不畏死歟抑朝廷德教未敷故百姓從化無路歟或讞決諸臣膠執爰書輕於失入歟又或所在有司不肯留心化導以致扞網紛紛歟干和召戾皆朕之責今後爾等問刑諸臣遵奉此諭即將現在未結各案悉心清理原情準法務求平允但不得故縱市恩仍傳諭各直省督撫申飭所屬讞鞫刑獄不得羅織刻

覈郡邑長吏亟倡明教化使小民明於親遜之誼各愛身家毋輕抵罪自然獄案漸減囹圄可空其以仰協天心漸致太平未必不由於此

十月戊辰

上諭刑部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輔治故律例之設最宜詳慎苟法律輕重失宜則官吏舞文得以任意出入雖欲政平訟理其道無由朕覽讞奏本章引用律例多有未愜爾部所

有滿漢字律例作速謄寫進呈朕將詳覽更定頒布遵行

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一月壬子

上諭刑部曰朕覽朝審招冊待決之囚甚衆雖各犯自罹法網國憲難寬但思人命至重概行正法於心不忍明年歲次辛丑值

皇太后本命年普天同慶朕是以體

上天好生之德特沛解網之仁見在監候各犯概從減等使之創艾省改稱朕刑期無刑嘉與海內維新之意

懲貪佞

順治八年辛卯閏二月甲寅

上諭吏部曰邇來有司貪污成習皆因督撫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國家紀綱首重廉吏若任意妄爲不思愛養百姓致令失所殊違朕心督撫任大責重全在舉劾得當使有司知所勸懲今所舉者多屬冒濫所劾者止以微員塞責大貪大惡每多徇縱何裨民生何補吏

治爾部須秉公詳察奏聞如有此等惡習定當從重治罪不貸至部院堂官係各司楷模尤當正身潔操砥礪自愛殫心盡職以不負朕惓惓用人求治之意其京堂大小員缺擇有才望堪任者用之嗣後內外各官宜洗心滌慮勤守職業不得仍蹈前弊自取罪戾

丁丑

上諭都察院曰朝廷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嚴懲貪官必在審實論罪近見在外督撫巡

按參劾有司等官原疏贓盈百千及追問減
招多坐衙役詐害又云贓無入己夫衙役詐
害是誰縱庇贓無入己初劾何據此皆由承
問各官私受賄囑督撫巡按又不糾參以致
部覆將已革之官仍還原職貪何由懲民何
由安今後彼劾各官審問涉虛係道府廳開
報不實者該部院必查究原開報之官係承
問官受私出脫者必查究原承問之官若督
撫巡按不先指參該部院必行舉奏即以不

職論

八月己酉原任曹州副將許武光奏言
開封前因水淹周王府內有銀二三百
萬不止曾被沉壓乞假臣三年之工搜
盡天下遺銀以資兵餉

上曰帝王生財之道在於節用愛民掘地求金
亘古今未有此議一行生事擾民何可勝言
許武光借端求官兼圖牟利殊為不合其令
該城御史斥逐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癸巳

上幸內院閱吏部大計疏謂大學士范文程等
曰貪吏何其多也此輩平時侵漁小民當茲
大察之年亦應戒慎文程奏曰彼平居未仕
時亦知貪吏不可為一登仕籍則見利
智昏矣

上曰此由平日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識見既明
持守有定安能為貨利搖奪乎

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一月戊寅刑部等

衙門覆奏撫臣林起龍懲貪疏

上諭曰貪官蠹役害民屢懲弗悛不得不特立
嚴法冀人人畏懼省改貪心始不負朕懲貪
救民之意今林起龍疏稱近因法重以致人
犯抵死不招追贓甚少旋經該部覆議應仍
照律擬罪贓追入官以助軍需等語夫與其
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貪與其饜足貪
腹以贓濟餉何若使其不貪民得豐裕國賦
亦充朕明知立法既嚴於貪官蠹吏有所不

便必懷怨心但軫念民生即爲貪蠹所怨亦
不遑恤若不如此貪風何由止息小民何日
安生其仍遵前諭行

除弊

順治十二年乙未四月丙子

上諭禮部曰朕惟人臣事君勿欺爲本近來進
呈登科錄及鄉會殿試等卷率多隱匿年歲
以老爲壯以壯爲少國家開科取士本求賢
良進身之始即爲虛僞將來行事可知更有

相沿陋習輒聯同宗遠託華冑異姓親屬混
列刊布俱違正道朝廷用人量才授任豈論
年齒家世今科進士登科錄及以後各試
卷務據實供寫其餘陋風悉行改正毋負朕
崇誠信重廉恥至意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甲寅

上諭禮部曰朝廷選舉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
同考官皆正直無私而後眞才始得昨因鄉
試賄賂公行特畀重大已將李振鄴田耜等
特置重辟今會試大典尤當慎重考試官同
考官及天下舉人若不洗滌肺腸痛絕情弊
不重名器不惜身命仍敢交通囑託賄買關
節或被發覺或經科道指參即將作弊人等
俱照李振鄴等治罪決不姑貸爾部即遍行
嚴飭使知朕取士釐奸至意

宥過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月乙丑

上諭吏部曰前因會議任珍一事回奏朦混與

議各官俱經分別降處朕念諸臣皆係朕股肱
耳目之司朝廷素所優待今循省既久量已
改過著各復原銜今後當滌舊圖新各殫忠
誠益思報效毋負朕期望至意

大清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聖訓卷之六